



## 編譯部底話

編入本卷的，都是列寧關於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列寧確定了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基本內容與特性；指出了這個革命的底動力及其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規定了完成與轉變這個革命的戰略計劃；規定了布爾塞維克黨在這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規定了布爾塞維克黨在這個革命及其轉變中對於農民的基本策略的路線；並且總結了俄國第一次革命之偉大的經驗，說它是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偉大的總演習。

列寧關於俄國第一次革命的著作，是很多很多的，本書俄文版編輯部因感於篇幅之有限，曾迫不得已而沒有全數編入；而且就是像兩個策略與土地綱領這樣的標本著作，也不得已而刪去了一部分（從兩個策略中刪去了第七、第八、第十一這三章；從土地綱領中，刪去了第五章內第一、第二、第四各節，至於土地綱領第三章，則轉載於第十九卷上去了）。

本選集也如其他各卷一樣，在這一卷上的著作，基本上還是按照它們的年代先後來排列的。又如其他各卷一樣，在本卷上也有稍微離開這一原則的地方。比方，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本來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作的，可是，

因爲這篇報告，就其性質來說是研究列寧關於第一次革命的著作的最好的入門，所以還是將它放在最前面，使讀者們能夠最容易地領會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其他各著作。

在翻譯與校訂時，我們所注意的中心，就是力求原文內容之絕對準確的介紹；其次，關於措辭之通俗與名語之一致等方面，我們也是注意到了的。不過，我們始終還是認爲，在譯文內面，難免還有一些技術上的缺點。我們當以十二分的誠意，接受讀者們底正確指示與批評。

也如其他各卷一樣，本卷內面名詞、人名、地名、團體名目之原文，都未列入正文之內（惟著者所引之西文，則仍照原本列入），讀者可到卷尾之名詞、人、地、團體名稱英華索引上去找。其次，書上脚註（正文頁尾之小註）共分三種，第一種是著者本人註的，註尾沒有標明是誰註的；第二種是俄文版編輯部註的，註尾附有「編者註」字樣；第三種是譯者與校者註的，註尾附有「譯者註」或「校者註」等字樣。

其次，還有一個聲明：本書索引中所載的人、地等名詞，並不是包括本卷中的一切名詞；它所包括的祇是那些在歷史上多少有些意義的名詞。譬如：在某某城附近的一個小鄉村，在某城市中的一條街道名，在某某團體的某會議上有幾個農民代表（自然是指無重要意義的代表）底名字等等，我編沒有將它們編入索引中去。

列寧選集中文版編譯部

一九三一年一月

M6  
A21  
1



3 1238 1751 6

# 目 錄

編譯部底話.....	卷 首
<b>第一編 俄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底性質、動力及前途</b> .....	11—148
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	13
社會民主黨 與臨時革命政府.....	37—56
一 .....	39
二 .....	43
三 .....	49
四 .....	51
兩個策略.....	57—144
序 言 .....	59
第一章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53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給了我們什麼？.....	67
第三章 何謂「革命對沙皇制度之澈底的勝利」？.....	75
第四章 君主制度之肅清與共和政體.....	82
第五章 應怎樣「把革命推往前進」？.....	87

60001

第八章	在與資產階級底不徹底性鬥爭時，無產階級使自己掣肘的危險從何而來？……	92
第九章	何謂革命時極端的反對黨？……	107
第十章	『革命公社』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111
第十二章	若資產階級離開民主革命，革命底規模是否因之削弱？……	122
第十三章	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	133
	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	145

## 第二編 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

### 年革命中的土地農民問題… 145—312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151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九〇五年——〇七年革

命中的土地綱領… 166—303

第一章 俄國土地革命底經濟基礎及本質… 166—205

一 歐俄土地佔有制… 166

二 鬥爭是爲了什麼… 172

三 立憲民主黨著作家蒙蔽鬥爭底本質… 180

四 土地革命底經濟本質及其思想外殼… 183

五 資產階級的土地進化底兩個形式… 188

六 革命中一切土地綱領底兩條路綫… 193

七 俄國土地面積，殖民問題… 198

八 第一章各經濟結論底歸納… 205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土地綱領和革命對

於它的審查… 205—247

一	俄國社會民主黨過去土地綱領的錯誤…	206
二	俄國社會民主黨現在的土綱領……	208
三	實際生活所給予市有派主要論據的審查	211
四	農民底土地綱領……	218
五	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與資產階級的革命	224
六	爲什麼俄國小私有主要贊成土地國有…	229
七	農民與民粹派論份地國有……	236
八	假寧及其分割派底錯誤……	240
第四章	土地綱領問題中之政治上與策略上的考慮……	247—277
一	『避免復辟的保障』……	248
二	地方自治機關是『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	255
三	中央政權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鞏固……	260
四	政治革命及土地革命底規模……	268
五	不要農民奪取政權的農民革命……	276
六	土地國有是不是一個帶有充分伸縮性的工具？……	281
七	土地市有與市區社會主義……	284
八	由土地市有論所產生的幾個糊塗觀念底例子……	289
	結 論……	293
	註釋……	303—374
	索引……	375—380



# 第一編

一九零五年至一九零七年革命底

性質、動力及前途





關於一九〇五年  
革命的報告(一)



## 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

青年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今天是『流血星期日』（二）十二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我們完全有權可稱它為俄國革命底開始。

成千成萬的工人（他們不是社會民主黨的，而是迷信的，忠順的人）在牧師加邦指導之下，從全城各方面成羣結隊走向首都中心——冬宮門前，上請願書與沙皇。工人們高舉神像前進，而他們當時的首領加邦則上書沙皇，請他和人民相見，並負責担保沙皇個人的安全。

軍隊開來了。騎兵和哥薩克馬隊持刀佩劍衝入人羣中去，屠殺手無寸鐵而跪求哥薩克馬隊讓他們去見沙皇的工人。據警察呈報，當時被殺者有一千多人，受傷者有二千多人。工人底憤激情緒難以形容。

這就是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流血星期日』大概的情形。

要便得們更加明白的了解此次事變底意義，現在我把工人底請願書請幾段給你們聽。請願書起頭便說：

「我們工人，彼得堡底居民，到此地拜候陛下。

我們是不幸的受侮辱的奴隸，我們受了苛政和強權底壓迫。當忍無可忍時，我們會停止工作而請求我們的主

人爲我們發給一些東西，免得生活陷於飢寒的痛苦。但是所有這些都被否決了，這些在工廠主看來都是非法的舉動。我們此地成千成萬的人，如俄國全體人民一樣，都沒有享受任何的人權。因爲陛下底官吏們作孽，我們都變成奴隸。』

請願書又提出了下列的要求：大赦，社會自由，標準工資，土地漸次轉給人民，根據全民的、平等的普選法召集立憲會議。請願書末尾寫道：

『陛下！請勿拒絕援助陛下底人民！打破陛下和人民間的隔膜！望陛下發個號令和接受我們的請求，則俄羅斯的民衆，便獲福不淺；不然，我們便要死於此地。我們只有兩條路：自由幸福或坟墓。』

現在一讀牧師領導下的無學問的不識字的工人底請願書，就要發生一種奇怪感想。無意中就會從這個幼稚的請願書聯想到現代社會和平主義者（即自願爲社會主義而事實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本家（三））現在所通過的和平的決議。革命前俄羅斯不自覺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統治階級——大地主階級——之元首，這個階級已經與大資產階級千絲萬縷地聯繫着，並且準備用一切強迫手段去擁護自己的壟斷，特權和利潤。現在自認爲（而且像煞有介事的！）『有高深學問的』社會主義和平主義者不知道：希望從現在進行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資產階級政府中得到『民主的』和平，這是何等愚蠢的社會和平主義者和和平的希望，這正和當俄國工人認爲用和平請願能使殺人害命的沙皇實行改良一樣的愚蠢。

但是，這兩種人却有很大的差別，因為現在的社會和平主義者大都是虛偽家，他們企圖溫和的暗示使人民拋棄革命鬥爭；至於革命前俄羅斯無學問的工人，則在事實上證明自己是爽直的人，開始發生政治覺悟的人。

使廣大的民衆得到政治的覺悟和實行革命的鬥爭，這就是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底歷史意義。

在『流血星期日』二日以前，俄國自由派首領司徒威先生在國外出版的秘密自由機關報（四）上寫道：『在俄羅斯還沒有革命的民衆。』這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底『有高深學問的』，傲慢的和極盡的首領，認為在不通文理的農民國內可以產生革命民衆的觀念，是荒謬絕倫的！當時的——也和現在的一樣——改良主義者，深信真實的革命，是沒有可能的！

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以前，俄羅斯革命的政黨由小部分人集合而成，當時的改良主義者（與現在的改良主義者完全一樣）譏笑式地稱我們為『教派』。數百個革命的組織者，數千個地方黨部底黨員，數種每月至多出版一次的革命小報，這些小報大半是在國外出版，經過非常大的困難，用了許多犧牲作代價而私運到俄羅斯來——這就是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以前俄國各種革命政黨，首先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大概的情形。這種情形在形式上極其陰險的和驕傲的改良主義者以根據來斷定說：俄羅斯還沒有革命的民衆。

可是，經過數月以後，情形就完全改變了。數百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突然』增加到數千個，這數千個黨員即

變爲二三百萬工人羣衆底首領。無產階級的鬥爭，在五千萬至一萬萬農民羣衆中引起了大的風波，並且一部分引起了革命的運動，農民運動又影響到軍隊中去而引起了兵士的暴動，這一部分軍隊與他部分軍隊起了武裝的衝突。這樣一來，有一萬萬三千萬居民的大國，遂爆發了革命，而暮氣沉沉的俄羅斯就一變而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民衆底俄羅斯了。

我們必須研究這個過渡，了解它的可能性以及它的方法和道路。

這個過渡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羣衆罷工。俄國革命底特色恰恰就在於：按其社會內容說，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但按其鬥爭手段說，它又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了。何以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呢？因爲它直接所希冀的和它自己的力量所能直接達到的目的，就是：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日，沒收貴族的大地產——所有這些辦法都是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五）幾乎完全實現了的。

俄國革命同時又是無產階級革命，這不但因爲無產階級是運動底領導力量，運動底先鋒隊，而且是因爲特殊無產階級的鬥爭手段——卽是罷工，是發動羣衆的主要手段，又是在革命事變曲線高漲中最顯著的現象。

俄國革命是世界史上第一次的（但它顯然不是最後的）大革命，在這次革命中，羣衆的政治罷工起了非常偉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斷言，如果不根據罷工統計去研究俄國革命事件及其政治形式發生變化底基礎……，則不能了解這些事

變和此等形式的變化。

我知道得很清楚，乾燥的統計數目字，如何不宜於口頭報告，如何能使聽衆麻煩。但是我畢竟不能不引一些單的數目字，使你們能夠估計一切運動真實的客觀的基礎。在革命前的十年過程中，俄國每年平均有四萬三千的罷工者。因此，在革命前這十年當中，罷工者總數爲四十三萬。在一九〇五年正月——即革命底第一個月，罷工人數已等於四十四萬人。這就是說，只一個月就已經多過以前的整個十年了。

無論世界上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最先進的英國，美國，德國也好，也再找不到像一九〇五年俄國這樣雄偉的罷工運動。罷工者總數等於二百八十萬，即多於工廠工人總數二倍！這當然不是證明俄國城市的工廠工人比他們的西歐兄弟們更有學問，更強有力，或更能適應鬥爭。其實正是相反。

但這是證明無產階級底潛勢力是何等偉大。這是說明，在革命時代——我這個斷定是沒有任何誇張，而以俄國歷史最確切的材料做根據的——無產階級戰鬥力底發展比平時可以增大百倍。這是說明，直至一九〇五年爲止，人類歷史還不知道，在爲真正偉大的目的奮鬥，真正以革命精神來奮鬥時，無產階級力量底奮發緊張，是何等偉大，何等雄偉！

俄國革命史告訴我們用了最大的堅忍性和最大的犧牲心作鬥爭的，正是僱傭工人底先鋒隊，精選的分子。工廠愈大，則罷工愈能堅持，而罷工在同年以內重演愈多。城市



越大，則在鬥爭中無產階級底作用也越大。在最覺悟的和最衆多的工人所住居的三個人城市——彼得堡，利牙和瓦薩——裏面，罷工人數與工人總數比較起來，曾有極大的數目，爲其他一切城市所不可比擬，至於鄉村方面，則更比不上。

五金工人在俄羅斯——在其他資本主義各國內一定也是這樣——乃無產階級先進的隊伍。這一點可以從下列一種很顯著的事實中證明出來：在一九〇五年俄國每一百個工廠工人中平均就有一百六十個罷工者；而同年在每一百個五金工人中却有三百二十個罷工者！有人計算過，一九〇五年俄國每個工廠工人因罷工而損失了十個盧布，平均等於二十六個佛郎（照戰前行市），可以說，這是爲鬥爭而犧牲了的。如果單就五金工人來說，那末，他們損失的數目就要多過三倍！勇往直前的，正是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分子，他們吸引動搖者，喚起迷夢者，鼓動軟弱者，共同走上革命的鬥爭。

在革命期間最特別的事實，就是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底結合。

無疑地，只有這兩種罷工形式極密切地聯合起來，才能保證運動有強大的力量。如果廣大的被剝削羣衆，沒有親眼看見各工業的僱傭工人，如何強迫資本家直接即刻改善工人底地位的實例，那末無論如何不能吸引這些羣衆去參加革命的運動。正因爲有了這個鬥爭，所以新的奮發精神便傳播到了俄國全體的民衆。只有在這時候，農奴的，粗野的，蒙昧的，信教的，順服的俄羅斯，才脫去太古混沌的狀態。

能；只有在這個時候，俄國民衆才受得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資產階級的先生們及其盲目附和者——社會改良主義者，也在大言不慚地說什麼『訓練』羣衆，『教育』羣衆，那末他們的所謂『教育』，照例不過是小學校式的，死板的，麻醉羣衆的，向羣衆貫輸資產階級偏見的『教育』罷了。

真正的羣衆教育，始終不能與羣衆本身獨立的政治鬥爭，尤其是革命鬥爭分離起來的。只有鬥爭才能教育被剝削的階級，祇有鬥爭才能發現它的力量底大小，擴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本領，清晰它的智慧，鍛鍊它的意志。因此甚至反動派也不得不承認，一九〇五年這個鬥爭之年，『發狂之年』，把宗法的俄羅斯永遠埋葬了。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研究俄國一九〇五年罷工鬥爭期間五金工人和紡織工人底相互關係。五金工人是得工資最多的，最覺悟的，文化程度最高的無產者。紡織工人是最落後的，比其他一切工人得工資更少的羣衆，它往往還沒有完全與他鄉村中的農民親屬脫離關係，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紡織工人底數量比五金工人多二倍半以上。因此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下列一種很重要的事實。

在整個一九〇五年過程中，在五金工人罷工總數中，政治罷工比經濟罷工佔優勢，雖然這種優勢在是年初遠遠不及年末這樣大。反之，在一九〇五年初，紡織工人罷工中，則以經濟罷工佔優勢，祇在是年末，才由經濟罷工佔優勢轉到以政治罷工佔優勢。從這裏我們完全明白：祇有經濟鬥爭，祇有爲爭取工人地位之直接的即刻改善而鬥爭，才能發

運動被剝削羣衆底那些落後的階層，給他們以真實的教育，並在革命時代幾個月過程中，把他們變爲政治的戰鬥軍。

當然，要做到這點，必須要工人底先進隊伍不要如改良主義常常努力暗示工人一樣，把階級鬥爭看作是爲少數上層分子利益的鬥爭，而要無產者真正以大多數被剝削者底先鋒隊資格去奮鬥，吸引這大多數被剝削者去鬥爭，如一九〇五年的情形一樣，如歐洲將來無產階級革命中所應有並且一定會有的情形一樣。

一九〇五年初，在全國發生第一次罷工運動底大浪潮。在這年春天，俄國第一次偉大的（不但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農民運動就已經爆發出來了。誰要了解這個歷史上轉變事實有如何重要的意義，就必須要憶起下列的事實：俄國農民祇在一八六一年才從最痛苦的農奴的羈絆中（六）解放出來，農民大半是不識字的，他們所過的痛苦生活是難以形容的，他們受地主的壓迫，受僧侶的愚弄，他們又彼此相距甚遠，真是『天涯地角』，幾乎無路可通。

俄羅斯在一八二五年才第一次發生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七），但此次運動幾乎完全由貴族所代表。從這時候起，一直到一八八一年亞力山大第二被恐怖主義者（八）炸死時為止，從中等等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領導了當時的運動。他們表現出一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他們的英勇的恐怖主義鬥爭方法，驚動了全世界。無疑地，他們的犧牲不是白費了的，無疑地，他們是直接或間接助長了以後俄國民衆革命的教育。但是他們沒有達到並且也不能達到自己直接的目的——發動民衆革命。

這個目的，祇有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才能達到。祇有羣衆的罷工高潮，因日、俄帝國主義大戰的殘酷教訓而漫延全國的罷工高潮，才能把廣大農民羣衆從醉夢中醒覺起來。『罷工者』這三個字，在農民中含新的意義：它和什麼叛亂者，革命者等字有相似的意義，即以亂『學生』二字底意義。但是因爲『學生』是屬於中等等級，屬於『學者』，『大人先生』之列，所以他和人民是漠不相關的。反之，『罷工者』是從民衆裏面出身的，他本身就是被剝削者；他從彼得堡被逐以後，往往跑回鄉村中去，將瀰漫於城市的火災，應當把資本家和貴族們都付之一炬的火災，告訴給自己的鄉村同志們。在俄國鄉村中出現了新的人物——覺悟的少年農民。他與『罷工者』相交遊，他讀過了報紙，他向鄉村的同志們敘述城市裏面的事變，向他們解釋政治要求底意義，號召這些同志去鬥爭，反對大地主和貴族，反對僧侶和官吏。

農民成羣結隊地集合起來，討論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並且逐漸捲入鬥爭中去了：他們成羣結隊地去反對地主，焚燒他們的護閣與莊院，或奪取他們的積蓄，麵包和其他的食品，打死警兵，要求將貴族所有的大領地轉交人民。

一九〇五年春天，農民運動還處在萌芽時期，它祇漫延到少數的縣分，大約等於縣份總數七分之一。

但是城市無產階級羣衆罷工與鄉村農民運動的聯結，足以動搖沙皇制度最『堅固的』和最後的支柱——軍隊。

在海軍和陸軍裏面，開始了軍事的暴動（九）。在革命時，每次罷工運動和農民運動浪潮一起，則俄羅斯全國各地

即有兵士暴動發生。最有名的兵士暴動，就是在黑海艦隊裏「機將聯侯爵」鐵甲艦底暴動。這個鐵甲艦落到暴動者手裏，它參加了奧德沙城內的革命，在命革失敗和企圖奪取其他各海港（例如克里米半島底菲多西亞）失利之後，便到君士坦斯城羅馬尼亞政府手裏去了。

要使你們知道這些事變發展到最高點時的具體情形起見，讓我把這次黑海海軍暴動中一段小小的故事，詳細告訴你們：

革命工人和海員共同舉行會議了，這種會議愈開愈多了。因為不許軍人參加工人的羣衆大會，所以工人便大批地開始參與軍人的羣衆大會。成千成萬的人集會起來了。共同奮鬥的號召，得到了熱烈的影響。在比較覺悟的各連兵士中，已選出自己的代表了。

那時候，軍事長官決定要採取補救的辦法。有一些官長企圖在羣衆大會上發揮「愛國主義」演說，結果是遭受了最可憐的失敗：那些詞鋒銳利的海員，把自己長官罵得慚愧而逃。因為這些企圖都遭了失敗，長官們乃決定禁止舉行任何羣衆的大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日）早晨，在海軍營房門前排列了一連全副武裝準備作戰的兵士。海軍少將皮沙列夫斯基發出下面一道知照全體的命令如下：「無論何人，不得離開營房一步！違者槍斃。在本命駐此的這一連中，突然跑出名叫彼得羅夫的海員，他在衆目共視之下將子彈按入槍管，隨即連放兩發，第一彈擊斃了「本列斯立陶宛團」底中佐更坦，第二彈射傷了海軍少將皮沙列夫斯基。有一個官長發出號令說：「逮捕他！」，可是

大家都照舊站立不動，不肯動手。彼得羅夫將自己的槍掙放於地，向兵士們說道：『何必站在那裏呢？來逮捕我吧！』他於是被捕了。海員們從各方面蜂擁而來，怒氣沖天，要求將他釋放，並說願替他担保。衆情憤激，達於極點。

彼得羅夫：開始是偶然失手吧，你想對不對呢？——一個官長這樣問道，以便從難關中找得出路。

——那裏可以說是偶然失手呢！當時，我特意前進了幾步，拔上子彈，仔細瞄過了準，難道這還是偶然失手嗎？

——他們要求解放你……

彼得羅夫這樣便解放出來了。但海員不以此爲滿足，一切值日的官長都被拘捕，解除了武裝和鎖入事務室裏……海員代表有四十人終夜開會。後來決定把這些官長解放出去，並禁止他再入營房一步。

這段小小故事，將大多數軍事暴動爆發時一般的情形，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在人民中革命的醞釀，不能不蔓延到軍隊中去。最特別地，海陸軍中運動底領袖都是下列這樣的分子：即大部分是從產業工人中間招募而來，並需要最高的技術智識的，例如工兵。但是廣大的羣衆還是太老實，太和平，太仁慈，太具有基督教的情緒。固然，他們是很容易爆發起來，任何不平等的事實，長官底虐待，惡劣的飲食等等都能引起騷動。但是堅定性不夠，對於任務缺乏明白的認識：沒有充分了解，祇有最猛烈地繼續武裝的鬥爭，祇有戰勝一切軍事和民事的政權，祇有推翻政府和奪取全國政權，才是革命勝利唯一的保證。

廣大的海員和兵士羣衆很容易地騷亂起來。但是他們同時又容易做出那種直率的蠢事；解放被捕的官長；一聽到官長允許和勸說，就平心靜氣下去；這樣一來，上官們便得費了寶貴的時間，得到援兵，打破暴動力量，然後對暴動領袖們施行最殘酷的壓迫和屠殺。

試以俄國一九〇五年軍事暴動與俄國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軍事暴動作一比較，這是很有興趣的一件事。一八二五年政治暴動底領導差不多純粹屬於軍事長官，尤其是貴族長官；他們在拿破倫戰爭時曾經與歐洲的民主觀念相接觸而受了它的傳染。那時兵士羣衆還保持消極態度，它們還是由農奴式的農民集合而成的。

一九〇五底歷史却完全與上述的情形相反。官長底情緒除一小部分不計外，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改良派的，便是公開反革命的。穿着軍服的工農，便是暴動底主腦；運動變成民衆的了。在俄羅斯歷史上，它第一次包含了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在這次運動中所不夠的，就是：一方面，羣衆缺少堅定性與堅決性——這些羣衆犯了極輕易相信的弊病；他方面，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工人在軍隊中缺乏組織；他們沒能把領導拿到自己手裏來，不能領導革命軍隊，來向政府機關施行堅決的進攻。

可是，二個缺點將不但被資本主義一般的發展並且被現有的戰爭……所消滅，這也許比我們所想的要遲緩些，然而這是可能的。

總而言之，俄國革命底歷史，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一底歷史一樣，給我們一個不可磨滅的教訓：除了靠人民

軍隊底這一部分戰勝其他一部分以外，那末無論何時，無論如何都不能有別的方法可以克服和消滅軍國主義。祇阻攔，痛罵，『否認』軍國主義，批評和解釋軍國主義底害處，愚蠢地、和平地拒絕軍事上的服務，還是不夠——我們的任務在於：保留無產階級緊張的革命意識，同時，不但一般地而且具體地準備無產階級中較優秀的分子，以便在人民中發生最深刻的風波時，他們便為革命軍隊底前導。

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日常的經驗，都是給我們這樣的教訓。在資本主義國家每次『小的』危機中，我們可以看見戰鬥底原素和萌芽，它們在大危機時期就必然要大規模地爆發起來。例如，任何的罷工，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小危機是什麼呢？難道普魯士內務總長普特加麥爾先生底著名格言，是不對的嗎？他說：『從每次罷工中可以看出革命底怪物。』我們已經看到：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甚至於所謂最和平的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每當罷工的時候，就立即召集兵士宣佈戒嚴起來；那末，在真正嚴重危機時，情形將如何險惡，這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可是，讓我回轉來敘述俄國革命底歷史吧。

我已經告訴你們了，工人的罷工如何動搖了全國，如何動搖了最廣大的最落後的那部分被剝削的羣衆，農民運動是如何開始的，它如何與軍事暴動同道發展。

在一九〇五年秋天，農民運動達到了頂點。八月十九日（六日）沙皇發了關於建立國民代表會議底宣言。所謂『布里根國會』（一）之成立，應以這樣的選舉法為基礎：這選舉法所擬定的選舉人數實在少得可笑，而這個特殊



的「國會」沒有任何的立法權，而祇有發言權。

資產階級，自由派，機會主義者都準備雙手接受驚惶失措的沙皇底這個「恩賜」。一九〇五年的改良主義者也如一切改良主義者一樣，都不能了解在某個歷史時期中，改良，尤其是關於實行改良的許約，是專門爲了這樣的一個目的：停止人民底發動，使革命階級停止或至少要減弱他們的鬥爭。

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明白知道一九〇五年八月神幻憲法底這恩賜底實質。因此它毫不遲緩地提出下列的口號：打倒祇有發言權的國會！抵制國會！打倒沙皇政府！繼續革命的鬥爭以推翻沙皇政府！不是由沙皇，而是臨時的革命政府召集俄國第一次的真正的國民代表會議！

歷史證明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是正確的，因爲「布里根國會」始終沒有召集起來。在它還未召集以前，它已被革命的旋風吹散了；革命旋風迫使沙皇頒佈了新的舉選法，大增加選舉的人數，又承認國會底立法的性質（一二）。

一九〇五年十月（一三）和十二月（一四）就是俄國革命向上發展底最高點。民衆革命力量底一切泉源比以前更擴大地湧現出來。罷工者底人數在一九〇五年正月——這我已經告訴你們了——爲四十四萬，在一九〇五年十月超過了五十萬（注意：祇是在一個月中間呵）。但是這些祇是工廠的工人，此地還應當加上數十萬鐵路工人，郵電職員等等。

全俄鐵路工人總罷工，斷絕了鐵路的交通，並且很嚴厲地使政府底力量失了作用。大學和教堂底門戶已經打開了。

本來在平時，這些地點是專門用教授先生們底聰明去愚弄青年底頭腦，並使其成爲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底忠僕，一到現在，這些地點都變爲成千成萬工人手工業者，職員們公開和自由討論政治問題的會場了。

出版底自由也獲得了。出版檢查也簡直廢除了。無論任何出版家都不敢向官廳呈交一份憲交的出版物，而官廳也不敢再設法干涉了。在俄國歷史上，彼得堡及其他各城市中第一次自由地出版了革命的報紙。在彼得堡一個城市出版了三種社會民主派的日報，每種日報每期出版由五萬至十萬份（一五）之多。

無產階級做了運動底領袖。它所坦負的任務，就是用革命的手段去奪取八小時的工作日。彼得堡無產階級當時作戰的口號，就是：『八小時工作日和武裝』。日益增長起來的工人羣衆已經看得非常明顯了：祇有武裝鬥爭才能解決革命底運動。

鬥爭炮火聲中，組成了這些特殊的羣衆組織：有名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一六），即一場工廠代表大會。在俄羅斯有些城市中，工人代表蘇維埃一天一天地開始擔任臨時的革命政府底作用，擔任暴動機關和指導者底作用。曾經企圖組織兵士和海員代表蘇維埃，並企圖把這些蘇維埃與工人代表蘇維埃聯合起來了。

當時，在俄國有些城市中，成立了許多小的地方性的『共和國』，在那裏，反動政權已被推倒，而工人代表蘇維埃真正變成新的國家政權了。可惜，這種時期太短促了，『勝利』太薄弱了，太孤立了。

在·一九〇五年秋天，農民運動更加廣闊地發展起來。在占全俄三分之一以上的縣份裏面，佈滿了「農民擾亂」和真正的農民暴動。農民焚燒了二千個田宅並且把貴族強盜階級人民中所搶去的生活資料，爭來共同分配了。

可惜這個工作做得太不澈底！可惜，當時農民祇把貴族莊院毀去總數十五分之一，祇把那為澈底剷除俄國農村中封建的大的土地佔有制這種污點所應該全部消滅的，毀去了十五分之一。可惜，農民的活動太散漫了，太無組織了，太少取攻勢了，這也就是使革命陷於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俄羅斯被壓迫的人民中間，爆發了民族解放的運動（一七）。在俄羅斯有一半以上，幾乎五分之三（確實為二百之五十七）居民受着民族的壓迫，他們甚至不能享受應用本族語言的自由，要強迫他們俄羅斯化，例如回民在俄羅斯有千萬居民，當時他們異常迅速地組織了——一般說來當時正是各種組織蓬勃生長的時代——回民聯合會。

為要使到會的人，尤其是到會的青年，了解當時俄羅斯民族解放運動如何因工人運動發漲而高漲起來的概況，我現在特向你們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間，在數百個學校中，具有小學年齡的波蘭小孩們，焚燒一切俄文書籍，圖畫和沙皇底照片，毆打和驅逐俄籍教員與同學，而且高呼道：「滾回俄羅斯去罷！」波籍中校學生提了許多要求來，主要的有下列幾點：（一）一切中學校應當服從工人代表蘇維埃；（二）在波蘭內召集工學聯席會議；（三）允許中學學生穿紅色大氅和佩帶將來無產階級共和國底徽章等等。

革命浪潮愈是高漲，則反動勢力便愈是努力而堅決地武裝起來作反對革命的鬥爭。俄羅斯一九〇五年革命證實了一九〇二年考茨基在社會革命（一八）一書內所寫的話（附帶說一句，當時考氏還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像現時一樣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底擁護人）。他寫道：

『……將來的革命……將與突然起來反對政府的暴動，很少相同，反之，它與曠日持久的內戰，是很多相似之處的。』

事實上已經如此！將來歐洲的革命一定會如此！

沙皇制度特別仇視猶太人（一九）。一方面，猶太人在革命運動底領袖中占有特別高的百分數（與猶太人居民總數相比）。現在猶太人也有這種功勞，與其他民族比較起來，他們在國際主義派底代表們中間，所佔的百分數還是比較高些。它方面，沙皇制度善於利用居民中最黑暗無知的階層之最鄙陋的偏見來反對猶太人，以便組織——如不直接指導的話——對於和平的猶太人及其妻室兒女加以不可思議的蹂躪，殘殺，此等行動在文明世界中，引起了非常厲害的忌恨。我們所指的忌恨，當然是指文明世界中真正民主分子底忌恨；而這種真正的民主分子，唯一地當然就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無產者了。

這時候在一百城市中有四千餘人被殺，而受傷的則有一萬餘人。西歐各國，甚至最自由的，最共和的各國資產階級慣於巧妙地把他們所說的『俄國野蠻』這類偽詞，與最無恥的金錢的買賣，尤其是與財政上的幫助沙皇制度（二〇）

以及藉資本輸出向俄羅斯實行帝國主義的剝削等等，錯綜適用起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莫斯科十二月暴動時（一六）就達到了他的頂點。一小部分暴動者，即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工人——他們不過八千人——在九天過程中實行向沙皇政府作了反抗，沙皇政府也不能信任莫斯科城裏的衛戍兵了，反之它不得不把他們監視起來，祇因為謝米諾夫那一團從彼得堡到來以後，才能夠把暴動鎮壓下去。

資產階級常稱莫斯科暴動為矯揉造作的暴動，並譏笑此次暴動。例如在所謂德國「科學家」作品中，大學教授維伯爾先生在其論俄羅斯底政治發展這本著作中稱莫斯科暴動為「自動」（「輕舉妄動」）。這個「學識淵博的」大學教授先生說：「列寧派和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老早就已經準備了這個無意義的暴動。」\*

要估量這個驚怯的資產階級大學教授的奇才底功勞起見，祇要回憶罷工統計中幾個枯燥的數目字就夠了。在俄國一九〇五年正月還祇有一萬三千純粹的政治罷工者，在十月已有三十三萬，十二月已經達到了最大的限度，即三十七萬人了。這三十七萬人，正是一個月過程中純粹的政治罷工者！如果我們回想起反革命屠殺的情形，農民和兵士暴動的情形，那末我們即刻可以相信：「資產階級科學」關於

\* 列寧是指德國大學教授維伯爾，命名為論俄羅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憲法制度那部著作，一九〇六年在德意志出版——編者註。

十二月暴動的議論，不單是瞎說，它是懦怯的資產階級代表們底遁辭，而這個資產階級是把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最危險的階級敵人。

在事實上俄國革命全部的發展必然要引起沙皇政府與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間武裝的決戰。

在我上面所說明的理由中我已經指出了，俄國革命底弱點在什麼地方，使革命遭受暫時的失敗的弱點何在。

自十二月暴動被鎮壓下去之後，革命便開始向下低落。在這個時期，也有過極有興趣的事實；祇要回憶工人階級最善作戰的分子二次企圖停止革命底退守而準備新的進攻就得了。

但是我的時間幾乎已經過了，所以我不想亂用聽者底忍耐心。然而我覺得我已經說明了在革命中最重要之點：革命底階級性，革命底動力及其鬥爭手段；在簡短的報告中發揮這樣闊大的題目時一般所能說到的，我認爲已經說盡了。

現在，我祇是關於俄國革命底世界意義，作幾個簡略的說明。在地理上，經濟上和歷史上說來，俄羅斯不單屬於歐洲，同時又屬於亞洲。因此，我們看見：俄國革命不但把歐洲最大的和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從大夢中完全醒覺起來了，不僅養成了受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衆。

俄國革命不單達到了這一點，它並且在整個亞洲引起了革命的運動。在土耳其，波斯，中國發生的革命，證明一九〇五年雄偉的暴動遺留下深刻的痕蹟，而它對於千百萬兆民衆革命運動發展中的影響，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同時，俄國革命間接地又在西歐各國發生了影響。不

應忘記，當沙皇發表憲法宣言的消息剛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十七日）傳到維也納的時候，這個消息對於奧大利普選權運動最後的勝利，就發生了一種決定的作用。

在奧大利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開會時，當愛倫堡根同志（那時他還不是社會愛國派，還是同志）正在做政治罷工問題的報告時，這個電報已放在他面前的台子上。那時即刻就停止了討論。「我們到馬路上去吧！」——這就是充滿奧大利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整個會場的吶喊。過了幾天以後，在維也納就舉行了最偉大的遊行示威，在巴拉加就發生了巷戰。奧大利普舉權法律，便獲得了完全的勝利。

常常聽到西歐人這樣評論俄國革命，似乎在這個落後國內，其事變鬥爭關係和手段與西歐無多大的關係，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實用的意義。

這種意見是再錯誤也沒有的。

無疑地，將來西歐革命作戰形式和導火線，在許多關係上會與俄國革命底形式不同。

可是雖然如此，俄國革命，正是因為它帶有特殊意義的無產階級性質（所謂無產階級這幾個字底特殊意義，我已經告訴你們了），畢竟還是將來歐洲革命底序幕。無疑地，這個將來的革命，祇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在那時候，無產階級幾個字必定具有更深刻的意義：按其內容上說，也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將來的革命要更進一步地指示出：一方面，祇有嚴厲的決戰，即國內戰爭，才能把人類從資本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他方面，祇有富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者，才能夠以、而且正在以絕對大多數的被剝

削者底領袖資格去奮鬥。

歐洲現時冷淡消沉的現象決不能欺騙我們。革命是在歐洲醞釀着。帝國主義戰爭底奇災百出，百物騰貴底痛苦不堪，到處都滋長革命的情緒，而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雇員——政府都日益陷於絕境，如果沒有絕大的震動，它們便完全找不到出路。

正如一九〇五年俄國民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舉行了反沙皇政府以爭取民主共和國的暴動一樣；現在的歐洲，也恰巧因着目前強盜式的戰爭，在最近將來數年內，一定要爆發民衆的暴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去反對財政資本的政權，反對大銀行，反對資本家；而這個大震動唯一可能的結果必然是剝奪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取得光榮的勝利。

在這個將來革命決戰中我們這些老頭子們，也許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我覺得我們能夠很有把握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青年們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工作做得這樣出色，他們在將來無產階級革命中，不但有鬥爭底幸福而且一定還能夠得到勝利底幸福。

一九一七年正月





社會民主黨與臨時  
革命政府(二)



## 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

### 一

五年以前，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底代表還認為『打倒專制政體！』這一口號提得太早，使工人羣衆莫明其妙（二二）。當時我們稱這些代表爲機會主義者，是很公平的。我們曾經對他們再三解釋過：他們落在運動之後，他們不懂黨底任務，不懂黨是階級底先鋒隊，是階級底指導者和組織者，是整個運動及其根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底代表。此等目的一時可以被日常的工作所蒙蔽，然而此等目的是鬥爭的無產階級底照路明星，這種意義，無論何時都不應失掉的。

當此革命烽火瀰漫全國的時候，當此最不相信的人也相信在最近的將來專制政體必然要倒台的時候，而社會民主黨又要碰到（儼然有什麼歷史底諷刺似的）這樣的反動派，機會主義者，他們企圖把運動向後拉，減低運動底任務，蒙蔽運動底口號。與此等企圖底代表者論戰，成爲目前的任務，且具有（不管那許許多多不愛黨內論戰的人底意見如何）絕大的實際意義。因爲我們越是接近於直接實現我們最近的政治任務，則對於此等任務的了解便越發必需十分明白，而在這個問題中所有一切的曖昧，遺漏或思慮不周，就越有害處。

但是在社會民主黨的新火星派或（幾乎與它一樣的）工人事務派（二三）中間，思慮不周的却是不少。『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是大家同意的，不僅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所有的民主派，甚至所有的自由派（如果相信他們現在的言論）都是同意的。然而這個口號是什麼意思呢？應當怎樣去推倒現在的政府呢？誰應召集立憲會議呢？

（現在解放派——參看解放第六十七期（二四）——也準備）把立憲會議當自己的口號提出來，並承認普通的……選舉權。）在立憲會議選舉時，爲使這個選舉真正能自由舉行和代表全體人民底利益，需要些什麼切實的担保呢？

誰對於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的回答，他就不懂『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但這些問題必定要歸結到臨時革命政府問題；因爲在專制政體之下，要完全保證用真正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投票，來實行真正自由的全民選舉，以產生立憲會議，這不但靠不住，而且簡直不可能，這都是不難了解的。假如我們不是無謂的提出卽刻推倒專制政府這一實際的要求，那末我們就要弄清楚，我們究竟想用什麼別政府來代替這個被推倒的政府？換句話說：我們應如何去觀察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所抱的態度？

目前社會民主派裏面的機會主義者，卽新火星派對於這個問題，爲五年前工人事務派對於一般政治鬥爭問題一樣，正在努力把黨拉向後轉。在這個問題上，新火星派反動的見解，在馬丁諾夫底兩個專政這本小冊子上最充滿地發揮出來了；對於這個小冊子，火星（第八十四期）（二五）特別可以稱贊和介紹，同時我們也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的讀者去注

意了。

馬丁諾夫在自己的小冊子上，一起頭就用這樣可怕的前途來恐嚇我們：『如果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能用強固的組織去「指定和施行全民的武裝暴動」而反對專制政體，像列寧所夢想的一樣，那末全民的意志，在革命之後馬上就會指定這個政黨為臨時政府，這還不明顯嗎？那末人民就會把革命最近的命運，委託這個政黨而不委託其他什麼政黨，這還不明顯嗎？』

社會民主派竟說出這種話頭來，這當然非常奇怪；然而這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黨未來的歷史家，將要非常驚奇地指出：在俄國革命剛剛開始時，社會民主黨底基朗特派（二六）曾經用這種前途來恐嚇革命的無產階級！馬丁諾夫底小冊子（以及新火星上許多文章和論文中的許多段落）：全部內容就是形容這個前途之『可驚』。新火星派思想上的領袖在這裏聽到『奪取政權』而驚訝，他們似乎看見了『雅可賓主義』，巴枯寧主義，屠卡却夫主義和其他可怕的主義等一樣；而這些主義正是各種革命婆婆很喜歡用來恐嚇政治上的嬰兒的。當然，此地非『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不行。可惜，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都被人亂用啊！例如：『一切的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個真理，曾經被人\*引去辯護我們的政治任務底狹小和政治鼓動與鬥爭方法底落後，這你們還記得嗎？現在，恩格斯又被人拿去做擁護尾巴主義的護身符了。恩格斯曾在德意志農民戰爭一

\* 這是指經濟派和工人事務雜誌。——編者

書中寫道：『極左黨領袖們最壞的遭遇就是：當革命運動尚未充分成熟，尚未達到使他所代表的階級能夠獲得統治和施行保障這種統治的辦法時，這些領袖們就為情勢所迫非奪取政權不可。』如果留心讀一讀馬丁諾夫所引來的這段話底起句，那末就能夠完全相信，我們的尾巴主義者如何曲解恩格斯底意思。恩格斯所說的，是保障一階級統治的政權，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因此，對無產階級而言，這就是保障無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即為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馬丁諾夫不懂這一點，他把推倒專制政體時的臨時革命政府與推倒資產階級時的有了保障的無產階級統治，混為一談，他把工農民主專政與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專政混為一談。可是再看恩格斯底下文，他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他說，極左黨底領袖將要『堅持其別階級底利益和用空言、許諾以及確信別階級底利益就是自己本階級底利益，來敷衍自己的階級。誰一落入這個虛偽的地位，他就必然陷於死亡而無可救藥。』

旁邊加上圈點的文句，顯然證明：恩格斯預防這種虛偽的地位，這種地位就是由於領袖不懂『自己的』階級真正的利益和不懂革命真正的階級內容所致。現在，我們試用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使我們的深思遠慮的馬丁諾夫得以明白。想代表『勞動』利益的民意黨人曾經竭力相信，在俄國立憲會議中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將為社會主義者，於是他們就陷於虛偽的地位了，結果他們必然遭受無可救藥的政治的死亡，因為這些『許諾』和『確信』不合於客觀的實情。在實際上他們將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利益，『別階級底

利益」。最尊貴的馬丁諾夫！你是否也開始懂了一些呢？現在社會革命黨人把俄國必然到來的土地革命<sup>(1)</sup>看作甚麼「社會化」，「土地轉交人民」，「平均使用」底基礎，於是他們也陷於虛偽的地位，他們必然要遭受無可救藥的政治死亡，因為實際上他們所能達到的改造，恰恰是保障別階級——農村資產階級底統治，所以革命發展愈速，則他們的空言、許諾和確信，便要被實際情形推翻得愈快。最尊貴的馬丁諾夫！你還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嗎？你還不懂得恩格斯實在的用意就是要指出不懂革命真實的歷史任務的人就要遭受死亡嗎？你還不懂得恩格斯底話正是適用於民意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嗎？

## 二

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領袖不懂革命底非無產階級性的危險，而聰明的馬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領袖（用自己的獨立的綱領、策略——即一切宣傳和鼓動——和組織來把自己和革命的民主派分清界限的無產階級領袖）在建立民主共和國時起一種領導作用，這就是危險的。恩格斯認為，領袖們把革命底假的社會主義內容與真的民主主義內容混為一談，這是危險的；而聰明的馬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在建立民主共和國時（這是資產階級統治最後的形式<sup>(2)</sup>），又是對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作階級鬥爭最好的形式（二七），無產階級與農民共同自覺地建立工農專政，這是一種危險。恩格斯所看到的危險性就是：陷於假的，虛偽的地位，即是言行不符，口頭上許諾這一階級底統治，而



在事實上則保障另一階級底統治；恩格斯認為這種虛偽，便是陷入政治死亡的必然性，而聰明的馬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如果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保障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那就有遭受死亡的危險。聰明的馬丁諾夫無法明瞭，在爭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時，這樣的死亡，無產階級領袖底死亡，成千成萬無產者底死亡，固然是軀殼的死亡，但這不僅不是政治的死亡，恰恰相反，而是無產階級政治上絕大的獲得，是在為自由而戰鬥中無產階級領導權之絕大的實現。恩格斯認為，誰無意識地從自己階級底道路落入別一階級底道路，他必然要遭受政治的死亡；而聰明的馬丁諾夫一方面雖然很恭敬地引證恩格斯的話，而他却認為誰按正確的階級的道路不斷前進，則誰就不免於死亡。

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底觀點與尾巴主義底觀點中間的區別，在這裏表現得非常明顯。馬丁諾夫和新火星從無產階級與農民所擔負的最激進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向後倒退，從社會民主黨領導革命中向後倒退，這樣一來他們就把無產階級底利益讓給——就算是不自覺地——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準備為執政黨而應準備為將來的在野黨——而馬丁諾夫從這個正確的意思中竟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在現時的革命中我們應抱尾巴主義的在野態度。這就是馬丁諾夫政治的聰明處。我十分希望讀者把他下列的議論加以思索：

「當無產階級未舉行社會主義革命時，無論整個國家政權，或部分政權，它都不能接受。這是無可爭辯的原理，這也就是我們所以和機會主義的「壽列斯主義」不同的地

方】……（馬丁諾夫，五十八頁）——我們可以補充一句，這也就是證明特貴的馬丁諾夫顯然是一竅不通。把無產階級參加反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與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混為一談，這就是毫無希望地不懂得這裏是什麼一回事。這恰巧也如把米萊蘭加入劊子手加利第（二八）內閣與瓦倫加入擁護共和國的巴黎公社混為一談，一模一樣。

如果再看下去，你們就可以知道馬丁諾夫如何糊塗：

【……既是這樣，那末，在將臨到的革命中，不能實現任何的政治形式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底意志（馬丁諾夫加上的着重點），這是非常明顯的了。因為資產階級就是將來底主人翁……。】

第一，何以此地只說政治形式，而在上文則說一般的無產階級政權直至社會主義革命為止呢？何以作者不說實現經濟形式呢？因為他自己不知不覺地已經從社會主義革命跳到民主革命中去了。如果這樣（這是第二），那末我們的作者 Tout Court（即簡簡單單地）說「整個資產階級底意志」，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民主革命時代正是表現出剛從專制下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各階層有不同的意志。說到民主革命時，僅僅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簡單地和空洞地對立起來，這簡直是愚昧之至，因為這種革命恰恰是處在這樣一個社會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社會底廣大羣衆恰巧就是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而構成最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階層。正因為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所以在實現政治形式中，這個廣大的階層底利益與無產階級相同的地方比後者與「資產階級」（就該字底真義和狹義上

說) 相同的地方爲多。馬丁諾夫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他觀念糊塗底主要來源之一。

再看吧：

『……如果這樣，那末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用單一的嚇倒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的方法，只能發生一種結果——使君主專制恢復原狀——無產階級在這個可能的結果前面，當然不會停止不進的，但是，如果假立憲的讓步，竟使日益腐化的專制政權復活起來，鞏固起來，事勢至此雖有最不良的結果，無產階級也不因此而不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實行鬥爭的時候在其心目中，所注意的，顯然不是這種最不良的結果。』

讀者！你們是否知道一些？假如有虛偽的立憲讓步來威脅民衆時，那末就是恢復君主專制，無產階級也不會不恐嚇資產階級！這好像我說：有一天別人用埃及式的死刑威脅我，就是說要我和馬丁諾夫一個人作一天的談話；在這個萬不得已的時候，我便採取了一個恐嚇的手段，結果使我罪上加罪，逼得我不得不和馬丁諾夫和馬爾託夫兩人作兩天的談話。最尊貴的馬丁諾夫！這簡直是狗屁不通呵！

當馬丁諾夫寫了上述的不通的話時，他的意思就是：在民主革命時代，如果無產階級實行以社會主義革命來恐嚇資產階級，則只能使政局趨於反動，減弱民主的勝利。再沒有別的。什麼君主專制恢復原狀，什麼在最不良的結局之下無產階級準備做惡劣的蠢事，這些都顯然談不到的。一切的問題，依然是馬丁諾夫所忘記了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區別問題，在於就是俄國存在有農民的小資產階級

的這批極廣大的羣衆問題。而這種極廣大的羣衆在目前是只能幫助民主革命，但還不能幫助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再聽聰明的馬丁諾夫底話吧：

『……很明顯地，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在某種關係上是比在這一鬥爭底最後階段中，比社會主義革命前夜，應當不同……。』

不錯，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如果馬丁諾夫能夠想到這個區別所在，那末他也許就不會去瞎寫上面那一堆不通的，也不會去瞎寫他這本小冊子了。

『……爲影響資產階級革命底進程和結局而奮鬥，只有無產階級用革命的方法，去強制自由資產階級和激進資產階級底意志，只有現社會最民主的「下層分子」強迫現社會「上層分子」同意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它的邏輯的終點。這奮鬥就是無產階級隨時都把資產階級放在這樣的生死關頭：或是向後倒退到君主專制底鐵蹄之下，翻身不得；或是與民衆一道，共同前進。』

這段趣話，就是馬丁諾夫小冊子底中心之點。該小冊子底全部祕密，全部的基本『觀念』，就在這裏。但是，這些聰明的觀念究竟是什麼？請看：社會『下層分子』是什麼？聰明的馬丁諾夫畢竟還是提到了的所謂『民衆』，到底什麼？這就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的、城市的和農民階層，這個階層在革命鬥爭中完全可爲民主主義着。但是，什麼叫做無產階級和農民對於社會上層分子的強制呢？什麼叫做無產階級與民衆違反着社會上層分子底意志而共同前進呢？這也就是我們的尾巴主義者所拚命反對的工農革

命民主專政！這個尾巴主義者只怕思索到底，只怕喊出事物底真姓名來。因此他說出他自己莫明其妙的話，他用可笑而且愚蠢的怯懦神情\*重復那些失了原意的口號。在馬丁諾夫最後的結論中，最『有興趣的』部分寫了這樣可笑的話：無產階級和『人民』用革命的方法去強制社會上層分子，但不要工農革命的民主的專政——只有尾巴主義者才會說這種可笑的話，只有馬丁諾夫才會昏到這個地步來！馬丁諾夫想無產階級去威脅社會上層分子，想無產階級與民衆共同前進；但同時，它又想無產階級堅決與其火星派領袖們來決定不要走上民主主義的道路。因為這個道路，就是革命民主專政的道路。馬丁諾夫要無產階級表現自己的無意志，來壓迫上層分子的意志，想無產階級鼓勵上層分子『同意』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它的民主共和國的邏輯的終點，鼓勵的方法，就是向資產階級聲明自己不敢與人民一齊澈底完成革命，自己不敢取得政權和民主專政。馬丁諾夫想無產階級爲民主革命底先鋒隊，因此聰明的馬丁諾夫以暴動勝利時成要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這一前途去恐嚇無產階級。

他這種反動的尾巴主義已經達於極端了。馬丁諾夫這位聖人，應當受人馨香禱祝，因為他把新火星底尾巴主義傾向，已經澈底發揮出來了。他把新火星在這個最迫切的根本的政治問題上的尾巴主義傾向，鮮明地和有系統地暴露出來了。\*\*\*

---

\* 無產階級雖然在不良的結果之最不良的結果中，也能够推動資產階級退後，這個荒謬的意思我們已經指出了。

## 三

馬丁諾夫這種觀念糊塗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其根源就在於他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了，他把處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的那個民衆階層（城市與鄉村中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半無產者」，「半有產者」）底作用忘記了，他不了解我們的最低限度政綱底真義。馬丁諾夫騙人說過，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在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時）是不方便的，於是他把這句話底意思「了解」爲不應該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共同參加革命的民主的專政，不應該參加爲澈底完成這種革命所必需的專政。馬丁諾夫騙過我們的最低限度的政綱（二九），但他沒有看出那裏所寫的兩種改造底嚴格劃分：一種改造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可以實現的；而另外一種改造是社會主義的改造。他不懂這種劃分不僅有書本上的意義，而且最重要的實際意義。他不懂得這個政綱在革命時代是要馬上拿去試驗和實行的。馬丁諾夫沒有想到，在專制政體倒台時放棄革命的民主專政觀念，就等於放棄實現我們最低限度底政綱。真的，你們只要記着這個政綱中所提出的各種經濟和政治的改造就得了——建立共和國，武裝民衆，教堂與國家分立，完全的民主自由，堅決的經濟改良。如果沒有下層階級革命的民主專政，這些改造在資本主義度制基

※後 當我們得到火星第九十三期的時候，我這篇文章已編排印了，對於這一期的文章我們以後再說吧（三〇）。

礎之上就絕對不能實行，這豈不是很清楚嗎？這裏所講的不是與「資產階級」不同的一個無產階級，而是「各個下層階級」，這些階級是一切民主革命積極的推動者，這豈不是很清楚嗎？這些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加上千百萬的城市與鄉村的貧民（在小資產階級條件之下生存的）。這些羣衆底代表有許多是屬於資產階級，這是無疑義的。但是民主主義完滿的實現，是建築在這些羣衆底利益上面，這些羣衆愈有知識，則他們爲實現民主主義的鬥爭愈是不可避免，這是更無疑義的。自然，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會忘記城市與鄉村小資產階級羣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重性；他永遠不會忘記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無產階級有單獨的獨立的階級組織之必要。但是他同樣不會忘記這些羣衆「除了過去，還有將來，除了偏見，還有理智」，這種理智推動他們前進而走向革命的民主專政；社會民主黨人不會忘記，不僅要從書本上去領受教育，並且從書本上所得的教育還不如從革命進程中所得的教育那樣多——革命展開了羣衆底眼界，給羣衆一種政治的訓練。在這種情形之下，放棄革命民主專政觀念的這個理論，只能叫做是拿哲理去袒護政治的落後性。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此種理論棄之如糞土。在革命前夜他不僅要指出革命「最不好的結果」。不，他同樣要指出好的結果之可能性，他要幻想，如果他不是毫無希望的庸夫，他必須幻想，我們有了歐洲偉大經驗之後，在俄國工人階級空前地發展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將能在無知識的、受壓迫的羣衆之前，燃起空前的革命火焰——因爲我們得有許多歐洲革命老前輩底經驗——所以我們能空前完滿地

實現一切民主的改造，實現我們全部的最低限度政綱，我們將能使俄國革命，不成爲幾個月的運動，而成爲幾年的運動；革命的結果，不僅使統治者有許多小的讓步，而要完全推翻這個政權。如果能夠做到這個地步；那時候……，那時候革命的烽火就要燃燒全歐；這時候，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壓迫下的歐洲工人就要抬起頭來，告訴我們『這是怎樣幹的』；那時候歐洲革命底高漲又要影響到俄國，把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那時……我們將可以隨時討論，我們『那時』要幹些什麼，那時候我們就不要在遼遠的日內瓦，而要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街上千百萬工人大會前面，在俄國自由『農夫』大會前面來講話了。

#### 四

這些幻想，在新火星庸夫俗子及其『思想上的主人翁』們，我們親愛的博學家馬丁諾夫看來，自然是不懂的，奇怪的。他們害怕用平民和庶民專政方法來完全實現我們最低限度的政綱。他們害怕自己有了覺悟，他們害怕遺失背熟的（但沒有思索過的）書底目錄，他們害怕暴露自己不會分別民主改造底正確的勇敢的步驟與民粹派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底非階級的冒險跳躍的步驟。他們的庸俗心靈，正確地向他們暗示：在事件急速前進中，比較在日常零碎工作環境之下，要更難分辨正確的道路和迅速地解決複雜的新問題；因此他們天性使然地不斷地哀呼：救我！救我！不要讓革命的民主專政的災禍來侵犯我們！不會送命罷！先生們！你們要『把脚步縮小些，輾轉曲折，慢步移動』



才是呵！……

怕吾斯在討論關於幾個最有功勞的老黨員加入中央的問題時，他是非常熱烈地擁護新火星派的，可是現在他也感覺了在這個陷於深淵的集團中難以立足，這是不足奇怪的。他在這個集團中(Taldium Vitae)日益感受生活的痛苦，這又是不足奇怪的。最後，他就忿怒起來了。他不僅擁護嚇死新火星派的『組織革命』這個口號，他不僅起草了許多宣言（這些宣言由火星印成傳單散發，甚至沒有提到社會民主黨的名字，\* 因為火星認為在這些宣言中有『雅可賓主義』底危險）不，他不僅這樣，他能脫掉聰明太甚的阿雪洛德（或盧森堡？）底『過程組織論』（三一）這個羈絆，最後他能夠不像蟹一樣退後，而能前進。他不願意對於馬丁諾夫和馬爾託夫底蠢而又蠢的理論（二三），作無止境的修改。他爽直地（可惜與託洛茨基在一起）擁護革命的民主專政的觀念——即在專制政體推倒後社會民主黨必須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觀念。怕吾斯說，社會民主黨不應害怕勇敢的前進，不應害怕同革命的民主的資產階級在一起打擊敵人，但是必須不要把組織混合起來（這個條件現在正要指出）；各走各的道路，共同打擊敵人；不要掩蔽不同的利益；監督自己的同盟者如像監督敵人一樣等等——所有這些說話都是千

\* 不知道我們的讀者注意到這種測著的事情否：在新火星所印發的許多無用的傳單中，有些很好的怕吾斯所寫的傳單。火星編輯部剛好是不肯對這些傳單負責：在傳單上也不肯提到我們的黨以及他們自己的出版處。

真萬確的。

但是我們對於這位脫離了尾巴主義者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越表示熱烈的同情，則怕吾斯那個不正確的論調，越使我們聽得不愉快。我們把這些小的錯誤指出來並不是因為我們吹毛求疵，而是因為，誰受的越多，對他的要求也越大。現在最危險的，是因怕吾斯自己一點不小心，致污蔑了他的正確的立場。在我們要拿來討論的就是，怕吾斯給託洛茨基底小冊子做的序言底下面一段話，這段話至少應該算是很不注意地說出來的：「如果我們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脫離其他政治派別，則我們必需在思想上去領導革命運動」（這是對的），「要比一切人都要更革命些」。這是不對的。如果這句照怕吾斯所用的一般的意思來講，如果讀者把這個序言看成獨立的與怕吾斯所未提到的馬丁諾夫及新火星派完全無關，那末，這句話就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把這句話用辯證法眼光來看，即相對地，具體地，各方面地來看，不要模倣走馬看花的作家態度，甚至經過幾年以後，還把整篇文章抽出幾句話，曲解他人的真意——如果我們能這樣來看，則很清楚，怕吾斯這一段話正是反對機會主義的，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特別和怕吾斯下面的一句話比較「如果我們落於革命發展之後」等等）。但是讀者不僅看到尾巴主義者，在革命者營壘中除了尾巴主義者以外，還有完全別的對革命危險的朋友，有「社會革命黨人」，有被革命浪潮吸引到革命中來的人，無力反對革命空談的人，如拿齊金（三二）等，同樣的也有用本能去代替革命宇宙觀的人（如加邦）。怕吾斯把他們忘記了。他所以忘記了的

緣故，因為他的文章，他的意思之發揮不是自由的，而是過分聯想到他所努力警戒讀者的那個馬丁諾夫主義、怕吾斯底論述是不充分具體的，因為他沒有注意到在俄國民主革命時期中所必然存在的各種革命派別底總和，而這些派別又是此時代社會階級分化不明底必然反映。不清楚的，有時甚至反動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這時候很自然地要假借革命的民主的綱領，掩蔽於革命的論調之下（你們試回憶社會革命黨人與拿齊金罷，而拿齊金，由『革命社會黨』（三二）轉入新火星派，這不過是改了一個名字罷了）。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會提出『比一切人都要更革命些』這類口號。脫離了階級基礎的民主派，專愛講漂亮話，喜歡提出賤價的流行的（特別在農民問題方面）口號，我們決不願與這些革命性競賽；我們，剛剛相反，對於這些革命的話，永遠是取一種批評態度，揭露每個字底真義，指出彼理想化了的偉大事件底真正內容，同時，還要在革命最緊張的關頭正確地估計各階級以及各階級中的各種派別。

怕吾斯說：『俄國臨時革命政府，將成為工人的民主政府』，『如果社會民主黨能夠領導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則這個政府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將是統一的政府，而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在政府中佔多數』，這些話正是因為上述的原因，也是不對的。如果不是講偶然的，轉瞬間的斷片事件，而是講比較長期的，比較能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革命的專政，則他所說的話是不可實現的。所以不可能，是因為稍微穩固的（自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革命的專政，只有以大多數

人民爲基礎才有可能。目前俄國工人階級在人民總數中還是少數。無產階級只有和半無產的羣衆，和半有產的小產主羣衆，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與鄉村貧民連絡起來，才能成爲絕對的大多數。我們所希望的可能的革命的民主專政社會基礎底這種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底成分，使革命民主派中許多不同的代表必然要參加這個政府，或者甚至在這個政府中佔大多數。如果在這個問題中發生什麼幻想，那就是十分有害的。牛皮大家託洛茨基之所以說（可惜他和怕吾斯在一起）『牧師加邦只能有一個』，『第二個加邦是再不會有的』，這只是因爲他是一位牛皮大家。如果在俄國沒有發生第二個加邦的可能，則我們就不會有真正『偉大的』進行到底的民主革命了。革命爲要成爲偉大的，像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三年的革命一樣，而不是和一八四八到一八五〇年一樣（三三），並且超過我們，則革命必須把廣大的羣衆從可怕的黑暗、空前的壓迫、稀有的野蠻、愚蠢的冥頑不靈的狀態中覺醒起來，讓他們參加積極的生活，英勇的努力和『澈底的歷史的創造』。革命已經開始提醒羣衆，它一定要把他們提醒起來——沙皇政府拚命的反抗只是助成這種工作；可是，這裏自然還談不到這些羣衆及他們許多『孤立的』民衆，甚至農民領袖們已經有了自覺的政治覺悟，社會民主黨的覺悟。他們現在還沒受過許多革命的鍛鍊，還不能成爲社會民主黨人，還不僅因爲他們沒有知識（說一遍：革命給予羣衆的教育，是非常快的），而且因爲他們的階級地位不是無產階級的，因爲歷史發展底客觀邏輯此刻放在他們面前的任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革命。

在這個革命中，革命的無產階級將要用全部力量去參加，同時還要拋棄可憐的尾巴主義與革命的空話，在急轉直下的事變中，要有階級的確定性和覺悟性，不屈不撓地勇敢前進，不要怕革命的民主專政，而要熱烈地願望它，為共和制度和完全的共和制度自由而奮鬥，為堅決的經濟改良而奮鬥，給自己創造一個真正廣闊的，不愧為二十世紀的，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舞台。

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月）作。

## 兩個策略(三四)



## 兩個策略

### 序 言

在革命時期中，事變發生得異常迅速，給革命政黨以估計策略口號的新材料也非常之多，使我們很難來不及一一去考究。此書是在奧德沙事件\*發生以前完稿的。我們不已經在無產者第九期中（革命的教訓）說過嗎，那些事件甚至使創造『過程暴動論』和反對宣傳臨時革命政府的社會民主黨員都已在事實上變到或已開始變到自己的反對派方面去了（三五）。革命教訓這樣迅速這樣澈底，自然是在平時政治生活中所意想不到的，尤其重要的是這種革命的教訓，不僅教訓了領袖，而且教訓了羣衆。

革命正是教導俄國工人羣衆來領略社會民主主義，這是毫無疑義的。革命日益證實社會民主派黨綱和策略底正確性，表明社會各階級底本來面目，表明現代民主運動底資產階級性和革命農民所懷的真正願望——其革命性是帶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色彩，這革命性所包含的不是什麼『社會化』思想，而是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新的階級鬥

---

\* 奧德沙事件是鐵甲艦『撲將姆侯爵』底暴動。



爭。舊民粹派底舊幻想，現在還遺留在「社會革命黨」(三六)黨綱草案中，如他們對於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俄國「社會」底民主主義，對於農民暴動完全勝利底意義等問題，無處不呈露出民粹派底頭角，這些幻想必然會被革命掃盡無餘。革命必然要授各個社會階級以真正的政治洗禮。這些階級在革命過程中將把自己一定的政治面目暴露出來，它們不但在它們的思想領袖底政綱和策略口號中，而且也將在羣衆的公開政治行動中表現出自己的原形。

革命能教訓我們，能教訓羣衆，這是無疑義的。但現在革命政黨前面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也能教訓革命以一點甚麼東西呢？我們能否運用正確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和我們與無產階級（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聯繫，使得革命因受無產階級的影響，實際上能達到真正的勝利，使民主資產階級不徹底、動搖和叛變，能不發生作用呢？

我們應竭全力以求達到上述的目的。而達到這目的，一方面要靠我們對於政局估計底正確，我們策略上口號底正確。另一方面，要靠工人羣衆以實際力量來擁護這些口號。在黨內機關和各組織全部的日常工作，如宣傳鼓動和組織各方面底工作，都是在於力求擴大並鞏固我們與羣衆的關係。這種工作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可是在革命的時期，這種工作則比任何時候都要感覺不夠。因在這種時期，工人階級開始起來作公開的革命鬥爭，我們應將這種鬥爭底任務正確地規劃出來，以使這些任務得盡可能地普遍於羣衆，使他們認識，使他們了解。關於我們與羣衆聯繫這一點上所流行的悲觀主義，特別是現在，常常掩蔽了資產階級對

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見解，這種情形我們不要忘記了（三七）。我們對於訓練工人階級與組織工人階級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這是無疑義的，不過現在的全部問題，是在這個訓練和組織工作底主要政治重心點應該在什麼地方？是在職工會和其他公開的社團裏面呢，還是在武裝暴動和建立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這些工作裏面呢？在這兩種情形之下，工人階級都得受訓練和組織，這兩種辦法自然都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的全部問題（在目前革命中），是在我們訓練工人階級和組織工人階級的重心點該在什麼地方，在前者呢，還是在後者呢？

革命的結局如何，要看工人階級的作用如何，是為資產階級底助手（在那時，論力量它是能夠給專制政體以打擊，而在政治上却無能為力了）；還是為民衆革命底領導者。資產階級底覺悟分子對這一點異常明瞭，故解放報這樣誇獎社會民主派中之阿基謨夫派與「經濟主義」，因他們把職工會和公開社團看作是現時第一等重要的工作。故司徒威先生向（見解放第七十二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謨夫一派入底原則傾向，表示敬意（三八）。故司徒威先生認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一種狹隘的革命傾向，不惜加以拚命的攻擊。

社會民主派正確的策略口號，對於現在指導羣衆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在革命時期中而輕視原則上堅定的正確的策略口號底意義，這是再危險沒有的事。如火星一〇四期實際上已變到他們在社會民主黨中的政敵方面去了，但同時，他們對於那些預示實際生活底方向，指示革命運動道路（在運

動過程中，自然可以發生一些失敗與錯誤）的口號和策略決議底意義，却表示輕視（三九）。反之，在要在馬克思主義正確原則上去指導無產階級的而不只跟着事變而隨風飄蕩的那樣一個政黨看來，採取正確的策略決議，實有莫大的意義。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由這黨分裂出來的一部分所開的臨時大會決議案中，我們看見各種策略見解曾用很費思索且最精確最完備的語句表現出來，這些見解不是偶然出於單個著作家之口，而是由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底負責代表們所通過的。我們的黨是先進於其他一切政黨的黨，有精確且為全體黨員所通過的黨綱。它對於自己的策略決議所抱的態度，也應非常嚴厲，以為其他政黨之模範，以別於民主資產階級底機會主義解放報和社會革命黨底革命空談——他們平日不注意，直到革命時期才去『抱佛脚』，才提出黨綱「草案」，才開始研究他們目前經過的革命是否為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等等問題。（三六）

因此，我們認為：仔細研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與臨時大會底策略決議案，審查這些決議案中離開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成分，說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

\* 參加我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的，只有布爾塞維克。而參加臨時大會（同時在日內瓦召集）的，只有孟塞維克，即在本書上所常稱為新火星派的那班人；因為這班人當時雖然還是繼續出版火星，可是正如他們的同盟者託洛茨基所說的一樣，在他們的新火星與舊火星之間，是橫着一條無底的鴻溝的。

務，正是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目前最急要的工作。本書即為適應此工作而作。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和革命教訓來檢閱我們的策略，對於那些不僅只限於口頭號召，而且尚在實際上準備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以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將來完全統一底基礎的人，也是必要的。

一九〇五年六月

### 第一章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全民立憲大會問題。這問題應怎樣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有下列三種政治傾向：

(一) 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之必要，但絕對不願意使這個大會成爲一個全民的立憲大會。若按報紙所載關於「布里根委員會」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同意召集這樣一個協商會議（四〇），在產生這個會議時，不準宣傳自由，選舉資格必須以財產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狹隘的等級制爲標準。\*

(二) 革命的無產階級既受社會民主黨所指揮，則要求全部政權交給立憲大會，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僅要取得普選權，不僅要取得宣傳底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

(三) 自由資產階級，利用所謂「立憲民主黨」（四一）

---

\* 狹隘的等級選舉制是指除上層等級（貴族，商人，神父等）外其餘皆無被選舉權

首領們表示自己的願望，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張組織臨時政府這個口號，至於怎樣保證選舉完全自由與正確，怎樣保證代表大會成爲真正全民的代表大會，使之成爲真正立憲的代表大會，這些問題底實際辦法，都是自由資產階級所不主張的。實際上，自由資產階級是現在「解放派」唯一的社會力量，它只想沙皇與革命民衆盡可能地實行和平妥協，同時，要使這種和平妥協產生這樣的結果——使資產階級所得的政權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衆（無產階級與農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狀況，也就是根源於現時俄國三種主要的社會力量而產生的三種政治傾向。「解放派」怎樣用民主主義辭句掩蔽他們那不澈底的，更直截了當點說，那種叛變的出賣革命的政策，這問題已在無產者<sup>\*</sup>上面（第三、四、五期）屢次論及。我們現且來分析一分析社會民主派是怎樣估計目前的任務。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sup>\*\*</sup>及由本黨分裂出去的一部分人底「臨時大會」所通過的兩個決議案，是幫助我們分析的最好的材料。在兩個決議案中，那一個對目前情形的觀察比較正確，那一個對無產階級底策略規定得比較正確，這問題實有重大的意義。且每一個社會民主派，若要自覺地執行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都應澈

---

無產者是俄國布爾塞維克底機關報，於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出版，至一九一〇年中央全會後停版——校者。

<sup>\*</sup> 無產者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次大會是於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的，僅布爾塞維克派到會，孟塞維克派拒絕參加，却於同一時間單獨在日內瓦舉行臨時大會——校者。

底了解這問題，至於不涉及問題本身的事情應完全不理。

政黨底策略，是政黨底政治行爲，是政黨政治活動底性質，方向和方法。黨底代表大會採取策略上的決議，爲的是要適應某種新的責任或某種新的政治情況，俾全黨底政治行爲有所準繩。已經開始的俄國革命，已經造成一個新的局面，這新局面就是絕對多數民衆，堅決地、公開地表示與「沙皇政府絕對不能相容。」目前的新問題，就是要用什麼實際方法來召集真正全民的、真正立憲的代表大會（至於在理論方面，社會民主派早已先於其他各黨而在自己的政綱中把這個問題正式規定了）。民衆既然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的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爲目標的黨就應當想想，究竟要拿什麼政府來代替舊政府。因此，現在就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爲要給這問題以完滿的回答，覺悟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應當明瞭：（一）在現時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的全般鬥爭中，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二）工人階級自己對臨時革命政府應採取的態度；（三）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時，需要些甚麼確當的條件；（四）如社會民主黨不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則自下而上實行威迫的條件如何。祇有明瞭這些問題後，本黨在這方面的政治行爲，才能合乎原則，正確明顯而毫不動搖。

且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底決議案對於上述各問題是怎樣解決的。下面就是這決議案底全文。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案：

（一）爲獲得最近將來的利益與達到社會主義的終

極目的，無產階級要求政治上盡可能的完全自由，因此要求推翻專制政府，而代以民主共和政體；

(二) 要使俄羅斯民主共和政體真正實現，只有在民衆暴動勝利以後才有可能，而民衆暴動底機關就是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能保證選舉宣傳底完全自由，並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選舉制，不記名投票法，來召集真能代表民意的立憲大會；

(三) 在俄國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下，這種民主革命不僅不能削弱資產階級底統治；且反而使其加強。資產階級於相當時期，必然不顧一切以圖盡可能地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中所得的勝利。

因上數種，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決定：

(一) 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對於革命必經之行程，做具體的宣傳，且指明於相當的時候有產生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無產階級向這個政府的要求，便是實現本黨黨綱中最近將來的政治與經濟的要求(最低限度的黨綱)；\*

(二) 以實力對比關係及其他因素變遷(現在還不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綱，曾分為兩部分，即『最低限度的政綱』與『最高限度的政綱』是。最低限度政綱底要求是當時最近的將來的要求，即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普及教育，教堂離政府獨立，八小時工作制，頒布勞動保護法，確定罷工，集會，結社等自由——。最高限度的黨綱是以剷除資本制度達到社會主義為終極目的，實現這個目的的主要條件，即無產階級專政；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即造成了這個主要條件——校者。

能確實說定怎樣變遷)爲轉移，本黨得派全權代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爲的是要無情地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而堅持工人階級特殊的利益；

(三)本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需條件，是黨對自己全權代表實行嚴厲的監督，和絕對保持社會民主派底獨立地位，因社會民主派是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它是與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絕不相容的仇視的政黨。

(四)不管可能參加臨時政府與否，本黨應向極廣大的工人羣衆作普遍的宣傳，使他們了解：必須用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武裝無產階級經常威迫臨時政府，以保持鞏固和擴大革命底勝利。』

##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關於 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給了我們什麼？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按其標題，即可知道全部都是說到臨時革命政府問題。這就是說，社會民主派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乃是這個問題底一部分。另一方面：這裏所說的祇是臨時革命政府問題，而不是別的問題；故關於『奪取政權』這一般的問題，便毫未涉及。第三次大會把『奪取政權』這一類的問題放在一邊不提，是否正當呢？當然是正當的。因爲，俄國當時的政局絕不需要馬上解決這些問題。反之，現在被全體民衆提出且要馬上解決的問題，正是推翻專制政體和召集立憲大會。黨大會提出來解決的問題，不是一般著作家偶然說及或經常說及的問題，而是因着目前的條件和客觀的社會發展行程而帶



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問題。

臨時革命政府在現時革命及無產階級一般鬥爭中有什麼意義呢？上述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首先就解答這問題：以無產階級底直接利益爲觀點，以『社會主義的終絕目的』爲觀點，都需要『政治上盡可能的完全自由』。而達到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正如本黨綱所承認的一樣，必須以民主共和政體代替「沙皇」專制政體。大會決議案中特別着重指明民主共和政體這個口號，這在邏輯上與原則上都是必要的，因爲無產階級（爲民主制度而奮鬥的先鋒隊）在這次革命中所要達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此外，在現時特別注重這個口號之所以必要，更因爲現在頂着「民主主義」旗幟跑上社會舞台的正有不少的保皇派，如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爲要建立共和政體，絕對需要召集民衆代表大會，而這個大會必須是全民的（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制及不記名投票法）立憲的大會。這在上述決議案中已經承認。可是決議案認爲這是不夠。要建立『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僅只叫這代表大會爲立憲大會還不夠；必須使這大會具有權力來實行『立憲』。決議案因感覺到這點，故不僅限於提出『立憲大會』這個形式上的口號，而且補入許多實際的條件，使這個大會真能執行自己的任務。這些能使口頭上的立憲大會變成事實上的立憲大會的條件指示出來，這是必要的；因爲自由資產階級（如君主立憲黨）總是有意地曲解『全民立憲大會』這個口號，使這口號成爲口頭空話；關於他們這種勾當，我們已經再三說過了。

上面這個決議案說，要保證選舉宣傳底完全自由及召集真能代表民意的大會，只有組織臨時革命政府才有可能，而這個政府同時就應是民衆暴動勝利底機關。這話對不對呢？誰認這是不對的，他便應當認定「沙皇」政府能夠不牢住反動底手，它能在選舉時保守中立，且能把民衆意志真正表示出來。這種論斷真是謬誤之極，無論誰都不敢公開起來擁護，可是俄國解放派却正躲在自由主義旗幟之下來暗地裏執行這些荒謬論斷。立憲大會應由誰來召集，選舉底自由與正確，應由誰來保證，這個大會底權力應由誰來擔保——這些都非革命政府不可，它是暴動的機關，只有它才願意誠懇求其實現，也只有它才有力量促其實現。沙皇政府必然要反對這種辦法；與沙皇做買賣而不完全依靠民衆暴動的自由派政府，是不願意實行上述一切；即使它誠心願意，但是也不能具體的促其實現。因此，只有代表大會底決議所提出來的民主口號，才是唯一正確的，十分澈底的口號。

但是在估計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時，若不注意到民主革命底階級性，便不完滿而且錯誤。因此，決議第三條說，民主革命將使資產階級底統治強大起來。這是現時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中必然的現象。但是資產階級對政治上多少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強，則結果這兩個階級間必然有爭奪政權的激烈的鬥爭，而資產階級「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已得的勝利」的企圖亦必拚命起來。所以無產階級站在各階級之前，且領導各階級爲民主制度而爭鬥；同時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所包含的新矛盾和新鬥爭，不可一刻置

諸度外。

這樣，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在我們所講到的一部分決議中已充分分析到了：臨時革命政府與爭取自由和共和政體的關係，臨時革命政府與立憲大會的關係，臨時革命政府對於為新的階級鬥爭清道的民主革命的關係——這些都已說過。

其次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的態度應該怎樣？大會決議案回答這問題，首先即謂黨要在工人階級中宣傳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工人階級應該覺悟到這種必要。『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問題總是掩蔽起來，而我們却應當把這問題看作是目前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並主張組織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不但如此，我們還應當為臨時革命政府指出一個合於目前客觀歷史條件，且合於社會民主派目前責任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即本黨全部最低限度的綱領，亦即本黨最近將來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些要求一方面根據目前社會經濟關係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另一方面為今後的鬥爭起見，為實現社會主義起見，又是十分必需的。

這樣，大會決議案對於臨時革命政府底性質和目的，都已完全解釋到了。按其產生及其根本性質，這種政府當為民衆暴動的機關。按其表面上的任務，這種政府當為召集全民立憲大會的工具。按其行動上的內容，這種政府應當實現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的綱領，因為只有這個綱領，才能夠保證反對專制政體的暴動民衆底利益。

有人可以反駁說，臨時政府既為臨時的，便不能實行這

未爲全民確認的具體政綱。這種反駁僅是反動派與保皇派底一種詭辯法。所謂不實行什麼具體的政綱，就是說要忍受腐敗專制政體下的農奴關係。能夠忍受這種關係的，只有叛賣革命事業的政府，而不是爲民衆暴動機關的政府。若是現在有人藉口謂立憲大會也許不承認集會自由，故提議在立憲大會尙未承認集會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實上實現集會自由，豈非滑稽之至？而反對臨時革命政府從速實現最低限度政綱的這種反駁，正是同樣的滑稽。

還有一點，就是這個決議案只說臨時革命政府的責任是在實行最低限度的政綱，這樣一來，就把那些要急於實現最高限度政綱和急於要奪取政權以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半無政府主義思想（四二），一概撇開了。俄國目前經濟發展底程度（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底覺悟與組織程度（與客觀條件緊相關連的主觀條件），使工人階級一時澈底解放成爲不可能的事。祇有那班最無常識的人，才能把現時民主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置諸度外；只有那班最幼稚的作樂觀夢的人，才能忘掉目前的工人羣衆是還不大瞭解社會主義底目的及其實現的方法。而我們相信，工人解放只能是工人自身的事情；若羣衆無覺悟性與組織性，無準備與訓練，無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鍛鍊自身，則社會主義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對於那些帶着無政府性質的反駁，以爲我們停滯了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要回答說：我們並不是停滯了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採用唯一可能的方法，經過唯一正確的道路，即經過民主共和政體，以達到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二七）。凡要想達到社會主義而不想經過民主政治的

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必然走到錯誤的反動的結論上去。 若是有工人分子在相當時候問我們：爲什麼我們不實行最高限度的政綱呢？ 我們便要向他們指明：現在充滿民主主義情緒的民衆是如何漠視社會主義，階級矛盾是如何還不顯明，工人羣衆底組織性，還是缺乏。 你們去把全俄數千百萬工人組織起來吧！ 把自己的政綱去向他們宣傳，引起他們對於這政綱的同情吧！ 你們只要試試去幹這事，不要徒在口頭上說些無政府主義的話語，那便會覺得，要真正把工人羣衆這樣組織起來，把社會主義思想這樣普遍起來，在在都需要盡可能完滿地實現民主的改革。

再說下去。 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以及無產階級對它的關係既已解釋明白，便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即可否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和參加（自上而下的動作）的條件如何？ 自下而上的動作又當如何？ 上項決議案對於這兩個問題都有正確的回答。 對於前一問題，議案中肯定地說，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和爭取共和政體時期）在原則上是許可的。 這種態度，使我們與原則上反對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無政府主義者截然不同，且與社會民主派中之尾巴主義者（如馬丁諾夫及新火星派之流）所恐嚇我們的論調，謂將來或者可有參加臨時政府之必要，\*亦顯然有別。 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這種態度，同時把新「火星」底意見，以爲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米萊蘭主義底變形，是等於崇拜資產階級制度，是原則上所不許可的等等，

\* 見本卷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文——編者。

也完全推翻了。

但是，僅說原則上是許可的問題，自然還沒有回答這種參加在實際上有何利益的問題。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使本黨大會所承認的新的鬥爭形式（即自上而下的鬥爭形式）成爲有益的鬥爭形式呢？具體的條件，如各階級力量相互關係等問題，自然現在不能說定，決議案也自然不能將這些條件預先——定妥。關於這個問題就是任何聰明腳色，現在也不敢預下斷語。但我們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參加底性質與目的如何，這是可以預先規定，並且應當規定的。所以，決議案中指明了下列兩個目的：（一）猛烈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二）堅決擁護工人階級底特殊利益。自由資產階級正在描寫反動派底心理（見解放第七十二期，司徒威一封公開的信）（四三），想藉此以恐嚇革命民衆，引誘他們對專制政府讓步；在這種時候，無產階級的政黨方面應特別覺醒民衆，使他們謹記着向反革命正式宣戰的責任。歸根結底說來，要解決政治自由與階級鬥爭這些偉大問題，決非戰鬥力量不可；他們應注意養成與組織這種力量，要注意應用這種力量，不僅用作積極的防守，而且用作積極的進攻。從「巴黎公社」\*起，歐洲即爲反動局面所籠罩，在

●  
\*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正值普法戰爭，巴黎無產階級乘機奪取政權，建立工人政府，「巴黎公社」便產生出來了。

因無堅固的組織及無政黨的指揮，「巴黎公社」存在僅七十二日即爲資產階級破壞。工人被屠殺者達二萬五千，充軍者一萬五千餘。「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及其他各國政府因受這次事變所驚慌，乃大舉反攻，對本國革命壓迫不遺餘力。一校者。

這個延綿的反動時期中，使我們的思想力太注重於「自上而下」的動作，使我們所眼見的鬥爭亦太限於防禦性質的鬥爭。我們現在無疑地已進到了一個新時期；政治擾動和革命底時期，已經開始了。我們處在俄國這樣的時期，自然不能「仍舊貫」行事了。我們必須宣傳關於自上而下動作的觀念，必須準備去作激烈的進攻動作，並且必須研究這種動作底條件和形式。那些條件自然很多，上項決議案把其中的重要者指出了兩點：其一是關於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之形式方面的條件（黨對自己全權代表之嚴厲監督）；其二是關於這種參加之性質方面的條件（時刻注意徹底社會主義革命底目的）。

因此，在「自上而下的」動作之下（差不多是空前未有的新鬥爭方法），黨底政策應該如何，上項決議案已從各方面解釋明白了。不但如此，大會決議案還觀察到自上而下的動作若不成功時的辦法。自下而上以威迫臨時革命政府，是我們隨更什麼時候都不應放棄的。為要實行自下而上的威迫，無產階級必須武裝起來（因在革命時期中，民衆運動能特別快地達到直接的國內戰爭）並受社會民主派所指揮。無產階級武裝威逼之目的，在「保持，鞏固且擴大革命底勝利」，即以無產階級底利益為觀點，在實現本黨全部最低限度政綱時所應獲得的勝利。

對於第三次大會關於臨時革命政府決議之簡略的分析，我們就此停筆。讀者看完這個分析之後，可知上項決議案對於新聞底意義，無產階級政黨對這問題的關係，以及本黨在臨時革命政府內外所應採取的政策，都有明白的觀察。

我們現在要來看看「臨時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是怎樣？

### 第三章 何謂「革命對沙皇制度之澈底的勝利」？

「臨時大會」底議決案是關於「奪取政權與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案。這問題底提法，就已經含有混亂不清的觀念。一方面，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狹窄，只說我們參加臨時政府，而不說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責任。另一方面，把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即我們參加民主革命中一個階段的問題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混成一塊。實際上講起來，所謂社會民主派「奪取政權」這幾個字，就其平常的直接意義來講，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什麼別的革命。若把這幾個字底意義看作不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奪取政權，而是為民主革命奪取政權，那麼，何以不僅說我們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又一般地要說「奪取政權」？這話是何用意？很明顯的，「臨時大會派」自己都未曾弄清楚，究竟他們應說什麼：說民主革命，還是說社會主義革命。誰要是注意到關於這問題所發表的著作，他應知道上面那種混亂的觀念是開始於馬丁諾夫同志所著的有名的兩個專政；新火星派固然不願意回憶到這個標本式的尾巴主義作品中提舉問題的立場，但這作品對於臨時大會的思想上的影響，是用不着懷疑的。我們且把這個決議底標題放在一邊。再來分析這個決議底內容，便可看出其中不可比擬的更深刻，更嚴重的錯誤。這個決議書一段上說：

「革命對沙皇制度澈底勝利之可能，或由建立由勝



利的民衆暴動的勝利所產生的臨時革命政府來達到，或由某種代表機關的發起，在革命民衆直接威逼之下，決定組織全民立憲大會來達到。』

這樣，這段決議案告訴我們說，革命對沙皇制度之澈底勝利可以由暴動勝利來達到，也可以由……代表機關決定組織立憲大會的一紙決議來達到！這是什麼？怎樣是這樣？澈底勝利可由一紙『決議』以組織立憲大會來達到嗎？而且把這樣的『勝利』與建立『由勝利的民衆暴動所產生的』臨時政府相提並論嗎！臨時大會沒有了解：民衆暴動的勝利與臨時政府的建立是說革命在事實上勝利，而『決議』組織立憲大會是說革命只是在口頭上勝利。

孟塞維克派和新火星派的臨時大會，犯了爲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錯誤。解放派常在口頭上空談『立憲』大會，同時，無廉恥地閉住眼睛，不看見力與權是把持在沙皇手裏，忘却了要『立憲』必需要有力來立的問題。臨時大會不了解，從任何代表底一紙『決議』到實現這個決議，是還隔『十萬八千里』的。臨時大會不了解，政權在沙皇手裏存留一日，則任何代表底任何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決議』一樣，只是成爲一紙可憐的具文。因爲當時有這種事情，所以革命的無產階級底代表馬克思，在其新萊茵報中，曾用激烈的諷辭怒

\* 佛蘭克府國會是一種國民會議，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召集起草德意志憲法的，會議在佛蘭克舉行，故名之爲佛蘭克府國會。——校者

罵佛蘭克府的自由主義「解放派」，說他們只在口頭上說漂亮話，採取民主主義的各種『決議』，『規定了』各種自由，但在事實上却把政權留在國皇手裏，自己沒有組織武力來向王室軍隊宣戰。當佛蘭克府解放派還在空談時，國皇已得了空閒的時間，鞏固了自己的軍力，反革命乃得憑藉實力來把民主派及其一切漂亮『決議』打得粉碎。

臨時大會拿來與革命徹底勝利相提並論的那樣東西，恰恰是欠缺革命勝利基本條件的那樣東西。承認本黨共和政體政綱的社會民主派怎樣能犯這種錯誤呢？爲要明瞭這個奇怪的現象，須得提一提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自本黨內部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決議。\* 這個決議中，指出本黨內

\* 茲引錄本決議全文如下：『代表大會認爲：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自與經濟主義鬥爭起以至於今日，還保存有許多在各種程度與關係上和經濟主義相似的思想，其特點就是一般地企圖降低無產階級鬥爭中自覺性成分底意義，使其受盲目的自發性成分支配。在組織問題中，這種思想底代表，對於組織問題，在理論上提出一種不適合於黨底有計劃地進行的工作的那種「程序組織原則」（二六），而在實踐上却往往實行一種違反黨內紀律的系統，往往向黨內那部分最少覺悟的黨員宣傳，要實行一種不顧俄國實際客觀條件的選舉原則，企圖破壞黨在目前唯一可能的組織基礎。在策略問題上，他們企圖縮小黨的工作範圍，反對本黨對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所採取的成熟一貫的獨立策略，反對本黨在民衆暴動中奪得領導作用之可能與希望，反對本黨在任何條件之下參加臨時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到處進行堅決的思想鬥爭，以反對這種局部的離開革命社會民主黨原則的傾向；但同時又認爲：凡這樣或那樣同情於這種觀點的人，他如能完全表示承認黨代表大會底決議及黨章，完全服從黨的紀律，亦得參加黨的組織。』

——著者在本書一九〇八年版上的註解——編者。

部現在還有『根源於經濟派』而產生的各派別存在。我們的「臨時大會派」（可見他們不是虛受了馬丁諾夫思想上的指導）現在觀察革命問題與經濟派前此觀察政治鬥爭或八小時工作制一問題所持態度，毫無二致。經濟派經常運用自己的『階段論』：（一）為權利而爭鬥；（二）政治的煽動；（三）政治的鬥爭；或是：（一）十小時工作制；（二）九小時工作制；（三）八小時工作制；從這種『過程策略』後來得着了什麼結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臨時大會派」現在也提議把今後革命好好分成幾個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個代表機關在民衆威逼之下面『決定』組織立憲大會；（三）……關於第三階段，孟塞維克還未商量妥定；他們不知道，民衆底革命威逼必然要遇着沙皇反革命的威逼，故結局，或者是『決議』不能實現，或者還是要民衆暴動底勝利或失敗來決定問題。臨時大會底決議案與經濟派底論調完全相同，如經濟派說：工人澈底的勝利，也可以說是用革命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也可以說用特許方法行十小時工作制後再『決定』採取九小時工作制。這與臨時大會底決議案簡直沒有絲毫差別。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反對我們說，起草決議的人並不是有必要將暴動勝利拿來與「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機關底『決議』作等量齊觀，而只是預先觀測黨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之下應持的策略。我們對於這種說法的回答是：（一）決議案底原文是直接了當且毫無兩可地把代表機關底『決議』叫作『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也許這是編輯疏忽底結果，可以把這決議案根據會議記錄來更正，但在它未更正以前，

其思想只有一個，且這個思想，全部都是解放派式的思想。

(二) 解放派式的思想方法（臨時大會決議案起草人就運用了這種方法）的新「火星」派的其他出版物和論文中更表現的透澈。例如在梯夫里司委員會底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用格魯西文出版的，曾為火星報第一百期所稱贊）中所載國事大會與我們的策略\*一文，簡直這樣說：選出國事大會作為我們行動中心的『策略』，『比較』武裝暴動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我們更是利益些』。我們在下面還要回頭說到這篇文章的。（三）關於黨在革命勝利時的策略，在革命失敗時的策略，在暴動成功時的策略和暴動不能擴大成為一真正厲害力量時的策略，加以預先的討論，這自然不能反對。\*\*\* 也許沙皇政府能夠召集代表會議，藉以達到與自由資產階級分贓的目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底

\* 『國事大會』，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曾經召集過，是俄國用來解決過重要國務問題的一種會議，對沙皇有發言權，其中所含分子為貴族，神父，商人等——校者。

\*\*\* 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在革命前夜黨對政府策略所應取的態度』問題決議案原文，如下：

『在現今革命時期沙皇政府為自衛起見，日益加緊了一般的高壓手段，這些手段主要地是在反對無產階級中最覺悟的分子。除此以外，沙皇政府還企圖（一）用表示讓步與應許改良等方法以麻醉工人階級，因而使工人階級離開革命的鬥爭；（二）為了同樣的目的，用假民主形式把自己的虛偽讓步策略蒙蔽起來，從號召工人選舉委員會或代表會議起，以至於建立如地方自治會議那一類的諷刺畫式的國民代表會議止；（三）組織所謂黑幫，發

決議案預測到這點，直說這是「虛偽策略」，是「假民主主義」，是「對人民代表會議的一種諷刺畫，如地方自治會議這類東西一樣。唯其如此，所以在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案中不說到這點，因為這與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關係，這會把暴動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問題排在重要問題以外，且變更其色彩等。現在不是說有各種情況之可能的問題，不是說可能的勝利與失敗，直的大路與彎曲的小路等問題，而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真正革命的道路不應該淆亂工人們底聽聞，不應該像解放派一樣，把對於革命勝利欠缺基本條件的東西視為革命底徹底勝利。也許八小時工作制，我們也一下子得不着，而要經過長的道路才得着，但現在有一個人，

動人民中間一切反動的、不覺悟的、為種族仇視與宗教仇視所麻醉的分子，以反對革命。

俄國社會主義工黨第三次大會，號召各級黨部提議注意以下的工作：

(一) 揭露政府表示讓步的反動目的。在宣傳煽動工作中，一方面着重指出這些讓步是帶着迫不得已的性質；另一方面，着重指出沙皇政府絕對不能給無產階級以圓滿的改良；

(二) 要利用選舉運動，向工人羣衆說明政府這些設施底真正意義，並證明用革命手段，根據普遍的不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投票法召集立憲會議之必要；

(三) 組織無產階級來馬上用革命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日及其他站在工人階級前面的要求；

(四) 對黑幫及其他一切由政府所領導的反動分子底挑釁舉行武裝的抵抗。』

他把無產階級底無力與懦弱，連對於遲延、遲緩、叛變與反動現象都不能加以絲毫阻礙的無力與懦弱，視為工人們底勝利，你們對於這樣的人將怎樣說法？（也許俄國的革命，如前進報曾經有一次說過的一樣，以『立憲流產』而中止；但是，這難道可以當作這種社會民主主義者，即在決戰前夜說這個『流產』是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口實來替自己辯護嗎？也許形成一個最壞的結局，我們不但爭不到共和政體，且連憲法都是一個杜像的，『錫波夫式的』憲法，但在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難道就可以抹煞自己的共和政體的口號不提嗎？

當然新「火星」派還未達到抹煞這個口號的程度。但是，革命精神已經離開他們到了什麼程度，他們那種無生氣的清談，已使他們如何地離開了目前戰鬥的任務，這個從他們的決議案中，恰恰忘了說及共和政體這一點看起來，特別表現得明顯！這個固然奇怪，但是這是事實。他們在臨時大會各項決議案中，對於社會民主派的一切口號都加以審定、重述、解釋、仔細規劃，甚至連工人按機關選舉組長和代表這些問題都未忘掉；可是在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決議案中，共和政體這件事，却恰沒有說到。既談民衆暴動底『勝利』與臨時政府底建立，而不指明這些『步驟』和舉動對於爭得共和政體的關係，這無異於起草決議案不是為指導無產階級底鬥爭，而只是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背後拐腿追隨於尾罷了。

總括起來說，臨時大會決議案第一段是：（一）完全不按照爭得共和政體和保證真正全民大會與真正立憲大會的觀

點，來說明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二）把達到真正勝利恰恰缺乏基本條件的情形，看作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這是直接淆亂了無產階級底民主意識。

#### 第四章 君主制度底肅清與共和政體

現在再來看看該決議案第六段：

『……這種勝利，在前一情形與後一情形之下，都可為革命時期中新的階段之開始。

『客觀的社會發展條件，在這新階段前面自然而然提出來的任務，便是在政治上已得解放的資產階級社會各分子間，在為實現自身社會利益和直接握得政權而相互爭鬥的過程中，對全部等級制的君主制度作澈底的肅清。

『所以臨時政府，負有實現這個按歷史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臨時政府，應當調節正得着解放的民族中各階級間相互的鬥爭：不僅要把革命向前推展，而且要與那些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原素奮鬥。』

這是決議案中單獨的一段，我們且來分析。此段底主要意思與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第六條相符合。但試將這兩個決議案中這一段拿來仔細比較一下，其間根本不同的地方便馬上顯露出來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很簡略地說明了現時革命底社會經濟基礎以後，即把全部目光都注射於各階級為着一定的利益而行一定的激烈鬥爭，且把無產階級底作戰任務視為首要的問題。臨時大會底決議案，又拉雜又不清楚地敘述着現時革命底社會經濟基礎，關於為着一定

目標的爭鬥，却說得很不明顯，而且關於無產階級作戰的任務，絕未提及。臨時大會底決議案說，要在社會各分子間相互爭鬥過程中肅清舊制度。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則認為：我們——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實行這種肅清；而真正的肅清，只有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我們應該爭得這樣的共和政體和完滿的自由，不僅要與專制制度奮鬥，且當資產階級企圖（它必然要企圖）奪取我們的勝利品的時候，我們還要與資產階級奮鬥。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是號召一定的階級去爲着一定不移的最近目標而鬥爭。臨時大會底決議案，却在那裏研究各種力量相互間的鬥爭。一個決議案是表現着積極鬥爭的心理，另一個是表現着消極旁觀的心理；一個是充滿着活潑行動的號召，一個是充滿着死板的推論。兩個決議案都說，現在的革命對於我們只是革命底第一步，接着第一步必有第二步，但從這一點出發，一個決議案所作的結論，是因此必需更快地經過這第一步，必需更快地結束它，爭得共和政體，猛烈地壓倒反革命，以造成第二步底基礎。而另一個決議案，却用很多辭句在那裏描寫第一步底情況，且如嬰兒吃奶一樣（恕我用了這句粗話）津津有味地在那裏吮嘗這種情況底滋味。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把馬克思主義永遠新鮮的舊見解（關於民主革命底資產階級性），當作一個序言或前提，來說到爲民主革命且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先進階級底首要任務。臨時大會底決議案，却簡直就在這個序言中，展轉留戀，玩味快樂生活，似才子一般地在那裏辯解這個序言。

上述這個不同點，恰是好久以前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分



成兩派的那個不同點：在從前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時代，是清談派和戰鬥派，在羣衆運動開始時代，是經濟派和政治派。一般的階級鬥爭，尤其是政治鬥爭，都有深遠的經濟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底正確前提；經濟派從這個正確前提出發，便做出一個巧妙的結論，說要放棄政治鬥爭，阻止它的發展，縮小它的範圍，蔑視它的任務。政治派却相反，從同樣觀點出發，却做了另一種結論：我們現在爭鬥底來源若愈深，我們便要愈廣泛，愈勇敢，愈堅決，愈積極地來實行這個爭鬥。現在我們的爭論是同樣的爭論，不過環境變遷，形式不同罷了。民主革命絕對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不僅只對於無產者有利益，它最深遠的根源是醞藏於全部資產階級社會刻不容緩的需要與要求——這是我們共有的出發點；我們從這個出發點所做的結論，是先進階級因此應更勇敢地提出自己底民主任務，應更堅決地澈底主張這些任務，提出直接的共和政體口號，宣傳組織臨時革命政府和猛烈壓倒反革命之必要。而我們的反對派——新火星派——同一前提出發，却做出另外一種結論，以爲不要把民主結論發揮到底，以爲在實際口號當中可以不提出共和政體，以爲可以不必宣傳組織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以爲關於召集立憲大會的一紙決議也可算作澈底的勝利，以爲我們可以不把與反革命奮鬥的這個積極任務提出來，而要把它沉沒在那個不可捉摸的『相互爭鬥的過程』（我們在下面可看見這個術語是不對的）中去。這簡直不是政治家底口吻，而是文書探管員們底胡說！

若讀者對於新火星派決議案中一些措詞愈用心去觀察，

則上述那些基本特點便能更看得顯明，如那個決議案說『政治上已解放了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各分子間的相互爭鬥過程』的話。我們回想起該決議案底標題（臨時革命政府），就要發生疑問：既說相互爭鬥的過程，那末，關於政治上奴役資產階級社會的分子，怎麼可以默置不理？臨時大會派是不是要說，他們既假定革命勝利，則這樣的分子便已消滅了呢？這類的觀念是荒謬絕倫的，且是政治上的幼稚和近視。革命戰勝反革命以後，反革命不會消滅的，它必然要開始新的更激烈的鬥爭。當我們在決議案中分析革命勝利的任務時，應當對於鎮壓反革命強頑抵抗的任務與以十二分的注意（如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就是這樣），而不能把社會民主黨最近將來的日常的緊急政治任務，拿些在現今革命時期以後將會怎樣的說話來敷衍，拿些『在政治上得了解放的社會』已經實現時將會怎樣的話來敷衍。經濟派曾以政治受經濟所決定的一般原則為口實，來掩蔽他們自己對於日常政治責任的不瞭解；現在的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以在政治上已得解放的社會內部鬥爭的一般原則為口實，來掩蔽自己對於政治上解放這個社會的這些日常革命任務的不瞭解。

試拿『澈底肅清全部等級制的君主制度』一語來看。俄文上所謂澈底肅清君主制度，便是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但是我們那位賢良的馬丁諾夫及其信徒都覺得這一句話太通俗而明顯；他們一定要把這句話『加深』一點，把它說得『俏皮』一點。結果，他們在深思遠慮上，費了女人分娩那般可笑的『產兒勞』——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却把一個口號弄成了記事，把號召前進的壯烈口號弄成了一種垂頭

喪氣的回顧。他們這一般人絲毫不像現在即時要爲共和政體而奮鬥的活人，而是一些以太古時代觀點來觀察現在問題的死尸。

再看：「……臨時政府，……要負責……實現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底各種任務」……從這裏可以馬上看到，我們的「臨時大會派」是完全看錯了擺在無產階級政治首領面前的具體問題。他們把臨時革命政府這個具體問題置之腦後，用今後許多將要實現資產階級革命責任的一般政府問題把它埋沒了。若是你們願拿「歷史眼光」來觀察問題，那末，歐洲諸國無一不是你們的好例，就是許多政府（決非「臨時的」政府）都曾經實現資產階級革命底歷史任務，甚至於那些戰勝了革命的政府，都曾經不得不實現這個失敗了的革命底歷史任務（三九）。可是「臨時革命政府」絕不是你們所講的那個政府，而是個革命時期，直接起來代替已被推翻的政府，且是直接憑藉民衆暴動的政府，而不憑藉一些什麼自民衆產生出來的代表機關的政府。臨時革命政府是一種求革命即時勝利，且即時壓倒反革命的機關，而決不是一種求實現資產階級革命一般歷史任務的機關。先生們！關於我們同你們，或這種政府和那種政府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底何種任務；這些事情，且讓將來的歷史家在將來的俄國舊事報上去判斷罷，這種事情，再過三十年都還可以來得及做的。而現在呢，我們對於爲共和政體而鬥爭，對於無產階級努力參加這個鬥爭的問題，要馬上提出口號且與以實際的指示。

因上述各種原則，我們對該決議案末尾幾個見解也不能滿意。如說臨時政府應當「調節」各階級間的相互鬥爭，

這話是極不妥當的，或至少是很不通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運用自由派和解放派式的術語，因為這種術語可使人家想到政府可不為階級鬥爭底機關，而為階級鬥爭底『調節者』……。政府應當『不僅把革命向前推展，而且要與可以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原素奮鬥』。這個『原素』恰恰就是無產階級，而該決議案又正是以這個階級底名義出來說話的！他們不說無產階級目前應當怎樣『把革命向前推展』（把它推得比立憲民主資產階級所想的更要遠些），不說怎樣用一定的方法去準備，以便當資產階級反轉來反對革命底勝利品時，以與資產階級奮鬥——這些都不說到，而只是敘述一般的革命過程，關於我們行動上的具體任務一點也不提及。新火星派發揮自己的思想時所採取的方法，很與馬克思所批評的（見馬氏著名的論費爾巴黑的提綱）那種仇視辯證法的舊唯物論相同。馬克思說：哲學家只是這樣或那樣來說明宇宙，而問題却是在怎樣去改變這宇宙。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他們儘可敘述和解釋正在他們眼前所經過的鬥爭的過程，但不能夠在這個鬥爭中提出一個正確的口號。他們跟着跑得很辛苦，但是很不會指導；對於已覺悟到革命底物質條件且已站在先進階級前頭的政黨，在歷史上能夠而且應當擔負的指導作用，他們置之不理，這樣，他們就輕視了對於歷史的唯物的認識。

### 第五章 應怎樣『把革命推向前進』？

我們現在且將臨時大會決議下一段舉出來分析一下：

『在這些條件之下，社會民主派在革命全部過程中

應保持的立場，是要最能保證自己能把革命推向前進，而在與資產階級政黨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奮鬥時，不致使自己掣肘，不至使自身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同化。

『因此，社會民主派自己不應當以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得政權為目的，而應持極端革命的反對黨態度。』

主張站住最能保證社會民主派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立場——這一主張，是我們所很歡喜很歡喜的。不過除了這個可愛的主張而外，我們還願有直接具體的指示，就是在現時政治局面之下，在關於召集國民代表大會的議論紛紛，計劃百出的時候，究竟社會民主派應當怎樣把革命推向前進。不懂得解放派要民衆與沙皇『妥協』那種危險理論的人，把一紙『決議』召集立憲大會當作勝利看的人，不把宣傳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看作目前積極任務的人——這些人能否把革命推向前進？把共和政體口號抹煞不提的人，能否把革命推向前進？這樣的人，事實上不是把革命推向前進，而是把革命推向後退，因為在政治實踐上，他們已與解放派立於同一水平線上。我們的黨綱是要求以共和來代替專制的，倘在採取策略決議案以規定黨在革命時期的目前和最近將來的任務時，對於為爭得共和政體而奮鬥的實際口號抹煞不提，那他們承認這個黨綱有何意義？實際上，解放派底態度——立憲派資產階級底態度，在目前這時候的特徵，恰恰就是他們把決議召集全民立憲大會看作是澈底的勝利，而對於臨時革命政府與共和政體問題却很靈敏地沉默過去！要把

革命推往前進，要把它推出保皇派資產階級所希望的範圍以外，再往前進；那末，就必須把與資產階級民主底『不徹底性』毫不相容的口號，積極地着重地提出來，且把它看作首要的問題。這樣的口號現在只有兩個：（一）臨時革命政府，和（二）共和政體，因為全民立憲大會這個口號就是保皇派資產階級也是接受的（參閱解放社底政綱）爲的就是要無形避免革命，不讓革命完全勝利，使大資產階級得與沙皇制度分肥。在這兩個唯一能夠把革命推往前進的口號中，共和政體口號是被臨時大會完全忘却了，而臨時革命政府口號却被他們拿來與解放社口號『全民立憲大會』相對比，把兩者都叫作『革命不徹底勝利』！

是的，這樣一個無容疑義的事實，我們相信定能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的歷史家敘述歷史的路標。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在一九〇五年舉行的臨時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案，其中說了許多關於必要把民主革命推往前進的漂亮話，而事實上却反把這個革命推向後退，事實上沒有越過保皇派資產階級底民主主義口號一步。

新火星派喜歡非難我們，說我們忽略了無產階級將爲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同化的危險。我們很想看見這樣一個人，他能根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原文來把這個非難證實一下。我們現在回答我們的反對派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上行動的社會民主黨，在這種或那種單個情形之下，若不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並列前進，則它將不能參加政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你們的分別是，我們與那革命的、要求共和政體的資產階級並列前進，同時不與它

打成一片。而你們，却與自由主義的、保皇派的資產階級並列前進，也同時不與它打成一片。事情原來就是這樣。

你們代表臨時大會所提的策與口號，與「立憲民主黨」即保皇派資產階級政黨的口號正相符合；同時，你們自己沒有看出，沒有覺悟到這種正相符合的情形，因之，你們實際上就變為解放派底尾巴了。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策略口號，與民主革命的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口號相符合。這個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現在俄國還未形成一個大的民衆黨。<sup>\*</sup>

這樣一個大政黨雖然還未形成，但若有人懷疑這種政黨底分子是存在着，那就證明他對於俄國現在所經過的事情，一點也不明白。我們準備（在俄國大革命進行順利時）不僅指導已為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無產階級，而且指導能同我們攜手前進的這個小資產階級。

臨時大會因自己的決議而不自覺地把自己降到自由派保皇派的資產階級那個水平線上去了；而第三次大會却用自己的決議來自覺地把那些有能力參加鬥爭、不會妥協的革命民主分子，提到自己的水平線上去。

這樣的分子，在農民中是最多的。在觀察社會各分子，按其政治上的傾向分成各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可把革命的共和民主派與農民羣衆看作一個東西，這自然是沒有大錯誤

---

<sup>\*</sup>「社會革命黨」是一個主張恐怖行動的知識分子集團，雖然這個集團行動底客觀意義，結局是實現革命的，共和派資產階級任務，但還說不上是一個民衆黨底萌芽。

的；不過要知道，當我們把這兩種東西看作是一個東西時，正像我們把工人階級與社會民主派看作一個東西時一樣，也要加上一些附帶條件。我們可用兩種說法把我們的結論表現出來：臨時大會用自己在革命時期中的全國總的政治口號，無意地把自身降低到地主們一個水平線上。而第三次代表大會是用自己全國總的政治口號把農民羣衆提高到革命水平線上去。要是有人看了這個結論，便責備我們好說荒唐話，那我們就要請他來推翻下面這個見解：若是我們不能把革命實行到底，若是這個革命居然以沙皇所召集的那種代表會議（謂這種會議爲立憲會議，只是滑稽），即解放派式的『澈底勝利』告終結，則這個革命將以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成分佔優勢。反之，若是我們能經過一個真正的大革命，歷史這次不讓革命『流產』，我們有力量以實行這個革命到底，使它達到澈底的勝利（不是解放派和新火星派所了解的那種『澈底勝利』），則這個革命將以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成分佔優勢。

或許有人以爲我們既是主張工農可以『佔優勢』，則我們就拋棄了我們確信現時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態度吧？若照火星報中那樣濫用名詞看起來，這種懷疑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就這個問題來觀察一下，完全不是多餘的事。

---

\* 我們在此處不提及專門的農民運動口號，因對於這些口號已另有決議案說到



## 第六章 在與資產階級底不徹底性鬥爭時、 無產階級使自己掣肘的危險從何而來？

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確信：現時俄國革命底性質是資產階級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現時俄國所必需的那些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的改革與社會經濟的改革，其本身不但不會破壞資本主義底基礎，破壞資產階級底統治；而且相反，這些改革恰恰能夠給資本主義真正肅清大道，使資本主義得以普遍、迅速按歐洲式而非亞洲式地發展，使資產階級統治成爲可能。社會革命黨不明瞭這個原理，因爲他們一點不知道關於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底規律的常識，不知道縱使農民暴動完全成功，縱使能根據農民生底利益和願望把全部土地都均分給他們（如『平分』及諸如此類的方法），那時還是完全沒有推翻資本主義的；正是相反，均分土地，恰是促進資本主義底發展，加速農民本身中階級底分化。社會革命黨不了解這個真理，所以他們始終是一些不自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堅持這個真理對於社會民主派不但在理論上有很大底意義，而且在實際上政治上也有很大的意義；因爲，從這一個真理，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時『全民民主』運動中，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

但是，這個真理絕對不是說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意義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就沒有大的利益。這個真理絕對不是說民主革命不能有兩個可能的實現形式——或是以大半有利於大資本家、財閥、『受過洗禮的』地主的

形式中實現，或是以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來實現。

新火星派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一概念底內容與意義，根本上瞭解不正確，在他們的論述中，常見有這樣的一種見解，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得似乎只是一種於資產階級有利的革命（這種見解是最錯誤沒有的見解）。資產階級革命是這樣一種革命，這種革命是不超越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範圍以外的。資產階級革命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底要求，它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底基礎，反而擴大這個基礎。因此，這個革命不但表現工人階級底利益，而且表現全資產階級底利益。但因在資本主義下面，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是必然的，故可大地底說，資產階級革命所表現的無產階級利益，終不如資產階級之多。不過新火星派底見解，說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表現無產階級底利益，這是大錯而特錯的。這個錯誤見解，其結果或是走到老的民粹派理論，說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無產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故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或者是走到無政府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這種見解，在理論上是忘却馬克思主義關於在商品生產基礎上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可免的粗淺原則（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說，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且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發展到了相當程度時，它自己必然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者以為像在俄國一樣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以為可以不必經過資本主義基礎上與範圍內的階級鬥爭，而可以採取別種道路來越過這個資本主

義的

義。這種夢想，是馬克思主義所絕對排斥的。

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底論點，已爲一般事實所證實，同樣也爲俄國情形所證實。而從這些原則所得出來的結論，就是除了在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中去找工人階級底出路以外，想在任何其他地方去找出路的見解，都是反動的見解。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度裏面，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那裏所受的痛苦，倒還比不上它從資本主義發展不夠那裏所受的痛苦那樣深刻。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所有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和迅速的發展的舊制殘餘，對於工人階級無條件地有利。資產階級的革命，正是最能堅決消滅國內舊制殘餘、農奴制殘餘（屬於這種殘餘制度的不僅是專制政體，整個君主制度也在內）的革命，也是最能保證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發展的革命。

因此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十分有利的，以無產階級底利益着想，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無條件地必要。若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得愈堅決而愈澈底，則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也愈有保證。祇有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底初步的人們，才會少見多怪，以爲這個結論是一種新的邪說。而這個結論中間，同時還有一個見解，就是在相當意思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利益較大於資產階級。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這個見解是無疑義的呢？原來資產階級願依托國內一些舊制殘餘，如君主制度和常備軍等等以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要資產階級革命不把國內一切舊制殘餘掃除得太乾淨，而要稍許保留幾種，

就是說不要使這個革命太澈底、太堅決、太無情，方有利於自己。這種意思，社會民主派常拿另一種話來描寫，即謂資產階級對自身變節，資產階級叛賣自由事業，資產階級不能為澈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在資產階級爲了有利於自己，希望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面各種必要的改革，不用革命手段來進行，種改良主義方法、漸漸地、小心地、不堅決地進行；希望使一些必要的改革，對農奴制度各種『尊嚴的』機關（如君主制）要儘可能地謹慎；希望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對平民（如農民，尤其是工人）自動的革命性和自動的創發能力，要儘可能地少發展，因為若不如此，工人們便較容易『把所荷的槍枝由右肩轉到左肩』（如法國人所言），就是說較易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武器，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自由和農奴制度被推翻後所建設的一切新機關，倒轉來反對資產階級自己。

工人階級則反之，它爲了有利於自己，故希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各種必要的改革，恰恰不要用改良主義方法來進行，而要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因為改良主義方法，是停滯、遷延，使國民機體底腐朽部分非常遲慢地漸歸『衰亡』的方法。在這種舊制度逐漸腐朽而致於『衰亡』的過程中，最受痛苦的首先就是工農羣衆。革命的方法，是一種直截痛快的方法，這種方法，對於君主制度及其他一切臭氣薰騰的卑污齷齪的機關，如『利刃斬麻』，是最少讓步，最不客氣，一口氣把它澈底消滅；而對於無產階級，却又是最少吃虧的。

唯其如此，所以自由資產階級出版物之號稱革命道路之

可能，害怕革命，拿革命二字以恐嚇沙皇，設法避免革命，卑躬屈節去求可憐的改良，以找得改良主義道路的基礎，不僅是爲着出版物受檢查的原因，也不僅是因爲他們恐怖。站在改良主義觀點上來說話的，不止是俄國新聞，祖國之子，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等報紙（四一），且連秘密的自由的解放報都是這樣。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地位，必然產生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本身的階級地位，逼使它不得不爲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只是回顧過去，害怕民主進步性，因爲這個進步性有使無產階級強健起來的危險。至於無產階級，則除了自己頸上的一副鎖鏈而外，什麼東西都不會失落的；而利用民主主義，它却可以取得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底民主改革愈是徹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愈是狹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愈是徹底，則它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改革中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教訓無產者，不是去旁觀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是不參加這個革命，不是要把這個革命底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而是要很熱烈地參加這個革命，很堅決地爲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奮鬥，爲徹底完成革命而奮鬥。我們固然不能跳出現在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但我們能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以內，爲無產階級底利益而奮鬥，爲無產階級目前的直接需要及其爲達到將來完全的勝利而準備實力條件而奮鬥。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各有不同：有地方自治的保皇派，他們是擁護上議院（四二），「要求」普選權的，而暗地裏，却秘密與沙

皇政府密商那種口鼻不全的滑稽憲法：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還有用武力反對地主和官僚，以『直率的共和主義的精神』要求『驅逐沙皇』的農民——這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有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還有英吉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有奧大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還有美利堅和瑞典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在民主革命時把民主主義底各種程度及其各種形式底各種性質間的區別輕視了，而只是憑着自己的『聰明才學』，說橫直這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橫直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底結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明瞭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新火星派，正是這樣一批以近視自尊的『才子』。且不說新火星派完全沒有看到激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激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中間的區別，甚至當我們要將共和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與保皇的自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中間的區別分析明瞭的時候，他們還只是一味空談着革命底資產階級性。我們說：在現時革命中要鞏固民主主義的指導，要注重民主主義的激進口號，以別於司徒威等一流人物底變節口號，更把無產階級與農民真正的革命鬥爭目前的任務直接和嚴厲指示出來，以對付地主和廠主那種自由主義的妥協態度；而新火星派却拿些甚麼『各階級相互鬥爭的過程』等消極說話以自滿，他們在事實上已變成「癡人木偶」了。現在問題底要點就在這裏。先生們，你們把這個要點抹煞過去了。問題底要點是：我們的革命是達到真正的偉大勝利，還是以一種可憐的妥協收場；我們的革命是達到農工革命的民主專政，還是爲着一紙自由派錫波夫式的憲法『費盡

氣力】(三八)！

表面上看來，我們提到這問題，似乎我們便離開了所討論的題目。但這祇表面上感覺是這樣。而在實際上，原則上分歧底根源，現在已經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策略與新火星派臨時大會所採取的策略中完全暴露出來。這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一個問題上。當新火星派解決本黨在革命時期最複雜、最重要且最實際的策略問題時，重犯了經濟派底錯誤，這已經不是倒退兩步，而是倒退三步了。所以，我們必須很注意地來分析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在上面摘錄下來的臨時大會決議案一段中，曾指出這樣一個危險，就是恐怕社會民主派在與資產階級不徹底的政策奮鬥時，使自己掣肘，使自己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同化。對這個危險所持的見解，佈滿了新火星派全部專門的著作，這個見解才真正是本黨分裂中全部原則問題底中心（自新火星派走向經濟主義的成分產生以後起，本黨一切小的爭論問題已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們也大胆承認：這個危險確實是存在的，尤其是現在，當俄國革命已經爆發的時候，這個危險更是特別嚴重了。我們社會民主派所有的理論家或（我對於自己就想這樣稱呼）政論家目前有一樁急不容緩的異常重大的任務，就是應把這問題仔細分析，究竟在事實上這個危險會從那一方面發生的。因為我們分歧底起點，不是在於爭論有沒有這種危險底存在，而是在於爭論這種危險究竟從那方面產生，是由於所謂「少數派」底尾巴主義，還是由於所謂「多數派」底革命主義。

爲避免錯解和誤會起見，應首先申明，我們所說的這個危險，不在於主觀方面，而在於客觀方面；不在於社會民主派在鬥爭中所抱的形式上的態度，而在於現在全部革命鬥爭底物質的結局。問題不在於這部分社會民主派或那部分社會民主派願不願被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同化，他們自覺還是不自覺被人去同化——關於這點根本談不到。我們不懷疑到社會民主派中誰有這樣的願望，況且這問題與願望沒有關係。問題也不在於這部分社會民主派或那部分社會民主派能否在全部革命過程中在形式上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截然分開，保存自己形式上的獨立性，形式上的特殊性。他們儘可不顧宣佈這種『獨立』，且儘可在形式上保存這『獨立』，但事實結果中，也許他們與資產階級不徹底性奮鬥時，還是使自己掣肘。雖然能夠保有形式上的『獨立』，雖然能保持社會民主派組織上的完全特殊性，但革命最後的政治總結，也許表現它在事實上不能獨立，表現它不能對於事變行程顯示出無產階級獨立性；也許政治鬥爭最後的結果，表現它完全沒有力量，而自身的被『同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反而成了一個歷史的事實。

這才是真正危險底所在。我們現在且來觀察一觀察，究竟這危險是那一方面來的：還是如我們所想的一樣，這危險是從社會民主黨新火星派右傾面來的，還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一樣，這危險是從社會民主黨「多數派」與前進等左傾面來呢？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問題要看各種社會力量動作底客觀配合如何才能決定。在理論上，這些社會力量底性



質，在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分析俄國實際情況時，早已分析清楚了；而現在，在實踐上，這些力量底性質，要看革命行程中各階級各集團底公開實際行動來決定。馬克思主義者在現在革命時期好久以前對於俄國實際情況的全部理論上的分析，以及對於革命事變發展的一切實際上的觀察，都證明給我們看，俄國革命有兩種可能的行程和結局，按資產階級民主方向來改革俄國現存經濟政治制度，這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地球上沒有這樣一種力量，能夠阻礙這種改革。但按現在各社會力量動作底配合可有兩種結果，或兩種改革方式。二者必居其一：（一）或是『革命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二）或是達到澈底勝利的力量不夠，結果，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中最『不澈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分贓妥協。一切形形色色的詳細配合情形，雖然誰也不能預先鑑定，而全盤結算起來，總不外乎上述兩種結局，或是前一結局或是後一結局。

我們現在且來觀察一觀察這兩種結局：第一，按這兩種結局底社會意義來觀察；第二按社會民主派在前一結局與後一結局時的地位（社會民主派之『同化』或自己『掣肘』）來觀察。

何謂『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當新火星派運用這個概念時，連這概念最近的政治意義都不懂。他們對於這個概念底階級意義的認識，便更是淺薄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不應該像現在許多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樣（如加邦那一流人）拿『革命』或『俄國大革命』等口頭禪以自欺。我們自己應該確切估計一下，

究竟與『沙皇制度』（這是一個完全實際且是大家所知道的力量）對立且能『澈底戰勝』它的，是什麼實際社會力量。大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團」是不能成爲這種力量的。我們知道，這些社會分子，甚至不願意澈底勝利。我們知道，他們按其階級地位是不能與沙皇制度堅決鬥爭的，因爲私有財產，資本，地主等把他們的腳纏得太重了，幹不了堅決的鬥爭。因爲他們爲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太需要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了，不能爲推翻專制而奮鬥。能夠『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力量，祇有民衆，如果拿基本的最大的力量來看，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而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也是『民衆』），可就這兩個根本力量來分括進去。『革命對專制的澈底勝利』即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這個結論是前進報久已指出來的了，我們的新火星派總不能逃出這個結論罷。因除了這個基本力量而外，無論誰也不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

且這種勝利，一定要成爲一個專政，就是說，這種勝利，必然要依靠軍事力量，依靠武裝的羣衆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用『合法』『和平方法』所造成的機關。這祇能是一個專政，因爲工農所需要的那些迫切改革或實現，必然引起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方面拚命的反抗。要打破這個反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便非專政不可。但這自然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專政是不能動搖（如不經過革命發展許多過渡階段）資本主義底基礎的。充其量，它不能把地產根本上重分一次，以滿足農民底利益，施行澈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

至共和制度爲止，根本上剷除鄉村生活與工廠生活中的一切亞洲式和奴隸式的成分，認真改良工人地位及提高其生活程度，最後（計算上是最後，而不是按重要性的最後），把革命火焰漫延到歐洲去。這樣一個勝利，還是完全沒有把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並沒有直接通過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底範圍；雖然如此，但這種勝利對於俄國及全世界將來的發展是有莫大意義的。能將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提高到這樣程度，且能將全世界無產階級達到完全勝利的道路如此縮短的，祇有俄國已經開始的革命底澈底勝利。

這種勝利的底可能程度如何——這是另一問題。對於這問題，我們當然不是抱着盲目的樂觀主義，我們並不是忘却完成這個任務的巨大困難，但當我們開始鬥爭的時候，我們應當希望勝利，而且應當指出達到這個勝利的真正道路。能夠達到這種勝利的傾向現在是有的。固然不錯，我們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影響還很不充分，革命運動對於農民羣衆的影響還很小很小，無產階級和農民（尤其是農民）還是非常渙散，非常朦朧，很不發展，但革命潮流能很快地把他們結合起來，很快地使他們覺悟起來。革命發展底每一步驟，都能喚起羣衆，且以大的力量吸引他們跟着革命的黨綱前進，因為這是澈底表現真正羣衆利益的唯一的黨綱。

機械學底定律告訴我們，動力與反動力成正比。歷史上革命的破壞力量與反動力量間的關係也是如此；破壞力量之大小，也要以壓迫自由的力量之大小爲轉移，要以舊時的『上層建築』與現代的新生力量間矛盾之深淺爲標準。且

現時國際上的政治情勢，在許多方面是最有利於俄國革命的。工農暴動已經開始，雖然這種暴動是渙散的，自然爆發的；但這種暴動，正是證明能去堅決鬥爭而達到澈底勝利的力量之存在，却是毫無條件而不容爭辯的了。

如若這種力量不夠——那末，皇室政府便有機會實行分贓妥協，而這種分贓妥協勾當已有二里根和司徒威那般大人先在那裏雙方準備。那末，革命底結局，就是一紙口鼻不全的憲法，或甚至是（壞而又壞的結局）狂吠一類憲法了事。這也將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不過是流產，落胎，雜種兒罷了。社會民主派是不肯自欺的，它知道資產階級變節的天性；縱有資產階級的憲法取得『錫波夫式的』光榮之一日，它還是不肯灰心，不肯拋棄自己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訓練的努力和忍耐工作的。這樣的結局，將與十九世紀歐洲所經過的一切民主革命底結局不相上下；而本黨的發展，亦將按艱難、困苦、遼遠、但已經開闢而為我們所已經熟悉的道路進行了。

現在就要問：在這兩個結局中，在那一種結局之下，社會民主派在反對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時，致自己實際上掣肘呢？致自己實際上被『同化』，或差不多被同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呢？

只要把這個問題提得清楚明瞭，便可以毫不費力地馬上給以回答。

若資產階級拿與專制妥協的方法，得將革命破壞——那末，社會民主黨在反對不澈底的資產階級時，便真正把自己的手纏住了，真正被掣了肘，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便真正被

『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同化了，因為那時無產階級便不能使自身對革命有很顯著的影響，不能用無產階級的手段，或像馬克思時常說過的一樣，『用平民手段』以處置沙皇政府。

若是革命得能澈底勝利——那我們就能夠用雅可賓式的手段，或者說用『平民手段』以對付沙皇政府。——八四八年馬克思曾在新萊茵報上說過：『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並不是什麼別的手段，而是對待資產階級底敵人，對待專制政府，對待封建制度，對待市儈心理的一種平民手段』（見馬克思著作遺產，第三卷，第二一一頁——梅林格編印）（四四）。現在民主革命時期，有些人非難俄國社會民主派工人爲『雅可賓主義』，不知這些人對於馬克思這兩句話也曾經加以思索沒有？

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基浪特派\*，新火星派，雖未與解放派打成一片，但在事實上，因其口號底性質，以致當了解放派底尾巴。而解放派——自由資產階級底代表，想要用緩和，改良方法，謹慎而敦厚，恭順而和睦，用貴人客氣態度，帶白色手套（如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彼得魯克維契在尼古拉歡迎『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帶的手套之類），來對待專制制度，對皇親貴族讓步，不敢得罪他們。

現在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可賓派\*\*——布爾塞維克派，前

\* 「基浪特派」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右翼，爲大商工業資本底代表——校者。

\*\* 「雅可賓派」——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左翼，爲革命小資產階級底組織，曾澈底推翻君主專制與封建制度，使法國革命達到完全勝利——校者。

進派，第三次大會派，無產者派（五三），是想要用自己的口號，把革命的共和派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提到無產階級（完全保存自己階級特殊性的無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水平線上來。他們想要民衆（即無產階級與農民）用『平民手段』對付君主制度和貴族；要無情消滅自由之敵；用武力壓倒敵人的反抗；對農奴制度，亞洲式的黑暗專橫與侮辱人民的淫虐等等遺孽，要毫不讓步。

這自然不是說，我們定要拿一七九三年雅可賓派做模範，採用他們的政綱，口號及其行動方法。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們自己的政綱不是舊的，而是新的——即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最低限度政綱。我們自己有新的口號——即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若是我們能達到革命的真正勝利，則我們亦將要適應自己政黨性質與目的的行動方法，即工人階級政黨達到完全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動方法。我們拿這樣一個譬喻，只是要說明二十世紀先進階級底代表，即無產階級底代表——社會民主派分成兩派（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正如十八世紀先進階級底代表，即資產階級底代表分為『基浪特』與『雅可賓』兩派一樣。

只有民主革命完全勝利時，無產階級在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中方不致自己掣肘，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方不致同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而對於全部革命過程都能與以無產階級的標記，正確點說，與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標記。

總之，要在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奮鬥時不使自己掣肘，無產階級就應有相當的覺悟與能力，俾能把農民提高

到革命的自覺，領導其鬥爭，致自己能單獨實行無產階級澈底的民主主義。

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致自己掣肘的危險一問題是應該這樣來觀察的，像新火星派那個說法，是不妥當的。資產階級是永遠不會澈底的。企圖規定某些條件或條款，想以執行這些條件或條款，來把資產階級民主派變成民衆底一個不行欺騙的朋友——這種企圖是再幼稚再無聊也沒有的了。能為民主主義澈底奮鬥者，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要真正使民主主義奮鬥勝利，它就必須使農民羣衆參加革命的鬥爭。若是無產階級達到這勝利的力量不夠，那時資產階級便要成為民主革命底首領，便使這個革命帶着不澈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性質。若要阻止這個危險，則除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外，別無他法。

這樣，我們便得着這樣一個毫無疑義的結論，就是新火星派底策略，按其客觀的意義，正陷入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圈套。宣傳把黨內組織散漫起來，甚至於主張黨內全民投票，施行黨內各派妥協原則，使黨的刊物離開黨的指導；輕視武裝暴動底任務；把革命無產階級的一般政治口號與保皇資產階級底口號混為一談；曲解『革命對專制澈底勝利』底條件；這些綜合起來，正造成這樣一個尾巴主義的政策——錯亂無產階級底耳目，破壞其組織，蒙混其意識，而蔑視社

---

※斯達洛維爾在他提出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該草案被大會否決了）中，曾經企圖這樣作；而臨時大會在其同樣可笑的決議中，也是這樣企圖的。

會民主派底策略，對於達到勝利的唯一道路，使一切革命的共和派民衆分子都聯合到無產階級口號之下的等等問題，全然置之不理。<sup>3</sup>

### 第九章 何謂革命時極端的反對黨？

我們現在且回來講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新火星派底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往前進——或許他們要拿自己一紙決議案來聲稱把革命推往前進——而是把它推向後退。且已說明，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鬥爭致使社會民主黨自己變時，且不能提防自己同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的，正是新火星派這種策略。決議案裏前提既不正確，自然由此所得的結論也不正確，所以該決議案說：『因此，社會民主黨不應當以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享政權爲目的，而應持極端革命的反對黨態度。』試以他們這一結論底前半節——決定社會民主黨目的的那半節來看一看。新火星派是否把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看作是社會民主派行動的目標呢？——是的，他們是這樣看的。不過他們不能劃定澈底勝利的條件，而與解放派底說法混成一塊；可是上述的目標，他們是提出了的。其次，他們是否把臨時政府與暴動看得是有密切聯繫的呢？——是的，他們是把這兩件事看得是有密切聯繫的，且他們直說臨時政府是『由民衆暴動

\* 緊接本章的第七第八兩章（『將保皇派逐出政府之外』）的策略與解放派及新火星派）未載入本卷。欲知這兩章的人，可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六六至七六頁——編者。



勝利產生出來的』。末了，他們是否也主張指揮暴動呢？——是的，他們固然與司徒威先生一樣，不承認暴動是必要的、急不容緩的，但他們同時却又與司徒威先生不同，謂『社會民主黨應該設法使它（暴動）受自己所影響和領導，並利用它來實現工人階級底利益』。

你們看，這是怎樣聯繫着的？我們主門是使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羣衆的暴動，受我們的影響和我們的指導，並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主張在暴動時領導無產階級，又指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非無產階級的部分），換言之，即社會民主派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工指導暴動。我們主張使暴動勝利而建立臨時政府（『由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政府』）。因……因此我們不應以奪取政權或在臨時革命政府中分得政權爲目的！

我們的朋友，無論怎樣也不能使頭尾相合。他們在要求避開暴動的司徒威先生觀點與要求即時進行暴動的社會民主黨觀點之間，搖擺不定。無政府主義是在原則上斷定一切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都是無產階級變節的，而馬克思主義，却要求在社會民主派對暴動有指導影響的條件之下來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我們的朋友還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不定。他們沒有任何獨立的態度：不係司徒威先生底態度一樣，願意與沙皇政府妥協，因此，他應當避開暴動問題；也不像無政府主義者態度一樣，否認一切『自上的』行動，否認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任何參加。新火星派把與沙皇政府妥協和戰勝沙皇政府這兩件事弄得糊塗莫辨。他們想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他們比馬丁諾夫底兩個專政稍許進步了些。他

們甚至贊同指導民衆暴動——以便於暴動勝利之後（或許在勝利的前夜？），馬上放棄這個指導，換言之，以便於暴動勝利之後，不利用這個勝利底結果，而把這些結果完全交給資產階級。這在他們看來是叫做『利用暴動以實現工人階級底利益等』！

沒有必要再將這個糊塗觀念分析下去了。現在就他們『持極端革命的反對黨態度』一概念來觀察這個糊塗觀念底起源，却較有益處。

我們有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底一個爲大家認識的原則。這是原則，是完全正確的。這個原則，是在代議制國家裏一切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底反對者底共同之點，是用以抵抗國會主義，米萊蘭主義，培恩斯坦派，意大利都拉底派改良主義者等所必要的定理了。我們那些賢良的新火星

---

『米萊蘭主義』：米萊蘭是第一個參加法國資產階級內閣的社會主義者，這是一八九九年，自後便成了反動政府壓迫工人運動的英雄。曾作法國共和國總統。所謂米萊蘭主義，即指『社會主義者』在資產階級內閣裏爭逐總長位置的思想——校者。

『培恩斯坦主義』：培恩斯坦是德國有名的社會民主黨員，曾企圖修改馬克思主義底哲學與經濟學基礎。主張階級調和與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培恩斯坦主義，是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別——校者。

都拉底爲意大利改良派的首領，主張階級協作，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時，他的態度是驕驕的和平態度——校者。

派對於這一原則大吹大擂，『把它運用起來……這完全不合時宜。』現在什麼國會都沒有，而決議案中却寫起國會鬥爭的原則來了。『反對黨』一觀念，是在沒有人真正說到暴動時的政治局面底一種反映和表現——現在俄國的政治局面，是暴動已經開始，且凡是革命黨人都正在討論怎樣指導這個暴動——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反對黨』這個觀念搬運過來，這豈非無聊之至。現時的革命，要求在暴動勝利時必需自上而下的行動——正在這時候，他們却還大聲疾呼表示願意如在以前情況之下一樣，『保持』僅自下而上的行動。

我們的新火星派真是糊塗之極！甚至當他們提出社會民主派正確的原則時，他們還是不會運用這原則。他們不想到，在沒有國會，在革命已經開始，在國內戰爭及暴動已經爆發的時候，國會鬥爭這些觀念和名詞是怎樣變成了自己相反方面。他們不想到，在現在條件之下，建議補充應以遊行示威來實現，質問修改應由武裝民衆進攻行動來實現。反對政府的態度，要由暴力推翻政府來實現。

俗傳有一位學習賀喜吊喪的傻子，當遇見送葬人，他道喜，遇見接親的人，他吊孝。馬丁諾夫底信徒也是一樣不識時節，正當他們自己眼見着武裝直接行動已經開始的時候，却反來背誦那和平國會主義底教訓。臨時大會底決議案開始說甚麼『革命底澈底勝利』，『民衆暴動』，後面却正正經經提出『極端反對黨』這個口號來——這是真正天下奇談！先生們，你們也想想吧：究竟什麼叫做在暴動時的『極端反對黨底態度』？這是批評政府，還是說推翻政

府？是說投票反對政府，還是說在公開的戰場上擊敗政府底武力？是說拒絕補充政府底國庫，還是說用革命手段來奪取這個國庫，以爲暴動、武裝工農、召集立憲大會之用？先生們！你們有沒有開始明白：『極端反對黨態度』這個概念是表現着消極的態度——批評，投票反對，拒絕？爲什麼是這樣？因爲這個概念僅是在實行國會鬥爭，而誰也不以『激與暴動』爲直接目的時才可運用的。你們是否在開始明白：在政治上受壓迫的民衆爲了勝利而從各方面起來作堅決鬥爭的時候，這情形就根本變動了哩？

工人們現在問我們，是否要努力來進行這個刻不容緩的事——暴動呢？要使已經開始的暴動能得勝利，應怎麼辦才好呢？怎樣利用這個勝利呢？那時候可以而且應當實現一個什麼政綱呢？深解馬克思主義的新火星派回答說：保持極端革命的反對黨態度。那末我們曾經叫這些英雄爲坐享其成，不識時務的上等名角，這難道不是對的？

### 第十章 「革命公社」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新火星派臨時大會對於新火星報所主張的無政府態度（僅以『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下而上同時又自上而下』）沒有堅持到底。主張暴動，而不主張勝利和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這種愚笨未避太觸目了。因此決議案對馬丁諾夫和馬爾託夫底意見只得添了一些附帶條件與限制。我們現在且來看看這些附帶條件。決議案說：

『這個策略（「保持極端革命的反對黨態度」）自然也容許局部的與暫時奪取政權，自然也容許在這一城

市或那一區域，在這一區域或那一區域建立革命的公社專爲促進暴動之擴大和政府組織之破壞。」

若果是這樣，那就是說在原則上主張不但自下而上的行動，而且要自上而下的行動。那就是說馬爾託夫在火星上（見第九十三期）所做的那篇著名議論便要推翻（二五），而承認前進所主張的策略——不僅『自下而上』，且要『自上而下』——是正確的了。

其次，參加奪取政權（固然是局部的，暫時的等等）的，顯然是不僅只有一個社會民主派和一個無產階級。因爲主張民主革命且積極參加這個革命的，不僅只一個無產階級。因爲暴動是『民衆的』暴動，參加這個暴動的尚有『非無產階級的部分』（這是臨時大會決議案關於武裝暴動的說法），即資產階級。這是說，那種爲社會主義者與小資產階級共同參加任何臨時革命政府就是叛變工人階級的原則，被臨時大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正爲前進所要求的。若謂參加政權就是叛變，那末即使造成這個叛變的行爲，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和區域的等，然而還是不能說這個『叛變』便成了不叛變。這是說，把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拿來與卑俗的壽列斯主義等量齊觀的一點，也被臨時大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也正爲前進所要求的。若謂這個政府底權力不普及於許多城市，而只限於一個城市，不普及於許多區域，而只限於一個區域，那還是不能說這個政府便不成爲政府了；同樣，任憑你把這個政府怎樣稱呼，這個政府還不失其爲政府。這樣，新火星對於這問題所抱的原則上的態度，已爲臨時大會所推翻。

臨時大會在原則上主張建立革命政府和參加革命政府，那麼，它對於建立與參加這種政府所規定的許多限制，是否合理呢，現在就要從這點來觀察——觀察。『暫時的』與『臨時的』二觀念有何區別，我們不知道。恐怕是僅以爲一『新奇』字眼來敷衍那思想上的糊塗吧。就這個字眼看來，表面上好像是『深奧點』，但事實上——這只是表示更不明白，思想更混亂罷了。在某城市裏或某區域裏局部的『奪取政權』之適宜與參加全國臨時革命政府有何分別？像彼得堡這樣曾經發生過一月九日事變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城市』中之一嗎？像高加索這樣大過許多國家面積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區域中之一嗎？難道監獄、警察局、國庫局等問題，在一個城市裏（且不說在一區域裏）『奪取政權』時不會發生嗎？在力量不夠，暴動不能得到完全勝利和澈底勝利的時候，自然有些局部的，都市的……臨時革命政府是可能的——誰也不否認這個。但是，先生們，這與問題有什麼關係？不是你們自己在決議案開始一段中說『革命澈底勝利』，說『民衆暴動勝利』的話嗎？分散無產階級底注意力與目標——指導它去作『局部的』鬥爭，而不指導它去作共同的，一致的，全部的和完滿的鬥爭——這些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幹的事情；社會民主主義者從何年何月起曾經代替他們做過這些事情呢？你們預定在一城市裏『奪取政權』，同時自己又說是爲『擴大暴動』——我們可否說把它擴大到其他城市中去呢？可否希望把它擴大到其他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們！你們的結論與你們的出發點是同樣動搖而無系統，矛盾而非一貫的呵。俄國社會民主工

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一般的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給了一個完滿而明顯的回答。這個回答對於局部的臨時政府也是包括在內的。而臨時大會底回答，故意與任意把這問題底一部分劃分出來，逃避（但沒有成功）全盤的問題而，弄得一場糊塗。

何謂「革命公社」？這個概念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概念有分別沒有？若是有分別，則分別可在？這是臨時大會派自己所不知道的。他們革命概念的糊塗，如常有的事實一樣，使得他們愛說革命底空調。在社會民主主義代表底決議案中運用「革命公社」這種名詞，除唱一種革命的空調外，別無他意。這類的空調是無異拿已成過去的「動心奪目的」名詞以遮蓋未來的任務，曾為馬克思所歷次非難的。在歷史上有過作用的漂亮的名詞，在現時却成了空洞而有害的瞎說，小孩玩的衝天炮。我們現在對於工人與全體民衆應給一明確肯定的觀念，為什麼我們要建立這時革命政府，若已經開始的民衆暴動結果能得勝利，若我們在臨時革命政府中能有極大的影響，那我們要實現一些什麼改革。這些問題才是政治領導者目前應回答的問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對於這些問題會有極明顯的回答，它把我們將要實現的改革，曾歸納成一完滿的政綱，即最低限度的政綱。而「公社」一名詞却什麼回答都沒有給，只是用遠遠的鐘聲……或空大炮弄昏別人底頭腦罷了。歷史上的事實，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其名聲對於我們愈貴重，則我們若不分析它的錯誤，與當時的特殊條件，便愈不可任意借用。如若不然，那便要重犯為

恩格斯所恥笑，對於「公社」一切行動都崇拜恭維的白朗基派（一八七四年白朗基派底「宣言」）底錯誤（五四）。若有工人向臨時大會派問到決議案中所述及的這個「革命公社」，那我們的臨時大會派將怎樣說法呢？它只能說，在歷史上，「革命公社」這一名詞是指的怎樣一個工人政府，這個工人政府曾經不會且不能瞭解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成分間的區別，曾把為共和政體而鬥爭的任務與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任務，混為一談。曾不會以軍事手段猛烈地攻擊凡爾賽，曾犯了不佔領法國銀行的錯誤等等。總之，你們在解釋這個問題時，無論拿「巴黎公社」為例也好，拿其他公社為例也好，你們的回答只有一個，即這樣一個政府，應該不是我們的政府。這個回答是好的，別無他話！（五五）可是，關於黨底實際政綱一聲不響，不識時務地在決議案中開始就講起歷史來——是否證明這是一種書獃子底清談與革命黨人底懦弱呢？有些人空費了力量來非難我們，說我們的錯誤是在把與任何「公社」不同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混為一談，上述那種情形，不正是表示臨時大會派犯有這種錯誤嗎？

臨時政府（把它稱為公社是不通的）底目的，在於『專為』擴大暴動與搗亂政府。這『專為』二字，就其本意說來，是表示撇開其他的一切任務，是主張『只從下而上的』行動這一不通理論底重複。這種撇開其他任務的態度，仍舊是表示一種近視和浮躁。「革命公社」，即革命政權（甚至在一個城市裏的革命政權）必然要執行（不管他臨時的執行也好，『局部的暫時的』執行也好）一切國事；在這



裏害怕起來，把頭躲在被窩裏面——那就是愚蠢之極。這個政權，應規定八小時工作日，應創設工人監督工廠制，應辦理免費的普通教育，應規定審判官選舉制，應設立農民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事務——總之，這個革命政權定要施行許多改革。把這些改革都歸納到『促進暴動之擴大』觀念內面去，疑異是專說廢話，是等於在必要澈底明白的地方，反而故意使它不明白。

在新火星派決議案最後一段中，並無新的材料，可供給我們黨內復活了『經濟主義』底原則傾向之用，但這一段却可以從另一方面證明上述的分析。

這一段說：『祇在一種情形之下，社會民主派才應自動努力奪得政權，應儘可能地把政權握在手裏而堅持下去——這種情況，就是要假設革命已經蔓延到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已達到相當（？）成熟的西歐各先進國裏去。在這種情況之下，俄國革命範圍在歷史上所受的限制才能大大地推開，走上社會主義改革道路的可能，才得出現。』

社會民主派所採取的策略，是使社會民主黨在全革命時期對革命行程中一切新陳代謝的政府，保持着極端革命的反對黨態度；同時，最好能準備起來，俾於政府權力落到（？）自己手裏來的時候，能利用之。』

在這裏基本的意思是前進所屢次提及的；它曾屢次說，我們不應當害怕（如馬丁諾夫害怕一樣）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得到完全勝利，就是不要害怕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因為這種勝利，能使我們把歐洲鼓動起來，而歐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如能消滅資產階級的壓迫，同時就可幫助我們完成

社會主義的革命。但請你們看看，這個意思就新火星派解釋起來，却是如何減色了。我們請不談枝葉的問題——比如說，政權似乎能『落到』這樣一個有覺悟的政黨手裏來，即認奪取政權的策略為有害策略的政黨手裏來；如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不僅已達到相當的成熟，而已達到一般的成熟；又如我們的黨綱不知道任何社會主義的改革，而只知道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在只拿前進與臨時大會決議案二者在思想上的主要和根本異點來觀察一觀察。前進曾對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指出積極的任務——在爭取民主制鬥爭中達到勝利，且利用這勝利以蔓延革命於歐洲。決議案却不懂得我們這個『澈底勝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說的那種『澈底勝利』）與歐洲革命二者間彼此的聯繫，故所說的不是無產階級底任務，不是無產階級底勝利前途，而是說明一般可能中之一個可能：『假設革命已經蔓延到』……。前進已直截了當地指明出來（且這些指示已載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究竟怎樣可以而且應當『利用政府權力』以求無產階級利益之實現，認明在俄國現時社會發展的階段上可能而且必要首先實現什麼，以作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民主主義性質的先決條件。在這裏，決議案是無希望地跟着尾巴後面跑，它說：『能夠準備去利用』，而不會說明怎樣能夠，又怎樣準備和怎樣去利用。譬如，我們並不懷疑，新火星派『能夠準備去利用』黨裏領導的權位，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新火星派直到現在對於這種利用的嘗試及準備，並不能夠保證使可能成為實際……

前進已正確說明，究竟有何種實際的『可能把政權掌握

在自己手裏」——這個可能即在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在於工農聯合的羣衆的力量——唯一能夠戰勝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在於民主改革方面工農利益之必然的一致。臨時大會決議案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絲毫肯定的回答，而只是設法避開這個問題。如果要在俄國掌握政權，就自然應根據俄國階級力量底成分說話，應根據俄國目前民主革命底條件說話。歐洲無產階級底勝利（且自革命移到歐洲起至無產階級勝利止，還有相當時間上的距離）定然引起俄國資產階級厲害的反革命——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對於這個反革命力量底意義，已有估計，而新火星派決議案關於這問題却一字不提。因此，若是除無產階級外，我們不能同時拿住農民作為爭得共和政體與民主制度的力量，則「掌握政權」這件事就沒有希望。但是，如果這件事不是沒有希望，若「革命對專制澈底勝利」能造成我們「掌握政權」的可能——那我們便應該明顯地指出這種可能來，並積極使這種可能變為事實；不但應提出革命移到歐洲時的實際口號，而且應提出準備移到歐洲去的實際口號。社會民主派中尾巴主義者，總是藉口於「俄國革命範圍在歷史上所受的限制」，這種藉口，只是掩蔽他們對於這個民主革命任務與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瞭解之窄狹罷了！

反對「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一口號的意見有好幾種，其中有一種，就是認為專政應以「共同意志」為條件（見火星第九十五期），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無共同意志之可能。這種意見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對於共同意志一觀

念，是根據抽象的『玄學的』態度來解釋的。不知意志在某一方面是可以共同的，而在另一方面是不可以共同的。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和爲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無共同意志，但這不是說在民主主義問題上和爲實現共和政體的鬥爭中也無共同意志。如果忘了這點，就等於是忘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在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分別。如果忘了這點，就等於是忘了民主主義革命底全民性質：若是『全民的』，那就是說這裏有一個『共同意志』，因爲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一個實現全民需要與要求的革命。超乎民主主義範圍以外，自然說不上無產階級與農村資產階級意志之同一。這兩個階級間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民主共和制基礎上，這種階級鬥爭將成爲爭符社會主義的最深刻且最普遍的民衆鬥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像世間一切其他事物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其過去的方面爲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政體，特權等。在與這個過去、與反革命作鬥爭時，無產階級與農民有『共同意志』之可能，因爲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僱傭工人反對主人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因爲這裏的道路，不是由專制制度達到共和制度的道路，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 在自由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發展將更爲廣泛而迅速，很快地就要消滅這個意志底同一性，而且反革命與反動被壓倒得越是迅速，則這個同一性，便越消滅得迅速一校者。

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的成分與將來的成分自然沒有這樣分明，前一道路與後一道路總是交相綜錯着。僱傭勞動及其反對私有制的鬥爭，在專制制度上是有的，而且它在農奴制度\*之上就已萌芽了。但還有不妨礙我們把社會發展過程在邏輯上和歷史上劃分為幾大時期來觀察。我們都是主張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兩個對立的東西，而且都是主張必要把這兩個革命嚴厲分開的；但是因此便能否認歷史上前一革命與後一革命底各個成分是交相綜雜的嗎？難道在歐洲民主革命時代，不曾有過許多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嘗試嗎？又難道在將來歐洲社會主義革命時，不還有許多帶着民主主義性質的問題需要完滿解決嗎？

凡是社會民主派，都應時刻不忘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是必然要與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爭的。這是毫無疑義的。唯其如此，所以社會民主派應是一獨立的嚴厲的階級政黨。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與資產階級『共同殺敵』，是帶着臨時的性質，所以『對待同盟者應如對待敵人一樣』，應取嚴厲監視的態度。凡此等等，也都是毫無疑義的。但若因此便忘記，不顧或輕視目前臨時過渡的緊急任務，那便是笑話，是反動。與專制奮鬥——是社會主義者一個臨時的過渡任務，若不顧或輕視這個任務，便無異叛賣社會主義，爲反革命當工具。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 這裏『農奴制度』是指俄國一八六一年『改良』以前的俄國土地關係——校者。

自然只是社會主義者一個臨時的過渡任務，但若在民主革命時期把這責任於不顧，那簡直是反動。

具體的政治責任，應在具體環境中提出來。一切情況都是相對的，流動的，變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把共和政體一要求載入自己的黨綱。他們那裏的情況不同，故共和政體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實際上很難分開（固然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批評愛福特綱領時，也曾警告德國人不要輕視共和政體以及為爭得共和政體而奮鬥的意義）（五六）。俄國社會民主黨中，連關於要取消黨綱裏和日常煽動工作中共和政體一要求的問題也未發生過，因為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要說共和政體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有不可間斷的聯繫，簡直是談不到的。一八九八年的德國社會民主派不特別把共和政體問題看作首要的問題，是一種很平常而不容有任何非難的自然現象。如果德國社會民主派在一八四八年把共和政體問題放在一邊不理，那他們便成為直接販賣革命的叛徒了。天下沒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總是具體的。

當與專制制度的鬥爭要完結時，俄國民主革命時期便要成為過去；若在那時候還來談什麼無產階級與農民底『共同意志』和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等話，便要成為笑柄。那時候，我們便要直接計劃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專政，且詳細地來討論這個專政。而現在呢，先進階級底政黨，不能不特別努力以求達到民主革命對專制的澈底勝利。而民主革命底澈底勝利不是別的，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 緊接這章的第十一章「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

## 第十二章 若資產階級離開民主革命，則

## 這個革命底規模，是否因之減弱？

在以上各段已經寫好時，我們接到了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團在火星上所發表的決議案：用來作一個好的結論，我們連個都想不出比這更好的材料了。

火星編輯部很公正地說：

『在基本的策略問題上，高加索代表會議底決議，還是與以前全俄臨時大會（即新火星派臨時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相似的』（真話！）……，『關於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關係問題，高加索同志決定堅決否認前進那部分人及傾向於他們的所謂大會代表所宣傳的新方法』。『臨時大會對無產階級政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策略所作的歸納，要算是很妥當的了。』

對的還是對的。關於新火星派的根本錯誤，的確誰也不能做出比這個歸納更為『妥當的』歸納來了。我們現在且把這個歸納全部抄錄於下，先在括弧中略為質疑，然後再來分析。

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會議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案說：

『代表會議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利用革命時機以加深』（呵，當然！不過還要加一句，用馬丁諾夫底方法來加深！）『無產階級之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只

與臨時大會底幾個決議案間的概略比較』，此地從略（讀者可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八六一—九五頁） 編者。

是用以加深意識，而不是用以取得共和政體嗎？這是對於革命何等『深刻的』瞭解呀！）『且爲保證本黨對於正在產生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批評完全自由起見』（保證共和政體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的事情祇在保證批評的自由。『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的語調：『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臨時大會反對組織社會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並反對加入臨時政府』（參閱恩格斯在西班牙革命十個月前所引證的巴枯寧派底決議案，見無產者第三期\*）『而認爲最適宜的莫如自外而內的』（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威迫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使國家制度得儘量地（?!）民主主義化。臨時大會認爲由社會民主派組織臨時政府，或加入這個政府——一方面，必使無產階級羣衆對社會民主黨灰心失望而離開社會民主黨，因爲社會民主黨雖然奪

\* 恩格斯在其巴枯寧派底工作，一八七三年西班牙暴動記一文中曾說過，不管巴枯寧派底大會（一八七二年九月）如何決議，如何承認一切臨時革命政府都只是一種欺騙，都對於無產階級有危險，但西班牙的巴枯寧派，爲西班牙的事變所逼迫，還是違反了決議做事的，且『這些巴枯寧派會於事變前數月還在哥爾多夫城說過建立革命政府，便是叛賣工人，欺騙工人，可是現在也在安達路西各城市革命政府中工作了——不過他們到處佔多數就是……』

列寧在無產者第三期論臨時革命政府一文中，對於恩格斯這兩篇文章會有詳細的分析——編者。



得政權，但不能滿足工人階級底緊急需要，直至實現社會主義爲止（共和政體不是緊急的需要！決議案起草人自己並未注意到，他們用無政府主義口吻來說話，似乎自己已否認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了?!）。另一方面逼迫資產階級離開革命事業，致減少革命底規模。』問題底實際，就在這裏。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與純粹的機會主義相錯綜（如西歐培恩斯坦派中常有的現象一樣）的所在。你們只想想：不加入臨時政府，因爲加入臨時政府，可逼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事業，以致減少革命底規模！這原來是新火星派全部哲學觀最清楚的最徹底表現：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應該跪拜於資產階級底庸俗思想之前，把路讓給他走。如果我們真受這種理論一分鐘的支配和部分的支配，真以爲我們參加臨時政府，逼得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那我們就要把革命底全部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這樣一來，我們便要將全部無產階級交給資產階級去支配（自己則持完全的『批評自由』?!），強使無產階級處恭順柔和的態度，以便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事業。我們便要把經濟派及其信徒從來沒有懂得的無產階級最迫切的需要，即政治需要，去精括髓，以使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事業。我們便整個地由革命的鬥爭——實現爲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範圍內的民主主義的鬥爭——走上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與資產階級去實行買賣交易，以出賣原則、出賣革命來換得資產階級心願的同情，俾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事業。高加索新火星派，必然能夠在兩行辭句中，把發賣革命與變無產階級爲資產階級尾巴的策略描寫出來。我們在上

面分析新火星派一些錯誤所得的結論，不過是一種傾向；而現在却暴露出他們一個明確的原則——作保皇派資產階級尾巴。因為實現共和制度，可逼使（且已經逼使——如司徒威先生就是一例）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故應打倒這個爭取共和制度的鬥爭。因為無產階級方面種種有力而徹底的民主主義要求，總是逼使全世界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所以，工人同志們，你們還是躲起來吧！只要自外而內地行動，不要爲着革命而想法設計去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底各種武器和工具，而保存自己的『批評自由』就夠了。

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一名詞底瞭解根本錯誤，這裏已完全暴露無餘。馬丁諾夫或新火星派對於這一名詞的『瞭解』，結果簡直要把無產階級事業叛賣給資產階級。

誰要是忘了以前的經濟主義，要是不研究它，不回到想到它，他便難於瞭解經濟主義現在的復活了。試一回想培恩新坦派底我的信仰罷。此書著者從『純粹無產階級的』觀點和綱領出發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在我們社會民主派看來經濟是真正的工人事業，對於一切政客手腕的批評自由，便是真正加深社會民主派的工作。他們自由派要作的事是——政治。上帝請保佑我們不傾向『革命主義』吧，因為這可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誰能把我的信仰全部細覽一

\* 我的信仰爲經濟派主要文件之一。此書發起人爲古司柯瓦，但總共成的，却有其他經濟派參加。當時，列寧與一部分革命社會民主派共十七人同被放逐，聯名宣言反對此書。

工人思想是經濟派最明顯的喉舌。自一八九七年出版，一九〇二年停版——校者。

遍，他便能看見這類論調底全部線索。<sup>\*</sup>

現在新火星派的理論也是一樣，不過範圍較大，用以觀察全部『偉大的』俄國革命，繼續從前正統的庸俗理論家底觀點，將這個革命描寫得像一齣滑稽戲！我們社會民主派要『批評自由』，加深意識，自外而內的動作：他們資產階級——作事自由，革命的（讀作『自由主義的』吧）指導自由，自上而下的施行『改良』自由。

這些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專門家，從來對於馬克思所謂『必要武器的批評來代替批評的武器』一語，未加以思索過。他們徒冒馬克思之名，而事實上，在起草策略決議時，却完全採納了弗蘭福德資產階級空談家紙上談兵的精神：說甚麼自由地批評專制主義，加深民主主義的意識；殊不知在革命時期是一個行動時期，是要自上而下，且自下而上的行動時期。新火星派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清談主義，把最先進、最徹底、最奮勇的無產階級思想，換成了這階級中一部分最落後分子底思想——逃避艱難的民主革命任務，而把這些任務雙手奉送給司徒威那些大人先生們。

如果資產階級因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離開了革命事業，那他們（資產階級）因此就『減弱了這個革命底規模』。

俄國工人們！你們聽吧：如果由未曾被社會民主派嚇得

---

<sup>\*</sup> 關於經濟派這兩種最特色的文件，列寧在做什麼第二章又在俄國社會民主派底抗議一文裏，批評得十分詳盡。見本選集第二卷——編者。

心驚胆落，不想戰勝沙皇制度而想與它分贓妥協的司徒威一流先生們來實行革命，那末，革命底規模，就要強大些！如果從我們在上面所述俄國革命兩個可能的結局中，實現第一個結局，就是說，如果保皇派資產階級能根據錫波夫式的『憲法』而與專制制度交易妥當，那末，革命底規模就會要強大些。

社會民主派在指導全黨的決議中公然說出這樣無恥的話頭，或在機關報中嘉許這類『妥當的』決議，這證明他們已經被清談弄得頭昏目眩，失落了馬克思主義全部的活潑的精神，以至於不知道這些決議案，怎樣的把他們所說的一些好話變成空談。試從火星中隨更那一篇論文來看，甚至就是拿我們的名角馬丁諾夫底傑作來看——你們都能到處看得見民衆暴動，實行革命到底，憑藉下層民衆以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奮鬥……等語。但是如果你們接受或嘉許：因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革命規模就要減弱』的思想，那末，你們的一切漂亮話頭，就都成了可憐的空談。先生們！二者必取其一：或者我們不去顧慮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而與民衆共同努力實行革命，完全推翻專制制度；或是我們不可『不顧慮』，我們害怕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那時就要把無產階級和民衆出賣給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

你們不要誤解我的話。不要瞎叫，說人家罵你們是自覺地叛賣無產階級。不是的，過去，你們往往無意識地混入歧路，現在你們進而無意識地落入泥坑。也猶如當時經濟派一樣，高山滾石，牢不可破地往下跑去，以力求『加深』

馬克思主義，以至於變成反革命，無精神，無生氣的『聰明才子』。

先生們！『革命底規模』要按甚麼真實的社會力量爲轉移——這問題你們曾經想過嗎？我們現在且把對於我們很有利的國外政治與國際情況底力量放在一邊，不列入觀察範圍之內，因爲這裏的問題是關於俄國內部的社會力量問題。請看看這些內部的社會力量吧。反對革命的有專制制度、皇族、警察、官僚、軍隊和高等名貴。民衆中不滿情緒愈深刻，則軍隊對於政府也愈無希望，官僚中動搖的情緒也就愈激烈。其次，資產階級，一般說來是同情於革命的，且號召要求自由，不但常常代表民衆說話，而且常常代表革命說話。<sup>\*</sup>但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由理論上的推論，以及根據日常時刻對自由派、地方自治派、解放派等行爲的觀察，都知道資產階級之同情於革命，是不澈底的，是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全部資產階級只要滿足了自私自利的狹隘的利益，只要『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現在已經開始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必然的即刻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政府方面以反對革命，反對民衆。餘下的便只有『民衆』，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是幹到底的，因爲只有它能遠遠走出民主革命底範圍。因此，無產階級站在革命陣頭上爲共和制度而奮鬥，對於一切愚笨而無

<sup>\*</sup> 在這一點上最堪存目的，要算司徒威寫給壽列斯的公開信。不久以前，該信會由壽列斯刊登於人道報（法國社會主義黨當時的機關報——名者），並由司徒威自己把它在解放上面發表過。

價值的規勸——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等話，堅決置之不理。農民本身中除小資產階級分子外，尚包括有許多半無產階級分子。這種情形使農民本身帶着動搖性，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一嚴厲的階級政黨。但是農民這樣的動搖性，是與資產階級底動搖性根本不同的。因為農民把現時沒收地主土地（私有財產底重要形式之一）這件事，看得比無條件的保存私有財產的問題更為重要。固不能說農民因此便成了社會主義的分子，而不為小資產階級分子了，但它能為民主革命最完滿且最急進的擁護者。若是提高農民覺悟的革命行程不太早為資產階級底叛變與無產階級底失敗所割斷，則它定然為這樣的擁護者。在這種條件之下，農民必然為革命與共和制度底柱石；因為只有得着完全勝利的革命，能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滿足農民自己所需要的及其日常所想像的一切，為農民所必需的一切，他們需要這些，當然不是如「社會革命黨員」所想的一樣，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要使自身脫離半農奴制的束縛，脫離奴隸的黑暗境遇，以便於商品經濟可能的範圍之內，改良自己的生活條件。

不但如此：不僅是急進的土地改革促進農民傾向於革命，而且農民的一般日常生活利益亦推動它自身起來革命。甚至在與無產階級的鬥爭中，農民也需要民主制，因為只有民主制度能確切表現農民底利益，能表現它在民衆中佔大多數的優越地位。農民底覺悟程度愈高（自日俄戰爭起，它的覺悟程度，正在特別迅速地提高，這種速度，簡直是許多慣用學校尺碼來度量覺悟程度的人們所意想不到的），則它

同情於完滿的民主革命也愈是堅決而澈底，因為它不像資產階級一樣，害怕民衆統治，而是希望民衆統治，這種統治於它正是有益。只要農民一開始放棄直率的君主制度，那時民主共和制度便即刻成爲農民底思想，因為做居間買賣的資產階級底自覺的君主制度（有上議院等），使農民還是一樣的沒有權利，一樣的黑暗，一樣的受壓迫，不過這種制度稍許蓋有歐洲憲法的粉飾罷了。

所以，資產階級自然而且必然跑到自由主義保皇黨旗幟之下去，而農民羣衆——必然要跑到革命共和政黨領導之下去。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民主革命到底而農民能實行這個革命到底，且我們應盡己之所能以幫助農民這種努力。

有人可反對我說：這用不着證明，這是老生常談，凡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十分明瞭。這是不對的；誰能說因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致使革命力量『規模減弱』的人，他就不懂得這個老生常談。這樣的人，知道背誦我們土地綱領裏面的話，但是不懂得這些話底意義，因為若是懂得這些話底意義，他們便不會害怕由全部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及由本黨綱領所必然產生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概念；若是懂得這些話底意義，他們便不會拿資產階級底力量規模來限制俄國大革命底規模了。這樣的人，拿自己具體的，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革命的決議，推翻了自己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辭句。

誰要是真正瞭解俄國革命中農民底作用，他就不能說當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時，革命底規模就要減弱。因為事實上只有在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而農民羣衆與無產階級共同積極

參加革命的時候，俄國革命底真正規模才能開始表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可能的真正的極偉大的規模才能開始表現。爲使我們的民主革命能貫徹到底，使這個革命所憑藉的力量，便要是那種能使資產階級必然而有的不徹底性失掉作用的力量（即能『逼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力量，爲高加索「火星」派所懼怕的力量）。

無產階級應聯絡農民羣衆，以使用實力壓倒專制制度底反抗，用實力來麻痺資產階級底動搖性，把民主革命實行到底。無產階級應聯絡民衆中無產階級的分分子，以使用實力壓倒資產階級底反抗，用實力麻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底動搖性，而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這些任務，是被新火星派在其自己關於革命規模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看得異常狹窄的。

不過還有一種情形是在人們討論『規模』問題時所常常忽略了的，我們却不要忘記了它。就說，不要忘却，這裏的問題，不是關於任務如何的困難，而是關於要在那一條道路上去解決這個任務。這裏的問題，不是關於要把革命規模弄得強而有力牢不可破，究竟容易還是困難；而是說應怎樣去加強這個規模。這裏的分歧恰恰是關於行動底根本性質，關於行動底本身方向。我們所以要把這話更着重說出來，是因為有些不注意的人與故意搗亂的人，辦是把兩個不同的問題混爲一談：（一）關於道路底方向問題，即關於從兩條不同的道路中選擇一條的問題；（二）關於在該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實現，或目的是否可以很快實現的問題。後一問題，我們在上面完全沒有分析過，因爲這問題在



黨內並未引起爭執與分歧。——不過，這個問題本身，自然是極重要的，一切社會民主派都應加以嚴格的注意。若是忘却吸引羣衆——不僅工人階級羣衆，而且要吸引農民羣衆——加入革命運動的困難，那便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樂觀主義。——雖其有這種困難，所以把民主革命實行到底的努力，已經不止一次地受了失敗，且在這時候，最興高彩烈的是不徹底的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它既得君主制度之保護以提防民衆，以得『保持』自由主義……或解放主義底潔白無疵。但是不能因有困難，就說甚麼都不能執行了。這裏重要的是在於自己相信所選擇的道路之正確，而這個自信又可增加無數倍的革命努力與革命熱忱，以完成驚人的事業。

現在社會民主派間關於選擇道路的問題，意見已分歧到何種態度，從高加索新火星派代表會議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兩種決議案相互比較中就可馬上顯明地看出來。第三次大會決議案上說：資產階級是不徹底的，它定將竭全力以奪取我們在革命中所得的勝利品。所以，工人同志們！你們要更加努力準備鬥爭，武裝起來，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不經過決戰，我們是不把革命的勝利品讓給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高加索新火星派底決議案說：資產階級是不徹底的，它可離開革命。所以，工人同志們，請你們別要想參加臨時政府吧，因為你們如果參加臨時政府，則資產階級定然離開革命，而革命底規模定將因此而減弱！

前者說：把革命推往前進，推到底吧，不要顧慮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之反抗或消極。

後者說：你們別想獨立實行革命到底吧，因為你們如果獨立實行革命到底，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就要離開革命了。

難道這不是兩條完全相反的道路麼？——難道這不是很明顯的兩個不能並存的策略麼？——前一策略是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唯一正確的策略，而後一策略，實質上純粹是解放派式的策略，這又難道不是很明顯麼？

### 第十三章 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

只在表面上認識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情形的人，或是從旁觀察，不知道本黨自從經濟派時代起黨內鬥爭歷史的人，常常藉口於一切社會民主運動中都存在着兩個自然的、必不可免而且完全可以調和的傾向，以敷衍已經形成的（特別自第三次大會後）策略上的分歧。他們說：一方面，特別着重指出普通的日常的工作，特別着重的指出宣傳和煽動之必要，準備力量，加深運動等等之必要；另一方面，是特別着重指出革命運動之戰鬥的、一般的、政治的革命任務，指出武裝暴動之必要，提出革命民主專政和臨時革命政府等口號。兩方面都不必妄自誇大，好走極端（就如世上一切其他事物一樣），總是不好的等等。

在這種議論中間，自然含有些庸俗的（而且在括弧裏的『政治的』）聰明的廉價格言，不過這種格言，常常只是掩蔽那對政黨底緊急需要的不了解。試拿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策略上的分歧來看吧。新火星派在討論策略問題時，特別着重指出日常方面的工作——僅祇這種情形，自然還不能發生任何危險，且於策略口號問題上，自然還不能引起任

何意見的分歧。但只要拿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與臨時大會決議案來比較一下，這個分歧就馬上投入我們的眼簾裏了。

究竟這裏是怎樣一回事呢？第一，僅能一般地抽象地指出革命運動中有兩個支派和兩方各走極端的弊病，自然還不夠。還應具體知道，這個運動在目前這時候究竟犯了甚麼毛病？、黨底實際政治危險，究竟何在？第二，要知道究竟那些實際政治力量因有這種策略口號（或沒有這種口號和那種口號）致能更加強大起來。你們試聽聽新火星派底說話，便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在社會民主黨前面，擺着這樣一個危險，即放棄宣傳和煽動，放棄經濟鬥爭，批評資產階級民主派，過分迷信軍事準備，武裝暴動與奪取政權等。實則實際的危險，並不是從這方面來，而是從別方面來的。稱許知道革命運動情形的人，留心觀察這種運動的人，都能看得出新火星派這種恐懼心是多麼可笑。事實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全部工作，已完全練成了這樣一個穩固的形式，完全能保證把工作重心集中於宣傳和煽動，集中於奔走講演和羣衆集會，集中於傳單與小冊子之分配，集中於經濟鬥爭之幫助及其口號的擇定。所有的黨委員會，區委員會，中央會議，工廠小組等無不常常把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神、力量與時間用在這些還是從九十年代下半期起就已經固定的工作上面。只有完全不認識俄國革命運動的人，才不知道這種事實。祇有最幼稚或完全不通消息的人們，才能把新火星派舊事重提，當作寶貝一般。

現在的事實是，我們不但沒有過分注意暴動任務，過分

甘意於一般的政治口號，過分注意於對全部民衆革命的指導；而是相反，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落後性表示得特別明顯，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之所在，是革命運動底實際危險，這個運動可由（且有些地方已經發現）事實上是革命的墮落到祇在口頭上革命的地步。從進行黨的工作的千百個支部和小組中間，你們找不出一個，從其產生起直到現在，沒有做過這種工作的。而新火星派聖人們却像發現了新定律一樣，把這個工作大吹大擂起來。反之，你們從這些支部和小組中間，僅能找出很少數很少數的支部和小組是曾經覺悟到武裝暴動任務的，是已經開始執行這些任務的，是已經明白有指導全部民衆革命以反對專制之必要的，是明白爲了執行這個指導任務應提出這樣的口號而不是其他的口號的。

我們比真正的革命任務要落後許多了，我們往往還沒有覺悟到這些任務；我們因自己的落後，到處未曾使得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更加強厲。而新火星底作家把事實顛倒起來，把事變行程與時勢要求置之腦後，並固執着說：你們不要忘記了舊的！不要爲新的所迷惑！這是臨時大會一切決議案中基本的牢固不變的原則；同時，你們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中也可常常讀到：我們評定已往的舊事（但不要連篇累牘地咀嚼它，正是因爲它是已往的舊事，是已經決定，已經由各種書籍、決議、經驗所肯定了舊事），同時提出新的任務，注意新的任務，提出新的口號，要求一切真正革命的民主派速即實行這種口號。

事實上，社會民主黨內策略問題上所劃分的兩派，就是如此。革命時期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務，只有瞎子才會不看

見這些任務。見在一部分社會民主派堅決承認這些任務，且視爲現時必行的事是：武裝暴動不容遲緩，立刻發動起來，記着爲要澈底勝利必須武裝暴動，提出共和制口號，提出臨時政府的口號，提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而另一部分社會民主派却祇是往後退縮，踏着脚步，不提口號而作結言，不去評定已往舊事與指出新的工作，却反而一味乾燥無味地咀嚼這些已往舊事，且濫設遁辭以逃避新的任務，不會說明澈底勝利的條件，不會提出唯一能適合達到完全勝利目的的口號。

這個尾巴主義政治上的結果，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布爾塞維克」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接近的謠言，現在還是謠言，因爲沒有一件事實，沒有一個「布爾塞維克」底決議案，沒有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半個舉動可以證實這個謠言。而同時以解放爲代表的機會主義的保皇派資產階級，却好久就歡迎新火星派「原則上的」傾向了，現在且得着他們的幫助以增加自己的力量，接受他們的論調與「思想」來反對「祕密活動」和「暴亂」，反對誇大革命底「技術」方面的事情，反對直接提出武裝暴動口號，反對主張激烈要求的「革命主義」等等。

高加索孟塞維克社會民主派整個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以及新火星編輯部對於這個決議案所表示的贊同，對於上述一切作了一個肯定的政治結論：無產階級不要參加革命民主專政，免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呵！這一句話，已經說盡一切了。這一句話，已經完全肯定，他們是要使無產階級變成

保皇派資產階級底尾巴，且在事實上也證明新火星派尾巴主  
義底政治作用。而這裏的證據不是一個人偶然的說話，而  
是一個整個派別所贊同的決議案。

能夠於這些事實加以思索的人，他就能明白現時人們所  
流行指出的社會民主運動中兩方面和兩個傾向的真正意義。  
試就培恩斯坦派來觀察一觀察，以便大規模地研究這兩種傾  
向。原來培恩斯坦派也恰恰是這樣肯定說，只有他們瞭解  
無產階級底真正需要，只有他們才明白發展無產階級力量的  
任務，祇有他們明白使全部工作更加深入，準備新社會種子，  
宣傳和煽動等任務。培恩斯坦說：我們要求公開承認實際  
情形。其用意就是想藉這句話來掩護一個沒有「最後目  
的」的「運動」，掩飾其防禦性的策略，宣傳畏首畏尾的策  
略，「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培恩斯坦派也曾大叫  
特叫地批評過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底「雅可賓主義」，並批評過  
不懂「工人自動性」的「著作家」等等。事實上，大家都  
知道的，革命的社會民主派連想都未曾想過要拋棄日常的細  
小工作、準備力量等等工作。他們曾經要求過對於最後目  
的要明確的認識，對於革命任務要有明確的態度；他們會要  
求把半無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分子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革  
命程度上面來；而不是把無產階級底革命程度降低到機會主  
義思想那裏去，如說「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我  
們敢於勝利嗎？』許可我們勝利嗎？我們勝利不危險嗎？  
——這個問題，是社會民主黨裏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與無產  
階級革命派中間一道鴻溝最顯明的表見（五七）。表面上  
看來，似乎很奇怪，為甚麼有這樣的問題發生；但是這樣的

問題已經有過，且是不會不有過的，因為機會主義自己曾經害怕勝利，使無產階級畏懼勝利，預言勝利之不幸，嘲笑直達到這個勝利的革命口號。

現在俄國也同樣的分成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兩種傾向，其重要的區別處，祇是我們這裏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主義革命。我們也有一個同樣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愚蠢的問題：『我們敢於勝利嗎？』這問題曾經在馬丁諾夫底兩個專政中提出來，該書預言說，若是我們好好準備暴動且很順利進行這個暴動，那一定要發生許多不幸。這問題曾經在新火星派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一切著作中提出來，且他們曾經誠心（但無成績可言）想把米萊蘭參加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政府的問題拿來與瓦倫參加小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問題混為一談。<sup>\*</sup>這問題更顯露於臨時大會底決議案：『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固然就是像考茨基一樣，現在也在那裏企圖譏諷我們，說我們關於臨時政府的爭鬥，猶如爭奪未被打死的野熊的皮；然而這種譏諷祇是表示給我們看，甚至連聰明而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說，他們所知道的，祇就傳聞所得，而不知其底細的時候，他們也弄成莫明其妙了。德國社會民主派距打死熊（完成社會

<sup>\*</sup> 瓦倫是第一國際底會員，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曾掌理財政。列寧在巴黎公社與民主專政任務（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一日無產者第九期）一文中，說到加入公社的除無產階級底代表外，還有小資產階級底思想家；因此得到一個這樣的結論：『無產階級底代表與小資產階級一同加入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是完全許可的，且於相當的條件之下——是必要的……』——校者。

主義革命)的時間還不很近，但是關於『我們敢不敢』打死這熊的爭鬥，是有過很重大的原則的實際政治意義的。俄國社會民主派要有能力以『打死自己的熊』(完成民主革命)，現在距這時間還不很近，但是關於『我們敢不敢』打死這熊的問題，對於俄國前途，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前途，是有極端重大的意義的。譬如我們自己不相信自己『敢於』勝利，則要努力順手地集中軍隊，好好地指揮軍隊，簡直無從說起。

就拿我們的老經濟派來講吧。他們也曾大叫而特叫地說過，他們的敵人是陰謀家，雅可賓派(參看工人事務，特別是第十期(五八)以及馬丁諾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黨綱時的演說)，這些人離開了羣衆，迷於政治，忘却了工人運動底基礎，不注意工人底自動性等話。事實上呢，這些『工人自動性』底擁護者，是一批把自己對於無產階級底任務的狹窄的庸俗的見解，傳遞給工人們的知識分子機會主義者。事實上，凡是讀過火星的人都知道，經濟派底敵人並未放棄且並未輕視過社會民主主義工作底任何方面，並未忘却過經濟鬥爭，且同時曾把目前各種緊急的政治任務完滿地提出來，以便防止工人政黨變為自由資產階級之『經濟的』附屬品。

經濟派時常背誦過，經濟是政治底基礎，且對於這話的『瞭解』，是要把政治鬥爭降低到經濟鬥爭。新火星派時常背誦過，民主革命底經濟基礎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且對這話的『瞭解』，是要把無產階級底民主任務降低到資產階級溫和柔順的水平線，降低到不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界限。經濟派以加深工作為藉口，事實上却要把工人階級賣



給自由資產階級政治家，就是說，他們指導黨所走的道路，其客觀意義正是如此。現在新火星派藉同樣的口實，事實上却要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賣給資產階級，就是說他們領導黨所走的道路，其客觀意義正是如此。經濟派會以為領導政治鬥爭的任務，不是社會民主派的事情而是自由派私有的事情。現在新火星派，以為積極實行民主革命——不是社會民主派底事情而是民主資產階級私有的事情，因無產階級之領導與積極參加，可使革命底「規模減弱」。

總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但按其在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產生是經濟派底生徒，而且按其現在對在民主革命中策略問題方面的態度，也是經濟派底生徒。這也是我們黨內的知識份子機會主義派。在組織上，這個派別是開始於知識分子之無政府的個人主義，而結束於「搗亂過程」，在臨時大會所通過的「章程」裏面，肯定了使出版物離開黨的組織，規定了間接選舉法（幾乎是經過四層階段的舉法），規定了以拿破崙式的平民投票法來代替了民主主義代表制，未了，還規定了部分與全體中間「協商」的原則。在黨的策略上，他們也是沿着同樣的斜路跑。在「地方自治運動計劃」中，他們把在地方自治派面前的說話叫作「最高形式的示威」；同時政治舞台上，他們僅曾找得兩種積極的勢力（這就是在一月九號前夜呀！）——即政府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緊急的武裝任務，他們也把它「加深」了，「用自己武裝的熱烈要求來武裝」之號召，來代替了直接實踐的口號。武裝暴動，臨時政府和革命民主專政等任務，現在被他們在自己的正式決議案中挖精去髓地曲解了。【不要使資產階級

離開革命」——這是他們最後決議案中的結論，這個結論明白告訴我們，究竟新火星派的道路要把我們黨拉到何處去。

俄國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實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若只是拿來重背重讀是不夠的。必須能夠了解它，能夠運用它來實行政治上的口號。全部政治自由——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基礎之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要求「自由」，首先就是表現資產階級底利益。資產階級底代表，曾首先提出此要求。資產階級底擁護者，曾以自由主人資格，到處利用已經得着的自由，把這個自由作成很溫和很慎重的資產階級的尺碼：在和平的時期自由採取文雅的方法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而在革命時期，却自由用野獸一般的殘暴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

但因此便否認或輕視爭取自由的鬥爭，那只有民粹主義「騷動派」，無政府主義者和「經濟派」才能辦到。且要使這種知識分子庸俗思想能傳染給無產階級，永遠只能暫時違背着無產階級底意志，才可做到。無產階級已經知道，政治自由固然是直接鞏固資產階級，組織資產階級的東西，但無產階級自身還是需要這個自由，並且比任何人都需要這個自由些。無產階級不是離開階級鬥爭來等着自身解放的，而是發展階級鬥爭，擴大階級鬥爭底範圍，發達階級鬥爭底覺悟性、組織性和堅決性來求得解放的。誰看輕政治鬥爭，他就無異把社會民主派由民衆的領袖變而為英國工聯會底祕書。誰看輕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他就無異把社會民主派由民衆革命的領袖變而為自由工人聯合底

頭目。

是的，是民衆革命底領袖。社會民主派曾經反對，且現在還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濫用「民衆」二字。社會民主派反對用這兩個字以掩蔽自己對於民衆內部階級矛盾的不瞭解。它無條件地主張無產階級政黨應有自己階級完全的獨立性。但是它所以把「民衆」分爲「各階級」，不是爲的要使先進階級祇掃自己門前雪，緊緊縛住自己，限制自己的行動，便使世界上的經濟主人翁不離開革命；而是爲要使先進階級不受各過渡階級不澈底、不固定、無決心的連累，以便更加努力，更加勇敢地爲全民事業而奮鬥，領導全體民衆去奮鬥。

這就是現代新火星派時常不瞭解的問題，他們只把「階級」二字放在口頭上念來念去，變性變格，而看不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積極政治口號！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澈底平分」或「土地與自由」——這是閉塞而朦朧，可是正在拚命尋找光明和幸福的農民羣衆最普遍的口號——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性的口號。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要使無產階級與農民達到真正的自由，除經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進歩底道路外，便沒有第二條道路。我們應當知道：在目前便要跑近社會主義，除完全的政治自由，除民主共和制度，除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外，沒有其他的方法，且不能有其他的方法。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是毫無條件、毫不猶豫、毫不回顧的唯一的革命階級。我們是這個階級底代表，應當盡可能的廣闊、勇敢且積極地把民主革命底任務，在全體

民衆前面捉出來。<sup>6</sup>藐視這些任務，便無異在理論上侮辱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加以庸俗的曲解，而在實踐上與政治上，是無異把革命事業奉給資產階級，奉送給必然離開澈底革命的資產階級。在達到革命完全勝利的道路上，自有許多很大的困難。如果無產階級代表們能就己之所能盡力奮鬥，而一切力量卻爲反動勢力之抵抗所挫折，爲資產階級之叛變和羣衆之朦朧所挫折，那是誰也不能責罵他們的。但是，若社會民主派將以害怕勝利爲藉口，以使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爲理由，而限制民主革命底革命奮鬥，限制革命熱情，那是人人（首先就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得而誅之的。

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是歷史的車頭。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底慶祝日。民衆之能爲新社會秩序底積極創造者，祇有在革命的時期才表現得最得力。在由小資產階級狹小的漸進的觀點看來，在革命時期，民衆竟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但在這種時候，也還需要革命政黨首領很廣大、很勇敢地把己的任務提出來，需要他們的口號時時領導羣衆底革命的自動精神，爲它的燈塔，指出我們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底全部偉大與光明，指出達到完全澈底勝利的最迫近的和最直接的道路。「解放派」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怕革命，害怕走直路；我們且讓他們去尋找那些灣曲的，間接的和妥協的道路吧。如果他們能以實力來強迫我們走這些道路，那我們在零碎的日常工作中還是能盡自己應盡之職的。但是，首先應拿無情的鬥爭來解決選擇道路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利用現在羣衆這種奮勇的努力和革命的熱情來忠實而拼命地爭得澈底的直接道路，那我們就要變成革

命底叛徒。讓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去畏首畏尾地想像將來的反動局面吧。工人們是不會為反動勢力將要很厲害，資產階級將要脫離革命等念頭嚇倒的。工人們是不等待妥協，請求分贓的，而是要打碎反動勢力，即達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

不用說，我們的船——黨，在狂風大浪時，自然要比平風息浪時所招的危險要多一些，就是說，自然要比照着自由主義進化時期平安「航行」時，即迫着工人階級飽受痛苦拖延，由剝削者吸吮工人血汗時所招的危險要多一些。不用說：革命民主專政這個任務，自然要比一個「極端反對黨態度」和一個國會鬥爭任務要困難萬倍，要複雜萬倍。但是若有人在目前革命時要就預先擇定平安的「航行」和沒有危險的「極端反對黨態度」道路——那就最好讓他暫時離開社會民主主義工作，讓他坐待革命之結束，等到「慶祝日」過去，日常工作重新開始，而他那種平凡狹隘尺碼不會成爲這樣討厭、這樣醜陋百出曲解工人階級任務時，再來不遲。

領導全體民衆，特別是農民——爲完滿的自由而戰，澈底的民主革命而戰，爲共和制度而戰！領導一切勞苦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爲社會主義而戰！這就是革命無產階級事實上應有的政策，也就是在革命時期中應當貫徹且決定工人政黨一切策略問題決議及一切實際步驟的階級口號。\*

---

\* 此地刪去了兩個策略底一稿「書後」，該「書後」底標題是「還有一次解放派，還有一次新火星派」（參看本卷「解釋」第三條）——編者。

**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 (五九)**



## 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

一，工人運動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導是下立即提起無產階級和警醒自由資產階級：這是一八九五——一九〇一和一九〇二年的事。

二，工人運動過渡到公開的政治鬥爭，並使自由資產階級、急進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之政治上覺醒了的階層，實行聯合起來：事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

三，工人運動高漲成爲直接的革命；而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團結成爲立憲民主黨並想採取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停止革命；但急進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則傾向於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繼續進行一九〇五年（特是別年底）革命。

四，在自由派消極的等待和農民積極的幫助之下，工人運動在民主革命中得着勝利。加上急進的、共和派的知識界和類似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農民暴動得着勝利，地主政權概被破壞。

（『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的民主專政』）

五，在第三時期內等待的和在第四時期內消極的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變成直接的反革命了，並且組織起來來奪取



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所得的勝利品。在農民中，全體富農和很大部分中農都「聰明起來」，鎮靜起來，轉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把政權從無產階級和同情無產階級的貧農手裏打下來。

六，在第五時期內所構成的關係基礎之上，新的危機和新的鬥爭，便發展和劇烈起來，此時無產階級已經為保持民主勝利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假如歐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不來幫助我國無產階級的話，那末這個鬥爭對於俄羅斯單獨一國的無產階級是幾乎沒有希望的，而俄國無產階級也就要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正如一八四九至一八五〇年德國革命黨之失敗，或與一八七一年法國無產階級之失敗一樣。

因此，在這個階段上自由資產階級和富農（加上一部分中農）便組織反革命。而俄國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無產階級則組織革命。

在此等條件之下，俄國無產階級可以獲得第二次勝利。此時事情已不是無希望的了。第二次勝利將為歐洲社會主義的革命。

歐洲工人將告訴我們「怎樣去幹」；那時候我們就與他們共同去幹社會主義的革命。

作於一九〇六年初。

## 第二編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九〇五年至

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



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  
級的社會主義(六〇)



## 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在歐洲社會主義各種學說中間，馬克思主義現時已經獲得了充分的統治；爲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幾乎全是各社會民主黨指導的工人階級進行的。但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這個充分統治，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而只是經過長期鬥爭，與一切落後的學說與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過長期鬥爭之後，才鞏固起來的。在三十年以前，馬克思主義連在德意志也還沒有得到統治的地位，當時在德意志佔優勢的，本來都是那些過渡的、混合的、折衷的搖擺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間的見解。而在拉丁民族諸國，如法蘭西、西班牙、比利時，當時在先進工人中間最流行的學說，就是普魯東主義、白朗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顯然是代表小資產階級者（而不是無產者）底觀點。

近數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得了這個迅速的和完全的勝利，究竟有什麼原因呢？現代社會主義全部的發展（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方面），各被壓迫階級革命運動和鬥爭全部的經驗，均日益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各種見解是正確的。小資產階級之衰落，必定要使所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遲早歸於

滅亡，而資本主義之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階級鬥爭之劇烈化，即為擁護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最好的鼓動。

俄國各種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之牢不可破，這自然是因為俄國底落後。最近二十五年來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史，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鬥爭的歷史。如果俄國工人運動之迅速發展和可驚的成效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得到勝利，那末，在他方面，農民革命運動之發展——特別在一九〇二年在小俄羅斯的著名農民暴動（六一）之後——遂使老朽凋零的民粹派學說有些復興的氣象。由歐洲的時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培恩斯坦派、馬克思底批評家）所刷新過的老朽的民粹派學說，就是所謂社會革命黨人根本的思想上的法寶。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與清一色的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爭論中，農民問題佔中心的地位。

民粹派學說，在相當程度內是一種首尾一貫的學說。它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統治，否認工廠工人（整個無產階級底先進戰士）底作用；否認政治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底意義；鼓吹立刻根據村社及小農經濟來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在，雖然這種一貫的學說，已經只剩下一些殘餘與糟粕；但是我們如果要自覺地來研究現時的爭論，如果要使這些爭論不至成爲相互的譴罵，那我們就必須時時注意到：社會革命黨人所有的迷誤，都有其一般的、根本的、民粹主義的根源的。

民粹派曾經認定：俄羅斯將來的主人就是農夫。他們這種見解，是由於迷信村社的社會主義性和不信資本主義底

運命而必然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認定，俄羅斯將來的主人，就是工人，而俄國農業和工業中資本主義之發展，正是日益證實馬克思主義這個正確的見解。但在俄羅斯，工人運動現在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了，而關於農民運動呢，則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間全部的分歧，還是在於他們對於這個運動，有兩個彼此對立的見解。在民粹派看來，農民運動正是駁倒馬克思主義；農民運動正是直接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農民運動恰恰是不承認任何資產階級的政治的自由；農民運動恰恰是不以大農業，而以小農業爲出發點的。總而言之，在民粹派看來，農民運動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直接的社會主義的運動。民粹派對農民村社的迷信以及它的無政府主義，完全可說明他們得出這些結論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民主主義的運動。農民運動在俄羅斯也是（與其他各國過去一樣）民主革命必然的伴侶，而按其社會經濟內容說，民主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農民運動絕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絕不反對商品經濟，絕不反對資本。正是相反，農民運動是反對鄉村中舊的、農奴制的、資本主義前期的關係和反對地主的土地佔有制——農奴制度一切殘餘之主要柱石。因此農民運動完全的勝利，不剝奪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造成資本主義發展更廣泛的基礎，使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迅速起來和劇烈起來。農民暴動完全勝利，只能造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城垣；在這共和國內，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第一次最純粹地擴大起來。

這樣一來，此地就有兩種正相反的見解，所有願意研究



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原則上的分歧的人應當明白地了解這兩種見解。▲一種見解，認為農民運動，是社會主義的運動，另一種見解，認為農民運動，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從這裏可以知道，當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千回百遍地責備（例如革命的俄羅<sup>斯</sup>第七十五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某時『忽視了』（不願意知道）農民問題，實在是非常愚昧的瞎說（六二）。要反對這樣大愚昧，方法只有一個：重複淺明的道理，敘述舊的澈底民粹派的見解，千回百遍地指出真正的差別不在於願意不願意顧到農民問題，亦不在於承認或忽視農民問題，而在於對俄羅<sup>斯</sup>現時的農民運動和現時的農民問題有不同的估計。第一，誰說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農民問題，誰就是一團愚昧，因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切主要的著作，從普列漢諾夫著的我們的意見分歧起（本書已在二十多年以前出版了）主要地是詳細說明民粹派對於俄國農民問題見解底錯誤。第二，誰說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農民問題，這就是證明他不願意充分估計真正的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現時的農民運動還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運動，抑或不是呢？這種運動按其客觀的意義上說，要反對農奴制底殘餘，抑或不反對它呢？

對於這個問題，社會革命黨人從來沒有、且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白的和確切的回答；因為他們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見解，是徘徊於舊民粹派的見解和現時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之間，糊塗到不可救藥。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把社會革命黨人叫作站在小資產階級觀點上的人（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正因為他們對於農民運動底估計不能脫離小資產階級的自欺，

民粹派的幻想。

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有重複解說最淺明的道理的必要。俄羅斯現時的農民運動所定的趨向是什麼？即求得土地和自由。這個運動完全的勝利，將有什麼意義？得到了自由，它就排除地主和官吏在國家管理中的統治。得到了土地，它就把地主的土地轉給農民。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掠奪地主（強奪地主所有的土地）是否能消除商品經濟？不能消除的。最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掠奪地主，是否能消除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會化了的』土地上的私有農民經濟？不能消除的。最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掠奪地主，能否消除在多馬的多牛、富農和雇農、短工之間，即在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深刻的鴻溝？不能消除的。正是相反，上層階級（地主）受摧殘和消滅越圓滿，則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階級的差別越深刻。農民暴動圓滿的勝利有什麼客觀的意義呢？這個勝利是澈底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社會裏富人和貧人分立的現象，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立的現象。現時的農民運動何以就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因為它要消滅官吏和地主的政權，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同時，並不改變這個民主社會底資產階級的基礎，不消滅資本底統治。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於現時的農民運動，應抱何種態度？他們應當擁護這種運動，最努力地幫助農民，最澈底幫助農民把官吏政權和地主的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道，只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權還是不夠。推翻這個政權以後同時又應準備去

消滅資本底政權，資產階級底政權，要消滅後者底政權，應當立即充分地鼓吹社會主義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且聯合、團結和組織農村的無產者，以便與農村資產階級以及與俄國全體資產階級作鬥爭。自覺的工人爲要推進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否可以忘掉民主主義的鬥爭；或者在參加民主主義鬥爭時，是否可以忘掉社會主義的鬥爭呢？不，自覺的工人之所以自稱爲社會民主派，正是因爲他已經懂得這兩種鬥爭中間相互的關係。他知道，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便沒有旁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趨向於圓滿的和澈底的實現民主主義，爲的是要達到終極的目的——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鬥爭底條件和社會主義鬥爭底條件何以不相同？因爲在前一種和後一種鬥爭中，工人底同盟者必定是不一樣的。在進行民主主義鬥爭時，工人是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與小資產階級一起，而在進行社會主義鬥爭時，工人則要反對全體資產階級了。工人在進行反對官吏與地主的鬥爭時，他可以並且應當與全體農民甚至富農中農一起。而在他與資產階級亦即與富農作鬥爭時，他却只能與農村無產階級一起才是可靠的。

如果我們一回想起馬克思主義這些粗淺的真理（這些真理，都是社會革命黨人始終不願去研究的），則我們就很容易去估計社會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下列的『最新的』反駁。革命的俄羅斯第七十五期寫道：

『何必要先幫助一般「農民」去反對地主，然後（即是同時）幫助無產階級去反對一般「農民」，而不立即幫助無產階級去反對地主呢？要馬克思主義幹麼？』

只有上帝一人知道。』

這是最原始的、最幼稚的無政府主義底觀點。人類在許多世紀以前，甚至在許多千年以前，老早已經幻想過『立即』消滅所有一切的剝削。但是，直至千百萬被剝削者沒有在世界上聯合起來，作穩固的、堅決的、各方面的鬥爭，把資本主義社會改變過來而使其走上這個社會本身進化應走的方向去以前，所有這些幻想，仍舊不過是一些幻想罷了。只是當馬克思底科學社會主義將要求改造的志向與一定階級底鬥爭聯繫起來的時候，才將社會主義的幻想，變成了千百萬羣衆底社會主義的鬥爭。除階級鬥爭以外，所謂社會主義是空話，或是幼稚的幻想。在俄羅斯我們看到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作兩種不同的鬥爭。無產階級在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地方（告訴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這些關係，甚至於在農村村社內，即他們認為是什麼『社會化了的』土地上，也是有的），便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農民是小的土地佔有者，是小資產者，他進行反對一切農奴制殘餘官吏和地主的鬥爭。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經濟學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會看不見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用『立即』二字做話柄來抹煞這兩種戰爭中的差別，這無異於掩躲在被褥下面，不肯對實際形式加以任何的分析。

社會革命黨人失掉了舊民粹派見解底一貫性，甚至連民粹派本身底學說內許多東西都忘記了。在革命的俄羅斯同一期上又寫道：『列寧先生說要幫助農民去剝奪地主，這樣，他便不自覺地要在多少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廢址上，幫助小資產階級經濟鞏固起來。從正統的馬克思主

義觀點上看來，這豈不是「後退一步」呢？」

先生們！你們實在可恥！你們實在忘記了自己的V.先生！你們要讀一讀他著的資本主義底命運，讀一讀N先生(六三)著的概論和你們那些先哲底其他著作。你們讀了這些著作後，你們便可以同想到，俄羅斯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那時候你們可以知道俄國還有工役制的經濟——賦役制直接的殘餘。假使你們再去看那本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資本論第三卷，那末你們從那裏可以知道，賦役經濟之發展及其變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除了經過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經濟以外，無論何地都不曾有過並且也不曾有的。爲要咒罵馬克思主義，你們使用已經太單純的老早被人揭破了的方法：你們硬以滑稽的單純化的見解，去附會馬克思主義，大的賦役制經濟直接過渡到大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你們的議論就是：地主經濟底收穫量高於農民經濟底收穫量，所以剝奪地主乃是退一步。這種議論只是第四等級的中學生才會有的。先主們！請想一想，在農奴制度崩潰時，把少收穫的農民土地與多收穫的地主的土地劃分開來，這豈不是『後退一步』嗎？

俄羅斯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現時農民與地主的鬥爭，按其客觀的意義來說，就是農民與農奴制殘餘的鬥爭。但是如果企圖把一切單獨的情形都一一計算出來，把每個單獨的情形都權衡出來，用藥房的天秤絲毫不錯地決定：何處是農奴制底終點，何處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底起點，這無異於把自己所有的學究氣概去談論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能一一計算出，從小商人手裏買來

的食物價格中，那一部分是勞動價值所構成，那一部分是榨取所構成等等。先生們，這是否可以說，應當拋棄勞動價值論呢？

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只有學究先生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說，我們的義務就是在每種單獨的情形之下一點一滴地權衡、計算和寫明其一定的社會性質。只有空想家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說，我們『用不着』辨別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其實從這裏只能做出這個獨一無二的結論：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和自己的策略中應當把反對資本主義的純粹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與反對農奴制的一般民主主義的（與全體農民的）鬥爭聯結起來。

在現時地主的半農奴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特點發展得越厲害，則現在對於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的必要便越加迫切，因為在每次實行沒收的時候，純粹資本主義性的或純粹無產階級性的衝突，便越是迅速地暴露出來。在地主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特點越厲害，則民主主義的沒收便越加迅速地引起真正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則用『社會化』一字為助而產生的民主革命底虛偽的理想化，便越是危險。從地主經濟裏資本主義與農奴制互相混合這一事實上所應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如此。

這樣一來，要把純粹無產階級的鬥爭與一般民主主義的鬥爭聯絡起來，但不要把這兩種鬥爭混合起來。要幫助一般的民主主義的與全體農民的鬥爭，絕不是與這種非階級的鬥爭溶和起來，絕不是用『社會化』一類的假話把它理想化起來，絕不是一刻忘記組織城市和農村無產階級而成為完全

獨立的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徹底幫助最堅決的民主主義，但它決不受那種想在商品經濟下造成『平均性』的反動幻想與嘗試所迷惑，而離開革命的道路。農民與地主間的鬥爭現在是革命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在此刻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一切關係上都是革命的，所以我們要幫助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的辦法。但是如果認為這個辦法是『社會化』，以及在商品經濟下有『平均』地使用的『社會化』，那就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我們決不把這空想送給社會黨人的反動派去。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  
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  
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初稿)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九〇五至一

### 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

兩年——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〇七年秋——革命底過程，關於俄國農民運動及農民為爭取土地的鬥爭底性質與意義，給了很大的歷史的考驗。在農民羣衆反對地主的直接鬥爭上說來，在農民在人民代表會議中多少能自由表示自己的要求這點上說來，十年的所謂「和平」進化（就是，千萬羣衆能和平地讓少數地主去剝削），還不能如這兩年一樣，給與這樣豐富的材料，來剖解我們社會制度底內部構造。所以根據兩年來的經驗，修改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土地綱領，成爲一件絕對必需的事，特別是因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現有的土地綱領是在一九〇六年四月斯託阿爾姆大會上決定的，而那時候，還是全俄農民代表第一次公開提出農民土地綱領來與政府綱領及自由資產階級綱領對立的前夜。

我們必須把關於俄國土地佔有情形的新材料，作爲修改社會民主黨土地綱領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更正確地規定：現代各種土地綱領有什麼樣的特殊的經濟內容，偉大的歷史的鬥爭，到底是爲了什麼？必須把實際鬥爭底經濟基礎與它在各階級底綱領、宣言、要求及理論中的思想政治的反映，互相比較。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而且只有採取這種方

法來進行鬥爭，自己才能與資產階級的以『抽象的』正義和以『勞動原則』論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者，分別開來；這樣也才能與自由派官僚們，即大談其所謂實際的可以實現的改良、大談政府的觀點以圖在任何改造時暗中保護剝削者利益的官僚們，分別開來。

## 第一章 俄國土地革命底經濟基礎及本質

### 一、歐俄土地佔有制

一九〇七年中央統計委員會所頒佈的『一九〇五年土地佔有統計表』可以準確說明：在歐俄五十省中農民所佔有的土地，到底有多少。且先看看一般的統計。歐俄（五十省）整個面積有四、二三〇、五〇〇方俄里，即四、四四八、八〇〇、〇〇〇俄畝（見一八九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人口統計表）。一九〇五年的土地佔有統計表把三九五、二〇〇、〇〇〇俄畝，分為下列的三大門類：

(一) 私有土地	101,700,000 俄畝
(二) 份地	138,800,000 俄畝
(三) 政府教堂及其他機關底土地	154,700,000 俄畝
歐俄土地總數	395,200,000 俄畝

首先就須把處在遠北的官地（大半為荒僻的沼池及在最近將來不能使用的森林），從這數目中除去。在『北方

區域』(阿爾漢格、阿洛業次及俄洛果省)這樣的土地,有一〇七、九〇〇、〇〇〇俄畝。顯而易見的,假若把這些土地一概除去,我們便太擴大了不確定的土地數量,精密統計家考夫曼以為在俄洛果省及阿洛業次省有二五、七〇〇、〇〇〇俄畝森林(共計等於全森林面積百分之二十五)可以開充分給農民。\* 從這點就可見一斑了。但是,我們現在僅是計算一般的土地數量,而不計算森林,所以計算得越仔細,可以耕種的土地數量即愈靠得住。把一〇七、九〇〇、〇〇〇俄畝以外,剩下土地二八七、三〇〇、〇〇〇俄畝,我們為得着整數起見,全部土地,以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計算(包括所有土地(總共二、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及地產地租中的百分之三)不計算在內。

這樣,根據考夫曼的土地估計,公認情形如下:

(一) 私有土地	101,700,000 俄畝
(二) 份地	138,200,000 俄畝
(三) 政府及機關地	39,500,000 俄畝
歐俄土地總數	280,000,000 俄畝

現在必須研究小地產及大地產(特別是最大的地產),以便能具體地了解在俄國革命中農民爭取土地鬥爭底環境。但是這種統計,是很不完備的。一三八、八〇〇、〇〇〇

\* 土地問題討論集第二卷一九〇七年版第三〇五頁。

畝份地中，已經分配了的有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俄畝。在一〇一、七〇〇、〇〇〇俄畝私有土地中，個人私有的占八五、九〇〇、〇〇〇畝，其餘一五、八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則屬於那些所謂「社團與協作社」。其中一一、三〇〇、〇〇〇俄畝屬於農民社團，可見這些土地是一種小地產，不過沒有準確的分類統計罷了。此外，三、六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屬於「工商業和工廠等社團」，這樣的社團共有一、〇四二個。其中二百七十二個社團，每個有一千畝以上的土地，即共有土地三、六〇〇、〇〇〇畝。這自然都是地主的大地產了。這種土地，大都集中於比爾得省，在這省內，九個這樣的社團，擁有土地一、四四八、九〇二俄畝。烏拉爾地方各個工廠底土地，有數萬俄畝之多，這定是農奴制大地產留給資本主義俄國的遺跡。

我們已經計算，在社團土地中，三、六〇〇、〇〇〇畝為最大的大地產；其餘土地分配，沒有統計，但大都是小地產。

在政府及其他機關土地三九、五〇〇、〇〇〇俄畝中，已經有統計的只有封地（就是屬於沙皇親室而由特別機關管理的土地）共五、一〇〇、〇〇〇俄畝，這也是中古式的最大的大地產。由上所述，關於已有統計的土地與沒有統計的土地之一般分配，有如下表：

	關於分配情形已有統計的土地	關於分配情形沒有統計的土地
(甲) 私有土地	89,500,000	12,200,000
(乙) 份地	136,900,000	1,900,000

(丙) 政府及機關底土地	5,100,000	34,400,000
總共	231,500,000	48,500,000
總共	280,000,000	

現在來說份地分配的情形(按其土地數量之大小而言)，我們把研究材料分成幾大類，便有如下表：

份地分配情形表

農戶種類	農戶數目	土地畝數	平均每戶底畝數
五俄畝以下的.....	2,857,650	9,030,333	3.1
五俄畝至八俄畝.....	3,317,511		
八俄畝以下底總數...	6,175,161	30,736,883	4.9
八俄畝至十五俄畝...	3,932,485	42,182,923	10.7
十五俄畝至三十俄畝	1,551,904	31,271,922	20.1
三十俄畝以上的.....	617,715	32,595,510	52.9
歐俄方面的總數	11,277,355	136,887,238	11.1

從這個數目上就可以看見，大半農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中之六百二十萬)每戶只有八畝以下的土地，這就是說，平均算來農民佔有的土地，絕對不足以養活自己的家庭。佔有土地不到十五俄畝的農戶，計有一〇、一〇〇、〇〇〇(他們的土地，共計七二，九〇〇，〇〇〇俄畝)，換句話說，根據當時的農業技術，五分之四以上的農戶，是處於半饑寒的地位。中等及富裕(根據土地多少)農戶，在一

二、三〇〇、〇〇〇戶中，只有二、二〇〇、〇〇〇戶，他們的土地，在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俄畝的總數中，却有六三、九〇〇、〇〇〇俄畝。只有三十俄畝以上的農戶，可以稱為富農，這種富裕農戶，只有六〇〇、〇〇〇，適等於農戶總數二十分之一，而他們的土地，幾佔土地總數四分之一，在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總數中，他們有三二、七〇〇、〇〇〇俄畝，在這土地很多的富庶的農戶中，哥薩克佔第一位。他們中，有三十俄畝土地以上的農戶，有二六六、九二九戶，其土地共計一四、四二六、四〇三俄畝，這已是哥薩克人佔絕對多數了。（全歐俄共有二七八、六五〇哥薩克農戶，其土地共計一四、六八九、四九八俄畝，平均每家土地五二、七俄畝）。

要是根據農民經濟之大小，而不根據土地之多少，來把農家分類，那我們就只有拿馬匹統計表作根據。根據一八八八——一八九一年最後一次的馬匹登記，農家可分為下列幾類：

貧農	}	沒有馬者.....	2,765,970 戶
		有一匹馬者.....	2,885,192 戶
中農	}	有二匹馬者.....	2,240,574 戶
		有三匹馬者.....	1,070,250 戶
富農	——	有四匹馬者或四匹以上者.....	1,154,674 戶

總 共 10,116,560 戶

這就是說，貧農佔全體農戶一半以上（一〇、一〇〇、〇〇〇家中有五、六〇〇、〇〇〇家），中農約有三分之一

(有三三匹馬者)，富農只有九分之一多一點（一〇、一〇〇、〇〇〇家中只有一、一〇〇、〇〇〇家）。

現在來看個別的私有地產之分配的情形。關於最小地產，沒有明顯的統計，但是關於大地產却有很詳細的統計：

歐俄方面個別的私有地產

土地佔有者種類	佔有者數目	畝數	每個佔有者平均畝數
十俄畝及十俄畝以下者	409,864	1,625,226	3.9
十俄畝至五十俄畝.....	209,119	4,891,931	23.4
五十俄畝至五百俄畝...	106,065	7,326,495	163.3
五百俄畝至二千俄畝...	21,748	29,390,708	947
二千俄畝至一萬俄畝...	5,326	20,002,109	3,825
一萬俄畝以上者.....	69	20,798,764	29,754
五百俄畝以上者.....	27,833	61,991,321	2,227
歐俄方面總數.....	752,881	85,834,073	114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第一，大地產是大佔優勢：六一九、〇〇〇個小地產佔有者（有土地五十畝以下者）總共只有土地六、五〇〇、〇〇〇俄畝；第二，俄國是有極大的大地產：六九九個人，每人有土地三〇、〇〇〇俄畝。二八、〇〇〇個地主，共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俄畝，每人適有二、二二七俄畝。此種大地產中大多數是屬於貴族的，貴族地主有一八、一〇二個（總數是二七、八三三個人），其土



地共計四四、四七一、九九四俄畝，即佔大地產土地總數百分之七十。這許多數目字，把農奴地主底中式土地佔有制，描寫得非常清楚了。

## 二、鬥爭是爲了什麼？

一千萬農戶只有七千三百萬俄畝土地。而二萬八千個尊貴的（貴族出身的）或卑賤的（其他出身的）地主，却有六千二百萬俄畝土地。這就是農民爲土地而鬥爭的主要基礎。在這主要基礎上，技術極其落後，農業散漫，農民羣衆之遭受壓迫，花樣無窮的、農奴制的、賦役制的各種剝削形式，都是必然的事情。爲要不離開本題起見，我們僅把農民經濟書籍所描寫得非常詳細、且爲衆所公認的這些事實，很簡單地敘說一番。我們所指出的地產之大小與經濟規模之大小，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在俄國本部各省內，資本主義式大規模的農業，自然是佔據次要的地位。在大地產中，耕種規模大半還是很小的：農奴束縛制租耕的，賦役制經營的，冬季僱工的，禁放牲畜的，盤剝割地等各種不同的形式。受農奴式剝削的農民羣衆，漸漸破產，而有一部分農民，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給『品行端正的』農戶了。很少數的富農，漸漸變成了農村資產階級，他們租入田地，來經營資本主義的生產，剝削成千百萬僱農及日工。

我們假若一注意這許多已經爲俄國經濟科學所完全承認的事實，那在談到農民爲了土地的鬥爭問題時，我們必須把土地佔有者分成四個種類：（一）受農奴制大地產壓迫的農民羣衆，他們是希望直接剝奪這些大地產，因爲從這剝

奪中，他們能得到最多的利益；（二）很少數的中農，擁有中等數量的土地，可以勉強經營生產；（三）少數富裕的農民，他們日益變成農村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日益與資本主義式經營的農業發生密切關係了；（四）農奴制大地產，就其土地之多少，他們超乎俄國現時的資本主義經濟，他們的收入，主要的都是用束縛制工役制方法剝削農民而得來的。

自然，我們根據土地佔有情形統計而分成這些種類，這不過是大約的、一般的分門別類罷了。但是我們必須分出這些集團，因為不如是，我們則不能描寫出農民在革命中爭取土地的鬥爭底整個情景。我們可以預先肯定斷言：數目字底局部改正，集團底局部更動，不能改變整個情景底本體。這些局部的改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把需要獲得土地的小的土地佔有者與壟斷多量土地的農奴制大地產互相對立」。政府派（斯託雷平派）及自由派（立憲民主黨）經濟學之最主要的欺騙，就是蒙蔽這種對立的事實。（六五）

假定上述四大種類各有下列數量的土地：（一）十五俄畝以下；（二）十五俄畝到二十俄畝；（三）二十俄畝至五百俄畝；（四）五百俄畝以上。我們為要說明爭取土地的鬥爭是一個整個的鬥爭，所以我們每一個集團內，把份地與私有土地合併起來。根據我們的材料，私有土地是分成以下的幾類：十俄畝以下者，十俄畝至二十俄畝者，因此現在以十五俄畝以下者劃為一集團，這只是大約計算的。但是由這大約計算所得的差別，是非常微細（讀者立刻可以見到），決不能改變我們的結論。

根據上述的四大種類，歐俄方面土地之分配情形，有如

下面之圖表：

歐俄方面土地分配的總情形\*

	數戶（以百萬為單位）	萬畝（以百萬為單位）	平均每戶底畝數
(一) 農奴制剝削而破產的農民	10.5	75.0	7.0
(二) 中農	1.0	15.0	15.0
(三) 農村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式的土地佔有者	1.5	70.0	46.7
(四) 農奴制的大地產	0.03	70.0	2,333.0
總數	13.03	280.0	71.0
關於分配詳情沒有統計的	—	50.0	—
總數	13.03	280.0	21.4

\* 表中數字，只是取其整數，正確的數字應該如下。份地：

(一) 一千零十萬戶佔有七九、九〇〇、〇〇〇俄畝；(二) 八七四、〇〇〇戶，佔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十畝以下的私有地產：四一〇、〇〇〇戶，佔有一、六〇〇、〇〇〇俄畝；十俄畝至二十俄畝的：一〇六、〇〇〇戶，佔有一、六〇〇、〇〇〇俄畝。(一)加(二)兩種底總和：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這就是產生農民土地鬥爭的關係。這就是農民（每戶有土地七俄畝至十五俄畝，並須交納農奴制租稅）反對最大地主（每戶有土地二、三三三俄畝）鬥爭底出發點。這種鬥爭終結點有甚麼客觀的趨勢呢？這種趨勢，就是消滅農奴制的大地主佔有制，而把土地轉給農民（根據「二不利的原則」），這種客觀趨勢，是受大地產壓迫的小地產鬥爭極法佔極多數一事實之必然結果。爲要更明顯地說明這個趨勢，俾能描寫出鬥爭底出發點，描寫現在的情況，那我們就必須舉出一個好的可以推想到的結果，就是所有大地產土地及未註明分配情形的土地，可以完全轉入破產的農民手中。這個好的結果，凡一切參加現代農村鬥爭的人，都是描寫得很清楚的：政府則說是要給『需要土地者』『分讓』土地；自由派官吏們（立憲民主黨也是一樣）則說補分土地給缺乏土地的農民；農民勞動派則說把土地擴充到『消費的』或『勞動的』標準爲止；而社會民主黨對於土地使用形式問題，是不同意於民粹派的，而對於民粹派之分割土地給

戶，佔有九一、二〇〇、〇〇〇俄畝。第（三）種正確數字：一、五〇〇、〇〇〇戶，佔有五六、五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第（四）種正確數字：二七、八三三戶，佔有六一、九九〇、〇〇〇俄畝土地。照上述的情形，在第（四）種方面，又加了五百十萬畝對地，和最大工商社團底三、六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而在統計內未註明分配情形的土地（上面已經說過的），是四八、五〇〇、〇〇〇俄畝。讀者由此可以看到，我們雖然祇取它的整數，但是所變更的祇是極微小的數目，對於我們的結論，絲毫沒有什麼變更的。

貧農的提議，則大都接受（蔡雷特爾在第二國會「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第四十七次會議上，通過了民粹派卡拉瓦也夫數目字，這數目字說，在從大地產方面剝奪來的價值六十五萬萬的五千七百萬俄畝土地中，有二十五萬萬盧布的土地，是分給只有五俄畝以下的貧農。請看記錄第一，二二一頁）。<sup>⑤</sup>總之，雖然地主、官吏、資產階級、農民及無產階級對於改革任務與條件各有各的眼光，但他們都看見了總的趨勢：即大地主底土地必須轉給最需要土地的農民之手。至於各階級對於這種轉給條件與範圍所持的各種根本不同的主張，我們下面還有特別的篇幅來研究。他們現在僅以爭鬥底可能的終結點底公式，來補充鬥爭底出發點底公式。上面已經說過現在有什麼。現在就要說到將來可以有什麼。假定，三萬個地主每人保留一萬俄畝，總共保留三百萬俄畝，餘下來的六千七百萬俄畝及五千萬俄畝關於分配情形未調查清查清楚的土地，轉給一千零五十萬的貧苦農戶。這樣我們就得着下頁的圖表：

	現 在 的		將 來 的	
	戶 數	畝 數	戶 數	畝 數
(一) 小的破產的 農民	10,500,000	75,000,000	7	每戶平均 畝
(二) 中農	1,000,000	15,000,000	15	11,500,000 7,000,000
(三) 富農與資產 階級	1,500,000	70,000,000	46.7	1,500,000 73,000,000
(四) 農奴制地主	30,000	70,000,000	2,333	---
總 數	13,030,000	230,000,000	17.6	13,030,000 210,000,000
未調查清楚的土地		50,000,000		
總 數	13,030,000	280,000,000	21.4	

李 德 生 1948

這就是俄國革命中爲爭土地而鬥爭的經濟基礎，這就是這種鬥爭底出發點及趨勢，卽終結點及爭鬥者心目中所認爲最好的結果。

在未研究這個基礎及其思想的（政治思想的）外殼以前，必須說一說那些可以發生的誤會與反駁。

第一，別人可以說，在我的圖表中，已經說到土地分割，而同時關於土地市有、分割、國有、社會化等問題都還沒有加以有系統的考察。

這乃是一種誤會。在我們圖表中，土地佔有條件完全置之度外，土地轉給農民的條件（無論所有權形式也好，使用權形式也好），也完全沒有提及。我只是一般的說土地轉遞給小農，而在我們的農村鬥爭中，這種趨勢是不容懷疑的。小農是在爭鬥，是爲了獲得土地而鬥爭。小規模的（資產階級的）耕種法是在反對大的（農奴制的）土地佔有制。除了我所描寫的之外，其他最好的革命結果，是不會有的（在我括弧內所註的，民粹派是否同意，下面再說）。

第二，別人又可以說，我沒有權力來提議把所有一切沒收來的土地（或說剝奪來的土地，因爲關於剝奪的條件，我現在還未說到），完全轉給土地較少的農民。別人又可以說，因着經濟發展底必然性，土地一定要轉給最富的農民。這種反駁，也是一種誤會。我爲了要證明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必須提出一個據民粹派看來最好的結果；我必須承認鬥爭者自己所提出的目的之可以達到；我們必須說到最接近於所謂『平分』的現象而不是土地革命將來的結果。假若

羣衆在鬥爭中，得着勝利，那羣衆一定要把勝利果實收爲己有。至於經過相當時日以後，這些果實究竟轉入誰人之手，那却是另外一個問題。

第三，別人又可以說，貧農之所以有這樣非常好的結果（將要變成每戶有十八俄畝以下的土地的中農），只是因爲我誇大了空閒土地底數量。別人可以說，必須把那些不能分給農民的森林除去。這種反駁，是可以發生的，而且是政府派及立憲民主派經濟家必然要提出來的，但是這些反駁並不正確。（一）我已經把北方全部（阿爾漢格，阿洛業次及俄洛果各省）及維亞特與比爾母省底一部分，那些密佈森林而在最近將來，對於農業經濟還沒有用處的土地，一概除外。（二）要特別來計算森林，不過是使計算格外複雜，但不能改變結果。例如考夫曼先生是一個立憲民主黨人，所以他對於地主的土地，自然是非常小心的，因此他以爲百分之二五的森林，可以分配，以補土地之不足；則四十四省便有土地一〇一、七〇〇、〇〇〇俄畝。而根據我的計算，四十七省有土地大約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其中六七、〇〇〇、〇〇〇俄畝爲農奴制的大地產（全數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其餘三四、〇〇〇、〇〇〇俄畝，爲政府其其他機關底土地。如假設凡一百俄畝以上的土地，一概剝奪，那末，土地總量，又可以增加九百萬至一千萬俄畝。\*

\* 在我的本文中規定所有五百俄畝以上的土地，一概剝奪，這完全是一種假定。若我們假定一百俄畝以上的土地，也一概剝奪，那就如下頁圖表。



### 三、立憲民主黨著作家蒙蔽鬥爭底本質

關於大地主經濟在俄國農村鬥爭中的作用問題，除了上述的材料之外，還須補充一點。俄國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之土地綱領底特徵，就是利用所謂「標準」這個口頭，來蒙蔽究竟那一個階級是農民最有力的敵人，與那一種地產是必須加以剝奪的主要對象這些問題。他們（立憲民主黨與勞動派）大都是說，根據這種或那種「標準」，農民需要多少土地；而不說及更具體更切身的問題：有多小土地，可以去剝奪。第一種問題提法，是要蒙蔽階級鬥爭，而以對於「國家的」觀點的奢望，來抹煞事情底本質。第二種問題提法，是把問題底整個重心，放在階級鬥爭上，放在農村中那部分最能代表農民思想的土地私有者底階級利益上。

我們以後還要說到所謂「標準」問題。此地我們只是

現 在		當 時		
戶 數	土地畝數	戶 數	土地畝數	平均 每戶畝數
1) 10,500,000	75,000,000	a) —	—	—
2) 1,000,000	15,300,000	b) 11,500,000	217,000,000	18.8
3) 1,400,000	50,000,000	c) 1,530,000	63,000,000	41.1
4) 130,000	90,000,000	d) —	—	—
13,030,000	230,000,000 +50,000,000	13,030,000	280,000,000	21.4

（但是關於農村性質及其特徵的結論，仍然是與前圖一樣。）

大略提到勞動派一個『不幸的』例外與一個標本式的立憲民主派學者。

在第二次國會內，國民社會主義者德拉羅夫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土地佔有人中間，百分之幾的佔有人底土地，可以被讓渡（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會議）。他只是說到讓渡（強迫的）而沒有提出沒收問題，他採用了我在自己的圖表中所假定的讓渡『標準』，即五百俄畝。可惜得很，在第二國會記錄中，把德拉羅夫底講演寫錯了（第一、二一七頁）——或者德拉羅夫先自己犯了一個錯誤。這個記錄上說，應受強迫讓渡的佔有人，有其私有土地底百分之三十二和全部土地底百分之九十六，要被剝奪；其餘的百分之六十八的佔有人底地產，被觸動的只有百分之四。其實，並不是百分之三十二，而應是百分之三點二；因為二七、八三三私有主，在七五二、八八一佔有人總數中，適等於百分之三點二，而他們在八五、八〇〇、〇〇〇俄畝全部土地中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就是全數百分之七十二點三。到底是德拉羅夫說錯了，還是他採用了不正確的數字，誰也不能知道。但是無論如何，若是我們沒有記錯，則在第二國會內許多講演者中間，只有他一個人，直接地具體地才說到了『鬥爭爲了什麼』這一個問題。

普羅考柏維赤先生是一個立憲民主黨著作家，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不能不提到他的『大著』。其實，他是一個『無題派』（六六），他與資產階級同志報中大半作者一樣，有時自命爲立憲民主黨人，有時自命爲社會民主黨孟塞維克來發表意見。他是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稀見的最

激派的培恩斯坦派底標本代表，這一派人動搖於立憲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之間，而(其中大部分人)不加入任何政黨，只是在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報紙上有系統地大吹大擂，不過所說的話比普列漢諾夫要右一點。在這裏，我們所以要說到普羅考柏維赤先生，這是因為他第一個在報紙內引用了一九〇五年土地佔有情形統計表，此外他在事實上是站在立憲民主黨土地改良綱領立場上的。普羅考柏維赤先生在同志上做了兩篇文章(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三日之二一四期及四月十日之二三八期)與制定這個統計的人左洛大萊夫將軍辯論。左氏說，政府用不着強迫剝奪土地，可以解決土地問題，每戶有五畝土地，及足以經營農事！普羅考柏維赤先生却比較自由主義化一點，他以每戶應有八俄畝來計算。他屢次說過，所給農民的這種保證，這是『完全不夠』的，這樣計算，只是『最節省的』計算法；但是他在決定『土地缺乏量』(這就是他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時，仍以這個數目字(八俄畝)為標準。他解說他之所以採用這個數目字，是為的要避免一切『無謂的爭論』；大概是因為要避免同左洛大萊夫等一類人去爭論罷？普羅考柏維赤計算『土地很少的』農戶，佔有總數底一半；所以要給農民補充，使每家有八俄畝，一共需要一八、六〇〇、〇〇〇俄畝，而國家現有的土地，一共好像不過九、〇〇〇、〇〇〇俄畝，所以『不強迫奪取土地，是不成功的』。

孟塞維克化的立憲民主黨人，或立憲民主黨化的孟塞維克在其計算與推論中，很好的暴露出自由派土地政綱底意義與精神。關於農奴制大地產及一般大地產問題，都完全蒙

蔽不談。普羅考柏維赤先生只是說到五十俄畝以上的私有土地，所以，鬥爭到底爲了什麼，還含糊不明。而一掌可握的極少數地主底利益，還是用面帷隱蓋着。他們不去公開露佈這些利益，却只是充滿着『一種官場見解』：僅拿國家土地來分配，『是不行的』。假若僅是國家土地是可以行的，那普羅考柏維赤先生——根據他自己的意見——就完全不反對農奴制的大地產了。

他們給農戶所決定的分量（八俄畝），仍然不能使農民免於飢寒。而他們所決定的應加以奪取的地主土地分量，却又非常之小（六二、〇〇〇、〇〇〇俄畝中之九、〇〇〇、〇〇〇俄畝）。爲要實行這種『強迫奪取』起見，必須要使地主來強迫農民，如像在一八六一年一樣！

無論是自願或不自願，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普考羅柏維赤先生總是正確地暴露出立憲民主黨土地綱領底地主階級底本質。立憲民主黨人，只是較爲謹慎一點，較爲滑頭一點罷了！關於地主土地必須奪取多少，他們是完全一聲不響的。

#### 四、土地革命底經濟本質及其思想外殼

我們已經知道，此次革命底本質，是消滅農奴制大地產，是造成自由的富裕的農民，這種農民並不感覺土地底缺乏，而能發展生產力，推動農業的技術。這次革命對於小規模的農業，對於市場加於生產者的統治以及商品生產的統治，完全沒有侵犯，而且也不能侵犯；因爲重分土地的鬥爭，不能改變這土地上面的生產關係。我們已經知道，這種鬥爭



由此可知：第一，沒收一百俄畝以上的土地，則地基便增加了九百萬至一千萬畝；而根據第一國會一個代表齊志夫斯基底提議，沒收五十俄畝以上的土地，則地基便增加一千八百五十萬俄畝。所以，基本的地基，還是農奴制大地產。現在土地問題底核心，即在於此。大家都知道，這種大地產與高等官僚是有密切關係的；亞歷新斯基先生（六八）在第二國會決用魯巴金先生底數目字，來說明俄國高等官僚，據有多少土地。第二，這些數目字，可以很明白表示，除了一百俄畝以上的農民份地與地主土地以外，在大量的農民份地中（及在小量的地主土地中）還有很大的差別，土地革命使農民在土地數量方面，尤其是資本牲畜數目方面，農器數量和質量方面分化起來了。俄國各種經濟學書籍已經很明白地證明，農民在非份地方面所引起的分化，比較在份地方面（六九）的分化來得厲害多了。

多少反映農民土地鬥爭的民粹派理論，有什麼意義呢？民粹派理論底本質，就是兩大『原則』：『勞動原則』與『平均原則』。這兩個原則底小資產階級性，是表示得非常清楚的；這在馬克思主義書籍，已經解說得非常詳細，在這兒也用不着再說了。但是必須指出這些原則底特點，而這個特點，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直到現在還沒有充分估量到。這些原則在現今歷史階段上，實際上表示出（雖然是混沌地）一種真實的進步的東西。就是，這種原則是表示，鬥爭是爲了要消滅農奴制的大地產。

看了上面我所寫的那個對照表，即農村制度由現在狀況進化到資產階級革命『最後目的』時的對照表，就可知道，

將來的『那時』與『現在』中間最大的區別，就是在將來土地分配，比較現在要不可比較的『平均』些；比現在要不可比較的能適合『勞動的原則』些。這並不是偶然的。在農民國內，不能不這樣，因為資本主義之發展迫使着農民國從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在這樣的國度內，消滅農奴制大地產，也完全是資本主義發展底要求。在小規模的耕種方法佔統治地位時，農奴制大地產消滅後，一定要使地產平均起來。而資本主義推翻中世紀大地產之後，也就趁機利用較『平等的』土地佔有原則，雇傭勞動，機器及高度農業技術，而不是利用工役及農奴關係，來開始建設大規模的農業經濟。

民粹派底錯誤，就在於他們只限於小戶主窄狹的眼界之內，而不看見農民脫離農奴制束縛以後的社會關係底資產階級性。他們把小資產階級農業底『勞動原則』與『平均原則』（本來是用以消滅農奴大地產的口號）誤解，變成一個絕對自給的東西，是一種特別的非資產階級制度。

有幾個馬克思主義者底錯誤，就在於他們除了批誣民粹派理論外，沒有看見這種理論在反對農奴制度鬥爭中帶有甚麼歷史的真實的內容。他們批評，『勞動原則』與『平均原則』是落後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是非常公正的；可是他們忘記了，這種理論是表示先進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這種理論，是用以反對俄國舊農奴制度的空決鬥爭底旗幟。在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中，特別是在反對地主壟斷土地的舊農奴制度的鬥爭中，平等觀念是最革命的觀念。小資產階級農民底平等觀念，是合乎規律的、進

步的，因為這種觀念是表示與不平等的封建農奴制度宣戰。『平分』觀念，是合乎規律的、進步的，因為它是代表着每人只有七俄畝土地的一千萬受地主剝削而破產的農民，去企圖分割每人有二千三百俄畝土地的農奴制大地產（這裏不是說把土地分割為私有產，而是分割來經營使用，這種分割是可能的，而在小規模的耕種方法占統治時，無論是土地國有或是土地市有，這樣分割，都是必然要實現的）。這種觀念，雖是用錯誤的、混沌的、假社會主義的空話來蒙蔽自身，可是在現今歷史階段上，的確是表示推動資產階級革命前進，達到澈底解決的企圖。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僅能批評民粹派用社會主義的空話，來籠罩資產階級的口號，而不能估計為反對農奴制度最堅決的資產階級的口號的民粹派理論之歷史的進步的意義；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底真實內容，民粹派以為是『社會主義化』，其實只是最堅決的澈底的肅清農奴制度，準備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罷了。上面我所寫的『現在』與『那時』那個對照表，恰恰是表示，最高限度地破壞農奴制度與最高限度地達到『平均原則』。民粹派以為平分土地就是消滅資本制度；而實際上平分土地僅僅是最激進的資產階級的企圖。除了這點以外，其他關於『平均原則』的一切，都是小資本家底幻想及夢話。

有幾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評判民粹派理論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意義時，表示出自己的眼光，是近視的並非歷史的；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深認識他們所擁護的沒收地主土地口號底意義。假若我們已經瞭解在現時土地佔有條件



下革命底經濟基礎，那就可以不僅懂得民粹派理論底空想性，並且可以懂得這種空想理論底真實內容，為一定歷史任務所決定的鬥爭真理，反對農奴制度鬥爭底真理。

### 五、資產階級的土地進化底兩個形式

再講下去吧！我們已經說過，從反對資產階級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眼光看來，民粹派的理論，是荒謬的、反動的；可是在反對農奴制度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它却是『合理的』、進步的了（就其特殊的歷史任務而言）。可是現在要問：能否認為，俄國土地制度及整個社會制度中間農奴關係之必然衰亡與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之必然實現，只能夠在一個形式內面發生？還是可以採取幾個不同的形式？

這個問題，對於俄國革命的正確見解及社會民主黨土地綱領之規定，具有極大的意義。而我們也必須根據上述關於革命底經濟基礎的材料，來解決這個問題。

鬥爭底眼中釘，就是農奴制的大地產；這些大地產，是俄國農奴制度遺跡最顯著的化身，最堅固的柱石。商品經濟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將絕對必然地把這些遺跡剷除淨盡。在這一點上說起來，俄國只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道路。

可是這種發展形式，可以有兩種。農奴制度遺跡之消滅，可以用改組地主經濟的方法——消滅農奴制大地產的方法，換句話說，可以用改良的方法或用革命的方法。資產階級的發展可以有兩條道路：或者是以大地主經濟為主腦，讓它漸漸變為資產階級的經濟，而用資本主義剝削方法

來代替農奴制度剝削方法，以推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是，由小農經濟為主腦，用革命的方法，來把社會機體中農奴制大地產這些「贅瘤」剝除出去，而後來沿着資本主義的法麥<sup>※</sup>道路自由發展。

資本主義發展底這兩條客觀可能的道路，我們稱之為普魯士式的與美國式的道路（七〇）。照普魯士式的道路來發展，則由農奴制地主的經濟，漸漸變成資產階級的翁克<sup>※※</sup>的經濟，農民經過幾十年的剝削與壓迫的痛苦，而後才產生少數「大農」。至於照美國式的道路發展，則地主經濟或者本來就沒有，或者是用革命方法來把封建大地產沒收分割，完全消滅地主式的經濟。於是農民就成為農業中唯一的人物，而漸漸進行成為資本主義的法麥，根據前者，進化底主要的內容，就是在封建地主翁克土地上，由農奴制的剝削轉入資本主義的剝削。根據後者，主要的內容是宗法社會的農民變成資本主義的法麥。

在俄國經濟史中，這兩種進化形式都可以十分顯明地看出。就拿農奴制崩壞時期來看吧。地主與農民為爭實行改良的方法而互相鬥爭起來。地主與農民都是主張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條件（不自覺地）。但是前者（地主），要

※ 資本主義的法麥（capitalist-farmer），就是用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農業的那種農民，亦可簡稱爲「農業資本家」；這是美國最盛行的一種農民——校者。

※※ 翁克（Junker）是普魯士土地所有者（或地主）底稱呼——校者。

求這種發展能夠盡量保留地主式經濟、地主進款和地主剝削方式；而後者（農民），則要求在當代技術程度之下，盡量保全農民底利益，要求消滅地主大地產，消滅一切農奴制的剝削方式，擴充自由農民底土地。很明顯的，農民改良若是走了第二條路，資本主義之發展及生產力之發展，自然比走第一條路要來得廣大而且迅速。<sup>\*</sup> 只有冒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按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民粹派所描寫），才可認定一八六一年農民之失去土地是資本主義發展底保證。農民利益與地主利益間的鬥爭，並不是『國民生產』與『勞動原則』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如俄國民粹派過去所想像與現在所想像的一樣），而是美國式資本主義發展，反對普魯士式資本主義發展的鬥爭。

俄國那些沒有農奴關係、農業完全或大半由自由農民經營的區域中（如農奴解放後沙瓦西、新露西亞及北高加索），

在科學要覽雜誌（一九〇〇年五月六日）上，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說過……在農民解放時，農民得的土地越多越便宜，則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便越快速越廣泛自由，民眾底生活水平變越高，機器之採用亦越快；總而言之，俄國經濟底發展，便能近乎美國式的經濟發展了。且舉兩件事實來證明我這意見之正確：一，在很多區域中，因為土地缺乏及稅務過重，在私人經濟中，產生了工役制度，這完全是農奴制底直接遺跡而不是資本主義；二，恰巧是在俄國那些邊境中，因為農奴關係或者完全沒有或者比較薄弱，農民受土地缺乏、工役和稅務痛苦比較少些，所以在這些地方，在農業中資本主義比任何地方都要發展得快些。

生產力之發展，資本主義之發展，比較充滿農奴遺跡的中部區域要快得多了。\*

俄國中部農業區和邊境農業區，告訴我們，俄國在地理上是分成區域，在某個區域中某種土地進化形式佔據優勢；同時，就是在那些農民經濟與地主經濟並存的區域中，這兩種進化形式的基本特質，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民粹派經濟學家底根本錯誤之一，就是他們認為農村資本主義底根源，僅僅只是地主的經濟，而以『國民生產』及『勞動原則』來看待農民的經濟（現在的勞動派『國民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等也都是這樣）。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對的。地主的經濟是進化到資本主義，漸漸用『自由勞動』代替工役，以深耕法代替三田制，以主人完美的工具，來代替農民舊式的農具。農民的經濟，也是向資本主義進行的，分化出農村資本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村社』狀況愈優美，農民生活情形愈豐足，則農民分化形成爲資本主義農村經濟兩個對抗階級的過程，也越是來得快。所以土地進化底兩種形式到處都是有的。農民利益與地主利益間的鬥爭，充實了俄國農奴解放後的歷史，而成爲我們革命最主要的經濟基礎。這種鬥爭，就是爲實現這種或那種土地進化形式的鬥爭。

\* 關於俄國邊境地帶作爲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移民基地，這一個意義，我在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已經詳細說到了（見本選集卷一——校者）。在社會民主黨土地綱領的問題中，關於他們的意義，下面還要特別講到。

只有了解這兩種形式間的差別及這兩種形式底資產階級性以後，才能正確解說俄國革命中的土地問題，才能了解各政黨所提出的各種土地綱領底階級意義。\* 我重複一遍吧：鬥爭底眼中釘就是農奴制的大地產。資本主義的進行是毫無爭論的了。但是這種進化有兩種形式：由資本主義的農民——法麥用革命方法來推翻消滅農奴制大地產；或由農奴制大地產漸漸變成資本主義的地主——翁克經濟（而被束縛的農民則變成被束縛的雇工）。

\*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關於資產階級土地進化兩條道路的問題，許多人往往完全弄不清楚。馬斯洛夫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在教育雜誌（一九〇七年第三號）中指出兩條道路：『（一）「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二）「無濟於事的與經濟發展來鬥爭」。『第一條道路是把工人階級及整個社會引向社會主義；第二條道路是把工人階級推到（！）資產階級手中（！）推到大私有主與小私有主間的鬥爭中去，工人階級在這種鬥爭中除了失敗而外，再也得不着什麼。』』（九二頁）第一，這所謂『第二條道路』，是一句空話，是一種夢想，而不是道路；這是一種杜撰的觀念，而不是實際可能的發展。第二，馬斯洛夫又不知道斯託雷平及資產階級也是領導農民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說，真正的鬥爭，並不是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爲了資本主義發展底形式。第三，好像在俄國還有一條不把工人階級推到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道路，這完全是荒謬之談。第四，好像還有一條道路使大私有主與小私有主間不發生鬥爭，這也是無稽之談。第五，馬斯洛夫把農民分成歐洲流行的兩大類（大私有主及小私有主），而遮蔽了在革命中有很大作用的俄國歷史上的特點，遮蔽了小資產階級私有主與大封建私有主間的鬥爭。

## 六、 革命中一切土地綱領底兩條路線

假若我們把各階級在革命中所提出的土地綱領拿來與上述經濟基礎對照一下，那我們立刻就可以看見這些綱領含有兩條路線，這兩條路線是與我們上述的兩種土地進化形式互相符合的。

且看右派地主及十月黨人所贊成的斯託雷平底綱領吧！這是公開的地主式的綱領。但是能不能說，在經濟方面，這個綱領是反動的？換句話說，這個綱領是否排除或企圖排除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阻止資本主義的土地進化？絕對不會的。反之，斯託雷平依據基本法第八十七條所頒佈的著名的土地律（七一），是含着純粹的資產階級的精神。毫無疑義的，這種法律是走向資本主義的進化，是推進這種進化，助長這種進化，促進農民財產之剝奪，加速村社之崩壞，加速鄉村資產階級之形成。毫無疑義的，在經濟科學方面說來，這種法律是進步的。

那是否是說，社會民主黨應當『擁護』這種綱領呢？不是，只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才可以這樣說，普列漢諾夫及孟塞維克就在散佈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種子；他們大喊大叫，說在資產階級與舊制度爭鬥中，我們必須擁護資產階級。實則不然。爲了生產力發展底利益（這是社會進步底最高標準），我們不應擁護地主式的資本主義進化，而應擁護農民式的資本主義進化。前者是說，盡量保留奴隸制及農奴制（在資產階級變化的），很緩的發展生產力，很慢的發展資本主義，這就是不可限量的貧窮與困苦，使廣大農

民羣衆和無產階級，受到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後者是說，最快的發展生產力，就是給農民羣衆造成最好的生活條件（只要是在商品經濟下可能的條件）。社會民主黨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策略，並不是如機會主義者所想，由擁護自由資產階級的任務所決定的，而是由擁護戰鬥的農民的任務所決定的。

再看自由資產階級底綱領，立憲民主黨（六五）底政綱吧！他們信從一句格言『容許什麼就做什麼』（即是說地主容許什麼），他們在第一國會上提出一個綱領，在第二國會上又提出另一綱領。綱領對於他們，是一件很容易而不用注意的事，好像對於歐洲無原則的資產階級的野心家一樣。在第一國會中，因為革命力量佔優勢，所以自由派底綱領，也就採用『國有化』底碎片（主張造成所謂『全國地基』）（七二）；在第二國會中，因為反革命力量佔優勢，所以自由派底綱領，也就拋棄了全國地基主張了，反轉來採用斯託雷平鞏固農民私有財產的觀念，取消強迫剝奪地主土地的通例。自由派這種紛飾，我們這裏只是順便提到。而最重要的，是指出自由派這兩個土地綱領底一般原則基礎。這一般的原則基礎有以下幾點：一，贖買；二，保留地主經濟；三，在實行改良時保全地主之特權。

第一，贖買是架在社會發展之上而給與農奴制大地產主人的貢品。贖買是官僚式警察式地在資產階級的『共同等量』底形式之下來保障農奴剝削之實現。其次，立憲民主黨底兩個綱領多少是想保留地主經濟，這也非常明顯，雖然資產階級政客們總想蒙蔽這件事實，不讓人民知道。第

三，在實行改良時保護地主之特權這一點，在立憲民主黨對於根據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記名的投票法來選舉地方土地委員會的態度上，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得出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敘述，且待他處再說吧\*。在這裏，我們只要指明立憲民主黨土地綱領底路線就是了。在這裏，必須指出土地委員會底成分問題，因為這問題，也是有很大的意義。只有政治上的幼兒，才可以被立憲民主

\* 參閱第一國會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十四次會議記錄，那裏立憲民主黨人谷果史金及哥德列夫斯基與十月黨人共同用卑污的詭辯態度來反駁設立地方土地委員會的主張。在第二國會裏：立憲民主黨人沙維列夫之動搖不定（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第十六次會議）和他達林洛夫之公開反對建立地方委員會的主張（一九〇七年四月九日第二十四次會議記錄一七八三頁）。請看言論報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八十二期之精采的卷頭語（即米留可夫翻印過來的鬥爭之年第一百十七期從四百五十七頁到五百五十九頁）。這位改頭換面的十月黨人底重要語句：『我們以為組織這些委員會如以普通表決的方法，那就不是預備利用他們來和平解決土地問題，而完全是含有旁的作用。改良底一般方向，應由國家的手來指導……各地方委員會應儘可能公平地代表各衝突方面底利益。要根據國家原定的改良原則來調和雙方底利益，反對任何單方面底強制行為……』（第四百五十九頁）。在立憲民主黨土地問題第二卷中，顧特萊先生登載他那種保證地主與官僚在一切土地委員會，首都、省、縣委員會中佔居優勢的立法草案。而邱普羅夫先生——『自由主義者』！——又在原則上擁護這個欺騙農民的真正地主的計劃（三十三頁）



黨「強迫讓渡」口號所迷惑。問題是誰強迫誰；地主強迫農民（買一塊沙田，要付三倍價錢），還是農民強迫地主。立憲民主黨說，「利益相對抗的雙方面產生同等的代表」，「不許任何方面採用強權」等話，都是明白表示出事情底本質，表示在立憲民主黨所說的強迫讓渡中，只是地主強迫農民罷了！

立憲民主黨底土地綱領，是走着斯託雷平的地主式的資產階級進化底路線。這是事實。有幾個社會民主黨人不懂得這件事實，使他們與幾個孟塞維克一樣，却認為立憲民主黨底土地綱領是比民粹派底土地綱領要進步些。④

農民代表，即勞動派，社會民粹派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在兩次國會內雖然有很多次的動搖，但是非常明顯地保持着保護農民利益以反對地主的路線。比方關於贖買問題，勞動派是動搖的；在他們綱領內，曾經承認贖買；但是，第一，他們時常用對沒有工作能力的地主應給以公共撫卹金一理由，來解釋這點；第二，在第二國會記錄內，時常可以遇着很多明顯的農民意見，反對贖買而提出口號：一切土地歸全體人民\*。關於地方土地委員會問題，關於這個誰強迫誰這一最重要的問題，農民的代表都是贊成普通投票

\* 請參看右派農民彼羅齊科在第二國會上的演說（一九〇七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十二次會議）：顧特萊提出的條件倒還不錯，……「自然，他是一個富人，所以說得這樣昂貴；我們呢，都是貧苦的農民，是不能支付這麼多的。」（記錄一六一六頁）右派農民比玩弄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客少許左一些。同樣，

選舉的。

現在我們還沒有說到勞動派，社會革命黨土地綱領與社會民主黨土地綱領底內容。我們首先應當指出一件不可爭論的事實，就是：凡出現於俄國革命中的一切階級及政黨底土地綱領，可以分成兩種主要形式，這兩種形式是與資產階級的土地進化底兩種形式，互相符合的。『右派的』土地綱領與『左派的』土地綱領間的界線，並不如孟塞維克所說的間乎十月黨與立憲民主黨之間（孟塞維克把『立憲民主的』話頭大吹特吹，可是只是分析了黨底名稱，而沒有分析黨底階級基礎）。其實，這條界線，是間乎立憲民主黨與勞動派之間。這條界線，是由俄國社會中爭奪土地的兩個主要階級——地主與農民底利益而決定的。立憲民主黨是要保留地主底土地，是要求農業照着歐洲式地主式資本主義道路進化。而勞動派（以及社會民主派工人代表），即農民與無產階級底代表，是要求農民照着資本主義式的農民道路進化。

我們必須把各國土地綱領在理論上的表現及其在政治上的細關節目，與這些綱領底經濟基礎，分別清楚。現在的困難，不在乎去了解地主土地要求和農民土地要求底資產階級性，他們兩方面的土地綱領底資產階級性，這種工作，在革命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做過了，而後來又被革命證實了。現在的困難，是在乎完全了解那在資產階級社會及資

---

也可參看非黨農民謝米諾夫底演說，他是一位充滿農民自發革命鬥爭精神的人。同時也可參看其他農民代表演說。

產階級進化基礎上兩個階級間爭鬥底本質。假若不了解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底客觀趨勢，那就不能了解這種鬥爭是一種有規律性的社會現象。

我們已經說明俄國革命中土地綱領底兩種形式與資產階級進化底兩種形式相互間的連繫，現在必須進而考查這個問題之新的很重要的另一方面。

### 七、俄國土地面積與殖民問題

上面已經說過，經濟的分析，使我們談到資本主義問題時，不得不把俄國分成農奴制遺跡很多的中央農業區域及農奴制遺跡完全沒有、或者很少而具有自由農民的資本主義進化之特徵的邊疆區域。

什麼叫做邊疆呢？邊疆是沒有居民或居民少，沒有完全開墾的土地。我們現在必須離開歐俄，而來談到俄羅斯帝國；這樣才可以準確決定，邊疆是什麼，它在經濟上有甚麼意義。

普羅考柏維赤與梅特瓦柯做了一本小書，名為俄國有多少土地與我們怎樣來利用這些土地。梅氏想把統計書籍上關於全俄土地數量及我們所知道已經使用的土地數量作一總的統計。為明瞭起見，我們且把梅氏統計列成一表，再加以一八九七年所調查的人口統計。

這些數目字明白地說明：俄國土地數量，是何等的多，我們對於邊疆土地及其經濟意義的了解是何等的少。當然，認為這些土地在現時、在現在形式下就能滿足俄國農民底土地需要，這自然是根本錯誤的。這是反動派學者所時

	全俄土地面積 (芬蘭除外)										根據一八九七年	
	土地總數					其中					調查的人口	
	以一千方俄里為單位		完全後已統計的土地		耕種地		草地		樹林		總數 (以一千人里以上為單位)	一方俄里以上的人口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以一百萬俄畝為單位			
波蘭十省.....	111.6	11.6	—	11.6	7.4	0.7	2.5	10.3	9,402.2	84.3	—	
密瓦河以西三十八省.....	1,755.6	183.0	—	183.0	93.6	18.7	34.0	146.3	—	—	—	
密瓦河以北以東十二省.....	2,474.9	258.0	—	268.0	22.3	7.1	132.0	161.4	—	—	—	
歐俄五十一省總數.....	4,230.5	441.0	—	441.0	123.3	26.7	168.5	318.5	9,344.2	22.1	—	
萬加乘.....	41.7	42.9	22.1	20.8	6.5	2.2	2.5	11.2	9,289.4	22.5	—	
西伯利亞.....	10,966.1	1,142.6	639.7	502.9	4.3	3.9	121.0	129.2	5,758.9	0.5	—	
中亞細亞.....	3,141.6	327.3	157.4	169.9	(.7)	1.6	8.0	10.5	7,746.7	2.5	—	
亞俄總數.....	14,519.4	1,512.8	19.2	693.6	11.7	7.7	131.5	150.9	—	—	—	
全俄帝國總數.....	18,861.5	1,965.4	819.2	1,142.2	135.0	34.4	300.0	409.9	125,640.7	0.7	—	

常打算的\*，可是這種打算，並沒有絲毫科學的價值。在這一點上考夫曼先生完全是對的，他譏笑那些根據平方俄里等統計，尋找自由的土地來移殖農民的企圖。同時他又說，現在在俄國邊疆能夠供給移殖農民的土地是怎樣的少，那種似乎用移殖農民的方法就可醫治俄國農民缺乏土地的痛苦的見解，是怎樣的不對。（參看道柯魯考夫及彼得克威赤所出版之土地問題內考夫曼底文章移民與其在土地綱領內的作用。亦可參看考氏移民與殖民一書。）

但是這位自由主義者考夫曼先生這些正確的說法，却含有一個極端重要的錯誤。考氏說：『在目前的移民數量之下，在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況之下，在他們目前的文化程度之下，供給俄國農民移殖的土地，是絕對不夠的。』（第一二九頁）所以——他擁護立憲民主黨底土地綱領而總結說——必須強迫讓渡歐俄的私有土地。

這是俄國經濟學家經常的、自由主義的及民粹主義的議論。從這種意見可以得着一個結論，即供給移民的土地，若是足夠，那就可以不去侵犯農奴制的大地產。立憲民主黨先生們及其同類的政治家，滿腔藏着仁慈的官吏底觀點，他們總想超乎階級及階級鬥爭底範圍之外。他們以為，要消滅農奴制大地產，並不是因為這些大地產，用農奴制方法

\* 反動派的代表也是如此。在第二國會裏，十月黨人特太列元科夫引了許多數目字（如謝爾賓關於荒原六千五百萬俄畝以及阿爾塔三千九百萬俄畝土地），來證明在歐俄方面，實行強迫讓渡之沒有必要。這是那種適應農奴地主利益來用斯託雷平精神共謀『進展』的資本家之標本。

來剝削及壓迫各地的千萬人民，阻止生產的發展；而是因為不能立刻把幾百萬農夫，一概送到西伯利亞或土耳其斯坦去呢！重心不在俄國大地產之農奴制的階級性，而在階級調和底可能性，在不得罪於地主而去滿足農民的可能性，總而言之，是在於他們所讚美的『社會和平』底可能性罷了。

考夫曼及其在俄國知識界中那些同道者底意見，必須倒轉過來，然後才能成為正確的意見。因為俄國農民是受農奴制大地產所壓迫，所以很難在全俄疆域上自由移民，很難合理地應用俄國遼闊大批的土地。因為農奴制大地產使農民處於黑暗的境地，用工役制及束縛制來保留耕種土地的最落後的方法；所以農業技術、農民羣衆之知識自動性和創造性，都很難提高，很難發展。而這種發展，對於使用比現在更多的俄國後備土地，是非常必要的。因為，農奴制大地產及農業中間束縛制度底統治，在政治上也建立起同等的上層建築：黑幫地主之把持國家政權，人民權利之遭受剝奪，管理階級內頹廢柯李特瓦業夫方法（七四）之流行等等皆是。

在俄國中央農業區中，農奴制大地產對於整個社會制度，對於一切社會發展，對於農業狀況，對於農民羣衆生活程度，是有最有害的影響，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現在只是把那些足以證明中部俄國內面工役制與束縛制之壓迫、束縛式佃租、『冬季雇傭』及其他中古遺跡統治的大批書籍，來引用一下\*。

\* 參看本選集第一卷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第三章論賦役制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與工役制之散佈——編者。

農奴制度之崩壞，造成了這樣的條件（我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一書中分析得很詳細），使人民離開農奴主底巢穴而四面奔走。人民從中央農業區移居於工業的省分，移居於京城，移居於歐俄南方東方的邊境，以至於向無人煙的地方為止。梅特瓦柯先生在上述一書內說得很對：不能耕種的土地之定義，是可以很快改變的。他說：

【培瓦里溪曠野氣候惡劣，雨水稀少，永遠是最壞的最不利於種植的土地。在一八四五年很著名的自然考察家如拜爾及葛曼生都這樣說過。當時，塔瓦里溪底人口比現在少三分之二，所產生的糧食，只有一、八〇〇、〇〇〇俄石；而過了六十年之後，即在一九〇三年，人口增加了兩倍，所產生的糧食增至一七、六〇〇、〇〇〇俄石了，換句話說，恰是增加了十倍。】  
（第二十四頁）

不僅是塔瓦里溪省是這樣，就是歐俄東南兩方邊疆諸省，亦莫不如是。南方高原及窩瓦河以東各省底糧食出產，在六七十年代時遠不及中部黑土帶各省，而至八十年代時，則反超過之（見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歐俄人口，從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九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其中，農村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八，城市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而在同一時期內，新俄羅斯、窩瓦河下流及東方各省底人口，却增加百分之九十二，其中鄉村人口增加百分之八十七，城市人口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四。\*\*

\* 參看本選集第一卷——編者。

\*\* 參看同一卷——編者。

梅特瓦柯先生接着說：

「我們毫不懷疑，現代官吏關於邊境土地底經濟意義估計底錯誤，不比拜爾及葛曼生在一八四五年論塔瓦里溪省的錯誤小些。」（同書）

這是很對的。但是梅特瓦柯先生沒有指出拜爾及其他官吏估計錯誤底根源。錯誤底根源，就在他們只注意到當時文化及技術程度而沒有注意到這程度底進化。拜爾及葛曼生沒有預先料見那些在農奴制廢除以後成為可能的技術變更。毫無懷疑的，現在在歐俄農奴制大地產崩壞以後，生產力及文化技術必然要大大提高和發展起來。

很多討論俄國土地問題的人們，把問題這一方面放過，這是一大錯誤。廣泛應用俄國邊疆底後備土地要具備一個條件，即造成脫離一切農奴遺跡壓迫的真正自由的農民。邊疆大部分土地現在之所以不能使用，與其說因為邊疆土地自然本質之不良，倒不如說是因為中俄經濟底社會本質之不好，這些社會本質使技術滯而不進，使人民失其權利，而落入壓迫、朦朧無知及束手無策的情況中。

考夫曼先生就是忽略了問題底這一重要的方面。比方他說：「我預先就要說，我並不知道可以移殖一百萬人、二百萬人還是一千萬人。」（見同書一二八頁）他又指出無用土地底定義，是相對的：「鹽質土地不但是不至於完全沒有希望的，並且假若採用某種技術後，可以變成很肥沃的土地。」（一二九頁）在土耳其斯坦，平均每一方俄里土地只居住三人，「大批土地還是沒有人居住呢。」土耳其斯坦「荒地」，就是著名的中亞細亞的黃田，這種土地假若灌溉



得好是非常肥沃的。可以灌溉的土地，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甚至於不必提出，只要一觀任何方面的邊疆，就可以知道：幾百年前曾經灌溉過的鄉村與城市的廢墟，是非常之多；在這些廢墟的四圍幾十平方俄里之中，有很多從前曾經使用過的運河與水溝，而等待將來人口灌溉的土地，亦當以數百萬俄畝計。」（第一三七頁）

土耳其斯坦及俄國其他各處數百萬俄畝的土地，不僅「等待」灌溉及各種改善，這些土地並且「等待」俄國農民從農奴制壓迫之下，從貴族大地產壓迫之下，黑幫政府專政之下解放出來。

俄國有多少無用的土地可以變成有用的土地，對這個問題加以猜測是完全沒有效用的。但是必須明白了解那為俄國經濟史所證明的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大特點的事實。就是俄國是有很多邊疆可以當作殖民之用，這些土地，不僅隨着農業技術每次的進步，並且隨着俄國農民從農奴制壓迫下解放出來每次的成績，而得漸漸適於居民，適於耕種。

這種情形就是俄國農業美國式資產階級進化底經濟基礎。在西歐各國，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所有的土地，都已經使用了；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時常依樣葫蘆把他們拿來與俄國比較。在那兒，農業技術每次的進步，只可以增加投入土地的資本量與勞動量。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發生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業技術底每次進步，人民真正自由底每一進展，不但可以把新的勞動與資本補充投入舊有的土地，並且可以把那些新的「茫無邊際的」荒地利用起來。

## 八、第一章各經濟結論底歸納

上面這些經濟結論，應作為修改社會民主黨土地綱領的緒論。我們現在把這些經濟結論歸納起來罷。

我們已經知道，在俄國革命中土地鬥爭底眼中釘就是農奴制的大地產。農民為爭土地的鬥爭，首先主要的就是消滅這些大地產。消滅這些大地產，把土地轉給農民，這當然是根據俄國農村經濟資本主義進化底道路。這條進化底道路是能最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把自由農民變成法麥。但是還可以有一條農業資本主義進化的道路，即保留地主的經濟及大地產，遲緩地把農奴制經濟變成翁克式的經濟。各個階級在俄國革命中所提出的土地綱領底兩大形式，正是建築在資本主義進化底這兩種可能形式之上。同時，俄國有很多可以殖民的邊疆土地，這是俄國底特點，是促進『美國式』發展的經濟基礎之一。這些土地雖然不能完全把歐俄農民從農奴制壓迫下解放出來，但是俄國本部底農民越自由，生產力越發展，這些土地便越是可以使用。

##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土地綱領 和革命對於它的審查

現在，我們要考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土地綱領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對於土地問題所持意見底發展，經過了幾個主要的歷史階段。這些主要階段，我在修改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土地綱領（七五）一書中已經說過。現在我們必須更加詳細說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過去的土地綱領，即一

八五年至一九〇三年的土地綱領，有些甚麼錯誤。

### 一、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過去土地綱領底錯誤

「勞動解放社」在一八八五年出版的土地綱領草案中，有以下的敘述：

「激進修改俄國土地關係——土地贖買條件及農民村社分領土地的條件。在農民願意拒絕份地及退出村社時，就應當給與農民以拒絕份地及退出村社之權等等。」\*

這個綱領底錯誤，並不是在於綱領底原則不正確，或局部要求底不正確。不！綱領底原則，都是對的，而它所提出的唯一的局部要求（拒絕份地之權），也是毫無爭辯的。因為現在斯托雷平的特殊法律也執行了這個要求。這個綱領底錯誤，就在它是抽象的，對問題沒有一點具體的意見（七六）。真正講起來，這不是一個綱領，而是一個平常的馬克思主義的宣言。自然，我們不能認為這個錯誤是綱領起草人底過失，因為他們寫出這些原則，還遠在工人政黨組成之先。反之，我們應當着重指出的，就是在俄國革命前二十年，這個綱領就已經承認必須「激進修改」農民改良的事業。

在理論方面，這個綱領必須發揮下去；就是說：必須說明，什麼是我們土地綱領底經濟基礎；要求徹底修改（與不徹底的改良主義的修改是不同的），究竟有何根據。最後

\* 參看普列漢諾夫全集第二卷——編者

還須根據無產階級底觀點（無產階級底觀點是與一般急進派觀點根本不同的），來具體決定這修改底內容。在實際方面，要根據農民運動經驗來發揮這個綱領。沒有羣衆的、甚至全國的農民運動經驗，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是不會變成具體的綱領的；因為，俄國農民中間資本主義的分化程度如何，他們怎樣能夠幹民主革命，這些問題，僅只根據理論的考察，是非常之難解決或者是完全不能解決的。

在一九〇三年，在本黨第二次大會通過了本黨第一個土地綱領時（七七），關於農民運動底性質、範圍及深度，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南俄一九〇二年春季的農民暴動，依然是孤獨的爆發。所以社會民主黨在制定土地綱領時是很慎重的：因為替資產階級社會『制定』土地綱領，完全不是無產階級底事情；而反對農奴制度殘餘的農民運動，值得無產階級擁護的運動，能夠發展到怎樣的程度，當時還沒有人可以知道。

一九〇三年的綱領，曾企圖具體規定修改底內容及條件，關於這點，社會民主黨人在一八八五年時只是一般地說了一下。這種企圖（綱領最主要的一點論『割地』）就是把受農奴制剝削的土地（即在一八六一年被割去的農民土地）與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土地大致分別開來。這種大致的分別，是完全錯誤的，因為農民羣衆的運動，在實際上不能去反對某幾種的地主土地，而只能去反對整個的地主土地。一九〇三年的綱領，提出了一八八五年所沒有提出的問題，即農民利益與地主利益間的鬥爭問題，即在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所都認為必要修改的那個土地關係的時候，農民利益與地

主利益的鬥爭問題。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對這問題的解決，是不正確的；因為綱領沒有把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純粹農民的方法與純粹地主的方法對立起來，而只是勉強採取一個中間的方法。●自然，這裏應該注意，當時沒有發生公開的羣衆運動，所以使我們不能根據準確的事實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如社會革命黨根據空洞的辭句，或清白的意願，或市儈的空想來解決這個問題。誰也沒有把握來預料，在地主局部地由工役勞動轉入僱傭勞動的影響之下，農民分化到了甚麼程度。誰也不能估計，一八六一年改良後所產生的農村工人是有多多少，他們的利益與破產的農民羣衆底利益分化到了甚麼程度。

無論如何，一九〇三年的土地綱領底主要錯誤，就在沒有準確說明：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土地鬥爭之可以發展與必然要發展，到底是爲了甚麼；就是說，在這種鬥爭中，在這種或那種社會勢力勝利之下，客觀上可以發生那幾種資本主義的土地進化形式。

## 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現在的土地綱領

社會民主工黨現在的土地綱領，是在斯託呵爾姆代表大會上通過的（七八），在一個重要的問題上，比之過去的綱領，是要進步得多了。這就是：社會民主工黨，承認要沒收地主土地，\* 因此就很堅決地承認了農民土地革命之必要（在綱領中是說到私有的土地；而在土地綱領決議附錄中

\* 在綱領第四條上面，曾說到私有土地。在附入綱領的決議中（土地綱領第二部），曾說到沒收地主土地。

『土地政綱的第二部』則說到沒收地主土地)。綱領中『擁護農民的革命運動，直至沒收地主土地爲止』這一句話，很明顯地表示出這種思想。在斯託阿爾姆代表大會上的討論中，報告者之一普列漢諾夫(現在的綱領就是他與約翰\*共同起草的)很公開發說，現在必須停止對農民土地革命的恐懼(請參看一九〇七年斯託阿爾姆大會記錄中普列漢諾夫底報告)。

在土地關係方面說，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必須認爲是『農民的土地革命』，這種承認，似乎是應結束社會民主黨內關於土地問題的一切大的爭論了。而實在際上，關於社會民主黨應否到底把地主土地分割成爲農民私有化，地主土地歸公有，還是把一切土地化爲國有的問題，又發生了新的爭論。所以我們必須提出那個時常爲社會民主黨人所忘却的原則，就是，只有根據俄國農民的土地革命，而後才可以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這自然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在這農民革命中要拋棄無產階級獨立的利益。這只是說，要很清楚認識資產階級革命形式之一種的農民土地革命底性質與意義。我們不能『憑空想出』一種特別的改良『計劃』。我們必須研究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俄國底農民土地革命底客觀條件，根據這個客觀分析來把這些或那些階級底錯誤思想與經濟變遷底真實內容分別清楚，這樣才可以決定，根據這些經濟變遷，生產力發展底利益及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利益，到底是要求些什麼。

\* 約翰是馬斯洛夫底假名——編者。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現在的土地綱領，承認（在一種特別的形式下）至少在革命勝利之下，要將被沒收的土地裝爲公有（森林、水利及供給移民的土地，收歸國有，而私人的土地則歸市有）。而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則承認分割地主底土地成爲農民的私產。所以，無論怎樣，綱領上是承認農民及一般小土地佔有者對他們現在土地的私有權。如是，在綱領中已經指出，在革新的資產階級的俄國，有兩種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以及國有市有式的土地公有制。

綱領起草人，曾經怎樣來解說這種雙重性呢？自然，他們首先是以農民利益與要求，懼怕與農民破裂，引起農民來反對無產階級與革命等話來解說。綱領起草人及其擁護者，提出這個論據，遂站在承認農民土地革命的立場上了，站在無產階級擁護農民底一定要求的觀點上了。最得勢的以約翰爲首領的綱領擁護者，也是提出這個論據。一讀斯託阿爾姆大會底記錄，就可明白一切了。

約翰同志在他的報告中直接而堅決地提出這論據。他說：

『假若革命要把農民的份地變爲國有，或是把被沒收的地主土地變爲國有，正如列寧同志所提議的一樣，那末，這種辦法，不僅在邊疆，就是在中部，都也有引起反革命運動的可能。那我們就不僅只有一個凡台（七九），而且會有全國農民大暴動，起來反對國家干涉農民自己的（約翰加點）土地，反對土地國有的企圖。』（大會記錄第四十頁）

好像已經是很清楚了。若把農民私有土地收歸國有，

就要引起全國農民大暴動呵！因此要拋棄伊克瓦所提出的不備私有土地，『假若可能』一切土地收歸市有的原始草案（我在修改工黨土地綱領一書中已經引證了這個草案），而以馬斯洛夫將農民土地除外的市有草案代替之（八〇）。真的，我們豈能不顧一九〇三年後所發現的農民必然要暴動起來反對土地完全國有的事實呢！我們怎樣能不採用另外一個著名孟塞維克考斯特洛夫\*同志底意見呢！他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說過：

『以這個口號（土地國有）跑到農民中去，就是等於使農民與我們分離。農民運動將不顧問我們，或者反對我們，而我們一定要被人排於革命之外。土地國有削弱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使農民與它隔絕，也就要削弱革命。』（第八十八頁）

要否認這種論據之可信，是不可能的。在農民土地革命中公然企圖違反農民意志而把農民自己的土地變為國有！所以斯託阿爾姆大會因相信約翰與考思特洛夫而拒絕土地國有，這自然是毫不足奇的。

但是大會相信了他們，這是不是徒勞無功呢？

因為反對土地國有的全俄凡台暴動問題，非常重要，我們且不妨引用一個很小的歷史事實，來做個左證。

### 三、實際生活所給與市有派主要論據的審查

我上面所引用的約翰及考思特洛夫底堅決議論是在一九

---

\* 考斯特洛夫是著名孟塞維克饒爾達尼亞底別名。此人後來曾為格魯西孟塞維克政府底首領——編者。



○六年四月，即在第一國會開幕之前所說的。我已經證明過（在修改工黨底土地綱領一書中），農民是贊成土地國有的。有許多人反對我說，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八一）底決議，不能證明這點，因為這些決議，是由社會革命黨思想家所大吹特吹的，而農民羣衆，是永遠也不會贊成這種要求的。

從這時以後，第一國會與第二國會文件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在第一國會、特別是在第二國會中，俄國各地農民底代表，都發表過了意見。農民底政治上經濟上的要求，在兩次國會中已經表示出來，這一點只有俄羅斯\*或新時代兩家報紙記者才可以否認的。在農民代表在其他政黨面前發表了獨立的意見後，土地國有觀念，似乎應當根本埋葬了嗎？約翰及考思特洛夫底同僚，似乎再用不着引起農民代表痛哭流淚，來反對土地國有了？爲孟塞維克所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似乎必須把那些贊成土地國有的人，那些足以引起全俄凡台反革命暴動的人『排擠出』革命了？

但是在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在第一國會內，史迪興斯基\*\*與谷爾柯懸念着農民自己的（約翰底口氣）土地。在兩次國會內，極右派與政府代表都擁護土地私有權，反對一切土地公有形式，反對土地國有，反對土地市有，反對土地社會化。而在兩次國會內的俄國各處的農民代表，則表示贊成土地國有。

\* 俄羅斯是一種野鷄報紙，在一九〇六年却已變成政府底官場報，領得政府之津貼——編者。

\*\* 史迪興斯基，是第一國會代表底農務部長。他擁護地主利益，反對剝奪地主土地——校者。

馬斯洛夫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曾寫道：

『在現時俄國，土地國有不能認為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首先就是因為（請特別注意『首先』兩字）『土地國有』是一種沒有希望的空想。土地國有就是要把所有的土地交給國家。難道農民、特別是有家莊的農民，甘願把自己的土地交給他人嗎？』（馬斯洛夫底土地綱領底批評一九〇五年版第二十頁）

因此，在一九〇五年，土地國有，『首先』就是沒有希望的空想，因為農民是不願意的。

在一九〇七年三月，馬斯洛夫又寫道：

一切民粹派集團（勞動派、國民社會主義者及社會革命黨）都贊成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土地國有。』

（教育一九〇三年第三號第一百頁）

看吧！這就是新凡台！這就是全俄農民反對土地國有的總暴動！

馬斯洛夫真是一個健忘的人，他現在受了兩次國會經驗之後，還不去深思農民反對土地國有而起來暴動的可笑的見解，還不去尋找自己在一九〇五年所犯錯誤之原因。他把我所引用的他在斯託爾姆代表大會的話及講演也都忘記了！此外，他在一九〇五年說，農民不會同意，而現在又很輕便地說出相反的話。大家聽吧：

『反映小私有主（聽吧！）底利益與願望的民粹派，必然要贊成土地國有的。』（教育同頁）

這就是市有派標本式的科學作品了。在全俄農民選出代表，發表政治意見以前，他們在解決這個難題時，把小私

有主看成這樣一個東西；而在農民代表在兩次國會內發表意見以後，他們却又把這些小私有主看成一個恰好與從前相反的東西了。

還有一段奇談，也值得附帶提及：馬斯洛夫認為俄國農民之所以傾向土地國有，並不能以農民土地革命底特別條件來解釋，而是以小私有主在資本主義中一般的特性來解釋。這種說法固然是非常奇怪，但這是事實。

馬斯洛夫說：

「小私有主最怕大私有主底競爭與統治，最怕資產階級統治。」

馬斯洛夫同志，你弄糊塗了。把農奴制大地產主人與資本主義並列，這就是等於重復市僧的成見。農民現在之所以這樣竭力反對農奴制大地產，都是因為在現時歷史階段上，農民是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業進化底代表。

「……在經濟方面，小私有主無力與資本作鬥爭，所以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國家政權身上，要政府幫助他來反對大私有主。假若俄國農民在數世紀中，都希望中央政權之幫助來反對地主反對官僚，假若在法國，拿破崙依靠農民撲滅了共和國：那末這都是因為農民希望中央政權之幫助。（八二）」（教育第一百頁）

馬斯洛夫說得真妙呵！第一，假若在現代歷史階段上，俄國農民在表現拿破崙時代之法國農民那種特性，那末怎樣又能談到土地國有呢？拿破崙時代之法國農民，向未贊成土地國有，而且也決不會贊成土地國有。馬斯洛夫同志呵，你說得太不接氣了！

第二，這兒怎樣又能談到與資本鬥爭呢？這兒只把農民土地私有權與一切土地——農民底土地也在內——國有化互相對照。在拿破崙時代，法國農民死守着私有財產，認為小私有財產是反對資本的一種堡壘；但是俄國農民呢……。最高貴的馬斯洛夫，始末底連繫，又到什麼地方去了？

第三，馬斯洛夫說及農民對中央政權的希望時，好像認為，農民是不懂得官僚制度底害處，不懂得地方自治底意義，而只有先知先覺的馬斯洛夫才看透了這一點。這種對民粹派的批評，未免太簡單了罷！你們只要讀一讀勞動派提交第一次及第二次國會的有名的土地草案（一百零四人底草案）（八三），就可以馬上看出馬斯洛夫言論之荒謬。事實告訴我們，勞動派草案內的自治原則及對土地問題官僚式的解決法的仇視，比在照馬斯洛夫意見所寫的社會民主黨綱領，更要表示得明顯！在我們的綱領中，只是說到根據民主原則來選舉地方機關；而在勞動派草案中（第十六條）則直接而準確地說到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及不記名投票選舉法』選出地方自治機關。不僅如是，在這個草案中，又提出曾為社會民主黨所擁護的地方土地委員會，這些委員須得根據同樣的選舉法選出之，並須討論（第十七條至二十條）土地改良及準備土地改良。擁護用官僚式的方法，來實行土地改良的，是立憲民主黨，而不是勞動派；是自由的資產者，而不是農民。馬斯洛夫為什麼要來曲解這些衆所共知的事實呢？

第四，馬斯洛夫在『解釋』為什麼小私有主『要贊成土

地國有』時，就着重申說到因為農民能得到中央政權的幫助。這是國有與市有間的異點，這兒是中央政權，那裏是地方政權。這種馬斯洛夫所愛慕的觀念及其政治的經濟的意見，我們下面再詳細分析。我們現在只須指明，馬斯洛夫離開了俄國革命歷史所給與他的問題，離開了『農民為什麼不懼怕把自己土地變為國有』一問題。問題底中心即在乎此。

不僅如是。馬斯洛夫之企圖解說勞動派土地國有說底階級根源，更為新奇。馬斯洛夫蒙蔽了讀者，沒有講到民粹派也是主張由地方自治機關去直接管理土地！所以馬斯洛夫所說農民對中央政權的『希望』這一套話，簡直是知識分子對農民的誣蔑。大家讀一讀勞動派提交兩次國會的土  
地草案第十六條吧。條文如下：

『全民基地管理權，應交給那種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投票選舉法所選出的地方自治機關，而這些機關在法律所規定的範圍內，可以獨立行動。』

把這一條與本黨綱領底類似要求互相比較一下吧：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求……（四）除了小地產而外，沒收一切私有的土地，交給根據民主原則所選出的聯合地方自治機關去支配（第三條說：聯合自治機關是包括城區及鄉區在內）。』

根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權限看來，這兒有什麼差別呢？『管理』與『支配』又有什麼差別呢？

為什麼馬斯洛夫在講到勞動派對土地國有的態度時，把

讀者耳目蒙蔽起來（或者也蒙蔽了自己），使其看不見這第十六條底內容呢？這是因為這條把他的那個不通的土地市有論，整個兒打得粉碎了。

大家讀一讀馬斯洛夫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擁護這種土地市有的論據，讀一讀大會記錄，你們就可以看見，他在那兒說了很多很多關於不能強迫各民族，不能壓迫邊境，不能不顧及各地利益之參差等等的話。我在斯託阿爾姆大會前已經告訴過馬斯洛夫（見修改土地綱領第十頁），這類的論據，都是一種『十足的誤會』；因為我們的黨綱，已經承認了民族自決權及廣泛的地方自治及區域自治了。所以在這一方面，再用不着想出，也不能想出補充的保障品，來反對過分的集中，反對官僚化及法規了。因為這或者是毫無內容的，或者就是反無產階級的聯邦主義的精神。

勞動派已經代替我證明給市有派看：我是對的。

馬斯洛夫現在必須承認，所有反映農民利益及其意見的派別，都贊成土地國有，而他們之竭力保護地方自治機關之權力，並不下於馬斯洛夫！規定地方自治機關權限的法律，必須由中央國會頒佈，而馬斯洛夫對這一點連說也沒有說到；但是各種隱藏，終是無濟於事，因為要取另一種態度，我們是想像都想像不到的。

『交給……去支配』數字，也是非常含糊的。到底誰是被沒收來的地主土地底所有人，這是不知道的！（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有人提議把「交給……支配」改為「交給……所有」，但是這種改正被孟塞維克所否決（記錄第一五二頁）。只是在策略決議中說過：在「革命勝利時」「交

由……佔有」。這還是不確定的。)在這不可知的模糊狀態中，只有國家，可作土地底所有人。「支配」到底是什麼，支配底範圍、形式、條件如何——這幾點中央國會仍舊必須來規定的。這是不待解釋的了；此外，在我們的綱領內，又分出「有全國意義的森林」及「供給移殖之用的土地」。自然，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把「有全國意義的森林」從全部森林中分別出來，把「供給移殖之用的土地」，從全部土地中分別出來呵。

總之，馬斯洛夫底土地綱領，在目前已經特別地變了形而成爲我們黨底土地綱領。假若把它與勞動派底綱領比較一下，就可見其妄誕無稽。所以毫不奇怪的，馬斯洛夫在討論土地國有問題時，公然牽連拿破崙時的農民，其目的不過是要欺騙羣衆，使羣衆看不出我們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代表前面所提出的含糊的「土地市有」原則，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

完全真實的、無條件的一個唯一的區別點，就是在對農民份地所應採取的態度。馬斯洛夫把這種土地除外，只是因爲他懼怕甚麼「凡台」。而出席第一及第二國會的農民代表，却表示贊成把自己的土地，化爲國有；而對於社會民主黨內尾巴主義者底恐懼，則付之一笑。

市有派現在必須反對農民勞動派，向他們證明，他們不應當把自己的土地化爲國有。歷史先生使馬斯洛夫、約翰及考恩特洛夫等人底證據，起來反對他們自己了。

#### 四、農民底土地綱領

現在且來分析使馬斯洛夫朝夕不安的問題，就是爲什麼

所有反映小私有主底利益及希望的各政黨，都必須贊成土地國有。

首先就要分析，一百零四年底土地草案（八三）——第一及第二國會內勞動派代表底土地草案，表示全俄農民底要求的程度如何。關於這點，兩次國會內代表底性質及各階級利益的代表在『國會』講台上關於土地問題所發生的政治鬥爭底性質，可以證明。一般的土地私有權，特別是農民土地私有權觀念，在國會內，不僅未被輕視，而且不斷地為著名的各政黨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政府代表、史迪奧斯基、谷爾柯、內閣閣員、所有的官場印刷品，都是堅持這個觀念，並特別這樣忠告農民代表。右派政黨，總是不斷地向農民申說農民土地私有權底好處（且同意第二國會內向負盛名的米爾斯基\*）。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力量實際分配情形是有很多的材料可以證明，所以它的真確（根據它反映階級利益看來）是毫無懷疑的可能了。當自由派認為革命的人民是一種力量而向它吊勝子的時候，在第一國會內的立憲民主黨也大批傾向於土地國有。大家都知道，立憲民主黨在第一國會土地草案中，提議組織『國家後備土地管理局』，所有讓渡的土地都交該處支配，然後轉給人民去長期使用。自然，立憲民主黨在第一國會內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不根據什麼原則——若說立憲民主黨有原則，這是非常可笑的——自由派這種要求，乃是農民羣衆要求底一種微弱的反

\* 米爾斯基是一個黑幫地主；曾在國會內公開擁護農奴制度——校者。



響而已。在第一國會內，農民代表已立刻形成一個單獨的政派，而一百零四人底土地草案，就是已成自覺社會力量的全體農民之主要的基本的綱領。在兩次國會內農民代表底講演，「勞動派」報紙（農民代表新聞及勞動俄羅斯）上的文章，都已經表白，一百零四人底草案，是正確地表示出農民底利益與希望的。關於這個草案，我們要詳細地說一說。

再看一看在這草案上簽字的代表成分，倒是很有興趣的。在第一國會內，勞動派七十人，無黨者十七人，還有八個政治傾向完全不明的農民，立憲民主黨五人（蘇布青柯、伏爾可夫和葛拉西莫夫這三個都是農民，醫生落希金及牧師阿番那西夫），社會民主黨三人（安通諾夫、葉灼夫及邱柳果夫三個都是工人），立陶宛自治派一人。在第二國會內，一百零四人草案上簽字的只有九十九人，而除了重復簽字的人而外，只剩下九十一人，其中有七十九個勞動派，四個國民社會主義者，兩個社會革命黨人，兩個哥薩克派，兩個無黨者，一個左派立憲民主黨人（名叫彼得生），一個立憲民主黨人（農人俄德洛可沙夫）。在簽字人數中間，農民佔大多數（第二國會九十一人中，他們有五十四人，在第一國會一百零四人中，他們有五十二人）。馬斯洛夫以為農民、特別是有家莊的農民，不同意於土地國有的意見，現在整個的被兩次國會中農民代表推翻了。例如在坡道爾省所有的農民，都是有家莊的農民（在一九〇五年有家莊的農民共有四五七、一三四家，而村社農民只有一、六三〇）。在第一國會一百零四人草案上又有十三個坡道爾農民（他們大半都是自耕農）簽名，在第二國會內有十人。其他各個

帶有家莊農業的成分，如威靈、康威、基輔、保爾達夫、比索那比、伏靈等省，這許多省內的代表，卻在一百靈四人草案中簽過字的。根據土地國有觀點看起來，村社農民與有家莊的農民間的區別，只是在帶有民粹派成見的人們心目中才是很重要的，是有實質的；而這些成見，在全俄農民代表拿着土地綱領而第一次公開發表意見以後，已經受了很大的打擊。其實，土地國有這個要求，並不是由於某種特殊土地佔有制所引起的，並不是由農民底『公有習慣及本能』所引起的，而是由受農奴制大地產壓迫的小地產（村社的及家莊的）一般條件所引起的。

在第一及第二國會提出土地國有草案的一百零四人代表中，我們可以找出俄國各地的代表，其中不僅有中央農業區，工業省非黑土省，不僅北方的（阿爾漢格、俄洛果在第二國會中）、東方的及南方的邊疆（阿思特拉漢、比索那比、伊加切靈洛斯拉夫、古盛、達福里基和斯達屋羅堡等省）的代表，而且有小俄羅斯各省，西南西北各省，波蘭（蘇瓦克省），西伯利亞（託巴省）等處的代表。很明顯的，各地農民之擁護土地國有，是由於小農之受農奴制大地產所壓迫；而這種壓迫表現得最厲害的，就要算俄國中部各省了。

這種鬥爭，是帶着很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性質。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申說常為社會民主黨報紙所忽略的一件事實，這就是：社會革命黨底『社會主義』，在俄國農民第一次跳上公開的政治舞台，提出獨立的土地綱領以後，已經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贊成社會革命黨土地社會化草案者（第一國會內的『三十三人』草案）（八四），只

占先進農民代表中的少數。而大多數還是贊成一百零四年底草案；如社會革命黨自己說，這個草案，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草案。

在社會革命黨的論文集（我們的思潮，一九〇七年第一期）中，我們可以找着威黑里夫先生一篇標題為國民社會主義黨與土地問題的論文，著者在這篇文章內批評國民社會主義者壁塞浩諾夫，而自己又引用他的話：『一百零四年底草案，關於怎樣可以奪取土地的問題，是取法於我們的（人民社會主義的）觀點的。』（論文集第八十一頁）社會革命黨人直接說，『一百零四年底草案，是否認了土地公共使用底根本原則』，斯託雷平底土地律及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的法律（七一）也是帶有『同樣的』（請注意這幾個字）作用（論文集第八十六頁，以後我們還須說明，社會革命黨人底成見，怎樣妨害他們來估量兩條道路——斯託雷平的與勞動派的道路——真實的經濟上的差別）。社會革命黨人認定壁塞浩諾夫綱領中的意見，是一種『利己的個人主義底表現』（八十九頁）；是『以個人主義污濁了廣闊的思想的泉源』（九十一頁）；是『在人民羣衆中，頌贊個人主義及利己主義的思想』（九十三頁）。

這都是很公正的。可是社會革命黨人想以『強硬』語氣，來蒙蔽這件事實，即問題並不在壁塞浩諾夫等個人底機會主義，而在於小農本身底個人主義，那却是徒勞無功了。問題不在壁塞浩諾夫等污濁了社會革命黨底思想泉源，而在大多數先進的農民代表，暴露了民粹派底真實經濟內容，與小土地私有主底真實的企圖。第一及第二國會內一百零四

人底土地草案所指示給我們看的，就是社會革命黨在全俄農民代表發表意見時之可憐的破產\*。

勞動派贊成土地國有，而在他們的土地草案中很明白地表示出小土地私有主『利己主義者的及個人主義的』企圖。他們把農民的份地與小私有主的土地，仍舊放在現下私有主的手裏（一百零四人土地草案第三條），只是採用法作手段，來逐漸把這些土地變成『全民的公產』而已。按照真正的經濟關係而言，這句話就是等於：我們是根據真正的農主利益，而不是根據名義上的農主利益出發的，我們希望，他們的經濟活動，能在已化為國有的土地上自由發展\*\*。

\* 在第二國會記錄中可以看出，有一個社會革命黨人，名叫毛申科提出了一個土地草案，上面簽名的有一百零五人。可惜得很，我沒法可以找到這個草案。在我所有的國會記錄中，只有勞動派提交第二次國會的一百零四人底草案。除了勞動派一百零四人兩個（第一及第二次國會）草案後，還有社會革命黨一百零五人之草案，這至多不過是表示出，有幾個農民在社會革命黨與國民社會主義黨間左右搖動罷了，可是這不能推翻我上面所說的話。

\*\* 這兒還須插幾句話：伊諾達也夫斯基同志認為農民協會及一般農民底土地國有企圖，是不嚴正的，不自覺的。又引用了葛羅曼底說話，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預先看到獲得土地是要價付的，沒有認識，級差地租是要交納國家的』（見伊氏著土地問題與社會民主黨第六十九頁）。一百零四人草案第七條及第十四條很明白指示，伊氏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在這幾條中，勞動派已經預先計算到土地價付（按地面多少而給稅）及級差地租交給國家的問題（所謂『節制私人享受地價增加之權』，

草案第九條說「在與新遷來的人比較起來，本地人是有特權的；在與不耕種土地者比較起來，耕種土地者是有特權的」——這一條只是一再說明：小業主底利益，在勞動派心目中，是佔最重要的地位。「平均地權」，這是一句空話；國家分發借款或補助金，給「那般沒有足量金錢以經營生產的」農民（第十五條），這也是一種幼稚的願望；而在事實上，那般可以立刻變成富裕主人，可以立刻從被壓迫的農民變成自由的富裕的農夫的人們，必然得着最大利益。自然，無產階級底利益，須要我們去擁護那些最能助長俄國農業由農奴地主及受困窮黑暗習俗所壓迫的農民手中，轉入自由的資本主義的法麥手中的一切設施。一百零四人底草案，就是要轉變被壓迫農民中間那部分獨立的農民為自由的法麥的爭鬥綱領。

### 五、中世紀的土地佔有與資產階級的革命

現在要問：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土地革命底經濟條件中，小私有主義土地國有要求，有沒有物質基礎；或者這種要求，只是一句空話，只是簡單農人底幼稚願望，只是宗法

因為「這種增加，並不根據於土地所有人，勞動及資本——請注意，勞動派並不反對資本！——而是根據社會條件而發生的」）。固然，關於城市土地及他種土地，第十三條上說：「在這種地產沒有變成全民公產以前」，土地佔有者底權利，須受限制的。<sup>④</sup>這大概是說錯了；否則，這就等於說，勞動派一方面從土地私有主手中奪去地租之後，却又把這個地租交給全民公有土地底佃戶了。

社會農人底夢想而已呢？

爲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具體指出農業中一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條件，而後才把上面所說在俄國兩條可能的資本主義土地底進化道路，與這些條件互相對照一下。

從土地佔有關係上說來，關於農業中資產階級革命底條件，要算馬克思在剩餘價值論最後一卷中說得最清楚了。

馬克思分析羅白圖斯底見解，指出這位柏米蘭地主理論底狹隘性（該書第二百五十六頁至二百五十八頁）以後，馬克思又說到李嘉圖底地租論（該書第三節：李嘉圖理論底歷史條件）。

馬克思論李嘉圖與安德生說：

「他們二人所假以爲出發點的見解，在歐洲大陸，是覺得非常奇怪的。他們的出發點就是：（一）本來沒有什麼障礙資本投入土地的土地私有權；（二）耕種土地的人，先採用較好的土地而後才用較壞的土地。這一條件，對於李嘉圖有絕對的意義（假若不提及發展過程中因工業及科學之干預而發生的間斷）；而對於安德生，這個條件是相對的，因為較壞的土地又可變成較好的土地；（三）在任何時候都有足量的資本，以投入農業。

「關於第一點及第二點，歐洲大陸居民，自然覺得非常奇怪；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國度中（指英國而言——校者），照他們看起來，封建土地私有權，保留得最堅固，而經濟學家——李嘉圖及安德生却以沒有土地私有權之存在爲其出發點。其實，這一點須由下列幾點來解釋：

【第一，因為英國『土地圈佔法』（八五）（即圈佔村社土地法）有其特點，而與大陸之分割村社土地情形，完全不同。

【第二，在全世界上，自從亨利第七時代以後，在任何地方，資本主義的生產，從沒有這樣無情地破壞了傳統的農業制度；在任何地方，生產從沒有建設這樣完成的條件；在任何地方，生產之屈服這些條件，從沒有達到這種程度。在這一點上講來，英國是最革命的一個國度。農業內一切傳統的、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相矛盾的或不適宜於這些條件的分佈情形，都已剷除淨盡了：不僅是鄉村人民遷居的地點已經改變，鄉村人民之遷居本身亦已消滅；不僅是鄉村人民底房屋與住址已經剷除，而鄉村人民本身亦已被掃除；不僅是經濟底原來中心，已經取消，而經濟本身亦已消滅。至於在德國呢，經濟關係則為村社土地之傳統關係，則為經濟底中心位置及人口集聚地點所決定。英國農業之歷史的關係是十五世紀以來由資本漸漸建設而成的。大英聯邦帝國所習以為常的技術名詞（『清洗田產』），在歐洲大陸任何一國裏都是未曾碰到的。什麼叫着『清洗田產』呢？這就是等於：不顧久居斯地的人民，而把他們趕走；不顧現有的村落，而把他們變為普通不毛之地；不顧經濟的建築物，而將其破壞；不顧農村經濟之各種形式，而一下子使其變更，變耕地為牧場；總之，凡是遺傳下來的一切生產條件，都不接受；而在歷史上建設這樣一種新興的條件，使這條條件隨時都能應合

最有利的投殖資本的要求。所以土地私有權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這私有土地，可給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家去自由經營，而自己只是要獲得金錢的收入而已。所以那種腦袋中充滿腐腐的村社土地印像的柏米蘭地主，對於李嘉圖對土地關係發展問題之非歷史性的見解，自然驚惶失措了。這不過是表示，他很庸俗地把柏米蘭條件與英國條件混為一談而已。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說，李嘉圖根據英國條件而研究問題，所以他的思想也與那些受柏米蘭關係所限制的柏米蘭地主之思想，是一樣的狹隘。因為英國的條件，是唯一的條件，在這種條件之下，很完備地發展了現代的土地私有制，即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改變了形態的土地私有制。所以在這一點上講來，英國的理論，是現代的（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底標本理論。反之，柏米蘭的理論在研究先進的條件時，則是根據歷史上較落後的未完成的關係形式出發的！」（第六至七頁）

這是馬克思奧妙深刻的推論。土地私有派，對這種推論，曾加以思索沒有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就已經指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初期所碰着的土地佔有形式，是不符合於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從舊的土地佔有形式（封建地主的、農民村社的及氏族的）中，造成功符合於自己的土地關係形式。馬克思又同時把資本造成符合於自己的土地佔有形式的各種方法，互相對照。在德國，中世紀式的土地佔有制之改造，是用改良的方法，是適應着舊俗與傳統，適應着漸漸變



成爲克經濟的農奴制大地產，適應着漸漸轉爲大農及僱農的懶惰農民腐舊的小地產（請看剩餘價值論第二卷上冊二八〇頁：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條件——由懶惰農民變爲工業家）。在英國，這種改造是採取革命強迫的方法完成的，但是這種強迫，是用以擁護地主，壓迫農民羣衆的；這種農民，受苛捐雜稅之壓榨，被人逐出鄉村之外，只得遷居，只得死亡，只得逃往他國。在美國，這種改造，也是用強迫的方法，可是強迫是用以反對南美奴隸主經濟的（七〇）。這兒強迫是用以反對農奴主地主的。他們的土地，分裂成塊，封建大地產，一變而爲小資產階級的地產了（參看考茨基底土地問題——德文原本第一三二頁——中關於南美奴隸制度崩滅後小農之增加）。在美國自由土地中，爲新生產方法（爲資本主義）建設新土地關係的這一作用，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四十年代之抗租運動（八六）及保障小土地私有主不至喪失土地的那個法律來完成的。當德國共產主義者克雷格一八四六年宣傳美國土地平分時，馬克思則譏笑這種社會革命黨的成見及其小資產階級假社會主義的理論；可是馬克思同時却非常重視美國反對土地私有制運動之歷史的意義<sup>\*</sup>，把這個運動看作先進的代表美國生產力發展利益的、代表美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一種運動。

\* 在一九〇五年十五號前進上，有我的一篇文章：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運動，我在文章中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六年寫道：我們完全承認，美國民族改良主義者底運動是有其歷史的意義。『我們知道，這種運動就是要達到這樣一種結果，這種結果，

## 六、爲什麼俄國小私有主要贊成土地國有

根據上述觀點，再去觀察十九世紀後半期俄國的土地進化吧。

所謂俄國「偉大的」農村改良，農民土地之被割，農民之遷居於「沙土」，利用武力槍殺及肉刑來實現新的土地關係，這些到底是什麼呢？這是爲了剛才誕生的農業資本主義的利益，第一次利用強力來大批壓迫農民。這是幫助資本主義而實行的地主式的「清洗田產」。

斯託雷平根據基本法八十七條所公佈的土地法又是什麼呢？這是鼓勵富農來搶奪村社，這是爲了一小部分富裕業主利益，以羣衆迅速破產的代價，來破壞舊的土地關係。這是爲了資本主義利益，用強力壓迫農民的第二步。這是第二次地主式的爲資本主義「清洗田產」。

俄國革命中勢動派底土地國有主張又是什麼呢？

這是農民式的爲資去主義「清洗田產」。

所有土地市有派一切錯誤底根源，就是他們不懂得俄國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底經濟基礎及其兩種可能的——地主資

---

在現時雖然只能推動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工業化：可是這種結果，既是無產階級運動底果實，所以這種果實必然因進攻土地私有制，特別是在美國現有條件下進攻土地私有制而產生許多其他的結果，以至於達到共產主義。克雷格同其他共產主義者在紐約參加了抗租運動，用矜誇的辭句裝飾這件很簡單的事實，却不求認識運動本身的內容。」

產階級的及農民資產階級的——形式。不「清洗」一切中世紀的土地關係與制度，亞洲式、封建式的關係與制度，農業中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沒法可以完成的；因為資本根據經濟的必然性，必須建設新的、能夠適應自由貿易的農業新條件的土地關係。爲要清洗一般土地關係中及舊的土地佔有制方面的中世紀遺跡，首先必須涉及地主及農民份地，因為這兩種土地佔有制度在其原有形式下，只能適合工役式、束縛式的剝削，而不適合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斯託雷平的「清洗」，自然是使俄國走上進步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可是這種「清洗」只能完全適合地主底利益：讓富裕農民交給「農民」銀行（八七）（請讀作「地主銀行」）以三倍的價格；我們呢，就給他們以自由去搶奪村社，去用強力剝削羣衆，去圍圈自己的土地，去驅逐貧農，去破壞各農村生活底基礎，不顧一切，不顧大批「祖居的」農民生活與經濟，而去建設新的脫離村社的田莊，去建設新的資本主義的農業。這條路線，自有其無條件的經濟意義，因為這條路線很正確地表示出在地主（漸漸變成翁克的地主）統治之下發展底真實進程。

什麼是另一條所謂農民的路線呢？或者，這條路線，在經濟上是不可能的；那末，由農民來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農民土地革命等等的話，不過是誇大之言或是空虛的幻想罷了。或者，這條路線，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某一種分子戰勝資產階級社會其他分子的條件下，在經濟上是可能的；那末，我們自己必須具有明確的了解，必須很清楚地告訴民衆，什麼是這種發展底具體條件，什麼是農民改造舊土地開

係，建設新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條件。

這裏一定要發生這樣一種思想：這條農民路線，就是分割地主土地要變成農民的地產。好罷。但是爲要使這種分割，能夠符合新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條件，這種分割必須用新的方法而不是用舊的方法來實行的。所以，分割不能以幾百年前照地主豪紳或亞洲式專制官吏之意志而分配的農民份地爲其基礎，而必須以自由的，商品的農業要求爲基礎。爲要滿足資本主義底要求，分割必須成爲自由資本主義農民間的分割，而不是『守舊的』農民間的分割；因爲在後一種農民中，大半數都是用傳統的習慣，適應宗法社會的方法，而不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經營生產的。根據舊的標準，即適應於舊的農民份地佔有制的分割，並不是清洗舊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使其永遠保存起來；並不是爲資本主義解放發展底道路，而是以大批無用的、不相適應的『怠惰者』，以大批不能變成法麥的『怠惰者』，來束縛資本主義。爲要使分割成爲進步性的分割，就要在農民中實行一個分類，使法麥與老朽貨分隔開來。這種新的分類，就是土地國有，就是完全消滅土地私有制，完全自由經營土地，自由從舊的農民形成法麥。

請把現時的農民經濟與份地的（即舊式農民的）佔有制性質考慮一下吧。『由村社而聯入微小的行政的、納稅的、土地佔有的組合之內的農民，根據他們份地與納稅之多寡，分成了許許多多的種類。』只要看沙拉託夫一省土地統計冊，就可以知道，該省農民，是分以下幾種：賜地上的農民、私有主、完全的私有主、國產上的農民、國產上佔有四

分之一份地的農民、由地主地產上的農民變成的國產上農民、皇產農民、國產佃戶、無地農民、由地主地產上的農民所變成的私有主、買田莊的農民、由過去皇產農民所變成的私有主、移殖來的私有主、移居來的農民、過去是地主的農民後來變成賜地上的農民、由過去國產農民變成的私有主、解放後的農奴、不做工役的農民、自由耕種者、執行暫時義務的農民、過去工廠的農民，以外還有編入的農民、遷來的農民等等。這許多種類，是以土地關係歷史及份地與納稅之多寡而互相區別的。而在各類中，又有很多很多同樣的分門別類；有時一個鄉村的農民，分作兩個絕對不同的種類：『過去某某老爺底農民』與『某某太太底農民』。這一種複雜的情形，在中世紀是自然而且必需的現象。假若現在分割地主土地時，是適應着這個封建式的土地佔有制的——無論按同一標準以補充份地（即平分），或是使新舊土地得着同一的比例——則這種分割，不但不能保障被分的土地來符合資本主義農業的要求，並且使這種不符合，更形固定起來。這種分割一定要防礙社會的進化，使新的受舊的束縛，而不能把新的從舊的中間解放出來。所以只有土地國有，才是真正的解放，土地國有可產生法麥，可以使法麥經濟，脫離一切舊的關係，脫離一切中世紀的土地佔有關係，而很快地形成起來。

在農奴解放後的俄國，中世紀農民份地上資本主義之進化是這樣進行的，即進步的經濟分子逐漸脫離份地之統治的影響。一方面，無產者或拋棄其份地，或出租其份地，或荒蕪其份地，結果能得解放出來。他方面，農業主也已

解放出來，他們或購買土地或租入土地，而後在中世紀式的零塊土地上，建設起新的經濟。俄國現時比較富裕的農民——（即在革命勝利時可以真正變成自由的法麥的農民）所藉以經營的土地，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份地，一部分是從鄰近村社社員租來的土地；或許一部分是向國家長期租來的土地，一部分是從地主按年租來的土地，一部分是從銀行購買來的土地等。資本主義要求取消這部分土地間的差別，俾能使土地上一切經濟，完全適應市場底要求及其新條件，適應資本主義農業底要求。土地國有就是用革命的農民的方法，來執行這個要求，使人民一下就完全把中世紀土地所有制各種腐舊的古董形式，一概掃除。『不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不要農民的份地所有制，而只要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這是急進的農民底口號。這個口號最能真確地澈底地堅決地表示資本主義（急進的農民很幼稚地怕說資本主義這幾個字）利益，表示商品生產條件下土地生產力最高發展的利益。

由此可以斷定，馬思洛夫底腦子，是怎樣愚笨；他的土地綱領與勞動派農民土地綱領之不同點，就在於它要鞏固舊的中世紀的農民份地土地佔有制！農民份地，是禁錮農民的一種『黑島』（八八），農民呻吟於其下，總想得能解脫跑到自由的土地上去。\* 馬思洛夫不願農民自由的即國有

社會革命黨人莫申科，在第二次國會內，把他們黨底觀點說得最透澈，他直接說道：『我們舉起土地解放的旗幟。』（第四十七次會議，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記錄一一七四頁）只有瞎子，才看不到這種『社會主義的』旗幟底真正資本主義本

的要求，却反而想把這個『黑島』鞏固起來，想鞏固舊的關係，想把由地主手中沒收來的及交納社會公用的較好的土地，屈服於舊土地所有制及舊經濟條件之下。農民勞動派，在事實是最堅決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者，在口頭上，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空想家，把『平分』土地，看作調和及博愛底出發點，而不看作資本主義農村經濟底出發點\*。馬斯洛夫在事實上是一個反動者，他因懼怕將來的凡台反革命，起而鞏固舊土地所有制中的現有的反革命分子，鞏固那禁錮農民的『黑島』，而在口頭上，他却有很多關於資產階級進化的未加思索的話。俄國農業之真正自由的資產階級的進化條件（而不是斯託雷平式的資產階級進化），馬斯洛夫及其同僚是絕對不懂得的。

馬斯洛夫底庸俗底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自己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中間的不同處，這可在兩者對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也在內），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所持的態度上很明顯地看得出來。馬克思在一八四六年毫不客氣地揭開了美國社會革命黨人克雷格之庸俗的思想，因為克氏主張在美國實行真正的『平分』，而認定這種平分，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底辯證的革命的批評，剝去了這個庸俗學說底外殼，而保留其

質（馬斯洛夫這一點是看見了），才看不到這種土地革命，比之斯託雷平式的立憲民主黨式的土地革命，在經濟上是先進的多了（這一點馬斯洛夫却沒有看見的）。

\* 關於這一種幼稚的資產階級革命觀點的反映，讀者可參看『國民社會主義者』加拉切夫斯基那篇標題為論『平等、博愛、自由』的演說（第二國會第十六次會議記錄第一〇七七至一〇八〇頁）。

『進攻土地私有制』及『抗租運動』健全的核心。我們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土地平分』『土地社會化』及『平均地權』，僅是否認這種教條，而沒有看見民粹派這個死教條下面之農民革命底活生命。馬斯洛夫及孟塞維克底『土地市有』綱領，是鞏固最落後的中世紀的土地私有制，他們把這卑下的學理發揮到這樣的田地，甚至他們在第二國會內以社會民主黨名義，說出這樣輕浮的話來：『關於讓渡土地的方法問題，我們（社會民主黨）之距離這些派別（民粹派）比距離國民自由派為近；但是關於土地使用形式問題，我們則距離他們（民粹派）較遠了。』（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會議記錄第一、二三〇頁）

真的，在農民土地革命中，孟塞維克遠距革命的農民的土地區有主張，而接近於保留份地（而且還不僅只是份地）私有制的自由派地主底主張。保留份地私有制，就是保留閉塞的落後的及束縛的關係。自然的，自由主義的地主夢想着購買，必須死守份地私有權……並保存大部分的地主地產。\* 可是受了『市有派迷惑的社會民主黨人，並不懂

\* 孟塞維克（蔡雷特爾同志也在內，我已經把他的話引過了）以為，立憲民主黨多少總能澈底堅持農民底自由財產，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顧特萊在第二國會內代表立憲民主黨宣稱贊成土地私有權（與立憲民主黨在第一國會裏所提出的關於造成全國後備土地的土地讓渡不同），但同時他又說：『黨提議只是（！）限制他們的（農民）土地讓渡權及土地抵押權，換句話說，預先避免將來土地買賣制廣大的發展。』（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九日第十二次會議記錄第七四〇頁）這是極反動的穿着自由派衣服的官僚綱領。



料，字迹雖然消滅，事實仍舊存在着。平均、社會化等等空話底字跡，一定是要消滅的，因為在商品生產下不會有平均的。但事情仍舊存在，即在資本主義下盡量打破封建制度，打破中世紀式的農民份地所有制，打破一切傳統的舊習等等，仍舊存在。當說『平分土地得不着什麼結果』時，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了解，所謂『得不着什麼』只是對社會主義的任務而言，只是說，平分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但是，平分這企圖甚至平分這一觀念，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却能給與很多很多的結果。

因為這種革命之完成，或者是由地主對農民佔了優勢，那就要保留舊的私有制及斯託雷平式的僅用金錢力量的改良；或者是由農民戰勝地主，那末，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客觀條件之下的要求，就非去消滅中世紀的土地——地主的和農民的——私有制不可了。或是斯託雷平式的土地改良，或是農民的革命的土地國有。只有這樣的解決，在經濟上才是腳踏實地的。所有一切折中方法，自孟塞維克的土地市有，至立憲民主黨的贖買，都是市儈的狹隘意見，都是笨拙的曲解，惡劣的空想。

### 七、農民與民粹派論份地國有

取消份地私有權，是建設新的適應資本主義新條件的農民經濟的條件，這一點農民自己也十分明白覺悟到了。葛羅曼先生很詳細地和很準確地描寫農民大會上的討論，將有趣的農民意見寫出下列幾點\*：

『在討論贖買問題時，有一個代表說了以下的幾句

話（沒有受人反駁）：「有人說過，假若不用土地贖買制，那末大多數用自己勞動得來的金錢購買了土地的農人，便要吃虧了。但這樣的農民是很少的，他們的土地也不多，所以在分割土地時，他們還是要得着土地的。」農民之所以預備拋棄份地和買來的土地之私有權，其原因即在乎此。」

葛羅曼在下面（第二十頁）又重復說到，而且這話正是農民共同的意見。

『在分割時還是要得着土地的！』這樣的論據是從那一種經濟需要引起來的，這豈不是很明顯的嗎？一切土地（地主的與農民的）之重新分割，決不能減少十分之九（更準確些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民底土地；所以用不着懼怕什麼。新的分割之所以需要，就是因為它可以使真正的農戶主人這樣去經營土地，即適應新的條件，符合資本主義的要求（由市場『指揮』一切生產者），而不去屈服於那些決定農民份地財產之大小、分配及支配份地的中世紀的關係，而自由經營土地。

壁塞浩諾夫先生這位實際的莊重的國民社會主義者（請讀作社會立憲民主黨人）很會迎合全俄小農戶主羣衆底要求，他把這個觀點，說得更爲確實：

『在生產關係上，份地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領域；可

---

\* 農民問題材料（關於全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經過的報告，書內有篇葛羅曼底引言）。

是這些土地，被等級制所束縛，而且被各小等級集團，單個農戶及村落所束縛。因此，甚至在農民份地範圍內，任何農民却不能自由遷移。人口分佈情形，是不正確而不能合市場要求的（請特別注意這句話）……所以必須取消國產上面的禁令，廢除份地私有權，打通私有土地之界限，必須把俄國人民底土地，還給人民，這樣人民才可根據經濟的需要，去自由使用土地，自由居住。」（壁塞浩諾夫土地問題與農民運動卷八三、八六、八八、八九等頁）

這位『國民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話，是代那般希望獨立的法麥說的，這豈不是非常明顯嗎？爲要使人口重新遷移，爲要適合『市場要求』、即適合資本主義農民要求的地畝重新組織，就需要『廢除份地私有權』，這又不是很明顯嗎？此外，還要提醒一次，壁塞浩諾夫是一個非常莊重的人，所以他拒絕了任何土地社會化，拒絕了任何對村社所有權的適應，拒絕了農民經濟中關於雇傭勞動的一切禁律。所以社會革命黨罵他是個個人主義者，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農民這種土地國有要求之下而擁護農民份地私有權，這種反動性，已是完全明顯了。芬尼在某小冊子中引錄了我們上面所引用的壁氏之議論，而對這位民粹派加以批評，證明由農民經濟及在農民經濟中，資本主義必然要發展起來（同書第十四頁）；這種批評，是不完滿的，因爲芬尼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問題外，沒看清一個具體問題，即在農民份地上，使資本主義農業更能自由發展的條件問題，芬尼僅是提一般的資本主義問題，很輕便地戰勝了久已被戰勝的

民粹派。”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採取地主式的還是農民式的『打通土地』（璧氏所用的名詞），地主式的還是農民式的為資本主義『清洗田產』。

在第二國會內，社會革命黨底正式代表莫申科關於土地問題作了一篇總結講演，他與璧塞浩諾夫同樣確實地說出土地國有底資本主義本質，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是愛好稱這個國有為『土地社會化』為『平均地權』的。

莫申科說：

『只有在土地已經打通以後，在土地私有原則所加在土地上面的一切界限已經取消以後，正確的人口分佈，才能達到。』（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會議，記錄第一、一七二頁）

的確是這樣！『正確的』分佈，就是市場、資本主義

---

\* 璧塞浩諾夫所謂勞動經濟，結果到底走向什麼地方去呢？芬尼這樣問道，並很正確回答說：『引向資本主義』（同書第十九頁）；為要向民粹派解說清楚，我們果然必須把這個毫無疑義的真理加以解釋。可是除此而外，我們還要進而解說在農民土地革命環境下資本主義要求有幾種特別的表現形式。芬尼未向前進，反而後退，他說：『現在要問，我們為什麼要向後退，要徘徊原來的道路，而後才走上我們已經走上的道路呢？璧先生呵，這是徒勞無功呵！』（同頁）不對，這種勞動，並不是徒勞無功，這並不是『畢竟終是』走向資本主義，這是要由最直接的、最自由的、最便捷的道路走向資本主義。芬尼沒有把俄國農業斯託雷平式的資本主義進化與俄國農業農民革命式的資本主義進化之間不問處，加以思索。

所要求的分佈。而這種『正確』業主之『正確的』分佈，爲地主的及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所妨礙了。

還有一個對農民協會代表意見的考察，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葛羅曼在上述小冊中說：

『轟動一時的村社問題，是新舊民粹派思想底核心，可是這個問題沒有提出，毫無聲息地被否決了：把土地交給私人及協作社去使用——第一二兩次大會議決案都是這樣說。』（第十二頁）

這樣，農民在明顯地、堅決地反對舊的村社了。贊成自願的協作社，贊成土地由個人來使用。毫無疑義的，這是全體農民底真正呼聲，因爲勞動派（一百〇四人）底土地草案，也沒有說到村社。而所謂村社，恰巧就是佔有份地的農民聯合！

斯託雷平爲了一小部分富人利益，利用強力來破壞村社。農民也想破壞村社，而以自由的協作社及由『私人』來使用國有化的份地這一制度代替之。馬斯洛夫冒着資產階級進化底名義，却恰違反着這種進化底基本要求，而堅持保留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上帝呀！把我們從這種『馬克思主義』中間救濟出來吧！

#### 八、震寧及其他分割派底錯誤（八九）

震寧同志在他自己的小冊子中\*從另一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但他反對自己的意志，又給他所仇視的土地國有一個

\* 震寧著：土地國有還是分割土地爲私有財產。

證實。霞寧同志以愛爾蘭（九〇）做例子，以農業方面資產階級的改良條件之分析，只是證明了一點：土地私有原則，與土地公有或國有是不相融合的（這裏還須用理論的分析來證明為什麼不能融合，關於這點，霞寧連想也沒有想到）；後來他又證明：在正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農業中，國家改良的活動，須要承認土地私有權。但是霞寧這些證明，都是無的放矢，自然，在資產階級改良的條件下，祇有土地私有制，是可以實現的；大英帝國大部分土地私有制既是存留，則帝國其他各地除了土地私有制外，便不能另有其他的道路。但是這些與俄國『農民的土地革命』有什麼關係呢？如果說霞寧指出了正確的道路，但是這是比諾雷平式的土地改良的正確道路，而不是農民的土地革命的正確道路\*。霞寧絲毫不知道二者（改良與革命）中間的區別，假使不了解這種區別，而來大談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豈不是非常可笑？霞寧起來反對購買而擁護沒

\* 霞寧引愛爾蘭為例來證明私有土地優於出租的田地（而不是優於一切土地公有化），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自由主義的』教授邱普洛夫也是引愛爾蘭來證明農民土地私有制優越些（土地問題第二卷第十一頁）。這位『自由主義者』或是這位『立憲民主黨人』底本性怎樣，可以從他那篇文章第三十三頁中看得出來。邱普洛夫毫不害羞地提議：在一切土地委員會中，農民應服從佔大多數的地主！！在各委員會中，五個農民委員，五個地主委員，而委員長由『地方自治會指定』即由地主會議指定。右派候爵劉比茨基在第一國會內也以愛爾蘭為例，來證明土地私有權之必要，來反對立憲民主黨底草案（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會議記錄第六二六頁）。

牧，其動機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他完全失其一切歷史的前途。他忘記了在資產階級社會內，沒收——不用贖金的剝奪——與改良是不相融合的，正同土地國有與改良之不相融合一樣。一方面大談土地沒收，他方面又應許土地問題改良的解決法，而不是革命的解決法，這就是等於向斯託雷平提出請願書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樣。

霞寧底小冊子在另一方面又着重說明，俄國農業危機是由於農業技術之落後，必須轉入高的經濟形式，必須提高現在非常落後的俄國農業技術等等。霞寧把這些正確的見解，片面地發展到這樣一步田地，他這樣抹煞了推翻農奴制大地產的問題，抹煞了為技術革命唯一條件的土地所有關係之變動；所以結果，他的推測完全變成偽造的了。因為，術的。根據地主底利益，斯託雷平式的土地改良，也是推進農業技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法律之強迫分裂村社，強迫培養自由田莊農民，國家對這種農民經濟的金錢補助；凡此一切，都不是如信口開河的民主派新聞記者所說，似乎是一種海市蜃樓；這乃是保留地主政權及地主利益而可以見諸實現的經濟進化。這條道路，對於廣大的農民羣衆及無產階級，是非常延緩非常苦痛的，但是假若農民的土地革命沒有得着勝利，則這種道路，便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俄國唯一可能的道路。

現在且請根據這種革命出發，來考察霞寧所提出的問題吧。新的農業技術，須要把份地上一切舊的、野蠻的、不開化的、貧窮的農民經濟條件，根本改造一下。須要把三田制，原始的勞動工具，農民缺乏貨幣的現象，傳統的牧畜法，市場要求和條件之不了解，一概廢除。但是，能否在

保留舊的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來把經濟革命化呢？由現在的份地佔有主來彼此分割土地，這就是保留中世紀土地所有制底一半（上面已經說過，歐俄整個土地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而其中一半，即一三八、八〇〇、〇〇〇俄畝，即為份地）。假若這種分割，鞏固了新的經濟、新的農藝，而把舊的排擠出去，那末，分割就能成為進步的事情。但是，假若這種分割，是以舊份地佔有制為基礎，則它就不能成為新的農業底推動力。波里索夫是贊成土地分割的，他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說：

『我們的土地綱領，是革命正在發展、舊社會制度破壞和新社會政治制度建設時代的綱領，這就是綱領底基本意義。社會民主黨不應以擁護某種經濟形式的決議，來束縛自己。在新社會力量反對舊制度基礎的鬥爭中，我們必須用堅強的決鬥，來撕破一切混亂的環結。』（記錄第一百二十五頁）

這完全正確而且說得非常透澈。這完全是擁護土地國有，因為祇有土地國有，才能真正『破壞』舊的中世紀土地佔有制度，真正撕破一切混亂的環結，而給與完全的自由，讓新的經濟在國有化的土地上去迅速形成。

現在要問：新的農業形成到了什麼程度，使得土地分割能幫助新的農業而不致鞏固舊跡來妨礙新的經濟；這種標準，在什麼地方呢？這種標準，祇有一個，就是實際。世界沒有一種統計學，可以計算，在某國內的農村資產階級分子，形成到什麼程度，俾能使土地所有制要適應農村經濟。這一點祇有業主羣衆自己才能計算得出來。這種計



算之不可能，已爲農民羣衆在革命中的行動及其土地國有綱領所證明了。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小農之與自己經濟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假使這種經濟，真正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俄國常見的地主經濟之一部分），所以他『迷信地』堅持土地私有權的思想，在某一歷史時代上，在某一個時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在現代俄國農民羣衆中，流行了而確定了的，並不是私有主底迷信，並不是由各統治階級各自由資產階級政治家所買注給農民的迷信，而是土地國有底要求；那末，假若你說這是因爲俄國富源報記者及威爾諾夫小冊子底影響，那就是非常可笑的愚笨的迂說了。這是因爲，小農（鄉村小農業主）底真實生活條件所提在他們面前的經濟任務，並不是把土地分割成爲私有財產，來鞏固已經形成的新農藝，而是掃清土地，俾能在『自由的』國有化的土地上來組織（根據現有成分）新的農藝。私有主底迷信在相當時候，即在法麥已經破殼而出的時候，是可以而且應當發生的，爲的是要保證這種法麥自己的經濟要求。而在俄國革命中，農民羣衆，正在希望衝破中世紀的介殼的法麥，却必然要提出土地國有這個口號來。社會民主黨人去向主張土地國有的農民羣衆宣傳分割土地，而這些農民羣衆正在經歷誰可以變爲法麥而建設資本主義農藝的最後『考試』，所以這種宣傳，完全是不適合歷史的節拍，不善估量具體的歷史時期。

主張分割土地的社會民主派，如芳尼、波里索夫及霞莎等同志，是沒有犯土地私有派（他們甚至批評馬克思底地租論，見下文）所犯的二元論錯誤；但是他們犯了另一種錯

誤，歷史前途推測上的錯誤。他們在理論上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這是他們與土地市有派不同處），但是他們重複了一九〇三年我們的『割地』綱領底錯誤。這種錯誤，溯其淵源，就是因為我們雖然正確地規定了發展底方向，而未能正確地規定發展底階段。我們從前以為：在俄國，資本主義農業成分已經完全形成，而且已經在地主經濟中（祇有『束縛式的割地』才是例外；關於割地的要求，就由此而生）形成，而且已經在農民經濟中形成；農民經濟，已產生了強固的農村資產階級，所以農民已經不能去幹『農民土地革命』了。所以這個錯誤的綱領之產生，並不是因為對於農民土地革命的『恐懼』，而是在過於誇大了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那時，我們覺得，農奴制殘餘是很小的局部現象，而地主土地中及農民份地中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完全成熟、完全固定的現象了。

革命把這個錯誤揭露出來了。革命證實了我們所指出的發展方向之正確。馬克思主義對於俄國社會階級的分析之正確，已為事件整個過程及第一第二兩次國會很透澈地證實了；而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則受了最後的致死命的打擊。但是，鄉村中農奴制度殘餘，比我們從前所想像的強大得多了；這些殘餘引起了全國的農民運動，使農民運動成了全部資產階級革命底標準。現在必須更準確地規定：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向來所指示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就是指導農民的領導作用。指導農民去幹什麼呢？就是幹最澈底的、最堅決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錯誤之改正就在：我們必須提出與整個舊的農村制度作鬥爭

的任務，來代替與農村制度中舊的殘餘作鬥爭的局部任務。我們已決定消滅地主的經濟，而不是清洗地主的經濟。

這種改正，是事變過程影響使然的，但是仍沒有使我們很多同志去把關於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新規定，思索週到。假若沒收所有地主土地的要求，是歷史上正確的要求（它是毫無疑義正確的），那就是說，資本主義廣闊的發展，須要新的土地關係；那就是說，地主經濟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可以而且必要使之犧牲，而使基於革新的小經濟的資本主義廣闊自由地發展起來。採用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就是承認革新資本主義下小農經濟之可能與必要。

這是不是許可的？擁護資本主義下的小經濟，是不是一種冒險？革新小農經濟，是不是一種空想？這樣『拉攏農民』是不是蠱惑羣衆呢？毫無疑義的，有許多同志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想錯了。只有歷史任務是在反對資本主義前期制度的鬥爭時，在資本主義下革新小農經濟，才是可能的。美國就是這樣革新了小農經濟，美國把奴隸制大地產根本打倒，而建設起資本主義最快的、最自由的發展條件。俄國革命中爲土地的鬥爭，不外是爲了資本主義發展之革新道路的鬥爭。這種革新最澈底的口號，就是土地國有。把份地除外，在經濟上這是反動的（至於政治上的反動，後面還要特別說到）。『分割派』想跳過這次革命底歷史任務，而把那些剛爲農民羣衆運動所開始去爭的東西認作已經解決的東西。他們不去推動革新過程，不去向農民解說澈底革新底條件，而說農民已經革新過來而安定起來了，所以他們拚命給這些已經革新的安定的法麥縫製外

衣。\*

『草木之生，各有其時。』 社會民主黨當然不能拒絕對土地分割的幫助。 在另一歷史時期，在土地進化另一階段上，土地分割，可以成爲必然的事情。 但是用土地分割來實現一九〇七年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任務，那就完全不正確了\*\*。

#### 第四章 土地綱領問題中之政治

##### 上的與策略上的考慮

我們上邊已經說過，在我們黨內關於土地綱領討論中，這些考慮佔據比較重要的地位。 我們的任務，就是更有系統與更簡單地來把這些考慮重新研究一遍，指出各種政治設施（及觀點）與土地革命底經濟基礎之間相互的關係。

\* 土地分割派，時常引用馬克思底話：『自耕農底自由私有制，是小生產土地私有制中最經常的形式，土地私有制對於這種生產方法之完全發展，是非常必要的，正好像勞動工具之私有，是手工業生產自由發展所必要的一樣。』（資本論原本第三卷第二部三四一頁）從上所述只可以得着一個結論，就是自由的農民經濟之全部勝利，是可以需要土地私有制的。 但是現在的小農經濟，並不是自由的。 『國家地產』，『與其說是農民手中的工具，不如說是地主手中的工具；與其說是農民自由勞動的工具，不如說是榨壓工役的工具。』所以破壞一切封建制土地佔有形式及農民自由分散，是建設自由的小農經濟所必要的條件。

\*\* 這裏把第三章——『國有與市有底理論基礎』一章跳過了。關於這點，請參閱本卷註釋第六十四——編者。

## 一、『避免復辟的保障』（九一）

在論『斯託呵爾姆大會的報告』中，我曾根據自己關於討論情形的記憶，把這個論據給了一個分析。現在我們已有記錄的原本。

普列漢諾夫在這次大會上說過：『我的意見底關鍵，就是關於復辟可能性的指示。』（第一—三頁）現在且來研究—研究這個關鍵。關於這點，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講演中說了以下一段話：

『列寧說「我們能免去土地國有底害處」，可是我們如要免去土地國有底害處，必須找着一個避免復辟的保障，而這樣的保障是沒有的，而且不會有的。回憶法國底歷史吧，記一記英國底歷史吧。在這幾個國家裏，接着廣大的革命運動便是復辟時代。這樣的情形在俄國或者也要發生的，所以我們需要這樣的一種綱領，使其在實現時能夠把復辟所給與的害處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的綱領必須剷除沙皇制度底經濟基礎；而革命時代的土地國有是不能剷除這種基礎的。所以我認為，土地國有要求是反對革命的要求。』（第四四頁）

『沙皇制度經濟基礎』是什麼呢，普列漢諾夫在同一講演中回答說：

『俄國情形是這樣：土地及農夫都受國家所束縛，而俄國專制制度就是這種束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要推翻專制制度，就必須剷除其經濟基礎。所以我現

在反對土地國有。』（第四四頁）

請看一看這種關於復辟論調底邏輯吧！第一，『避免復辟的保障是沒有、而且是不會有的』。但在第四十五頁（同一講演中）普列漢諾夫便完全想出了一個保障：『在復辟時，它（土地市有）不把土地交給舊制度底政治代表。』避免復辟的保障已經找着了；雖然這種保障是『不會有的』。這種魔術要得非常奇妙，這個魔術家真敏捷，無怪於孟塞維克的出版物對此大喝其采了。

普氏說起話來，是非常滑頭、滑稽、鬧熱、光明燦爛的，好像煙火戲中的發動機一般。但是如果他把自己所說的話記錄下來，再加以邏輯的分析，那就糟糕透了。

什麼叫做復辟？復辟就是政權重復落在舊制度底政治代表們手裏。有沒有什麼保障，可以防止這種復辟？這樣的保障是不會有的。所以我們要空想出一種保障來：『土地市有』『不讓出土地……』。我們再問，由土地市有所產生出來的，可以防止『讓出土地』的障礙物，又在什麼地方呢？完全在於革命國會所頒佈的法律，這種法律宣佈某種土地（地主土地等等）成為地方議會底財產。但是法律又是什麼東西呢？法律乃是那個已經得着勝利的掌握政權的階級意志之表現。

你們現在懂不懂：當政權已經落到這些代表們手裏的時候，這樣的法律『不把土地讓給』『舊制度底政治代表』？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在斯託阿爾姆大會後所宣傳的無稽之談，他們甚至把它帶到國會講壇上去了（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蔡雷特利（九二）底講演，第二次國會記錄一二三

四四九〇

就實質來講，關於這個名震一時的『避免復辟的保障』問題，我們要指出以下的幾點。既然我們的手中沒有而且不會有避免復辟的保障，所以，在討論土地綱領時提出這個問題，就是等於轉移讀者底注意力，攪亂他們的思想，而把問題底討論弄糊塗了。我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引起西方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這種革命就是避免俄國國內復辟的唯一絕對的保障。至於相對的有條件的『保障』，即盡量阻難復辟，那就是俄國革命之最深的、最澈底的、最堅決的完成。革命發展得愈遠，舊制度復辟則愈難；即使復辟實現了，而存留下來的革命果實也要多些。革命愈能深刻地掘毀舊制度底基礎，則復辟便愈難實現。在政治方面，民主共和國是比民主地方自治更為深刻的革命。民主共和國必然引起（而且必然要擴展）廣大民衆底革命力量、自覺性與組織性，而它所遺留下來的果實則異常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所以現代的社會民主黨特別重視法國大革命底果實，雖然在革命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幾次復辟；而立憲民主黨（以及立憲民主黨化的社會民主黨？）則重視專制制度下的民主的地方自治局，把它當作『避免復辟的保障』看。

在經濟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有土地是最澈底的辦法，因為土地國有破壞一切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現在農民所耕種的土地，一部分是份地，一部分是從地主方面租來的土地。土地國有要盡量破壞土地一切私有界限，而『清洗』一切土地以供新的，適合於資本主義要求的經濟。就是在這種清洗之下，避免舊制度復辟的保障也是沒有的；

誰要是向民衆約許這種保障，誰就是瞎吹牛皮。但是舊土地私有制之清洗，足以大大鞏固新的經濟，使舊土地私有制之恢復感受極大的困難。因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停止資本主義之發展。而在土地市有時，舊土地佔有制易於恢復，因為『土地市有』保留了『僻壤待質』，保留了中世紀土地佔有制與新的市有的土地佔有制間的橋樑。在土地國有後，爲要復辟，必須先撲滅整千整萬的資本主義（法麥式的）經濟，才能恢復舊的土地佔有制。在土地市有後，爲要復辟，用不着破壞任何經濟，用不着分割任何新的田界，祇要在紙上簽一個字，把某『地方機關』底土地，轉給某地主作爲他的財產；或者，祇要把已經化爲市有的土地的地租，交給地主就夠了。

再，我們解說了普列漢諾夫關於復辟問題的邏輯上的錯誤及其在政治理解上的糊塗後，必須進而敘述復辟底經濟本質。斯託呵爾姆大會底記錄，完全證實了我在『報告』<sup>※</sup>中所說的話：普氏把基於資本主義的法爲復辟與『俄國半亞洲式舊制度』底復辟混爲一談（記錄第一一六頁）。所以關於這個問題除了『報告』中所說的以外，我用不着再補充其他的話了。祇是把『消滅專制制度底經濟基礎』問題略述一下。

關於這點在普氏底講演中有以下幾句重要的話：

---

※ 列寧這裏所指的報告，是他的那本論俄國社會民主黨聯席代表大會的報告的小冊子——編者。



【復辟（在法國）沒在恢復封建制度底殘餘，這是對的；但是，在俄國，這種殘餘就是土地與耕種者受國家所束縛，就是俄國特別形式的舊的土地國有制。在俄國，復辟是很容易恢復這種（請注意這兩個字！）土地國有制，因為你們自己也要求土地國有，你們不許侵犯俄國這種半亞洲式的舊制殘餘。】（一一六頁）

所以，復辟『易於』恢復這種半亞洲式的土地國有制，因為列寧（與農民）現在要求土地國有！這是什麼？這是歷史的唯物的分析呢，還是純粹唯理的『咬文嚼字呢』？使半亞洲式的制度易於實現的，是『土地國有』這個字呢，還是某種經濟底變遷些？假如，普氏將這點稍微思索一下，那末，他就可以知道，土地私有與土地分割祇消滅亞洲制度底一方面——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而保留了其他一方面——中世紀的份地佔有制。所以就問題的本質看來，就革命底經濟本質看來（而不根據這個或那個名詞），土地國有是能更急進地消滅亞洲制度底經濟基礎。普氏的『魔術』就在：他把中世紀的、依賴的、重受桎梏的土地佔有制稱作『特殊形式的土地國有制』，而忘記了這種土地佔有制底兩種形式——農民份地與地主土地佔有制。這樣一來，真實的歷史的問題——這一種或那一種土地設施可以消滅那一種中世紀土地佔有形式，就被掩蔽了。普氏這種煙火戲未免是太欠思索了。

其實，普氏關於復辟問題所以發生這許多差不多出人意料之外的糊塗，其原因有二：第一，當普氏談到『農民土地革命』時，他完全沒有認識其資本主義進化的特質，他把民

粹派關於非資本主義進化之可能的學說與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土地進化兩種形式之可能的學說，互相混雜起來了。普氏始終是非常『懼怕農民革命』（關於這點，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我已經向他講過）<sup>※</sup>，以為這種革命在經濟上可以變成反動的，可以不走向於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制，反而走向於中世紀的束縛制。其實，在經濟上這是不可能的。最好的證據，就是農村改良後的進化過程。在農村改良過程中，封建制度的外殼（地主封建制度的、『國家封建制度』的外殼，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除了普氏以外，馬丁諾夫也用了這個名詞），還是很有力量。但是經濟進化却比較更有力量，終究使封建制度的外殼充實了資本主義的內容。雖然有中世紀土地佔有制底妨礙，而農民的地主經濟却始終還是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了（雖然這種發展是非常之慢）。假若普氏對亞洲制度之恢復的恐懼是有根據的，那末，國產上的農民（八十年前），或過去國產上的農民底（八十年後）土地佔有制，一定是最純粹的『國家封建制度』了。可是事實上這種土地佔有制比之地主的，還要自由些，因為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封建式的剝削已是不可能的了。『地主的』國產農民（這不過同地主地產上的農民相比較而已，按一九〇五年的統計，國產農民平均每家有土地一二·五俄畝；而地主地產上的農民祇有六·七俄畝）中，束縛制比較薄弱，而農村資產階級發展得比較快。在目前的俄國，資

※ 見列寧在社會民主黨聯席代表大會上關於土地問題的

本主義或是照着普魯士式很遲緩艱難地發展，或是照着美國形式很迅速自由地發展。一切其他的道路，都是幻想。

使我們少數同志不了解復辟問題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一九〇六年春季那種不固定的局面。農民羣衆沒有徹底現出自己的面目。農民運動及農民協會還不是大多數農民企圖之真正的表示。專制制度的官吏及維特還沒有失其『拯救農民』的希望（維特派機關報俄國在一九〇六年秋天所謂愛用的標本式漂亮句子）（九三），換句話說，他們在希望農民右傾。因此，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法律還准許農民派選很多的代表（九四）。當時，很多社會民主黨人還是以爲，專制政府基於農民理想（『與其使土地屬於貴族，倒不如屬於沙皇』）的冒險事業仍是可能的。但是兩次國會，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的法律（九五）以及斯託雷平底土地法，使大家都明白了。專制政府爲要挽救自己，故不得不用強迫手段破壞村社，採用土地私有制，就是說，使反革命不建築在農民主張土地國有的（土地屬於鄉村）含糊的講演上，而是建築在唯一可以保持地主政權的經濟基礎上，即普國式的資本主義進化基礎上。

現在的情形已經非常明顯；所以他們那種恐懼復辟的說法，即似乎農民反土地私有制運動可以引起『亞洲式的』復辟的危險，就應當置之高閣了。\*

---

\* 用復辟來恐嚇，純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一個政治工具。關於這點在我的「報告」中都已說過，此地故不提及。

## 二、地方自治機關是『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

普列漢諾夫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說過：『土地市有能將佔有土地的地方自治機關變為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這個柱石是很有力量的。且看一看哥薩克吧。』（四五頁）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哥薩克人』，看一看這種口實到底有什麼意義。首先且來分析分析這種認地方自治機關為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的意見底一般根據。土地市有派屢次說到了這點，除了普氏以外，我們且引約翰底一段話：

『假使我們承認二者都是可以實現的，二者與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都有同樣的連繫，則土地國有與土地市有到底有什麼區別呢？區別是在：土地市有是能更好地鞏固革命果實，鞏固民主制度，成為民主制度向前發展的基礎；而土地國有却祇是鞏固國家的政權。』（一一二頁）

孟塞維克認為避免復辟的保障是不會有的，但同時他們在羣衆前面造出『保障』和『柱石』來，好像巫師吞劍一樣。地方自治機關能鞏固革命果實，怎樣能變成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呢？先生們，請你們略為思索一下吧！反對反動勢力與鞏固革命果實的柱石祇有一種：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底覺悟性與組織性。在集中化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之內（資本主義國家之集中化，這並不是由於官僚底意志所使然，乃是經濟發展底必然要求），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底這種組織性，應集中成為全國一致的力量。沒有集中的農民運動，沒有全國集中化的，在集中化的無產階級領

導之下的農民政治鬥爭，則任何可以值得『鞏固』的真正的『革命果實』是不會有的，『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也是不會有的。

若不完全推倒地主的政權，完全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機關是不可能；孟塞維克在口頭上承認這點，但他們不願去想一想，究竟這在實際上是什麼一回事。在實際上，假若革命的階級不去奪取全國的政權，則這地方自治機關民主化是不能實現的；而二年來的革命似乎使最簡單的『囊中人』（九六）也要覺悟了：在俄國，這種革命階級，祇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先生們！你們所說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如果要真正成農民土地革命，真正成爲農民革命，就必須使自己變成全國的中央的政權，而後才能獲得勝利。

只有民主的農民底這個中央政權底分部，才可以變成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機關，只有同地方的、區域的、農民底分散性鬥爭，只有宣傳、準備並組織全國集中的運動，才能幫助『農民土地革命』底事業，而不使農民受其鄉土地方觀念所愚弄。普列漢諾夫與約翰兩同志，你們宣傳這種妄誕的極反動的思想，以爲地方自治機關可以變成『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與『鞏固革命果實的保障』，實際上你們就是獎勵農民底鄉土地方觀念。二年來革命底過程已經非常明顯地告訴我們：農民運動（兵士運動也是農民運動一部分）底分散性，乃是革命失敗底最大原因。

提出『農民土地革命』底綱領時，只說到地方自治機關底民主化，而不說到中央政權底民主化，認爲只有地方自治

機關是「柱石」是「保障」，老實說起來，這同立憲民主黨與反動派妥協簡直是沒有什麼分別呵！\*

立憲民主黨三反四覆地說到地方的「民主」自治機關，而不願或不敢涉及比較重要的問題。孟塞維克沒有想一想他們說了一些甚麼話：他們既承認「農民的土地革命」是目前的任務，而在土地綱領底政治意見中，他們却一味地崇拜鄉土觀念。

請看約翰底議論罷：

「列寧同志懼怕反動勢方要從地方自治機關奪回沒收的土地；假使說落在國家手中的土地，可以奪回，那末已經化為市有的土地是不能奪回的。就是俄國的專制政府也不能從地方自治機關奪回土地，因為這要引起人民方面激烈的反抗呢。」（一一三頁）

這難道不是狗屁不通嗎？專制制度全部歷史，就是不斷的搶奪各地方、各區域、各民族土地底歷史；可是我們的那些聰明才子們却反恣安慰久困鄉土觀念的人民說：就是專

\* 我在「報告」中已經把這點詳細說過了。現在只把孟塞維克諾伏雪德斯基一語明白證明我這種批評的演說，補說一下。他這篇演說，我在聯席代表大會上並未聽到。諾氏反對把「民主國家」改為「民主共和國」，他說：「如果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機關，則就是在中央政權的民主化沒有達到最高程度的民主化時，而現在所通過的綱領也可以實現。就是在這種所謂比較級的民主化之下，土地市有，也是無害而有益。」（記錄一三八頁）他說的真是最清楚了。農民革命用不着推翻專制政府，這就是孟塞維克最反動的觀念了。

制政府也未奪去亞爾明尼地方之教堂的土地；雖然它已經開始奪取；雖然在事實上它之所以沒有奪去，祇是因為發生了全俄革命。在中央存在有專制政府，在各省則有亞爾明尼土地，而這種土地是沒有人『敢來奪取的』……。唉，社會民主黨內這種笨拙的市儈的思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呵？

再看普列漢諾夫所說的哥薩克人吧：

『再看哥薩克人吧。他們是真正的反動者，但是假若（專制）政府要侵犯他們的土地，那他們就會萬眾一心，為擁護土地而暴動了。由是可見，土地市有之所以好，就是因為它甚至在復辟時也是發生效力的。』

（四五頁）

真的，『由是可見』了！假若專制制度要起來反對專制政府底保護者，那末專制制度底保護者就要暴動起來反對專制政府。呵，這是多麼高深的思想呵！哥薩克土地佔有制不僅在復辟時是適用的，而且可以擁護那種復辟之前就需要推翻的舊制度。關於土地市有底這一有趣的方面，反對普氏的斯密特曾經注意到，他說：

『……我且提醒大家，一月以前專制政府曾給哥薩克人以特權，這是說專制制度不怕土地市有呵，因為哥薩克管理土地的方法與土地市有所有的方法很相彷彿呢……它（土地市有）帶有反革命的作用。』（一二三——一二四頁）

普列漢諾夫聽着這篇發言時，不覺憤怒至極，想打斷發言者底話頭，實則引起他這種憤怒的，是一個絲毫不關重要的問題，即發言者說的哥薩克人是不是指奧倫堡底哥薩克

呢)，想破壞發言時間的規定，想在中間起而聲明。後來他所做的書面聲明書如下：

『斯密特同志把我引用的哥薩克問題敘述得不對。關於奧倫堡底哥薩克，我完全沒有說到。我說過：且看哥薩克吧；哥薩克是極反動的，但是假若政府想來侵犯他們的土地，那他們就要個個起來暴動反對政府。那些由革命而得着被沒收的地主土地的地方機關，在政府企圖侵犯他們的土地時，多少也是可以這樣幹的。而這種地方機關，正是在復辟發生時反對反動勢力的保障之一。』（一二四頁）

這個不去侵犯專制制度而想推翻專制制度的計劃，真是聰明至極：從專制制度手中奪取單個的區域，而讓它試一試能否將這土地奪回。這種計劃與用儲蓄銀行方法來剝奪資本主義的計劃一樣聰明呵。但是問題並不在此。問題是在：在革命勝利後一定『要』表現出超絕作用的土地市有，現在是表現着反革命的作用。普列漢諾夫所設法躲避的，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哥薩克的土地就是真正的土地市有。很大的區域是屬於各省的哥薩克的軍隊，如奧倫堡省軍隊，東斯基省軍隊皆是。哥薩克人每戶平均有土地五二俄畝，而農民每戶平均祇有一一俄畝。此外，奧倫堡省軍隊又有軍隊的土地一、五〇〇、〇〇〇俄畝，東斯基省軍隊又有一、九〇〇、〇〇〇俄畝。在這種『土地市有』基礎上，發展着純粹的封建關係。這種實際上已經實現的土地市有，使農民閉守地方的等級的狹隘性，而這些農民因佔有土地交納租稅多寡之



不同，以及因中世紀式的作工而得使用土地的條件之不同等等，而彼此分散隔絕開來。「土地市有」並不幫助全國民主運動，反而分散這種運動，使此區與彼區分離，反而削弱這種運動，因為這種運動祇有變成集中力量時才可以得着勝利。

在第二次國會中我們曾經看見過右派哥薩克人加拉五洛夫，他擁護斯託雷平（斯氏在自己的宣言中曾經許可強迫改變界限），他反對土地國有不亞於普列漢諾夫，他直接表示贊成各地土地市有（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十八次會議，記錄一三六六頁）。

右派哥薩克人加拉五洛夫之了解問題底中心，要比普列漢諾夫與馬斯洛夫正確到千倍以上。區域的分散是避免革命的保障。假若俄國的農民（在集中的而不是「地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幫助之下）不能打破自己的區域狹隘性，不會組織全俄的運動，那末合單個的被反動勢力組織很好的區域裏面的代表，一定要破壞革命，而舊的中央政權在必要時一定要利用這些區域來和革命鬥爭。

土地市有是一個反動的口號，它把各地方中世紀的閉塞孤立性理想化了，它要減弱農民關於集中土地革命之必要的覺悟。

### 三、中央政權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鞏固

中央政權是主張土地市有的人所最仇恨的東西。在沒有分析他們的論贊以前，我們就應當說明，從政治法律方面看來（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土地國有底經濟內容），土地國有是個什麼東西。

土地國有就是把一切土地交給國家變成國家所有。國家這種所有權就是說國家有獲得地租的權利，有規定全國通行的土地佔有及使用條例。毫無條件的，在土地國有後，禁止土地轉租（先租給非耕種者而後再由他轉租給耕種者），也是這些規律之一。假使國家是真正民主的國家（而不是如諾伏雪德斯基這種孟塞維克所說的民主國家），那末，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不但不反對、而且要求在全國法律範圍內把土地交給地方或區域自治機關去管理。我在修改土地綱領一書中已經指出，我們的最低綱領在說到民族自決，說到廣大的區域自治時，曾經直接要求了這一點。所以，因地方區別而產生的其他細則，土地之實際分配，分配給個人或協作社等工作，一定要交由國家政權底下地方機關，即地方自治機關去執行。

假使有人關於上述的一切發生誤會，那或者是他們不懂得，在所有、佔有、支配、使用這四個概念之間有什麼分別；或者是他們帶有惡意來與地方觀念和聯邦主義玩弄。\*

\* 馬斯洛夫就是這樣玩弄的。他在教育雜誌一九〇七年第三卷一百〇四頁上說：『……或者有些地方的農民同意彼此分割土地。但是只有一個大區域（例如波蘭）的農民拒絕彼此分割土地，那末，一切土地歸國有的計劃，就變為無稽之談了。』這是標本的庸俗論據，裏面一點意思也沒有，只是把幾個字排在一塊兒罷了。某個區域因其特別條件而產生的『拒絕』，並不能改變整個綱領，並不能把它變為無稽之談；也許另外有一個區域要『拒絕』土地私有呢。可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在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土地國有與土地私有這兩種制度不

土地市有與土地國有之間根本的區別，並不在中央與地方權利底分配，更不在於中央底『官僚主義』（祇有最糊塗的人可以這樣想，這樣說）；而是在於：在土地市有時，一部分土地之私有權仍舊存在，而在土地國有時，土地私有權則完全取消。根本區別乃是『土地複本位制』（九八），市有綱領保存着這種複本位制，而國有綱領則排斥這種複本位制。

假若你們根據中央政權可以任意妄為這一點（庸俗的土地市有派，時常想來根據這一點）來觀察現在的綱領，那末，現在的綱領在這個關係上犯了極淆亂極含糊的毛病。我們祇出指下面一點就夠了：現在的綱領要把『必須供給移民之用的土地』和『帶有全國意義的河池與森林』交給『民主的國家』。這些話語非常不正確，而發生衝突的可能也是非常之大。且拿立憲民主黨人考夫曼底土地問題第二卷（土地補分標準問題一章）做例罷。他在這書中根據一八六一年最高的標準，計算在四十四省中可補充分給農民的土地到底有多少。他起初計算的沒有包括森林，後來又把森林（百分之二十一的森林）包括在內了。什麼人來決定，哪些森林是帶有『全國的意義』呢？自然，祇有全國中央政府；這樣看來，孟塞維克底綱領是把面積很大的土地（根據考夫曼底計算，四十四省中這樣的土地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俄畝），交給中央政府手裏去了。什麼人來決定，什

---

要同時並存。兩種制度中總有一種佔着上風。而工人政黨底任務，就是擁護一種比較高的制度，擁護一種足以促進生產力發展，足以增加階級鬥爭自由的制度。

麼叫作『可供移民之用的土地』呢？自然，祇有中央的資產階級的政權。祇有中央政權可以決定，奧倫堡省哥薩克一、五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東斯基省哥薩克二、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是不是『可供全國移民的土地』的問題（因為哥薩克每戶有土地五二點七俄畝）。非常清楚呵，我們的問題並不如馬斯洛夫，普列漢諾夫等所提出來的一樣。問題不在，用紙面決議來保障地方自治機關不受中央的侵犯，不但是紙面不能做到，就是鎗砲也做不到吧；因為資本主義發展是趨向集中，資產階級的中央政權集有這樣的力量，使『地方』向來沒有能力來與它對抗。問題是在，同一個階級要在中央在地方得有政權，中央地方都要實行同一程度的民主化，以便保障大多數民衆——農民（舉例來說）十足的統治。這就是保障各地『法律上的』權利不受中央『過度的』侵犯的唯一真實的保證；而其他一切由孟塞維克所臆造出來的保障，却是十足的無稽之談，都是那種充滿鄉土觀念的小資產階級，想用紙張來預防為資本主義所集中起來的中央政權力量的企圖。諾夫德斯基與整個現在的綱領，認為地方自治機關可以實行十足的民主化，而中央則用不着『高度的』民主化，這都是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無稽之談呵。中央不十足民主化，就是等於說大多數人民——那些在地方自治機關中統治的分子，在中央保不着政權，這樣一來，衝突不但可以發生的，而且必然要發生，其結果，因經濟發展之規律，非民主化的中央政權一定要得着勝利！

從問題底這一方面看起來，認為『土地市有』是『保障』地方反對中央政權，這種意見是十足的市儈的無稽之

賤。假使這種反對資產階級集中政權的「鬥爭」可以算作一種鬥爭，那末這便與反猶太主義者底反資本主義「鬥爭」一樣可笑：同樣是一種誘惑（九八）盲目的黑暗的羣衆的一種允諾，同樣是一種在政治上經濟上不可實現的要求。

且看土地市有派反對土地國有時所持的最「流行的」論據吧：土地國有，增加資產階級國家底力量（你們還記得約翰底妙論「只足以鞏固國家政權」嗎？），擴大反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權底進款；而土地市有則把進款供給人民底需要，供給無產階級底需要。社會民主黨人使用這樣的論據是非常可恥的，因為這是純粹反猶太主義的妄誕，反猶太主義的造謠惑衆呵。我們用不着去拿贊成普列漢諾夫及馬斯洛夫的「小鬼們」做例，且看馬斯洛夫「自己」所說的話吧。

馬斯洛夫在教育上教導教育底讀者說：

「社會民主黨總是這樣的希望，就是在最壞的環境下，它的計劃及任務也可以求得實現……」。我們必須假定，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資產階級制度與其一切缺點必定要得着統治。地方自治機關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機關，和整個國家制度是資產階級的制度一樣，在自治機關中，一定會發生像西歐市政機關中所已經發生的激烈的階級鬥爭。

「地方自治與國家政權有什麼區別呢？為什麼社會民主黨要想把土地不交給國家而交給地方自治機關呢？」

「爲要分別國家的與地方自治機關底任務，我們且先把國家與自治機關底預算案比較一下」（教育一九〇七

年第三號第一〇二頁)：『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北美合衆國內，花費在海陸軍上的用費佔全預算案百分之四十二。英、法亦然。而在俄國地主的自治機關花在醫藥上的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五，花在國民教育上的佔百分之十七點四，花在路政上的佔百分之十一點九。

『把最民主的國家預算案與最不民主的地方自治機關預算案比較一下，就可知道，照其機能說來，國家總是服事統治階級，國家出款都是用在購買壓迫工具，壓迫民主的工具上面；反之，最不民主的最壞的地方自治機關總不得不服事民主。不得不滿足地方的要求（一〇三頁）。

『社會民主黨人不要這樣愚笨，以為要贊成土地國有，只是爲的要把從國有化土地上所產生的收入去維持共和國底軍隊……。要是讀者相信歐林諾夫，那一定是上了一個呆當了。奧林諾夫說馬克思底理論祇『應許』在綱領中提出土地國有的要求，換句話說祇應許把地租（稱之爲絕對地租或級差地租都好）用以養育海陸軍；而不應許土地市有，換句話說不應許把地租用以滿足人民底需要。』（一〇三頁）

大概是明白了吧？土地國有就是養育海陸軍。土地市有就是滿足人民底要求。猶太人就是資本案。所以打倒猶太人就是等於打倒資本案！

忠厚的馬斯洛夫沒有想到，地方自治機關用在文化經費底大百分數，祇是在次要的出款中佔據很大的地位。爲什

麼緣故呢？因為地方自治機關管理權限及財政全權是由中央政權決定的，中央政權總是決定把大部分金錢花在軍隊上而把小部分花在『文化』上。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分配呢？一定要的，因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假若資產階級不把大部分金錢化在鞏固自己的海陸軍上，而把小部分化在文化上：那末資產階級就不能統治了。祇有變成了馬斯洛夫以後才可以這樣想：假若我把大部分的入款變為地方自治局底財產，那我就可以避免資產階級底統治了。假若無產者照着馬斯洛夫這樣想，那末他們的任務就非簡單：祇要要求把鐵路、郵政、電報以及由酒煙專賣而得來的入款，不變為『國有』而變為『市有』，那末這些入款一定不用在海陸軍上而用在文化事業上了。完全用不着推翻中央政權，用不着根本改造中央政權，祇要很簡單地把一切大批入款變為『市有』，就萬事皆休了。

忠厚的馬斯洛夫必須記着，在歐洲及各資產階級的國家中，地方機關底入款是資產階級中央政權願意犧牲以供文化之用的入款；因為這些入款是次要的，因為由中央來收集這些入款是很不方便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及資階統治的最主要的根本的要求，已經有所保障了。所以向人民勸告去取得大批金錢，去把從市有化土地上收來的整千整萬的盧布，交給地方自治局而不交納中央政權，以保給人民底文化需要——這種勸告，完全是魔術家底欺人之談。在資產階級國家中，資產階級所給與文化事業的金錢實在很少，因為大部分金錢必須用以鞏固資產階級底階級統治。為什麼中央政權把地稅商稅底十分之九劃為己有，而把十分之一讓

給地方自治機關，並且頒布法律規定地方的附加稅不能超過一定的很低的限度呢？因為大批金錢須要鞏固資產階級底統治，所以供給文化之用的金錢就不能多於幾文了。\*

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明瞭用款底這種分配，而很清楚地了解，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不會有另一種分配的。因此，他們說：我們不能參加中央政權，因為中央政權是壓迫的工具；而在地方自治機關中是能參加的，因為這裏極小的用款

\* 從考夫曼細心的著作市區財政中，可以看到，若以之與法、普比較起來，則英國地方機關出款與中央政府出款之分配，對於地方機關較有利益。英國地方機關底出款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中央政權底出款則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法國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與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比；在普國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與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比。且看教育辦理最好的英國（照土地市有派看）對於教育所花的用款罷。地方用款總數是一五一、六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而教育用款是一六、五〇〇、〇〇〇，教育用款佔全數十分之一強。根據一九〇八年的預算案，中央政權花在教育的用款有一六、九〇〇、〇〇〇金鎊，而用款全數有一九八、六〇〇、〇〇〇，教育用款適等全數十分之一弱。而花在海陸軍上的用款有五九、二〇〇、〇〇〇金鎊，花在國債上的用款有二八、五〇〇、〇〇〇金鎊，花在法庭警察上的用款有三、八〇〇、〇〇〇金鎊，花在外交事務上的用款有一、九〇〇、〇〇〇金鎊，花在徵收課稅事業上的用款又有一九、八〇〇、〇〇〇金鎊；由此可知道資產階級花在文化上的用款真是極小，而大部分是用以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了。



是用在文化上的。假若有人勸告工人政黨去宣傳，把大批收入，地方土地上的全部地租，從地方郵政地方鐵路上面所得的利潤，一齊更變為交給歐洲地方自治機關，那末這些社會主義者將怎樣回答這個人呢？這些社會主義者一定要說：要就是這個人是一個瘋子，要就是這個人是一個因發瘋而混進社會民主黨的『基督社會主義者』。

在討論俄國在代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時，有些人向大家說：我們不要鞏固資產階級國家底中央政權，這表示這些人自己完全不會思想。德國人可以並必須這樣決定，因為他們面前祇有一個翁克的資產階級的德國，而在社會主義以前也不會有另一種的德國。可是在俄國是怎樣呢，羣衆現代革命鬥爭底全部內容，就在這樣：俄國變為翁克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呢（斯託雷平和立憲民主黨是這樣願望的），還是變成農民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呢（農民與工人就是這樣願望的）。假若我們不幫助資產階級中間一個階層，不擁護資本主義進化某一種形式來反對另一種形式，那我們就不能參加這樣的革命。因為俄國客觀經濟的原因，使我們在現在革命中，除了在法麥農民底資產階級的集中共和國與翁克地主底資產階級的集中君主國中，選擇一個外，沒有其他可以『選擇』了。想使羣衆去注意『我們祇望地方自治局能夠比較民主化些』，而不考慮及這個困難的『選擇』，那便是極庸俗的市儈的胡說了。

#### 四、政治革命及土地革命底規模

這種『選擇』是很困難的，我們這樣說時，自然不是以

爲主觀上的（意願的）選擇是困難的，而是以爲解決歷史問題的社會力量鬥爭底客觀結局是困難的。有利於農民的結局之『困難』，到底在什麼地方呢？說我的綱領，即將共和制度與土地國有連繫起來的綱領，是帶有樂觀主義的那些人們，是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的。普列漢諾夫關於這個問題說了下面一段話：

『列寧用樂觀主義的假定，來逃脫問題底困難之處。這是空想家所常用的思想法；例如無政府主義者說：「如何強迫的組織都是不需要的」；而我們反對他們說：如果不採用強迫的組織，則社會中單個分子就可以損害整個社會，假若這些單個分子是有實行這種損害的企圖；而無政府主義則接着回答我們說：「這是不會發生的」。照我看來，這是使用樂觀的假定來逃脫問題底困難。列寧就是這樣幹的。他用了許多樂觀的字眼「假若」，來遮蓋他所提議的設施可以產生的結果。且引列寧責罵馬斯洛夫的幾句話作證吧。列寧在他自己的小冊子\*二十二頁上說：「就實話說來，馬斯洛夫底草案很默然的假定，我們的最低綱領要求還沒有完全實現，人民專政還沒有保障，常備軍還沒有消滅，官吏選舉制還沒有實行。換句話說，民主革命正如大多數歐洲民主革命一樣沒有完成到底，而是半途截斷『重開倒車』了。馬斯洛夫底草案，專門適應這種半途中止的、不徹底的、不完全的、被截斷的、被反動包圍的民

\* 這是指列寧著的修改土地綱領一編者。

主革命。」現且假定，列寧斥責馬斯洛夫的話是有根據的，但是上面引用的一段話告訴我們，祇有在列寧所說的這些「假若」能夠實現時，列寧底草案才能成爲一個好的草案。<sup>\*</sup>假使這些「假若」不能實現時，那時實現他的草案<sup>\*</sup>就是有害的了。這樣的草案我們是不需要的。我們的草案必須四足穩立，腳踏實地，換句話說：即在不好的「假若」實現時也要能夠應用才行。」

（斯託阿爾姆大會記錄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頁）

我把這一段議論完全抄了下來，因爲它很明顯地表示普列漢諾夫底錯誤。普氏完全沒有了解使他驚惶失措的樂觀主義。樂觀主義並不在假定官吏由人民選舉等，而在假定農民的土地革命得着勝利。真正的『困難』是：在至遲從一八六一年就照着翁克資產階級形式發展的國家中，農民的土地革命要得着勝利。你們既然承認這個基本經濟困難，那末，你們認爲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困難，就差不多是無政府主義，這豈不是笑話嗎？不要忘記，在土地革命底規模與政治革命底規模間是不會不是相互適應的，而經濟革命又需要與政治上層建築互相適合。不懂得我們共同的（布爾塞維克的與孟塞維克的）土地綱領底『樂觀主義』根源之所在，這就是普列漢諾夫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錯誤。

其實，你們且具體地思索一下吧：在現代的俄國，沒收地主地產的『農民土地革命』到底是什麼呢。毫無疑的，

---

\* 那時這個草案就不是我的草案了！普列漢諾夫講話真不合邏輯。

五十年過程中，資本主義已經經過地主經濟而為自己闢了一條道路，而整個說來，地主經濟，就其收穫之多少（一部分是因為地主的土地比較好），就其完善的工具及播種法（種草法）之採用，在現在毫無條件地要超過農民經濟（請參看考夫曼土地問題第二卷上，關於地主經濟之種草法普及程度超過農民經濟的數目字）。毫無疑義的，地主經濟不僅與官僚而且與無產階級千絲萬縷地連繫着。土地沒收破壞大資產階級底大批利益，考茨基說得好，農民革命要使國家破產，這就是說農民革命不僅破壞俄國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是破壞國際資產階級底利益。非常明顯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革命的勝利，小有產者戰勝地主及大資本家的勝利，需要特別好的環境，需要（在庸人或庸俗歷史家看來）全然非常的『樂觀的』假定，需要農民底很大的自動性很多革命精力、自覺性、組織性以及豐富的民衆創造力。這是不可駁倒的，而普列漢諾夫對最後的幾個字（豐富的創造力）的庸俗譏笑，乃是一種企圖脫離嚴重問題的便宜詭計。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聯結與集中農民，而是破壞與分離農民，所以在資產階級國家內，農民革命祇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可以實現；而這一種情形又使全世界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更加起來反對這種革命。

由此能否下一斷語，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拋棄農民土地革命這種思想呢？不能的，祇有那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的人們可以滿意這個結論。由上所述，祇能得着以下的三點：（一）馬克思主義不能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連繫於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結局；（二）馬克思主義必須顧

及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兩種可能的道路，而很明顯地向民衆解說每條道路底條件與意義；（三）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決反對那種認為急進的俄國土地革命可以用不着急進的政治革命的觀點。

一，社會革命黨與其他比較徹底的民粹派，都不懂得農民革命底資產階級性，把自己整個假社會主義與這種農民革命連繫起來。照着民粹派底意見，農民革命底好結局就是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底勝利。其實，這種結局乃是民粹派『農民』社會主義最快的最厲害的破產。農民革命底勝利愈完全愈堅決，則農民變成資產階級的自由的法麥更愈快，而他們『辭謝』民粹派的『社會主義』亦愈快。反之，不好的結局暫時還可以苟延民粹派社會主義底苦命，暫時還可以保持這樣一種幻想——似乎民粹派批評地主資產階級式的資本主義，就是批評一般的資本主義。

無產階級底政黨，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總不把社會主義底命運去維繫於資產階級革命底這種結局或那種結局。兩種結局都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都是要受壓迫的，在保有土地私有制的地主的君主國內以及在雖然實行了土地國有的法麥共和國內，無產階級都是要受壓迫的。因此，祇有毫無條件獨立的純粹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在民主土地改革任何情形下』去堅持社會主義的事業，這一點在我關於土地綱領的結論中已經說過了（這一段已經列入斯託阿爾姆大會底策略決議中了）。

二，土地革命底兩個結局都是資產階級性的，但是，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不能因此就對這兩種結局採取同樣的態

度。根據工人階級底利益，毫無條件地要求我們盡力去援助農民的革命，而且要擁護無產階級在這革命中的領導作用。我們為農民革命底好結局而鬥爭，我們應當在羣衆中解說，使他們了解，什麼叫做地主式的土地進化道路，這種道路給與勞動羣衆多少痛苦（這種痛苦之產生，不是由於資本主義，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之不足）。另一方面，我們又應該解說農民革命底非資產階級性和對於農民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希望是無根據的。

我們既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進維繫於資產階級底結局，所以我們的綱領在好結局時及『壞』結局時是不能同樣的。誠使普列漢諾夫說過，我們不須要那些預先考查這種結局或那種結局之方案（所以也不能用『假若』二字），那末也就是不加思索而信口胡說。恰好就是根據他的觀點，普列漢諾夫以為壞的結局之可能或『預留』這個壞的結局的觀點，我們必須把這綱領分二部分，而這兩部分我們都是有的。這可以說明：在地主資產階級發展途路上，工人政黨應當堅持要求某種措施，但同時，工人政黨應當力幫助農民去完全消滅地主土地制，去創造廣大的自由的發展的條件。關於這點，在我的『報告』中已經說到（關於佃租的條文，在遇『不好結局』時是需要的<sup>②</sup>，而馬基洛夫却沒有說到這點）。現在祇要補說，恰好就是現在當社會民主黨活動底直接條件很難適合樂觀的假定時，普列漢諾夫底錯誤，便格外明顯暴露出來。第三國會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停止為農民土地革命而鬥爭，但是在相當期限內，我們不能在那些保障地主最好最嚴的剝削條件之下進行我們的工作。恰好就是最替壞的結局

担心的普列漢諾夫，現在對於壞的結局恰好拿不出什麼綱領來呢！

三，我既然認為幫助農民革命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明白地自覺到這種任務底困難處，自覺地使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互相適應起來。否則，把土地的『樂觀主義』（沒收土地和土地所有或分割）與政治的『悲觀主義』（諾伏雪德斯基：中央政權『次等』民主化）合併起來，這在科學上是沒有根據，而在實際上是完全反動的。

孟塞維克違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承認了農民革命，但它們不願意向民衆很清楚確定地現示農民革命底全副面目。他們的觀點由孟塞維克普迪村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很呆笨地說出來了：

『革命騷擾日漸過去，資產階級生活之流又要恢復常態了，假若西歐工人革命不發生時，則俄國資產階級必然要得着政權。就是列寧同志也不會而且不能否認這點。』（記錄第九一頁）

原來他們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這種浮粗的抽象的認識，竟把這種革命底另一形態——農民革命底問題完全抹煞了。所有這些都祇是『騷擾』；祇有『常態』才是真實的。要把庸人觀點和對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到底爲了什麼而鬥爭這個問題的不了解，說得比這更清楚是很難的了。

農民假若不推倒舊政權、常備軍以及官僚，它就不能實現土地革命；因爲所有這些都是地主土地佔有制底最靠得住的柱石，都與這種制度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認為不必完全破壞中央機關，僅是實現地方機關民主化就可實現土地革命

的觀念，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而在實際上是反動的，因為這種觀點可以被小資產階級的愚笨性及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所利用，而它們（愚笨性及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把事情看得這樣簡陋：土地是要的，政治呢，祇有上帝才知道！所有土地都要奪取，至於要不要奪取整個政權，能不能奪取整個政權，怎樣去奪取，這些問題，農民都沒有看到（或者說，在第二國會的解散，沒有催促農民來思想以前，農民沒有想到）。而『農民立憲民主派』壁塞浩諾夫底觀點更要反動，他在自己的著作土地問題中已經說過：『對土地問題的確定回答，比對其他問題如共和國問題的回答要重要得多了。』（一一四頁）在『國民社會主義』黨整個綱領及全部策略中都充滿了這種政治上神精錯亂的觀點（這是幹反動事業的老手V.V.先生的遺傳）。社會革命黨人不去反對農民對於激進土地革命與激進政治革命互相連繫的不了解，反而和農民同唱一個調子。他們以為這樣『比較合乎實際』，但是這種辦法使農民底土地綱領絕對得不着勝利。激進的政治革命是很難的，這當然不必說了，但土地革命也是很難的；後者若不與前者連繫起來那就成為不可能的了；而社會主義者底責任就在：不是蒙蔽農民，不是給農民以面罩（即不正確的半立憲民主主義的詞句，例如我們的土地綱領中『民主國家』等語來蒙蔽農民），而是要解說到底，教導農民說，假若在政治上不堅持到底，是不能嚴格談到沒收地主土地的。

在綱領中，重要的不是『假若』。重要的乃是要把土地改革與政治改革應該互相適應這點指示出來。我們不用



【假若】二字而用其他的話來把同樣的意思說出來：

【黨應解說，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最好的土地佔有法，是消滅土地私有權，是土地國有，是把土地變成國家底財產；而要求這種方法之實現，並使其發生真正的效益，則不僅是要地方機關完全民主化，而且要全國政治機關一概民主化，一直到實現共和國，廢除常備軍，實現官吏民選制等爲止。】

在我們土地綱領中，對於這點是沒有加以說明的；因此我們曾經對人民灌輸了一種虛偽的思想，似乎中央政權即沒有民主化，而沒收地主土地也是可能的。於是我們就落到了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即『國民社會主義者』底立場上去了，因爲在兩次國會中，他們的綱領（一〇四人底草案）與我們的綱領都祇是說到土地改革與地方機關民主化間的連繫。這種觀念是憑空的市儈觀念，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和第三次國會已經使很多人（特別是社會民主黨人）脫離這種觀念。

#### 五、不要農民奪取政權的農民革命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是反對農奴制度殘餘，反對土地制度內的一切中世紀成分的農民革命中之無產階級的綱領。在理論上就是孟塞維克也承認這個原理（參看普列漢諾夫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的講演）。但是孟塞維克對於這個原理完全沒有加以思索，完全沒有看見這個原理與社會民主黨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一般的策略基礎間的連繫。特別是普列漢諾夫底著作，最明顯地表示這種未加思索的現

象。

在整個社會經濟帶着資本主義性質時，一切反對中世紀制度的農民革命，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不是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都是農民革命。假如在某一國度裏，農業完全是照着資本主義方法來經營的，農業資本家在僱用勞動，幫助之下已經完成了土地革命，好比說已經消滅了土地私有制，那末，這個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完全不是農民革命。假如在某一國度裏，土地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交叉混合，不推倒資本主義，已經不能推倒這種制度，假如這兒發生一次革命把專制政權推倒，而使工業資產階級得着政權，那末，這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而絕對不是農民革命。換句話說，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國度是可能的，在這種國度裏面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可能的。在農民數目很多的國度裏，可以產生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假若這種革命，沒有使涉及農民的土地關係革命化，沒有使農民變成創造革命的積極的社會力量之一，則這種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農民革命。所以，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的概念，包含着一定的原理，在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國度裏面，一切農民革命必須應用這些原理，但是這個廣泛的概念完全沒有說到，某一國度內，資產階級的革命為要得着完全的勝利，是否一定要（按其客觀必然性）變成農民革命。

普列漢諾夫及其隨從他的孟塞維克，在俄國革命第一個時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中一切策略路線錯誤底主要根源，就是他們完全沒有懂得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間相互的關係。孟塞維克的書報往往大喊大

叫（普列漢諾夫在論策略與笨拙的新信內，更是叫得非常可笑），說多數派不懂得現時革命底資產階級性，這是他們自己未加思索而想藉此蒙蔽罷了。其實在革命前以及在革命時，關於革命底資產階級性問題，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員（無論孟塞維克，無論布爾塞維克）脫離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祇有黨派分歧的庸人俗子——「簡陋家」才可以說出相反的東西。但是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恰巧就是右派，向來就是持着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普遍、抽象、依樣葫蘆的概念，而不能了解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革命的這種特質。所以社會民主黨右派之不能了解俄國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反革命性底來源，不能明白決定，在這革命中，究竟那些階級可以把這個革命進行到底，獲得完全的勝利；不能脫離這樣的觀點：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必須幫助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主要人物一定是資產階級，假若資產階級退出革命，革命底規模一定要縮小等。他們這些錯誤，都是自然而必然的。

反之，在革命初開始，一九〇五年春夏，那時還沒有人像現在一般毫無見識、毫無智慧地把布爾塞維主義與杯葛主義、戰鬥主義混為一談，而布爾塞維克在那時就已經很明顯地指出我們在策略上分歧底根源，指出農民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形式之一，並認定它的最後勝利為『工農革命民主的專政』。自是以後，布爾塞維克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所得的理論上大果實，就是考茨基論俄國革命動力的文章（一〇一）（該文底俄文譯本，為列寧所校閱，並有他的序言，這書叫作俄國革命底動力及前途）。大家都知道，在一九〇三年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分裂時，考茨基是站在孟塞維克方面。在一九〇七年，考茨基考察俄國革命後，立刻就明白了普列漢諾夫底錯誤，當時普氏送了幾個問題要考氏去回答。普氏在這些問題中祇問到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沒有提出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概念來，除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資產階級的左野黨』而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考茨基指出普氏底錯誤而回答說：『俄國資產階級不是革命底動力，在這點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已經過去了；在這整個革命鬥爭時代中，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中間有堅固共同的利益。』（上書三〇至三一頁）『這種共同利益必須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全部革命底基礎。』（見同書三一頁）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策略間分歧底基礎，在這裏說得非常明顯了。普列漢諾夫在自己的『……新信』中對此大發其怒。但他的憤怒祇是更加暴露他的論據沒有力量。普列漢諾夫大罵布爾塞維克『沒有常識』，咬着牙關說道：我們目前所處的危機『總是資產階級的危機罷。』（一二七頁）這種謾罵正祇是表示他短氣無力罷了。普列漢諾夫沒有了解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與非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問題。他說，考茨基『誇大了俄國底農民發展速度』（一三一頁），他說，『在我們（普列漢諾夫與考茨基）中間祇能有一點分歧底影子』，這是最可憐的最懦弱的詭計，因爲稍有思想的人都知道這正是相反的。問題並不在於『影子』，不在發展速度問題，不在於普氏所狂叫不休的『奪取』政權問題，乃是對於可以成爲俄國革命底動力的那幾個階級所持的基本見解。普列漢諾夫與孟塞

維克必然要(自願或不自願地)變成機會主義者去擁護資產階級，因為他們不懂得在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底反革命性。布爾塞維克立刻就決定了，這種革命勝利底一般的與基本的階級條件，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實際上說來，考茨基在俄國革命底動力一書中也是得出這個結論，而在社會革命第二版中又重復一遍說：『它(俄國社會民主黨最近將來的勝利)祇是工農聯合底事業(einer Coalition)』。(見 *Die Soziale Revolution von K. Kautsky, Zweite Auflage, Berlin 1907, Seite (六二)* 我們的篇幅不允許我們來說考茨基底另外一個補充，即考茨基對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教訓的估計，而這個估計根本是和孟塞維克底不同的)(一〇二)

這樣我們看見，像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革命，祇有在其已成爲農民革命時，才能得着勝利。而普列漢諾夫對這種革命中社會民主黨全部策略底基礎問題，却完全沒有加以回答。我在斯託阿爾姆(一九〇六年四月)說過，普列漢諾夫把孟塞維主義弄成一個完全不通之論，因為他反對在農民革命中由農民奪取政權。我所說的話在以後的著作中完全證明了。這種策略路線底基本錯誤，不會不影響到孟塞維克底土地綱領上來。我上面已經說過多次，土地市有在經濟方面都不能完全表示出農民革命真正勝利底條件，工農真正奪取政權底條件。在經濟方面，真正勝利和舊的佔有制之鞏固，是不能互相融合的；在政治方面，真正勝利和僅僅地方政權民主化而中央政權不完全民主化，也是不能互相融合的。

## 六、土地國有是不是一個帶有

### 充分伸縮性的工具？

約翰同志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記錄一一一頁）說過：『土地市有草案是一個更適宜的更有伸縮性的計劃，因為這個草案估量了各種不同的經濟條件，這個草案能夠在革命過程中得着實現』。我已說過，土地市有底根本缺點，就在他要鞏固份地佔有制度。在這一點上，土地國有底伸縮性是大得多了，因為它能使在『自由的』土地上更自由地組織新的經濟。這兒還須要簡單地說到約翰底另一種過小的理由。約翰說：

『在某幾個地方，土地分割可以重新造成份地與土地關係。在某幾個區域內，每個農家可以得着二百畝的土地，例如在烏拉爾，我們於是又製造出新的地主階級了。』

這是駁斥他自己理論系統的最標本的論證呵！（在孟塞維克大會上，就是用這樣的論據解決了問題）。恰好說土地市有帶有上述的毛病，因為祇是土地市有把土地束縛於各個區域之內。其實，這裏並不是土地分割底過失（我們患了可笑的邏輯上的錯誤的約翰所說一樣），而恰好是土地市有底地方主義底過失。照着孟塞維克黨綱僅化為市有的烏拉爾的土地，仍舊是烏拉爾人底『所有物』。這乃是造個新的反動的哥薩克，因為據有特權的小農，其所有土地比其他大多數農人土地要多過十倍，自然不能不反對農民革命，不能不擁護土地私有權。這樣祇是假設，就是『民主的國

家」根據同一綱領，宣佈烏拉爾千萬俄畝森林爲『帶由全國意義的森林』或『供給移民之用的土地』（考夫曼也承認百分之二十五的烏拉爾的森林可供此用，那末在瓦特省，烏芬省及皮爾姆省的就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俄畝了），並根據這點把這些土地變爲國家自己的『所有物』。土地市有的特點並不是伸縮性而是含糊性，——僅此而已。

我們再談在革命過程中土地市有底實行吧。關於這一點有人曾經攻擊我，說我的『農民革命委員會』是一種等級制的機關。孟塞維克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用自由主義的態度說道：至於我們，是主張消滅等級的。好便宜的自由主義呵！祇是我們的孟塞維克沒有想一想，我們爲要實現無等級的自治，必須先戰勝我們正在與其鬥爭的特權等級，必須消滅他們的政權。正如約翰所說，在『革命過程中』，在『農業革命運動』過程中，祇有農民委員會是可能的。對於無等級的自治，我們的政治綱領已經給與了保證；而在勝利後，在人民不得不承認新制度時，這種無等級的自治組織，必然應當建立起來。假若我們綱領中的『擁護農民革命鬥爭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爲止』幾字不是一句空話，那末，就必須建設一種進行這種『鬥爭』的羣衆的組織！孟塞維克的綱領沒有想到這點。孟塞維克的綱領是如此結構的，它可以完全變成一種國會式的法律草案，與仇視農民鬥爭的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底法律草案一樣，或者很機會主義地、滑頭地逃避有系統地幫助與組織農民鬥爭的任務（如國民社會黨一樣）。工人的政黨——幫助農民土地革命的政黨，完全用不着這種綱領，因爲工人政黨底目的，

不是安撫大資產階級與官僚（如立憲民主黨一樣），也不是安撫小資產階級（如國民社會黨人）；而只是要在反俄國農奴制度鬥爭中發展廣大羣衆底自覺性與自動性。工人的政黨採用這樣的（孟塞維克的）綱領底結構，是不適當的。

請簡略地回過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春秋兩季及一九〇六年春季所發生的很多的「農民的革命鬥爭」罷。我們是否要允諾幫助這些鬥爭呢？假若我們不允諾，那末我們的綱領就變成胡說的東西了。假如我們允諾，那末對於這些鬥爭之組織，我們的綱領還沒有給與明白指示：這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如要組織這種鬥爭，只是直接在鬥爭地點才可能做到，這種組織要直接由參加鬥爭的羣衆建設起來，換一句話說，這種組織形式一定就是農民委員會。在這種鬥爭中等待人的地方自治機關，這是非常可笑的。自然，我們希望並且必須廣大得着勝利的地方農民委員會底權力與影響，使其遍及鄰鄉、鄰區、鄰縣、鄰省以至於全國。沒有人可以反對我們的綱領指出這種擴大之必要，所以我們一定要不限於區域而要普及中央政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那末，我們就不要再說甚麼地方自治了，因為這個名詞表示管理組織依賴國家政體底組織。「自治」祇是在中央政權所規定的法律之下及由中央政權所規定的範圍以內動作着的。我們所說的奮鬥的人民組織，必須完全不依賴一切舊政權的機關，必須去幹爲建設新政體的鬥爭，這些組織必須變成人民全權（或是人民專制）底工具，必須變成保障人民全權的工具。

總之，根據「革命過程本身」觀點說來，反映孟塞維克對於臨時政權問題的糊塗見解的孟塞維克土地綱領，在各方



面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 七、土地市有與市區社會主義

在新託阿爾姆大會上提出土地綱領的孟塞維克把這兩個東西連接起來了。且引兩個著名的孟塞維克考思特洛夫和拉林底話罷！考思特洛夫在大會上說：

『有幾個同志好像第一次聽見市區所有制。我提醒他一下吧！在西歐有整個的一派（正是呀！），這就是『市區社會主義』（在英國）。市區社會主義主張擴充城市的和鄉村的地方機關底財產，我有許多同志都是贊成這種主義的。很多的地方自治機關擁有很多的不動產，這同我們的綱領是不發生衝突的。我們現在可以為地方機關白白地（且）獲得（！）不動產，並且必須利用這些財產。自然，已經沒收的土地一定收為市區公有了。』（八八頁）

『可以白白地獲得財產』這種幼稚的觀點，在這裏說得非常之妙。不過，講這話的人沒有想一想，為什麼獨成一派的，特別是在英國獨成一派的市區社會主義乃是純粹的機會主義？為什麼恩格斯在寫趙爾常的信中，說英國這邊派這種思想，是一種極端的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說這『市區主義』企圖是小資產階級的企圖？

拉林在其註解孟塞維克的土地綱領的文章裏面，也和考思特洛夫同聲一氣地說：

『或者在某幾個地方，地方人民自治機關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經營大規模的經濟，例如城市議會擁有城市

鐵道及牛羊宰殺所，那末，由此所得的全部（!!）利潤一定歸給全體人民（!）。」（農民問題與社會民主黨第六十六頁）

而不是歸給地方的資產階級？——親愛的拉林？

西歐市區社會主義市儈式的英雄底這種思想，使人一望而知其為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他們忘掉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他們忘掉，勞動羣衆之所以能夠從市區機關中得到一點什麼利益，這只是因為在城市人口中無產者成分佔了很大的部分。但這只是附帶的。而『市區社會主義』的土地市儈觀念底主要錯誤，還不在這裏而在下面。

西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同英國質選派一樣（一〇三）所以把市區社會主義認為獨成『一派』，這祇是因為這些知識份子夢想社會和平，夢想階級調和，企圖把社會的注意力從整個經濟制度和整個國家政體這些根本問題移向地方自治那些小問題上去。在頭一項問題上階級衝突格外激烈，因為這許多問題涉及資產階級統治底基礎。恰好就在這點上，市儈的反動要求社會主義局部實現的空想，更是毫無希望。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小的地方的問題上去了，這不是資產階級統治問題，這不是這種統治底主要工具問題，這乃是富足的資產階級爲了『人民需要』而投棄的一點殘羹陳飯問題。很明顯的，要是祇提出爲數不多的款項（和全部剩餘價值及全國出款比較起來）使用問題，而這些款項資產階級自己願意拿出來以供公共衛生之用（恩格斯在居住問題上面說過，城市傳染症把資產階級嚇怕了），以供國民教育之用（資產階級能夠適合高等技術的有教育的工人！），在這些小問題

上可以談到『社會和平』，可以談到階級鬥爭底害處等等。假若資產階級出錢以供給『人民需要』，以供給醫藥、教育之用，那還有什麼階級鬥爭呢？假若經過地方自治機關漸漸地緩慢地擴大『公共財產』，使生產『社會化』，正如可敬的拉林所說的使城市鐵道與牛羊宰殺所社會化，那末還需要甚麼社會革命呢？

這『一派』之市儈的機會主義的本質，就在他們忘記了所謂『市區社會主義』（其實這正是市區資本主義，如英國社會民主黨給費邊派的估計一樣）底狹窄性。他們又忘記了，當資產階級還是統治階級時，資產階級是不允許觸動其真正的統治基礎的（就以市區主義者必日中的資產階級統治基礎來說罷），假若資產階級肯忍耐着『市區社會主義』，這恰好是因為市區社會主義並不觸動它的統治基礎，不涉及它財富主要的來源，而祇是使用很小部分為資產階級所賞給『人民』的地方用款。只要稍一認識西歐的『市區社會主義』，就可以知道：假若市區社會主義者稍一越出經常的、微小的、並不能給工人以大改良的經營範圍之外，假若稍一觸及資本時，就立刻要被資產階級國家之中央政權所堅決禁止了。

我們的土地市有派，恰巧就在模仿西歐費邊派、可能派、\*培恩斯坦派這個主要的錯誤，這種市儈的機會主義。

『市區社會主義』是地方自治問題中的社會主義。凡

---

\* 可能派是法國社會民主黨右派稱呼。妥協政策是其策略的基礎，只提出一種在目前條件下可能實現的要求——校者。

是超過地方利益範圍之外的，凡是超過國家管理機能範圍之外的，換句話說，凡是一切涉及統治階級收入底主要來源及其統治基礎之保障工具的，不僅關於國家管理而且涉及國家政體的，都是越出了『市區社會主義』底範圍之外。我們的哲人不顧及全國直接涉及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土地問題之重要，而把它歸併到『地方自治問題』之下。俄國的知識分子說：西歐的城市鐵道及牛羊宰殺所已經收為市區公有了，我們那一半肥沃土地為甚麼不收為市區公有呢？這在復辟時是可以採用的，在中央政權沒有完全民主化時也是可以採用的。

這樣就產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土地社會主義，產生了把市會的把重要問題變成小的地方自治問題，因此而削弱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在實際上，一半肥沃土地上的經濟問題不能變成地方問題，也不能變成管理問題。這是一個全國的問題，不僅是涉及地主國家政體而且涉及資產階級國家政體的問題。給人民以這種思想，好像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可以在農民中發展『市區社會主義』，這就是幹最不可容許的謠言惑眾的事呵。馬克思主義允許在資產階級革命綱領中提出土地國有，因為絕對地租妨礙資本主義底發展，土地私有權是資本主義底一大障礙。必須先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費邊派的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然後才可以在資產階級革命底綱領中提出大地產市有這類要求。

在這裏，我們就可看見資產階級革命中小資產階級方法與無產階級方法間的區別。小資產階級，甚至於最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俄國社會革命黨也在內）所預見的，不是資產

階級革命後的階級鬥爭，而是共同的幸福與平安。它預先『替自己造個小窠子』，在資產階級革命提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草案，大談其所謂『標準』，大談土地所有權底『調劑』大談自食其力的小經濟和勞動原則之鞏固等等。小資產階級的方法，是建設最大限度的社會和平制度的辦法。而無產階級的方法却要掃清一切封建殘餘，掃清道路以發展階級鬥爭。所以土地所有權底一切標準，無產階級都讓給小業主去討論了，無產階級並發生興趣的，只是消滅地主大地產，消滅爲農業中階級鬥爭最後障礙的土地私有制。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我們所發生興趣的，不是市儈式的改良主義，不是小業主將來的『安樂業』，而是爲無產階級造成一種反對一切基於資本主義的市儈平安主義的鬥爭條件。

土地私有恰好把這種反無產階級的精神帶進到資產階級土地革命底綱領中去了，因爲土地市有不是擴大、不是加緊階級鬥爭（雖然孟塞維克也在呆笨虛偽地這樣想），而是減弱階級鬥爭。它減弱階級鬥爭，因爲它應許地方底民主化和中央底不完全民主化；因爲它主張『市區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爲它離開了鬥爭的大道，而去注意小的地方的不重要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資產階級祇要不失其保障自己的階級統治之可能，是可以讓步可以同意的。

工人階級必須給與資產階級社會以一個最純粹的最澈底的最堅決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一直到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爲止。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十分仇視市儈式的改良主義：我們所發生興趣的是鬥爭的自由，而不是市儈幸福

的自由。

工人政黨中的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一定主張另外一條路線。他們的視線所在，不是廣闊的革命的綱領，而是市儈的空想：在中央的不民主化條件上，實行地方機關底民主化，給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市區經濟中求一個小小的位置，以避免巨大的「騷動」。用反猶太主義者底方法，即把大的全國的問題歸併到小的地方的問題，以便避免向所未有的農村的衝突。

#### 八、由土地市有論所產生的幾

##### 個糊塗觀念底例子

『市有主義綱領』在社會民主黨人頭腦中散佈了多少糊塗的觀念，宣傳與煽動的工作人員，是被它弄到何等困難的地步，這可在下面幾件事中間看出來。

毫無疑義的，拉林是孟塞維克中著名的作家之一。記錄上載得清清楚楚，他曾積極的參加來編定綱領。他的小冊子農民問題與社會革命（新世界社叢書之一）差不多是孟塞維克綱領底正式評述。且看，他在這書中寫了些甚麼。小冊子最後幾頁所寫的是土地改革問題底總結。他認為改革有三條出路：一，有償價的土地補分給農民，這是『無產階級、貧農以及國民經濟全部發展最不利益的出路』（一一三頁）；二，第二條出路是最好的出路；三，最不可靠的出路——這就是『在書面上宣佈土地平等使用』。似乎照擁護土地市有綱領的人底意見，第二條出路一定是土地市有了？事實却並不如此。請聽吧！

「或者，所有被沒收的土地，甚至一切土地，都宣佈爲國家財產，交給地方機關去管理，由它無代價地(?!)分給真正務農的人去使用，用不着實行全俄土地平等使用制，也用不着禁止僱傭勞動。我們已經知道，這樣解決問題是最能保障無產階級底最近的利益和社會主義運動底一切利益，並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俄國生活底基本問題。所以社會民主黨必須堅持實行這種土地改良。這種改良之產生，一定在革命發展到了很高程度，社會發展底覺悟分子已經很有力量的時候。」

(一〇三頁)

假若拉林及其他孟塞維克認爲這裏所說的是土地市有的綱領，那就未免錯誤得可憐又可笑。把一切土地變成爲國家財產，這就是土地國有；至於土地支配權，則除了交給那種在全國法律範圍內行動的地方機關外，便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想了。自然，這種綱領已經不是「改良」綱領，而是革命綱領，所以除了「無代價地分給甚至用僱傭勞動的農夫」一點外，我是完全簽名同意的。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應許這樣的東西（無代價），對於反猶太主義者，倒是很適宜的，可是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就不適宜了。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在資本主義發展範圍中，這條出路是不可能的；說最好是把地租交農村企業家，也是沒有根據的。除了這一點（這大概是作者不小心說錯了）以外，真是毫無疑義的，在孟塞維克通俗小冊子中，也在宣傳土地國有是激起革命高潮時最好的出路了。

關於怎樣對待私有土地的問題，拉林說道：

『至於爲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所佔據的私有土地，那末社會民主黨認爲這種土地沒收後不能分割給各個小業主。耕種自己或租來土地的小農經濟平均生產率，一俄畝不會超過三十普特，而資本主義農業平均生產率一俄畝則能超過五十普特以上。』（六四頁）

當拉林說這話時，他實際上是完全拋棄了農民土地革命這個觀念，因爲，他所講的平均收成率乃是地主土地底收成率。假若認爲脫離農奴制度的小農經濟不是更能廣大、更迅速地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那末，『幫助農民革命鬥爭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爲止』這一句話，就沒有一點意思了。拉林爲甚麼要忘記，關於『爲着什麼社會民主黨要沒收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個問題，已有斯託阿爾姆大會的決議了。

斯徒米林同志在斯託阿爾姆大會上提出一個修正案，他主張『經濟發展』（在決議中）後添補一句：『堅決主張：根據全民利益，根據適合農村無產階級之需要等，將沒收得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繼續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去經營。』（一五七頁）這個修正案爲大多數所否決，贊成的祇有一人。（同頁）

可是，他們並不顧及大會決議，仍在羣衆中進行宣傳！土地市有論之混沌模糊，竟達到這樣的地步：因爲它主張保留農民份地私有權，所以使綱領底註釋，公然與大會底決議背道而馳了。

考茨基底話，時常被人不公正地引來擁護這個或那個綱領（爲甚麼不公正？因爲他對於這個問題不願肯定發表意見，祇是限於解說幾個普泛的真理），而土地市有派並引用



他的話來辯護土地市有論，但考氏在一九〇六年四月寫信給蓋寧說：

『很明顯的，我對土地市有的了解，和你或和馬斯洛夫所了解的不同。我的了解是：大塊土地是要沒收的，沒收後，由公社（！），或者由比較大的組織，在這種土地上去經營大經濟，或者把這些土地出租給生產協作社。我不知道，這在俄國是否可能，農民是否願意這樣。我也不說，我們必須要求這點；不過我想，假若別人要求這點，那我們可大胆和他們表示同意。這也許是一種很有興趣的試驗。\*』

這幾段話已經很明顯的表示出：這些同情了或還在同情斯託阿爾姆綱領的人們，現在却用自己的解說來推翻自己的綱領。這裏的過失，就是因為在綱領中觀念糊塗到了極點：在理論上否認馬克思底地租論，在實踐上想適應於地方民主化與中央不民主化的不可能的『中間』出路，在經濟上

---

\* 蓋寧在一九〇七年所出版的土地市有或土地分割第四頁上很公正地表示過懷疑：到底能否認為考茨基是贊成土地市有；蓋寧並且又反抗過孟塞維克報紙（一九〇五年真理）對考茨基的評判。在馬斯洛夫所公佈的考茨基那封信中，考茨基直爽地說：『關於從地主手中沒收來的土地底所有形式問題，我們應該讓農民自己去解決。我認爲在這方面若想去束縛農民，那便是錯誤的。』（馬斯洛夫與考茨基土地綱領問題，新世界社叢書之一）。考茨基這種很明顯的宣言，就是否認了孟塞維克那種強迫農民採用的土地市有綱領。

把似乎是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帶進資產階級的革命底綱領中去。

### 結 論

土地問題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基礎，它決定了這次革命底民族特性。

這個問題底本質，就是農民為消滅俄國土地制度以及一切社會政治制度中地主土地佔有制及農奴制殘餘的鬥爭。

歐俄一〇、五〇〇、〇〇〇農戶只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而三〇、〇〇〇貴族的及一部分非貴族的地主，每人却有土地五〇〇俄畝，共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這就是一切問題底基礎。這就是農奴主地主在俄國土地制度中，在整個國家中，在全部生活中佔優勢的主要條件。農奴主人，即大地產（就其經濟意義而言）主人，他們土地所有制底基礎，是農奴制歷史和貴族搶奪土地的長期歷史所形成起來的。他們經營經濟的方法，就是工役制度，即賦役制的嫡系遺產，即採用農民的農具，各種束縛小農的形式：冬季傭工、按年租耕制、工役納租制、債務束縛、割地、森林、牧場、水流等層出無窮的束縛。在最近五十年來，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已經向前走去，農奴制已經絕對不能在農業中保留下去了。取消農奴制的趨勢，已經帶有暴烈危機、全國革命等形式了。但是，在資產階級國家裏消滅農奴制度可有兩條不同的道路。

第一條消滅農奴制的道路，就是逐漸把農奴主地主的經濟變成為克資產階級的經濟，把農民羣衆變為貧民，強迫地

使他們的生活永遠貧困下去，形成一小部分爲農村資本主義所必然形成的資產階級的大農。黑幫派的地主及其總長斯託雷平正是沿着這條道路走。他們已經了解，假若不破壞中世紀式的佔有制，就不能爲俄國向前的發展掃清道路。他們爲了地主底利益，自己已經勇敢地破壞這種形式了。他們把不久以前官僚地主對半封建的村社表示同情的觀念，完全拋棄了。他們爲要用強力破壞村社是不顧任何『憲法』的。他們給富農以十足的自由，使他們去搶奪農民羣衆，去破壞舊土地佔有制，去破壞整千整萬的經濟，他們讓盧布主人去『推動與掠奪』中世紀的鄉村。他們爲要保存自己的階級統治，除了這個方法以外，當然沒有其他的方法了；因爲他們覺悟到，必須適應資本主義之發展而不可與它去鬥爭。他們爲要保留自己的階級統治，爲要反對農民羣衆，除聯合『下流』，聯合拉助瓦也夫、可魯巴也夫這些人外，別無他人了。他們除號召可魯巴也夫這類人『去發財罷！』而外，別無出路了。我們讓你們用一個盧布，賺一百個盧布；你們呢，幫助我們在新條件下保留我們的政權吧！要實現這種發展道路，須要十足地、有系統地、毫無放鬆地強迫農民羣衆與無產階級。而地主的反革命正在手忙腳亂地從各方面實行這種強迫的手段。

資本主義另一條發展道路，我們叫作美國的道路，這是和第一條，即普國的道路不同的。這個道路也要求強迫破壞舊土地佔有制，只有俄國呆笨的自由主義的庸人可以夢想，說緊張達於極點的俄國危機可以平安地順利地過去。

但是，這種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破壞，只能滿足農民羣衆

益利益而不滿足地主底利益。大批的自由的法麥，不需要任何的地主經濟，而可以成爲資本主義發展底基礎，因爲整個地主經濟在經濟上都是反動的，而農民中法麥成分，却已由俄國過去的經濟史所形成了。按照這條路道，資本主義之發展一定要廣大些、自由些，速度也要快得多，因爲國內市場之大擴張，整個人民底生活程度、精力、創造性以及文化程度也都提高了。俄國廣大的可供殖民的土地，從前因爲中俄農民羣衆之被農奴制所壓迫和對土地政策之農奴制官僚的態度，使這些土地之應用非常困難；這種土地積儲，是可以作爲擴大農業，提高生產之（不僅是深入而且是擴大了）經濟基礎了。

這種發展道路不僅是要求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因爲農奴主地主底統治在數世紀中間，對於俄國一切土地佔有制，對於份地，對於比較自由的邊疆中殖民底土地佔有制，都給了一個痕跡，專制政府底全部殖民政策，都帶有官僚式的亞細式的干涉性質，使移民不能自由經營，使新的土地關係混沌起來，使中俄底農奴制官僚主義的惡毒，都傳到俄國邊疆上去了。\* 不僅俄國地主佔有制是中世紀式的，並且農民份地佔有制也是中世紀式的。份地佔有制是非常混亂的。它把農民分成許多很小的階層，許多中世紀的類別，各種不同的等級。它完全反映出中央政權地方政權干涉農民土地關係的長期歷史。它把農民束縛在『黑島』（八八）

---

在移民與殖民一書中，考夫曼敘述了移民政策史。他是一個真正的『自由黨人』，所以他尊敬農奴主底官僚制。

之內，束縛在帶有收稅性的、賦役性的、古式的小團體，束縛在據有土地佔有權的團體，即村社內面。俄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是把農民從中世紀環境裏面拖出來了，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使農民日益拋棄自己的份地，而租給別人；他一方面在「種地產上，自己的份地上，從其他農民租來的份地上，買來的土地上，從地主那裏租來的土地上，從國家方面租來的土地上，造成了將來的自由的法麥的（或是將來翁克俄國之大農的）經濟。

爲要在俄國能夠造成真正自由的法麥的經濟，必須『打通』一切土地，地主土地與份地上面的一切界線。必須有要打破一切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必須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業主前面，把一切土地均等起來。必須盡量使土地之交換、遷種、圍轉土地更爲容易，建立新的自由的協作社以代替舊的賦役式的村社。必須從全部土地上『清洗出』中世紀的廢物。

這種經濟的必然性底表現，就是土地國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將其交給國家變爲國家所有物，這就是根本破壞農村裏的農奴制度。而正是這種經濟的必然性使俄國農民羣衆變成了土地國有派。在一九〇五年農民代表大會上，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國會上，一九〇七年第二國會上（即在革命整個第一階段中），大批小私有農人都是贊成土地國有的。他們這樣贊成並不是因爲『村社』在他們中間育成了甚麼特殊的萌芽，特殊的非資產階級的『勞動原則』。他們這樣贊成，是因爲生活要求他們脫離中世紀的公祖、中世紀的份地佔有制。他們這樣贊成，並不是因爲他們願意或是

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因為他們曾經願意，現在也願意，曾經能夠，現在也能夠建設真正的資產階級的農業，就是建設不受任何中世紀傳統之束縛的充分自由的小農業。

俄國革命中各個鬥爭階級之對土地私有權的特殊態度，並不是偶然的，並不是由各種學說影響之所致（只有近視者才這樣說）；這些態度完全是由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條件，資本主義現在的要求所引起的。一切黑幫地主與整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十月黨人與立憲民主黨都在內）主張土地私有制。整個農民與整個無產階級則反對土地私有制。建設翁克資產階級的俄國的改良主義道路，須要保留舊土地佔有制之基礎，而使這些基礎遲慢地適應於資本主義，使廣大民衆受極大的痛苦。而推翻舊制度的革命道路，則必須造成這樣的經濟基礎——推翻一切舊的土地佔有形式，同樣要推翻俄國一切舊的政治機關。俄國革命第一時期已經徹底證明：俄國革命只有當它是一個農民土地革命時才能獲得勝利；而農民土地革命如果不實行土地國有，它就不能完全完成它全部歷史的使命。

自然，社會民主黨既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底政黨，負有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目的，自然不能使自己與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底任何時代混合起來，不能將自己的命運維繫於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或那個結局。在一切任何結局之下，我們總應保留自己爲一個獨立的純潔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能堅決領導勞動羣衆達到偉大的社會主義目標的政黨。因此，我們不能給與任何的保證，以担保資產階級革命任何勝利果實之

鞏固，因為資產階級革命一切勝利果實之不固定性與內部矛盾性，正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所特有的。『臆造』『一種避免復辟的保證』，只是愚昧的癡想。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團結無產階級去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同時要幫助一切反對舊制度的儘量堅決的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能獲得的最好的條件。從這裏所必然得出的結論，就是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綱領，只能是土地國有。我們應當將土地國有綱領（正如本黨黨綱其他部分一樣）與一定的政治改革形式與程度聯繫起來，因為政治革命與土地革命兩者底規模，不能不是一致的。我們應當將土地國有綱領（正如本黨黨綱其他部分一樣）和一切小資產階級幻想，和一切知識分子官吏所謂『標準』這一類的廢話，和那種想鞏固農村公社及平均使用原則等反動詞調等，截然分開。無產階級底利益，不是要求為這個或那個資產階級革命臆造出一種特殊的口號，特殊的『計劃』與『系統』，而是在澈底表現這個革命底客觀條件，經濟上不可克服的條件，而掃除一切幻想與空想。土地國有不僅是唯一可以完全肅清農業中中世紀制度的方法，而且是造成資本主義農業關係的最適當的方法。

由於下列三個事實，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員曾經暫時離開了這個正確的土地綱領。

第一，俄國『土地市有』底發起人——馬斯洛夫『改正了』馬克思底理論，否認了馬克思底絕對地租論；復活了那種已經半朽的資產階級的與地租論有關的地力遞減律學說。否認絕對地租，就是否認土地私有制在資本主義下任

何經濟的意義，結果必然要曲解馬克思關於土地國有的觀點。

第二，俄國社會民主黨員既然沒有明白看到農民革命底開始，就不能不比較謹慎地估量農民革命底可能性，因為農民革命之勝利，要有許多真正的順利的條件，要羣衆底革命覺悟，毅力與創造性有特別偉大的力量。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既無經驗，既認為不能臆造出一個資產階級的運動，所以在革命之前，當然不能提出一個正確的土地綱領。但是，他們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革命已經開始以後，他們沒有把馬克思底理論適當應用到俄國新奇的條件之下來（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時常教訓別人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導），却反而把馬克思理論在別時代條件之下的應用，機械地搬到另一時代來。比方，德國社會民主黨拒絕了馬克思一切舊的關於土地國有的要求，這自然是對的，因為德國已經澈底地變成了一個翁克的資產階級的國度，在德國基於資產階級制度的一切運動已經完全失了基礎，已經失了時勢，任何擁護土地國有的民衆運動都不會發生。因為翁克資產階級成分之占居優勢，國有計劃實際上已變成翁克底玩具，甚至於變成了他們掠奪羣衆的工具。德國人拒絕談及土地國有問題，這自然是正確的；可是如果要把這個結論移到俄國來（實際上，那些沒有覺到土地市有綱領之與馬斯洛夫修改馬克思理論有關的孟塞維克，就是這樣瞎幹的），這就是等於不會思量社會民主黨在歷史發展另一時期中的具體任務。

第三，孟塞維主義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全部錯誤的策



略路線——不了解只有『工農聯盟』<sup>\*</sup>才能保證革命得到勝利，很明顯地是給了這個土地市有綱領很大的影響。不了解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企圖把無產階級推到旁邊，使其適應於革命不徹底的結局，使其由革命領袖變為自由資產階級黨助手（實際上變成他的苦工與僕役）。

『工人們，不要迷戀，要順應一點，前進時腳步要謹慎』（一〇五）——杜普利洛夫譏笑經濟派（即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第一批機會主義者）的這一段話，完全可以描寫出本黨現有土地綱領的精神。

在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迷戀』鬥爭時，不應降低，而要提高革命的規模及其由無產階級決定的任務。我們不應該鼓勵『地方主義』（雖然這種地方主義，在一部分落後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及擁有特權的農民哥薩克人中，很為流行），不應該鼓勵各民族彼此間的孤立，而是要向農民們說明一致努力對於勝利的意義；提出擴大而非縮小革命運動的口號，使資產階級革命之半途而廢的結局，只能歸究於資產階級底覺悟落後，而不致歸究於無產階級底思慮不周。我們不應當使自己的綱領順應『地方的』民主主義，不應想出一種盲目的、不可能的、在非民主化的中央政權下的農村『地方社會主義』，不應當把市儈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思想，滲入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應當把羣衆注意力集中到取得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真實條件，使他們注意到：爲達到

\* 考茨基在其社會革命小冊子第二版上面，曾經使用過這個名詞。

這一目的，所必需的條件，不是地方的而必定是『中央的』民主化，即中央國家政權底民主化，就是說，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必定是最完滿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主義，因為，沒有這種最高形式的民主主義，則就科學意義說來，俄國農民土地革命，就要變成空想了。

有人以為：恰巧在目前這一歷史時期，當第三國會裏面的黑幫野獸們橫行暴張的時候，反革命暴行達到極點，反動勢力用極野蠻的手段報復一般革命家——特別是第二國會裏面的社會民主黨代表們的時候，是完全不適宜於『廣闊的』土地綱領的。讓他們這樣去想吧！這種思想是俄國那種叛變、畏怯、消沉，頹唐情緒之天然的反映；而這些情緒，已在俄國大批加入與同情於社會民主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流行很廣了。工人政黨如果把這些穢物清洗出去，則工人階級就獲益不淺。事實並不是如他們所想像的一樣。事實上，反動壓迫越是殘酷，它便越要阻滯俄國必不可免的經濟的發展，便越要更順利地造成更廣闊的民主運動底高潮。為要發展羣衆鬥爭，我們連暫時的消沉時期也要利用，以使用批評態度研究大革命底經驗，加以審查，去其渣滓，轉達於羣衆，作為將來鬥爭底指南。



## 註 釋



## 註 釋

(一) 【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底和一九一七年正月初列寧用德文寫成的，一九一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列寧在瑞士（當時他居留的地方）蘇黎支城內「國民招待所」青年工人會議上做了報告。這個報告簡括地描寫出俄國第一次革命發展底情形及其一般狀況。

(二) 【加邦政策】。正月二十二日（九日）『流血星期日』就是加邦政策之結果。這是專制制度第二次（第一次是『蘇巴託夫政策』）想使工人運動隸屬於警察式的領導之下的企圖；因為這一次企圖是經過加邦，故名之為『加邦政策』。在一九〇四年初，加邦組織了『彼得堡俄國工人會議』，一九〇四年末該會在城內各工人區域中已經有了十一個部分。一九〇五年正月加邦利用該組織來把持工人運動。工人運動起於普季洛夫工廠，自發地蔓延於彼得堡一切大企業中（至十五萬工人），同時又由經濟要求自發地轉為政治要求。在每個運動底基礎上——加邦發展了廣大的鼓動工作，鼓動工人向沙皇請願。當時不僅孟塞維克的

團體而且布爾塞維克的彼得堡委員會與工人羣衆的聯繫，也是很薄弱。孟塞維克對於加邦政策所抱的態度不很明顯；此外，在他們中間且有利用加邦政策的情緒。但是，在準備請願期間，他們還是局部地反對了加邦政策。布爾塞維克在加邦所召集的各種會議上有許多發言；反對向沙皇請願。除此以外，布爾塞維克委員會又印發了三種傳單，號召用革命方法與沙皇專制制度作鬥爭，其中有一種傳單（正月二十二日（九日）前夜發表的）是直接反對加邦企圖的。但是，所有這些辦法，不能使工人羣衆放棄向沙皇請願。流血星期日，已成爲事實了，但是，這次事變與它的主動者之意志和願望相背而馳，它變成了俄國第一次革命開端。

（三）列寧此地所說的社會主義者，就是在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爭取和平』口號而不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實行反對布爾塞維克底『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他們在戰爭期間放棄階級鬥爭；他們認爲國際只在和平時期才是鬥爭的武器——這就是考茨基底主張。

（四）列寧此地是指在德國斯都德牙爾出版的解放雜誌，該雜誌以司徒威爲主筆。該雜誌是俄國『解放社』自由派底機關報，『解放社』在各地方設有自己的委員會。

（五）『法蘭西大革命』底發展經過了各種階段。在第一個時期是大商業和財政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它不僅沒有澈底解決革命底基本問題——土地農民問題，並且沒有消滅王權。在革命底第二個時期——一七九二年即列寧所提到的時期——政權先落在資產階級穩健的革命派——基朗特

派手裏，然後落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雅可賓派手裏。在雅可賓派領導之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完成了法蘭西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把第一時期握得政權的大商業和財政資產階級不能做到和不願做到以及資產階級穩健的革命派不敢去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六） 俄國『農奴制』產生於十六世紀末葉，後來因為農民為自己的解放作了曠日持久的鬥爭，至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三月十九日）俄皇亞力山大第二發表廢除農奴制宣言，所以農奴制形式上被廢除了。在廢除農奴制時，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定為『割地』，由農民轉入地主之手。留在農民手裏的土地，都是貧瘠的土地，為着這種土地，農民在多年之內須付贖金給地主，這些贖金比土地真實價值高過一倍半。此外這種改良並沒有解除農民受地主的束縛。『割地』制度是束縛人民的，因為農民非從地主手裏租佃這種『割地』不可，或者非在十分困苦的条件之下去做工役不可。在農民村社內施行了連環担保以及徵收贖金，又在政府中貴族官吏監督之下去組織農民的『自治機關』，這些都是束縛農民的。所以，難怪農民以後用羣衆的暴動，去回答這個『解放』。只在一八六一年這一年，在宣言發表後就有了七八四次農民暴動，這些暴動蔓延於二、〇三四個鄉村，它們都被武力鎮壓下去了。

（七） 列寧此地是指『十二月黨人』底運動。十二月黨人在十九世紀二十五年之間組織了秘密社團，並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起了武裝暴動反對沙皇制度（十二月黨人即由此而得名）。按社會成分來說，十二月黨人幾乎完全是貴



族地主，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有完全破產的和自食其力的貴族。十二月黨人底視線集中於二個最主要的問題上面——一為消滅農奴制，一為與專制制度作鬥爭。但是，無論對於第一個問題或第二個問題，在十二月黨人中間都沒有一致的意見。在十二月黨人中間，有三個基本的派別，即所謂北社和南社（附屬於南社，後來又有所謂統一斯拉夫社）。

十二月黨人暴動底導火線，就是因為俄皇亞力山大第一突然逝世，而故皇底長兄君士坦丁又不就皇位，一時造成無人續任底局面；此外又因為一種消息說十二月黨人底陰謀被政府發覺了。北社雖然完全沒有準備，可是也就決定實行暴動。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十四日）十二月黨人把幾個忠實於他們的軍隊帶到彼得堡與陸奈特廣場上去。集合於廣場上的大批貧民羣衆顯然都站在暴動者方面。他們看見尼古拉第一走到廣場上即用石頭木棍對付他。但是在最緊急的關頭，當尼古拉和他的忠順軍官，還沒有收集充分的力量去反對暴動者和沒有決定採取積極的行動時，暴動領導者却表現出極端的張皇失措。尼古拉便利用了這種機會。暴動被槍炮鎮壓下去了。

在南俄，『赤爾尼果夫團』暴動要算最為堅決和持久，這次暴動是由『斯拉夫派』和『南社』所組織的。但因沒有其他的武力和民衆之參加和幫助，這次暴動也被鎮壓下去了。

在鎮壓暴動之後即刻就在彼得堡和南方開始拘捕。運動底首領為：比斯特尼、阿波斯多爾、參明、李列夫、卡荷夫斯基都被絞殺了，其餘的人皆被判決為苦役或放逐，貶職

爲兵士等等。政府特別嚴酷地處置參加運動的兵士。兵士們飽受笞杖之刑，或被毆致命，或則被流逐至邊疆。

(八) 亞力山大第二於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一日)被殺，他之被殺是由革命民粹主義恐怖黨——民意黨執行委員會決定的。

(九) 自從因一八六一年農民『解放』而起之農民暴動被鎮壓了下去以後，在一九〇〇年代之初，農民運動第一次大浪潮又跟着城市工人運動而高漲起來了。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四年這五年中間在俄羅斯已經有了六七〇次農民革命的發動，其中反對地主的有四四一次，反對教皇的有十二次，反對富農的有二十一次，反對政權的有一九六次。沙皇政府曾用最殘酷的方法鎮壓了暴動，由傳統的毆打農民的方法起以至於各『騷擾』區勒徵無數百萬的賠款爲止。一九〇五年二月，就開始了農民運動，及隨後工人運動之發展而蔓延各地。而一九〇五年末農民羣衆發動已經有了三千次以上的，它消滅了二千個以上的地主莊院。按官場的統計，只在十個暴動最爲發展的省分中，地主的損失已有二千九百萬盧布了。

(十) 『巴黎公社底教訓』，列寧後來在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八日(三日)巴黎公社紀念日在日內瓦國際羣衆大會報告中說：『兩個錯誤就葬送了偉大的勝利果實。無產階級之半途而廢：它不實行「剝奪剝奪者」，而醉心於國內全民的最高正義之實現；例如銀行這類機關都沒有佔據……。第二個錯誤就是無產階級過於寬大：本來應當撲滅自己的敵人，而它却努力想在道德上去影響他們，他輕視純粹軍事行

動在國內戰爭中的意義，而不堅決地去進攻凡爾塞（巴黎附近的城市，當時資產階級的政府即逃亡於此——編者註）以完成自己在巴黎的勝利，然而他遲緩了，使凡爾塞政府有時間收集反動勢力以準備演出「五月流血週」。』（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一六三頁，公社底教訓）。

（一）『沙皇關於布里根國會的命令』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九日（六日）頒布了。這個國會原定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代表——而不是全民——底諮議機關。工人完全不得參加選舉，而農民也因為三級選舉制，結果也完全不能當選。當時又擬定設立下議院和上議院以便討論和制定法律草案。此等地主、大資本家和官吏『議院』，只能討論沙皇政府所允許它們討論的法律草案。這些法律草案應當先由下議院審查和通過，然後交到上議院審果和通過。最後由上議院轉交沙皇批准。

上議院由貴族中選舉六十人和由沙皇委任六十個官吏和軍官共同組成之。當選者底任期共三年。下議院由六四三人組成之。下議院只有選舉代表才能充任，而按選舉制度，只有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底代表才能當選此種代表。但是十月暴動底革命浪潮，把這個國會沖毀，使它不能實現。

（一二）代替布里根國會的就是所謂『維特』國會，維特在十月總罷工時被任為內閣總理，他又是十月三十日（十七日）沙皇『自由』宣言底起草人。在這個宣言上有下列各項的許諾：（一）『在可能範圍內』推廣選舉權，凡在布里根國會法之下被遞奪選舉權的那些『居民階級』得以參加選舉；（二）國會有立法權。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十一日）所頒布的法律，雖然沒有改變布里根國會底選舉制度，然而國會選舉已經擴大了，這個法律給了產業工人以很有限的選舉權。這種法律規定工人為特種選民即所謂工人選民。只有五十個男工以上的企業之工人才得參加選舉，他們每千人中可選一個全權代表。⊙那時所採用的選舉制是三級制。各工廠選出全權代表去參加全省工人全權代表大會。全省大會又選舉法定人數的選舉代表，去參加全省選舉會，在全省選舉會上，由這部分選舉代表與其他階級選舉代表共同選舉議員。

（一三）所謂『十月』，列寧是指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政治總罷工。此次總罷工，是由十月二十日（七日）莫斯科至喀贊鐵路線上罷工開始的。先在十月三日（九月二十日）起，在彼得堡舉行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會上提出了下列的要求：立憲會議、政治自由、八小時工作日、大赦、民族自治、民警制等等。此時在莫斯科發佈了一種拘捕大會代表的謠言，這種謠言即為此次罷工底導火線，雖然這種謠言曾被大會代表所打破，可是罷工始終還是爆發起來了。罷工者在莫斯科各馬路上舉行示威，與軍隊發生衝突，有受傷的、死亡的。十月二十一日（八日）又有四條（通莫斯科的）鐵路罷工。自此以後各路相繼罷工。從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一日）起莫斯科整個社會生活都停頓了：所有學校、商店、銀行，城市的、鄉村的以及其他許多政府的機關都關閉了。電線均被割斷了，電報局也停止接收電報。這個時候罷工已波及於俄國全部鐵路線——其長度為四萬零幾百英里以上，參加罷工的工人和職員共七十五萬人。這種

蔓延各地的罷工風潮，使幾乎全國各城市底郵政、電報、全體工廠、全部商業和社會生活都停頓了。罷工一起，到處都舉行會議、露天大會和示威遊行，以資號召。這種罷工顯然是帶有積極反對政府的政治性質。當時最普遍的號召，就是立憲會議和普遍的平等的不記名的選舉制等等口號。

自從十月三十日（十七日）沙皇發表宣言，允許『自由』、擴大選舉權和召集國會以為『立法的活動』之後，罷工就停止了。莫斯科罷工委員會決定十一月一日（十月十九日）『暫時停止總罷工』，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決定十一月三日（十月二十一日）停止罷工。

（十四）所謂『十二月』，列寧是指全國的各地（特別是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裝暴動。

自從十二月十六日（三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參看第十六條）代表被捕以後，十二月十九日（六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莫斯科委員會和社會革命黨底組織，共同決定於十二月二十日（七日）在莫斯科宣佈政治總罷工，使政治總罷工轉為武裝暴動。在莫斯科舉行的二十九條鐵路的代表會議決定贊成蘇維埃底決定。郵電工人代表大會也通過同樣的決議。在第一天即十二月二十日（七日）便有十萬人停止工作了。在第二天罷工人數增到十五萬，罷工帶有總同盟的性質並且開始擴大到莫斯科附近各工廠中去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九日）便開始武裝鬥爭。第一次與軍隊發生衝突。在北環路、枯特林路和特維爾斯克路建築了第一次的街壘，以回答騎兵向人羣的槍殺。過了數天之

後，鬥爭便日益帶有殘酷的性質。政府方面實行開放機關槍和大炮。在莫斯科各要地增加了街壘。參加築壘的民衆難以計數。

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五日）武裝鬥爭中，暴動者與政府之間保持了一種勢均力敵的狀態。暴動者採用游擊的戰術，以二十至三十個自衛隊員爲一個戰鬥單位。自衛隊在民衆普遍同情之下給政府的軍隊以絕大的打擊，而自衛隊本身則毫無損傷。政府軍隊不肯與敵人作戰了，他們認這個敵人是不可捉摸的；他們並誇大了這種敵人底力量。莫斯科衛戍兵共有七百至八百人，但是司令官杜巴索夫却認爲其中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因此他要求增加援兵，他說：如果沒有援兵，則不能担保『專制制度底週全』。謝米諾夫所統率的首都保衛團從彼得堡派來援助杜巴索夫。自從彼得堡和瓦薩軍隊開到之後，杜巴索夫便成了全城的主人。自衛隊雖然精疲力竭，但他們還是繼續鬥爭。在赤色普列斯尼區內，鬥爭表現得特別堅強。可是勝利的希望已經消磨了，工人羣衆鬥爭情緒也低落了。蘇維埃和黨感覺到局面沒有希望，乃決定從正月一日（十二月十九日）停止罷工。延長到九天——從十二月二十二日（九日）至三十日（十七日）——之久的武裝暴動，被鎮壓下去了。當時，暴動羣衆作戰的幹部人材是比較很少的：持械作戰者，約有二千人，而積極參加暴動的總數（按列寧底計算）共八千人。雖然如此，而莫斯科的武裝暴動，是羣衆的暴動。因爲沒有武器的緣故，工人羣衆未曾直接參加作戰，但是他們並不是袖手旁觀的，他們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作戰的自衛隊。

按莫斯科各醫院和病室底統計，在武裝暴動期間已經登記的受傷者有八八五人，打死和因傷而死者約有一七四人。當時收殮埋葬者有四五四人。這些死者都是打死的和因傷而死的。這些數目字當然比犧牲者實際數目為少。

(一五) 列寧這裏所說的三種社會民主派的報紙，其中有二種屬於孟塞維克（開端報和俄羅斯報），一種——新生活——屬於布爾塞維克。

(一六) 『第一次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在一九〇五年工業中心罷工運動基礎上產生的，它還在十月總罷工以前已經成為指導罷工運動的機關了。同年六月在伊凡諾夫——窩司業仙斯基，同年在科司朗特，產生同樣的蘇維埃，八月在莫斯科產生各業代表蘇維埃（印刷工人、煙草工人、製蘇工人等等）。在十月總罷工基礎上，在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日）總罷工正劇烈的時候，成立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彼得堡蘇維埃一經產生就與革命政黨，特別是與社會民主黨有密切的聯繫，它很快地超出了所謂『罷工委員會』（國外的報紙稱之為罷工委員會）範圍之外。它在工人羣衆中有最大的名望和威信。它在十月三十日（十七日）組織上已經形成了，這一天選出臨時執行委員會。

彼得堡蘇維埃一共存在了五十天：從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二月十六日（三日）止。在該蘇維埃活動中，要指出下列最重要的有絕大政治意義的事實：蘇維埃指導了十月政治總罷工；十一月一日（十月十九日）宣佈了出版自由；十月十三日（十月三十一日）宣佈八小時工作日和號召工人羣衆用強迫手段去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真正的實現；進

行了十一月的罷工以援助被處分的克龍什塔炮台上的海員，並援助革命的波蘭（當時波蘭處於被包圍的形勢）；發起組織援助失業者，最後又於十二月十四（一日）發表了有名的「財政宣言」，號召工人階級和一切的民衆，不要繳納國稅，如國家機關付錢給人民，必須付金幣或十足的銀幣；並且預告外國資本家，在革命勝利時候，將實行取消沙皇政府向外國所借的國債。但是所有這些宣言式的決定，非用武裝暴動方法去奪取政權，則不能實現。而領導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黨團又是孟塞維克，他們不能使蘇維埃成爲準備暴動的機關。

按其實質蘇維埃可爲、並且應爲暴動機關，而在革命勝利時——則爲革命政權機關。這一點沙皇政府也知道清楚。如果沒有堅決地去進攻沙皇制度，則彼得堡蘇維埃必完全被反動勢力所撲滅。事實上果然如此。政府利用蘇維埃沒有行動（即組織真正的武裝暴動），於十二月九日（十一月二十六日）拘捕了蘇維埃主席赫盧史大列夫。自此嘗試之後，便於十二月十六日（三日）拘捕了蘇維埃和執行委員會全體人員。嗣後經過法庭底判決，在拘捕者當中有十五個人處爲放逐之刑，兩人則被禁閉於堡壘中。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之成立，即爲全國各地（凡工人階級底鬥爭達到暴動地步的地方）組織蘇維埃的信號。在十二月武裝暴動不久以前成立了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它在此次暴動組織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蘇維埃又在其他許多城市中組織起來了。這些蘇維埃在與專制制度鬥爭中起了戰爭的作用。在許多地方，發生了武裝的鬥爭，而



在有些地方竟然奪取了政權。—例如赤芬爾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借鐵路營軍隊之助，於十二月二十日（七日）在該城奪得了政權並宣布赤芬爾共和國，它繼續存在了二十三天。這次暴動被靖亂軍鎮壓下去了。十二月二十二日（九日）新俄羅斯蘇維埃奪取了各市和各府治的行政機關，並宣布本地為新俄羅斯共和國，亦繼續維持了兩個禮拜以上。自從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被捕和莫斯科武裝暴動被鎮壓了以後，各省蘇維埃都很快地在反動勢力打擊之下失敗了。

（一七） 俄羅斯各被壓迫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奔騰澎湃地與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總的革命高潮匯合起來。沙皇政府採取了許多特別方法，以預防各民族邊疆運動之發生。例如，在波蘭這一個比較不大的領土內，就駐紮了約四十萬人以上的俄兵。此地工人階級當時反對專制的革命鬥爭，是異常困苦的。然而波蘭無產階級幾次轉守為攻以反對專制制度，這種進攻表現於偉大的革命行動，如波蘭總罷工之上；這次罷工起於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十三日），它是回答正月二十二日（九日）屠殺彼得堡工人的慘案和響應六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九日——十一日）洛茲工人底武裝暴動，而這次暴動又是回答哥薩克兵屠殺工人的示威運動。此地除了罷工和羣衆武裝鬥爭外，革命勢力並廣泛地採用了恐怖手段，反對沙皇政權代表及其走狗——直至警察為止。

波蘭幾乎沒有農民的革命運動，可是與波蘭相鄰的萊多尼亞則不同，那裏糧農運動特別厲害。此種農民運動是反

對地主和貴族的，它基礎於全部萊多尼亞（在許多地方武裝暴動得了勝利——把貴族從他們的莊院中驅逐出去，掃清舊政權和組織了許多新的政權機關：鄉鎮和鄉落的執行委員會。在萊多尼亞各城市中集中了許多軍隊，所以城市中革命運動沒有達到鄉村中這樣發達的程度。政府派了無數的精銳軍隊殘酷地把萊多尼亞的革命運動都鎮壓下去了。而與萊多尼亞相鄰的愛沙尼亞，其革命運動情形也和前者一樣，也受了殘酷的鎮壓。

在高加索，農民革命運動底表現者為格魯西。一九〇五年春夏時格魯西農民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格魯西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把一切沙皇政府的官吏、監督、巡查都從『鄉村行政機關』中驅逐出去了，組織了新的地方行政機關，以區代表和十人百人代表為主腦。沙皇政府與高加索的革命運動鬥爭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該地山脈綿亙，有各種天然的條件。及後在一九〇五年末和一九〇六年初政府從俄羅斯中部調出大批可靠的新軍隊幹部，才把高加索的革命運動鎮壓下去。

在芬蘭革命運動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要厲害，這種運動是在反俄國專制制度為爭民族獨立的旗幟之下，爆發起來的。因為芬蘭有些內部的特殊情形，所以芬蘭人，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不用武裝暴動能從專制手中奪到民族的自治並成立以選舉原則而產生的國會。但是這種勝利是不堅固的；當專制勢力處置了俄羅斯內部的革命運動之後，就幾乎把一切『恩賜的』自由都從芬蘭人手中奪回來了。

（一八）考茨基著的社會革命一書，是在一八九九年

用德文出版的。該書內容分爲二部分：（一）『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二）『社會革命後第一天』。第一部是發揮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之策略，第二部分是發揮在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奪得國家政權以後的社會組織。

（一九）沙皇制度爲與革命運動作鬥爭起見，不惜應用一切殘酷的手段，曾經大屠殺猶太人——兒童、老頭、婦女也都在內。沙皇政府底蹂躪摧殘手段早已採用，而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則更是特別擴大了。政府底蹂躪摧殘組織散布於全俄。內務部無數官吏以及各省省長和警察官都曾加入到這種組織裏。

（二〇）西歐的（主要地是法國）資產階級爲與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革命鬥爭起見，曾給沙皇政府以很大的財政上的幫助，一九〇六年有八四三、七五〇、〇〇〇盧布（二、二五〇、〇〇〇佛郎）大借款借給沙皇政府。專制政府因其國際信用之破壞，曾收買法國報紙使其替俄國專制政府在俄國債票買主前面幹旋與吹噓（或者至少也要不置可否），以便獲得國外的借款。法國言論機關被它收買了；在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這兩年中，專制政府津貼給法國報紙的費用，曾達二百萬佛郎以上。

（二一）列寧底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一文曾經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和十二日（三月二十三日）在布爾塞維克機關報前進第十三期和第十四期上發表了。該論文第一段是擁護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布爾塞維克基本口號：『農工革命民主專政』。列寧在這裏堅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要參加這種「農臨時政府」，該政府要實現工農專

政，並且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去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這種口號，列寧在未作此文以前就已經提出了。這口號是從列寧對於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性質和動力的了解中產生出來的。列寧認為這個革命是反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而農奴制度底根源，農奴制度底經濟基礎，就是地主統治農民，地主經濟束縛農村。只有剷除這種根源，才可以徹底消滅沙皇制度。因此消滅農村中地主式的壓迫，或者換句話說，用革命手段去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就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革命底基本內容。因此這種革命就叫農民的革命。因此對於消滅地主壓迫有切身的利益關係的農民，也就是革命底基本力量之一。列寧在估計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性質時，並注意到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兩個舊的觀念（這兩個觀念是列寧在舊火星時期中就已經擁護過的）。這兩種觀念就是：（一）無產階級與全體農民聯盟反對地主和沙皇制度，（二）在這個聯盟之中，即反對地主專制制度的革命中無產階級應起領導作用。這樣看來，列寧認為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基本特點，不僅在於這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同時，又在於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在其勝利時，應當走向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但是，在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已經不僅進行反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鬥爭了。列寧在他的社會主義和農民這篇論文中寫過，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內容是由『二種社會的戰爭』所構成的：『一種戰爭是全民的鬥爭，它為自由（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為民主制度，為民衆底專制而鬥爭；別一種戰爭是為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列寧全集第八卷，二五五頁）第一，這第二種戰爭，決定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使它不能不與專制制度妥協分贓以反對無產階級，不和沙皇制度作堅決的戰爭；第二，這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社會戰爭又決定革命發展底前途：俄國工人階級與整個農民一起去推倒沙皇制度和建立共和國的革命民主專政以後，工人階級聯合鄉村農民和借西歐無產階級之助，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這篇文章底結構就是建築於這些見解上面的。在這篇文章裏面當列寧擁護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布爾塞維克口號時，一方面他反對馬丁諾夫在其兩個專政小冊子上所發揮的關於臨時政府問題中孟塞維克一般的見解；另一方面他反對當時孟塞維主義底『左的』分子——怕吾斯和託洛茨基。馬丁諾夫底小冊子是在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流血星期日』以前出版的。在這小冊子上馬丁諾夫完全不懂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特殊的、農民的性質，看輕了農民的作用，他企圖斷定：這個革命只能使資產階級握得政權。馬丁諾夫認為工人的政黨，一般地說，只能參加社會主義的政府，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所以他斷定說：工人政黨也不能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去參加革命的臨時政府，而它應當保留為『革命的在野黨』。這樣一來，他不把無產階級和他的政黨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中起一種革命領導者底作用，而只是推動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已。至於怕吾斯，那末他替託洛茨基小冊子正月九日以前所作的序言中如馬丁諾夫一樣完全不懂革命底農民的性質，輕視

了農民底革命作用，可是同時他又與馬丁諾夫相反，他否認資產階級底革命作用。所以這裏他就得出結論說：『只有工人纔能完成俄國革命的政變』，他又說：『革命的臨時政府將爲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這個觀點又爲託洛茨基所附和，並且在一九〇五年已爲託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組成部分了（參看第五十九條）。

列寧在這篇論文上，把主要的火向着顯然的機會主義攻去的，向着在孟塞維克中間佔統治地位的對於臨時政府和無產階級參加這種政府所持的觀點去瞄準，同時他又反對『左的』孟塞維克——怕吾斯和託洛茨基——革命的空談。列寧打破右的孟塞維克用中國萬里長城去隔開兩個革命，他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見本文第三章末尾）。同時列寧又反對託洛茨基和怕吾斯直接跳到『無產階級』專政，他指出無產階級主要的同盟者——鄉村貧民必須經過推倒全體農民底敵人——地主和地主專制制度——的階段和經過種種革命的試驗之後，他們才可以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實在的柱石。

（二二）這是指『經濟派』而言。從一九〇〇年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和舊火星曾經和這些經濟派作了鬥爭。

（二三）『工人事務派』——即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的經濟派和贊成工人事務方針的人們。新火星——即孟塞維克。自從列寧退出火星之後，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間火星成爲孟塞維克底機關報。

（二四）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增長底

影響之下，以前贊成立憲君主政體的解放社（參看第四條）現在也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召集立憲會議和『土地強迫讓渡』的要求了。可是解放派這些要求是懸在空中的，因為他們沒有提出推倒專制制度和建立革命的臨時政府的口號。

（二五）列寧是指火星號八十四期下列的評註：『馬丁諾夫底小冊子兩個專政已經出版了。作者涉及各種重要的策略問題，他分析了法蘭西大革命底發展之後，便推論到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今後革命中能夠起一種雅賓黨底作用。我們把這本小冊子介紹給讀者，凡對革命時期本黨任務問題有興趣者不可不讀。』

（二六）列寧此地是指『民意黨』機關報民意解釋一八七九年民意第三期所發表的該黨執行委員會綱領時所說的意見。這個綱領說黨底任務就是用恐怖手段，使在一方面，政府內部狼狽不堪和混亂更極；他方面，使民衆大為醒覺和極表示同情，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就可以用陰謀手段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並且召集『代表真正人民利益的』立憲會議。立憲會議應當實行『民意黨』下列的綱領：（一）建立民主制度（實行普選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二）『土地歸人民所有和工廠轉交工人手裏』。這種辦法應為『社會』革命底起源和基礎，從這種革命應產生『社會主義』。民意黨人底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他們的社會革命不是建築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之上，只是代表農民求得消滅地主，奪得地主的土地和平分這些土地的趨勢。按其實質，民意黨人是革命的民主派，而不是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們夢想什麼社會主

義，可是他們『把真正的民主革命與空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或者把它們融合而成爲一體。』（見列寧全集第八卷三五七頁，社會主義和農民。編者加點。）

（二七）『民主共和國』。布爾塞維克認爲當工人運動還沒有提出新的、最高的、蘇維埃形式的民主制以前，民主共和國可算是國家機構最好的形式，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作的階級鬥爭可以擴大起來；至於蘇維埃形式的民主制，可爲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家形式，又可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之國家形式。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說過：蘇維埃是革命政權底機關。至於必須相當修改我們的黨綱這個問題，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已經提出了，同時他又認爲要把關於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提到日程上去。

（二八）此地是指法國一個社會主義者領袖米萊蘭說的，他以商務總長資格於一八九九年加入『共和派聯合內閣』，在這個內閣中任軍事總長之職的，就是屠殺巴黎公社的僧子手——加利孚將軍。關於是否允許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這個問題，在整個第二國際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各國機會主義者（在法蘭西，機會主義者以壽列斯爲首，而『壽列斯主義』便由此得名）證明這種參加是可以允許的；但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却認爲這是背叛社會主義底基本原則，並且是議把米萊蘭及其同道者從黨內開除出去。一九〇〇年社會民主黨國際大會關於這個問題通過了考茨基提出的居間的決議案，一方面斥責了米萊蘭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但他方面又承認社會主義者可以加入資產階級



的內閣，「如果社會主義的總長仍舊爲黨底全權代表時」。

(二九)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綱領」是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它分爲：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前者底內容是敘述工人運動終極的目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後者底內容是說明無產階級最近將來的要求，這些要求能在資本主義範圍中實現起來，而這些要求底目的，是消滅農奴制度底殘餘及排除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發展中的障礙物。在最低綱領中包括有下列的要求：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和不記名的選舉制，人格、言論、出版和集會等自由，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立法上保護勞動等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黨綱就沒有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這種劃分了，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在一九一八年）通過的俄國共產黨底新黨綱，當然也就沒有這種劃分了。

(三〇) 列寧主要地是指馬爾託夫工人政黨及其目前的任務——奪取政權這篇論文。該文登在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日（十七日）火星第九十三期上面。在該論文上面馬爾託夫對於臨時政府問題和參加臨時政府問題，是擁護馬丁諾夫、孟塞維克底立場，而反對布爾塞維克底路線。列寧在其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上面（列寧全集第七卷一九六——二〇二頁）批評了馬爾託夫底論文。

(三一) 所謂「阿雪洛德的（或盧森堡的）過程組織論」，列寧是指火星上許多論文（阿雪洛德底論文和當時還屬於孟塞維克的盧森堡底論文）關於組織問題所發揮的孟塞維克的見解。曾經有個時候，經濟派用自己的「過程策略」

——即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產生出來的策略、尾巴主義的策略，去與列寧的有計劃策略對立起來。恰爲阿雪洛德和盧森堡一樣，他們把自己的不按一定計劃而在鬥爭過程中自然成立的組織原則去與列寧有計劃的組織原則對立起來。列寧稱它爲『過程組織論』，列寧認爲這個理論在組織問題上和經濟派在策略問題上一樣是尾巴主義，是機會主義。

(三二) 列寧此地所說的『拿齊金』以及下面所說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是指拿齊金所領導的很小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自由社』，它產生於舊火星時期中，存在時期很短。這個集團底見解是萬分糊塗的。(參看列寧著的做什麼第三章)

(三三) 列寧此地把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的法國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相比較，前者結果是經過雅可賓的專政，用平民式的手段，消滅了封建的殘餘；後者結果是由自由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進行了無恥的妥協。

(三四)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布爾塞維克代表大會和孟塞維克的日內瓦臨時會議閉幕之後即刻寫成的。

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最後地決定了布爾塞維主義在革命中之戰略和策略，這個策略在代表大會以前布爾塞維克機關報前進上，就由列寧及其政治上的同意者發表過了。

另一方面，日內瓦臨時大會底決議案，把那些機會主義的見解做了一個總結，這些見解是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在『新』火星上和馬丁諾夫兩個專政小冊子上發揮過了。

編者現在把兩個策略刪去了幾章：小冊子本身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以及整個（共三章）書後。所有刪去的各章——除書後第三章外——都是引證事實來證明列入本卷的基本部分中所發揮的主要議論。書後第三章『庸俗的資產階級對於專政的描寫和馬克思對於專政的見解』，具有特別的意義。在本章內，列寧指出：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時，馬克思也是站在必須建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觀點之上的（並且是變態的專政）。他當時把這二種革命力量與『反攻的反動勢力和變節的資產階級』對立起來。

從兩個策略小冊子本身中所刪去的各章和刪去了的書後，讀者可以參看列寧選集第八卷，六六一—七六、八六一—九〇、一〇六一—一二六各頁。

（三五）此地所謂『過程暴動論』，列寧是指孟塞維克以及馬丁諾夫在兩個專政小冊子中所發揮的對於武裝暴動的見解。孟塞維克否認在組織上和技術上去準備暴動，因為他們認為暴動自然會在，而且只能自然在革命鬥爭過程中產生，誰也不能預先指定的，這也和革命本身之不能指定一樣。這樣一來，孟塞維克對於武裝暴動問題恰恰和經濟派對於策略問題以及孟塞維克自己對於黨底組織問題一樣，除了『過程策略論』和『過程組織論』以外，又有同樣是尾巴主義的『過程暴動論』了。

（三六）列寧是指『社會革命黨底黨綱草案』，該草案是革命的俄羅斯雜誌編輯部起草的，而發表於一九〇四年五月十八日（五拜）該雜誌第四十六期上。

（三七）主要地是指火星上阿雪洛德底論文。阿雪

洛德新定道，社會民主黨主要地是由知識分子集合而成，它與工人的廣大運動沒有很鞏固的聯繫。因此，他從這裏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民主黨不能在革命中領導無產階級和堅持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為己任。

(三八) 是指解放第七十二期上署名『N—CH』的論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破裂。作者在該論文上提及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孟塞維克日內瓦臨時大會時，就十分怨恨『列寧派』，因為照他看來，列寧派是『滲透了狹隘的革命主義』和『原則上』否認『一切與其他在野派作實際有益的妥協』；反之，他是贊許孟塞維克的，他認為孟塞維克富有『莊重氣概』，對鬥爭底『具體條件和任務有明白的認識』。

(三九) 這是指火星第一〇四期上馬爾託夫黑海的暴動這篇論文而言。馬爾託夫在該論文上寫道：『當驟然爆發的暴動給與了社會民主黨人以雄厚的戰鬥力時，那末，擺在他們前面的任務就是組織革命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對於組織全國暴動的準備工作，馬爾託夫說：『這次暴動證明出，一切極常見的希望，「按計劃」進行總暴動的希望，都是徒勞無功的』。

(四〇) 這是指沙皇政府所準備的所謂『布里根』國會草案（參看註第十一條）。

(四一) 此地大概是指『解放社』底綱領（參閱第二十四條和第四十九條）。

(四二) 此地列寧是指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託洛茨基和怕吾斯而言。社會革命黨人否認一九〇五年革命底資產階

級性；而託洛茨基和怕吾斯底見解，則在專制制度推倒之後，握政權的就是『工人的民主政府，社會民主黨的政府』。

（四三）在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八日）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題爲『俄國革命與和平，致壽列斯的公開信』這篇論文上面，司徒威寫道：

『若在理論上抽象地去究研，那末，在俄國革命中可以最和平地成立政府，如其他立憲各國變更內閣一樣和平，一樣簡單……讓五月六日以後（四月三十日以後）莫斯科召集過的地方自治代表大會又在二小時內在莫斯科召集起來吧。這個大會將國內一切名高望重而爲有力的政府所必需的人物告訴給尼古拉第二。又讓尼古拉第二採取這些人物底綱領，把政權委託給他們。因爲現在俄羅斯不僅要自由，同時要有能夠保衛自由和維持秩序的政權組織。』

（四四）『佛蘭克國會』——『佛蘭克談話室』——是全德國國民會議，是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時召集的。一八五二年恩格斯對它寫了下面一段話：

『這些老太婆底會議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比德國一切反動政府陰謀家更要害怕任何小的民衆運動……它不去決定自己的主權，却只是設法避免討論非常嚴重的問題。他不去發動民衆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圍，却祇是討論那些日常瑣細的事情，說政府方面不客氣地破壞了國會底權利。……從這裏可以看到國民會議底奇觀：一方面它既企圖做偉大國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另一方面，它却没有絲毫誠意和力量去求得自己要求之公認。』

往後，恩格斯又說：『充滿極端怯懦精神的』國民會議，『只是使現在反革命制度底基礎，恢復原來的鞏固的狀態罷了。』（恩格斯著：德國革命和反革命）

（四五）列寧是指一九〇五年在魏波夫領導下的右派自由資產階級所要求的憲法，這種憲法很似『布里根國會』底草案（參看註第一條），不行普選制，設兩『議院』，法律草案應經兩議院之通過，並使地主和資產階級享有種種政治特權。

（四六）此地列寧主要地是指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德國革命和意大利革命。凡德意兩國關於消滅封建制度陳腐殘餘與統一國家這些主要的任務，在革命運動失敗之後，在德國都由俾斯麥政府，在意大利都由卡烏爾政府所完成了。

（四七）這些責難，曾經在馬丁諾夫兩個專政小冊子上和阿雪洛德在新火星上許多論文中說得最充分。例如阿雪洛德在其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統一和我們的任務（火星第五十五期）一文上斷定說：布爾塞維克『在反對俄國君主制的解放運動中，僅僅執行資產階級思想代表者底作用』。

（四八）孟塞維克臨時大會底『農民口號』詳見該大會『論在農民中的工作』的決議。該決議載道：『社會民主黨認為必須……鼓動（一）在鄉村會議和城市會議中公開提出政治的要求；（二）人人武裝自衛以反對政府的暴力；（三）不納貢稅和不盡義務；（四）反對徵兵，反對軍事演習，反對動員後備兵；（五）不承認在政府威迫下所設立的一切政府機關和選舉機關；（六）自由選舉官吏；（七）設立鄉村革命自治團體，並使各自治團體聯合成爲革命的聯

盟——反對沙皇制度的農民暴動組織」。

(四九) 對於一九〇五年這些自由派報紙所持的政治路線，列寧在他革命無產階級底民主任務這篇論文上曾有這樣的批評：『大家都知道，俄國現在非常迅速地形成一個很廣泛的自由派的政黨，屬於這個政黨的有各種各樣的團體，如『解放社』、地方自治派、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祖國之子、俄國的開諸如此類等等都在其內。這個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總希望大家稱其為『立憲民主』黨。其實從秘密的解放雜誌底言論和綱領中顯然可以看出這個政黨是一種保皇黨。它並不是願意建立共和制度。它不願意只設一個議院，他要求設立上議院，並替上議院施行不直接的和實際上不普遍的選舉權。它並不願意國家一切最高權力轉移到人民手裏（雖然為敷衍門面起見，它也很愛說政權轉給人民的漂亮話！）。它不願意推倒專制，只願把政權由下列這些東西去瓜分：（一）君主政府，（二）上議院（以地主和資本家佔優勢），（三）下議院（只有下議院這一個機關才是根據民主原則產生的）。』（列寧全集第七卷，三四八——三四九頁）

(五〇) 上議院和下議院不同，上議院只由資產階級、地主和知識界代表集合而成，而下議院則由普選原則所產生。上議院的要求是一九〇五年自由派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綱領底組成部分。在大多數資產階級國家裏面，目前還是流行着兩院制。上議院之選舉照例是受高度的財產，或年齡、社會地位之限制。因此，上議院通常是由國內最反動分子集合而成的。上議院是為資產階級可靠的保險

機關，它可以阻礙那些爲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法律草案之通過。因爲一切的法律草案須經由兩院——先由下院，然後由上院——通過後，才能發生效力。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國會是盡了下院底作用，而由大地主和官吏所組成的國務會議則盡了上院底作用。現在英國，上議院爲『元老院』，而在法國，則爲參議院。

（五一） 這個註釋說：『近來許多人曾經對我說：我國農民往往容易拋棄幼稚的君主主義而相信幼稚的共和主義；又說：應當驅逐現在昏昧的沙皇，然後每三年選舉一個沙皇等等——這些議論都是不足相信的。』

（五二） 馬克思這段話，是列寧從馬克思俄國革命底結算這篇論文中引出來的。

（五三） 列寧此地舉出一九〇五年代表布爾塞維克的名種名稱：『前進派』是由布爾塞維克前進報得名，該報從一九〇四年末至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是在日內瓦出版；『代表大會派』是贊成第三次黨底代表大會的人，他們與贊成日內瓦臨時大會的孟塞維克不同；『無產者派』是從無產者報得名，該報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後是爲黨底中央機關報。

（五四） 這是指恩格斯巴黎公社內白基朗主義者底綱領這篇論文中下列一段話：『在一切革命時期，也如在其他任何時候一樣，必然要做出許多蠢事來，最後當人們已經平心靜氣，能用批評態度去觀察已往事變時，那末就要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做過許多我們最好不要做的事情，而有許多我們最好要做的事情，我們却又沒有做，所以事情就進行得不好。』



「而那些片面崇拜「公社」的人們，却認為它是無可非難的；他們認為：每個被公社燒了的房子是應當燒的，每個被公社槍斃了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值得槍斃的。他們的批評有怎樣的缺點呵！這豈不是斷定：在五月流血週中那些應當槍斃的人都被人槍斃了，再不要多殺應殺的人，那些必須燒去的房子亂被人民燒了，再也不要燒應燒的房子嗎？這種斷定豈不如人們關於法國第一次革命的斷定一樣，說在革命時候每個被殺的人（首先是那些被羅白斯此爾殺了的人，然後是羅白斯比爾本人），都是死得其所呢？請看這些人能夠做出怎樣的蠢事呵！此等人實際上是完全無害的，但是他們無論如何總是想表示自己是可怕的人。」

（五五）此地列寧對於巴黎公社沒有加以各方面的敘述，而列寧認為公社有絕大的意義並且曾在各方面研究過了公社底歷史。

列寧在別的地方指出公社底功勞：「……公社雖然犯了許多錯誤，但它始終還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之最偉大的模範。馬克思極稱獎巴黎公社底歷史意義。他認為：如果當凡爾賽無恥的強盜們襲擊巴黎無產階級底武器時，無產階級不經過決戰而讓人奪取其武器，則巴黎無產階級由這種薄弱無能、志氣頹唐所遭受的滅亡，其所給與無產階級運動的損失，將比巴黎工人階級在擁護其武器而在決戰中所受的損失，更要嚴重萬倍了。無論公社底犧牲如何的大，而這些犧牲由它對一般無產階級鬥爭的意義所抵償了：它激發了歐洲社會主義的運動，它表現了國內戰爭底力量，它打破了愛國主義的妄想，它打破了對於資產階級全民願望

之幼稚的迷信。公社教訓了西歐無產階級具體地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底任務。』（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一六三頁，公社底教訓）

（五六）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愛福特綱領』是該黨在一八九一年愛福特城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的。這個綱領底起草人和校閱人就是考茨基。列寧這裏所提到的關於這個綱領草案的批評，是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中寫的。這個批評一直經過十年之久，才在一九〇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雜誌新時代上發表出來，其標題為：對於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批評。在這些批評中恩格斯提到民主共和國對於無產階級爭取自己專政的意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真的，法律似乎是不許在綱領中公開提出共和制底要求；雖然甚至在路易非力潑統治時的法蘭西以及現在的意大利，也可以提出這種要求了。但就德國人從來不敢公開提出共和制綱領這一事實看來，已足證明有一種人是多麼的錯誤，他們認為在德國可以提出以和平手段溫和地建立共和制度，不但建立共和制度，並且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在綱領上不載明共和國這一個要求，當然是可以的。但據我的見解，則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提出的，就是要求集中一切政權在國民代表會議手裏。這現在也就算夠了，如果再不詭前進的話』。

（五七）列寧此地是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培恩斯坦和考茨基二人的論戰。培恩斯坦在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這篇可憐的論文中斷定說：社會主義勝利底先決條件，無論在經濟方面無論在政治方面都沒有成熟，所以『社會民主黨

不能得到政權並且在無限長遠的時間內，它應為一個「在野黨」。』考茨基在自己著的培恩斯坦和社會民主黨綱領一書內有分析「我們敢不敢勝利」問題一章，是專門回答培恩斯坦的。考氏認為：「要生存的政黨就要鬥爭，而鬥爭就是要求得到勝利。誰要要求達到勝利，他就要永遠深信自己可以得到勝利。所以，如果我們畏縮不前，生怕使政權在時機未到時落在我們手裏，那我們除了關門睡覺而外就別無他法了。」這樣看來，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認為黨是應當「奪取政權」的，「敢於勝利」，不要害怕似乎在時期未到時，政權「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裏。

(五八) 列寧是指考茨基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分裂這篇論文而言。考茨基在這篇論文上面寫道：「……我們的旁觀者必須化費不少的力量，才能發現這二個黨派中間究竟有些甚麼區別。使他們現在區別的主要問題，就在於黨員應否參加未來的革命政府。但是討論如何去分配尚未打死的虎皮這個問題，當然可用最鎮靜的態度並且可以在統一的黨內去進行；況且我們將來應當參加的政府其形式如何，我們現在還一點不知，因此，這個爭論底本身，仍然是絲毫沒有對象的。」

(五九) 列寧這篇提綱是在一九〇五年末或在一九〇六年初寫的。原文沒有標題，後來在一九二六年由列寧研究院編輯部加上標題為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發表出來。這些提綱之特殊的價值，就是在於他們把一九〇五年末革命已經經過的階段加以簡括的描寫以後，又指出在完全戰勝沙皇制度之下革命可能的發展前途。對於這個問題列寧在一

九〇五年的許多論文中都提到了。讀者可以參看本卷第一編兩個策略之各章。列寧又在兩個策略底書後上（在本書內刪去了）提出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可能的前途。他在那裏寫道：『現時革命完全的勝利就是民主革命底終結和社會主義革命底開始。目前農民要求之實現，反動勢力之完全撲滅，民主共和制度之奪取，必然使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底革命性完全終結——亦就是無產階級爲爭社會主義的堅決鬥爭底正式開始。民主革命越充分，則這個新的鬥爭越迅速、越廣大、越清晰、越劇烈地發展起來。「民主」專政這一口號，正是表示出現時革命之歷史上的限制性，表示出有在新制度上進行新鬥爭，以謀工人階級完全脫去任何壓迫與任何剝削之必要。換句話說：當民主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再前進一步時，當不僅革命並且革命底充分勝利已成爲事實時，我們就要用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即充分的社會主義革命口號去「代替」（這時候新的、未來的馬丁諾夫派也許要痛哭流涕了）民主專政的口號。』（列寧全集第八卷一一八——一九頁）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上，又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立刻就要開始從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主張不斷革命的。』（列寧全集第八卷一八六頁——編者加點）列寧這篇提綱第四第五和第六各條，恰恰是描寫這個『無間革命』的。這些提綱是十分簡略的，讀這些提綱時，必須要注意我們上面所指出的列寧底其他著作。尤其是要注意列寧關於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內無產階級底同盟者所說的話。此地我們把列寧在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冊子（一九一八年出版）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告訴讀者：『首先與「全體」農民一起去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殘餘（因為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然後，與最農苦的農民、與半無產階級、與全體被剝削者一起去反對資本主義——鄉村財主、富農、投機商人也在其內，因為革命已成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三九一頁）

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 託洛茨基把自己的『不斷革命』論與列寧對『無間革命』之可能行程的見解對立起來。託洛茨基這個理論是淵源於怕吾斯底見解：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只能使無產階級握着政權（參看本卷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第四章和第二十一條）。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這個理論又在託洛茨基主義反對派中間起了可恥的可憐的作用。它就是它們否認在一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基礎。託洛茨基及其信徒經過這一個理論，一步一步地從共產主義的營壘滾到共產國際底敵人、蘇聯共產黨底敵人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營壘中去，滾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託洛茨基從一九〇五年起把自己的『不斷革命』論恰恰和列寧底見解對立起來，他現在想藉欺騙讀者的方法，以遮掩自己的墮落：現在他認定他的『不斷革命論』似乎和列寧關於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毫無重大的差別。一九三〇年他在其不斷的革命（柏林出版）上面這樣斷定：從最初一九〇五年起，他這理論『在一切重要問題上是與列寧理論相符合的。』但是列寧這篇提綱（革命底階段、方向與前途）以及我們上面所指出列寧底其

他著作中的論述，恰恰證明託洛茨基這些斷語都是虛偽的。

託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一九〇五年序言上（四——五頁）敘述其不斷革命論底實質如下：『恰恰在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事變和十月罷工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作者對於革命發生性質之見解，這些見解即名為「不斷革命」論。這個精妙名稱其意思就是：俄國革命目前直接的目的雖是資產階級的目的，但它是不能停頓在這些目的之上的。這個革命除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外，便不能解決自己最切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但是無產階級拿了政權以後，不能以革命的資產階級底範圍來限制自己。剛剛相反，正為保障自己的勝利，在第一個時期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私有制並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先鋒隊不僅要在第一個時期幫助它作革命鬥爭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起仇視的衝突，並且要和幫忙它去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作仇視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落後國內，工人政府所處境地中所含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纔能得到解決。因為歷史的必然性，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必須打破俄國革命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外殼，它勢必要打破這個革命民族的和國家的外殼，換言之，它應當自覺地努力使俄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底序幕。』

當託洛茨基這樣敘述自己的『不斷革命』論時，他把這理論中很重要的三點隱藏了，這三點是必須加以研究，尤其是因為他現在國外出版的我的生活和不斷革命二本書內敘述自己的理論時，企圖把上述三點中之兩點蒙蔽起來，這三點

就是：

一，託洛茨基說，按他的理論，無產階級在廣大農民羣衆「幫助」之下去取得政權，這種說法，他是隱藏着他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所說的那種「幫忙」。託洛茨基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那一篇論文上都沒有根據列寧觀點來把俄國資產階級全民革命看成農民革命。至於農民，那末託洛茨基只把他看成為「無組織的」、「自發的」力量。此外，託洛茨基認為農民運動之所以帶有革命性，只是因為農民在政治上還沒有覺悟起來，只因為農民以「幻想」而自慰，就是說，它還對革命抱一種自欺的希望。一九〇六年託洛茨基說過：「……當農民沒有失去自己的幻想時，他就不能成為舊制度底柱石。」他又說：「但是，鄉村最初步的要求如此之大，農業發展的矛盾如此之深，農民底幻想如此之多，所以鄉村的革命的沸騰將繼續到無限久。」（託洛茨基全集第二卷上編四四一頁，革命及其力量。此地和以後引文中一切着重點都是編者加上的）。因此，在託洛茨基看來，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和農民中間的相互關係只能由下面的公式表現出來：「在鄉村的革命自發性應當生效力，以便使無產階級底有組織革命能夠給敵人以最後的打擊。」（見前書，四四六頁）或者：「無產階級借助於農民自發性，領導這個自發性，他不僅給反動勢力以最後勝利的打擊，並且能夠鞏固自己的革命勝利。」（同上，四四八頁）託洛茨基主義對農民所抱的態度在總結和前途一文上表現得更加顯明，託洛茨基本人指出這篇文章是一九〇六年敘述不斷革命論的一個基本的著作。他在這篇

文章裏面這樣說到農民幫助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如果，農民和知識界因為缺少現成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傳說和反無產階級的偏見而能幫助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話，那末，他方面就應當注意這個偏見之所以缺少，不是由於政治上的覺悟，而是由於政治上的落後，由於它在社會上沒有成熟、原始、無氣質。』（總結和前途，一九一八年再版，四五頁）據託洛茨基底觀點，所謂『幫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農民柱石，就是如此。

二，託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序文上敘述自己的『理論』時說道，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跳出資產階級革命範圍，而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但是他默認爲按他的『理論』（這即一九〇六年他在總結和前途上所發表出來的）無產階級在一定的時間仍舊停頓於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內和實現德謨克拉西專政。託洛茨基寫道：『無產階級底統治不僅是主張民主的平等、自由的自治，把一切賦稅重擔轉移於有產階級身上，化常備軍爲民衆武裝，取消教堂義務稅，而且承認農民在土地關係上一切革命的果實。』這就是託洛茨基所謂無產階級政權『第一個』而且『最困難的』時期中所施行的辦法。此外，『無產階級在農民幫助之下所領導召集的國民代表機關，不是別的，就是無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形式。』（總結和前途，一九一九年再版，四二頁）託洛茨基稱它爲『工人民主制』，並且說道：在這『第一個最困難的時期中』，俄國農民『無論如何對於幫助無產階級統治『工人民主制』之興趣，不比法國農民對於幫助拿破崙軍事專政（在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法國革命之後）的興趣爲



少。】所有這些似乎完全不像無產階級唯一可能的專政——社會主義的專政。在一九〇七年本黨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上，託洛茨基在關於對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演說中，他利用這個機會而發揮了自己的『不斷革命』論，那時他直接說道：『無產階級是俄國城市中唯一革命的民主派，它應當在農民羣衆中去找尋柱石奪取政權——如果革命快要得到勝利的話。直接依靠無產階級和經過無產階級而依靠革命農民的政府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我現在不談無產階級政府將來的前途。』現在，託洛茨基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不斷革命一書內又將自己的不斷革命論這個特點恢復起來，他想用我們的十月革命去證明他的理論，而稱十月革命為資產階級的革命。他說：俄國無產階級在第一個時候也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實現民主專政，只有經過八個月——十個月時間之後十月革命『才開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他認為八個月至十個月過程，這是在一九一七年條件之下；至於在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託洛茨基却在孟塞維克開端第十期上認為：無產階級從實現『基本的民主任務』——民主專政過渡到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也許要經過『一整個歷史的階段』。

三，託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序言上說道，按他的理論，如果沒得『西歐無產階級國家的助力』，則無產階級就不能去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任務，即社會主義的專政。關於這一點他在總結和前途（一九〇六年）上，就已經寫道：『俄國工人階級無西歐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助力，它就不能保持政權，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為長久的社會主義的專

政。這一點是沒有絲毫可以懷疑的。」（一九一九年再版，七十一頁）這裏的原因，恰巧就是與託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一書序言上所說的一樣。據託洛茨基的意見，過渡到社會主義專政必然引起農民底反抗。農民底「政治上的落後、未成熟、很原始、無氣質」，這些在託洛茨基看來，應當幫助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東西，現在又要轉來反對無產階級，因此——俄國無產階級如無西歐無產階級國家的助力，就是說，如無在西歐已經或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助力，那末「在農民一離開它時，俄國無產階級自己所有的力量，必定被反革命所壓倒。」（總結和前途，八十頁）

以上三點就是應當拿去補充一九二二年託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序文上所敘述的不斷革命論。當然在無論託洛茨基怎樣無恥地宣傳，而在這個「新奇的理論」（列寧給的名稱）和列寧這篇提綱中所描寫的不斷革命道路之間，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這是再明顯不過了。

一，據列寧底意見，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不是自己單獨去奪取政權，而是和全體農民一起；在戰勝沙皇制度之後，它不是自己單獨去實現革命民主專政而是和全體農民一起。

二，據列寧底意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與農民共同去取得專政，他不是依靠農民「政治上的落後」，也不是依靠「農民底幻想」，而是依靠於領導自己的同盟者，提高其覺悟性，認為「農民反對地主土地佔有制和反對農奴制國家的鬥爭，是農民政治上的覺悟。」（列寧全集第十卷，三八五頁）

三，據列寧底意見，結果走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不斷革命底出發點，恰恰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不是甚麼特別的無產階級民主專政。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列寧底意見是如此，而在一九一七年，列寧底意見也是如此；在一九一七年當二月革命把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蘇維埃形式而『特殊地』實現了，它又把這個專政與臨時政府資產階級專政錯綜起來，自此以後在四月間列寧就提出了工人階級底任務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四，據列寧底意見，無產階級底民主專政——（雖然說是一時的），一般說來都是不通的，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專政。一九一七年十月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刻就是社會主義的專政了——不論託洛茨基怎樣地想——因為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雖然在這次革命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尤其是消滅農奴制殘餘問題，起了最大的作用，十月革命把這些問題附帶地解決了，而解決這些問題只是『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作底副產物。』（列寧）

五，據列寧底意見，如果像託洛茨基一樣主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這就是不可救藥地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實際上就是忘記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不明白了解，資產階級的（在俄國就是資產階級的、農民的）如何可以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因此列寧批評託洛茨基及其『不斷革命』時說道：他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對於這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問題，沒有明白的觀念。』（列寧）

集第十四卷 四四頁 在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鬥爭底目的)

六，據託洛茨基底意見，在由現實『基本的民主任務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專政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在國內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而要與整個農民發生『仇視的衝突』。據列寧底意見，在由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過渡到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聯絡鄉村貧民，而使中農中立。這一點在列寧這篇提綱上面也可看到，從推倒沙皇制度之後，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一開始就可以使鄉村貧民同情無產階級（第五條）；在這個鬥爭開始時，反對無產階級的，有『很大部分』中農（第五條），在這個鬥爭終結時，站在敵人方面的中農只是『一部分』（第六條），換言之『很大的部分』已經脫離仇視的地位。

七，據列寧底意見，要從革命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和農民共同專政）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專政（只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即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無產階級須要西歐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之助力（列寧在第六條提綱上說，沒有它，則鬥爭是『幾乎沒有希望的』，但是，就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條件之下，列寧也沒有說，必定要有已經勝利的無產階級之『國家的助力』。他只是說到必需有西歐作戰的無產階級之助力，說到與他們為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共同奮鬥，說到俄國和西歐同時起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與適當的前途；但是無論這篇提綱中，無論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好，他從來就沒有說過，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國內的仇視力量必然要陷於滅亡；他也沒有說過，如果吾國無產階級先得了勝利，而西歐無產階級勝利受了阻礙，那末社會主義的改造

也就沒有可能了。剛剛相反，列寧未作這篇提綱以前，他已經在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論文內寫道，在『城市的和鄉村的農民』幫助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鞏固起來的。列寧同時補充說，這種鞏固，『當然這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但是，第一，據列寧底意見，除了『城市和鄉村的貧民』幫助之外，最初中農是中立的，然後與中農聯合起來，此外列寧——與託洛茨基相反——始終認為中農是這樣一種社會集團或階級，它在客觀上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它能夠一步一步堅決地轉向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方面來（『聯合』）；第二，列寧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相當的』鞏固性，這就是指這樣一種鞏固性，它以國內力量對比關係為轉移，以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有無力量和有無能幹去引導半無產階級的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為轉移。

無產階級這種能夠引導貧農與中農的力量與能幹，以及貧農與中農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底正確的與妥善施行的政策之下，而跟着無產階級跑的能幹，過去現在都被不斷革命論否認掉了。這種否認，就是託洛茨基主義最重要的一方面。在這一點（也與它一切觀點總和一樣）就是使託洛茨基主義成為孟塞維主義的根源。在這些根源上生長出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及其終極的結論——『如無西歐無產階級國家的助力』則在我國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以及不斷革命論終極的政治結果——託洛茨基主義之過渡到反革命管彙中。

現在，託洛茨基宣稱他的理論『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都與列寧理論相符合』，這只是欺騙小孩的，欺騙政治幼稚者

的話，欺騙他們不能分辨列寧主義和孟塞維主義底變相——託洛茨基主義。

(六〇) 列寧在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代，如在舊火星時代一樣，除了作反對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思潮的鬥爭外，同時又實行與社會革命黨所代表的民粹主義作鬥爭。一九〇五年社會革命黨人在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界中是很為著名的。他們在羣衆中也發展了一些工作，而他們在農民羣衆運動區域農民裏面的影響是很大的，而在工人當中也有小小的影響，主要地是在社會民主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內革命派，布爾塞維克派組織薄弱的地方。如果孟塞維主義趨向於使工人運動去服從資產階級底利益——孟塞維主義當時在客觀上已經盡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代辦人底作用；那末社會革命黨人趨向於使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混合起來，破壞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因此他們在客觀上就使農民運動去服從資產階級底領導，因為農民沒有無產階級領導，必然要跟着資產階級跑。<sup>6</sup> 這樣看來，在無產階級爲爭取農民、爲爭取對農民的領導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社會革命黨人也是起了資產階級代辦人底作用。他方面社會革命黨是農民國內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標本式的政黨，可是社會革命黨人使自己這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戴上社會主義的假面具，挖去社會主義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內容。他們以一般地『勞動人民』、『勞動階級』來代替工人階級，他們無論工人也好，『勞動人民』也好，『勞動知識界』也好，通通一樣算爲『勞動人民』。他們因爲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階級內容沒有明白了

解，所以他們把前一種革命和後一種革命混淆起來，他們把第一次革命時期內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看成與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樣。在農民為土地的鬥爭中，為平分土地的鬥爭中，他們提出一個任務：把土地變為『全體人民底財產』而把土地在『勞動者』中間平均分配，他們就稱這種辦法為『土地社會化』。列寧認為在工人階級前面揭破社會革命黨人這個『社會化』小資產階級的實質，是在他反對社會革命黨人鬥爭中的任務之一。同時列寧又特別指出，隱藏於社會主義言詞之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既然是反對地主和地主專制制度，那末它也就有自己的長處，有革命的意義。

(六一) 從一九〇二年春天起，俄國許多省分都發展了農民革命暴動的風潮。發展最甚的是南方各省——哈爾可夫、頗尼大夫以及沙拉多夫；這些地方除了一般的原因（束縛剝削制度之統治、隨資本主義剝削之增加而向前發展的鄉村階級鬥爭劇烈化、日益發展的城市工人運動之影響等等）又有地方性質的原因，例如劇烈的災荒，使農民本來的痛苦地位更加惡化起來。在頗尼大夫和哈爾可夫二省之內，破壞了一百餘個大地產。一九〇二年春天，農民暴動總數已達到三百四十次之多。

政府對付農民是極端殘酷的，在每次農民鬥爭中都派了軍隊去鎮壓；笞杖之刑，大用特用；土地家——即參加了土地運動的農民，充滿監獄了。

(六二) 這裏列寧一部分是指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日）革命的俄羅斯（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第七

十五期必點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農民問題。這篇社論是專門評論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所抱的態度。（列寧全集第八卷一八一——一八八頁）這篇論文的社論上寫道：『曾經有個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果然是忽視了農民問題……農民……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是無效反動資產階級分子之一。』

（六三）列寧此地所提到的V.V. (V.P. Vorontsov) 和N.——他(N.F. Danmelson)底書籍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民粹派著名代表底作品。前一本書名為V.V.著俄國資本主義底命運，是在一八八二年出版；後一本書名為N.著俄國改良後經濟概論，是在一八九三年出版。這二本書雖其出版時間先後不同，但二個作者許多單個的見解，關於俄國經濟發展問題，彼此都是企圖證明俄國資本主義沒有前途。

（六四）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之土地綱領這本著作是在一九〇七年寫成的，它在付印時定名為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之土地問題，可是正在印刷時就被沙皇政府沒收了。它在一九一七年又重新付印，其名稱與現在本書所用的無異●

列寧在這個著作中最充分地敘述了他對於無產階級政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土地綱領的見解，並且再十分完滿地給了土地國有——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基本的綱領要求——一般理論的和政治的根據。列寧所提出的土地國有綱領與武裝暴動、消滅專制制度和建立革命政府、建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種策略，密切聯繫着。只有這種策略，只



有這個政府就能實現土地國有的綱領。

在列寧看來，土地國有——以及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他提出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切的口號——應當達到一個基本的目的：為無產階級要求實現終極目標的階級鬥爭，去掃清道路。

列寧說：「我們承認階級鬥爭就是在俄國土地關係方面中心的事實。我們的全部土地政策（因此也就是指土地綱領），就建築在承認這個事實上面和承認這個事實所生一切結果上面。我們最切近的主要目的，即為鄉村中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之自由發展而掃清道路；這種階級鬥爭是趨向於實現全世界社會民主黨底終極目的，趨向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趨向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基礎。」（列寧全集第五卷一二〇頁）

土地國有既是澈底消滅鄉村裏面農奴制殘餘，澈底消滅鄉村裏面一切社會集團共同的敵人——半農奴主和地主，既是把資產階級尤其是鄉村資產階級在鄉村中實行資本主義剝削完全暴露出來，既是使鄉村貧民與鄉村資產階級針鋒相對起來，所以土地國有正是給農村中反對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使其可以極廣泛地發展起來。這樣一來，土地國有使鄉村貧民容易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也就是促進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前一種革命轉變為後一種革命，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轉變中土地國有也就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後勝利底條件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底條件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底前夜，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恰巧已經擺在日程上

了。在這個時候，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之土地綱領這本著作又拿去付印，此時列寧寫道：「在目前情勢之下，土地綱領中的土地問題，已經要用別一種方式提出了。即是：土地國有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最後的勝利」，而且是走上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二三三頁）

本卷沒有把列寧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之土地綱領一書完全登載出來，而只將關係到本問題政治方面幾章（第一、第二、第四各章和結論）編入本卷之內。因為篇幅不夠，所以把第三章和第五章刪去了。刪去的第三章國有和市有底理論基礎，主要地是（除本章第八節以外）說明土地國有理論的和經濟的根據，其中包含對孟塞維克馬斯洛夫地租論的批評；馬斯洛夫這個理論即為市有綱領底基礎，又是在土地問題之理論方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讀者又可以在本版第二十卷上找到列寧對於俄國和西歐這種修正主義之廣大的批評。二十卷底內容是列寧關於經濟方面的著作。我們把列寧這本書（土地綱領）裏第三章也歸入該卷之內。至於此地所刪去的第五章在第二次國會土地問題討論中的階級和政黨，那是最有價值的歷史上的考察，它根據國會討論中的材料，去證明列寧在本書第一、第二和第四各章內給各政黨對土地問題態度所下的估計。

（六五）立憲民主黨底「土地綱領」說到必須擴大農民的份地，而略取政府的和教堂的土地以及純粹地主的土地，「支付土地佔有主以公平的（不是市場的）價格」。這

樣看來，一經提到消滅農民缺少土地現象的基本來源——地主的土地佔有制時，那末立憲民主黨就號召農民重演一八六一年改良的故事——贖買。對於這個綱領的階級本色，列寧說了如下的話：『按其實質立憲民主黨的土地政策就是地主的政策。立憲民主黨底所謂「強迫讓渡」，其實就是地主強迫農民實行一種足以使農民陷於破產的贖買制（因為事實上贖金和賦稅之多寡是由地主決定的：在各地方，地主和官吏將在土地委員會中佔大多數（在第一次國會中立憲民主黨人反對用普遍表決方法來選舉土地委員會）而在全俄中央的立法機關內，地主經過國務會議等等而佔居元首地位。它要農民和地主媾和，而有利於地主。』（列寧全集第十一卷一五四頁土地問題和革命底力量）

在另一種著作中列寧又說明：當他自己說立憲民主黨土地政策就是地主政策時，他究竟是指怎樣的地主？列寧寫道：『立憲民主黨底土地草案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地主底計劃』，他想『用除去土地佔有制內一部分農奴制成分，用贖買制使農夫破產和以官吏去束縛農夫之法』（列寧全集第十一卷，三五頁，立憲民主黨和勞動派），以保留地主土地佔有制。

（六六）所謂『無題派』是一種文學家集團，它於一九〇六年初刊行了每週雜誌名為無題雜誌。該雜誌底指導者為普羅可波維赤和古斯可瓦（她是經濟派中有名的信仰一書底作者）。這個集團自稱為所謂『批評的社會主義』——即西歐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派，修正派——『堅決的』贊助者。其實他們比修正派還要右些，他們附和了立

憲民主黨人。普羅可波維赤發表過言論的同志報，簡直是立憲民主黨中央機關報言論底留聲機。

(六七) 農民代表在三屆國會中所有的發言都完全證實了列寧底土地綱領是正確的。如果立憲民主黨的自由派關於土地問題的發言努力擁護地主私有制度，那末農民的代表就算他們的政治見解是屬於右派也好，而每一提到土地問題時，他們所說的，都是革命者底話。例如，右派代表彼特羅青科在其說話時，開頭一句話，就是『至死也要擁護沙皇和祖國』——但一說到土地問題時，就聲明必然『給我們土地』。許多農民代表都直捷了當地說：他們是反對一切私有制度，而貧成土地為大家所有。他們說：農民是可以將自己的分地充公的，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把地主土地奪來而共同分配時，他們所有的利益還要多些和好些。

(六八) 亞歷信斯基曾舉出數百字來證明：政府主要是地主統治農民的行政機關，而政府行政費主要的支出，又是落在這些大地主底口袋裏。例如在國務會二十八個高級官吏以及各種特派的和受俸的人，每年耗費國幣至一百萬盧布之多。亞歷信斯基又引出事實證明政府底政策是提高土地價格，增加貴族借款，加重向農民斂取贖金等等。

(六九) 『份地』——這是由村社佔有而分給農民使用的土地。這種土地佔有制是農奴制底殘餘，其『剝削手段就是將工作者束縛於土地之上，分給土地。』（列寧）在農奴制度下，地主以土地分給農民，以保證農民能夠執行對地主應盡的義務（勞役、租稅）。這種情形在一八六一年改良之後沒有多大變更。此時，經過村社分給農民以土

地，更加上農民連環保，以擔保贖金（為支付農奴制「廢除」時農民所得的土地）之支付，政府貢稅和義務之完納，因此份地又是束縛和剝削農民的工具。

【份地外的土地】——是由一部分農民（其中主要的是殷實農民與富農）購買而為私有的和租來耕種的土地。這種土地佔有形式已經是鄉村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底結果。這種發展，其結果使份地底意義日益減輕，而份地外的土地底意義日益加重。

（七〇）普魯士（是德意志主要的部分）農業資本主義之發展性質與革命前俄國農業資本主義之發展性質，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普魯士的農奴制是在法國大革命直接影響之下廢除了。正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正在法國軍隊進攻歐洲而節節勝利的時代，普魯士頒佈了種種關於廢除農奴制的法律。在這裏，農民之由農奴依賴制度「解放」出來，也如俄國一八六一年一樣，是由上而下實行的，由地主一手實行的。這種「解放」顯然是帶有地主壓迫農民的一切階級的性質。

美國農業資本主義之發展却具有另一種性質。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底出發點就是那裏已經有了脫去地主壓迫的農民經濟，從這種農民經濟就生長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法麥經濟。

（七一）所謂【斯託雷平綱領】和斯託雷平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七條所頒佈的【有名的】土地法，列寧是指政府在一九〇六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在第一國會被解散後所頒佈的種種法律。專制政府底基本法第八十七條說道：政府在

必要時可以頒布法律而不經過國會，如果國會在這個時候沒有作工，例如休假停工等等；待這些法律已經施行以後可再提交國會審查。一九〇六年政府所頒布各種法律，其政治目的在鄉村中造成很多的強固的土地私有者——富農階層，使其為自己的私有財產而防止革命，成為地主專制制度底柱石。

(七二) 列寧是指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一次國會內所提土地改良草案底如下一條：

『讓渡的土地交由國家作為後備土地。這種後備土地轉交需要土地的國民，其轉交原則之決定，應依俄國各區土地佔有制和土地使用制之特殊情形為轉移。』

(七三) 勞動派格列波夫在報酬而不是贖買這篇論文上否認地主土地之贖買，其理由就是認為不能有土地的私有權：『任何的土地權都是不能有的，因此也就談不到什麼贖買土地了』。但是格列波夫畢竟沒有把他這個觀點澈底應用到一切地主中去。他寫道：在因讓渡土地而勢必感受『痛苦』的地主，也值得我們去『憐恤一下』和『要支付他們一些金錢』，但這不是贖買，而是一種撫恤，『如飢饉、火災和地震時施行賑救一樣』，而這種撫恤對於『在銀行中存放百萬巨款的人』是不應當有的。

(七四) 所謂『顧爾柯、李特瓦業夫的方法』，列寧是指私有官款的行為。顧爾柯是內部總長斯託雷平底內務次長。他在第一次國會內發表擁護農奴主和地主底利益。以後他在糧食事件中與資本家李特瓦業夫共同舞弊中飽私囊。

(七五) 列寧工黨土地綱領之修改這本小冊子（參看

列寧全集第九卷五一——七六頁)是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春前夜出版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修改土地綱領的問題。列寧這種著作發揮了一切與土地綱領有關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以後在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的。在這小冊子內簡括地分析了一八八〇年勞動解放派底土地綱領，指出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綱領之缺點，批評馬斯洛夫所提出的孟塞維克土地市有草案，說明列寧要提到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去的土地綱領草案之理由。

(七六) 在考察勞動解放社土地綱領時，必須特別注意到列寧給它的估計，列寧認為這個綱領是「抽象」、「對問題缺乏任何具體見解的東西」。這個綱領之抽象性，即其脫離實際生活，就在於它完全沒有估計鄉村階級底矛盾，而沒有這種估計，那末任何土地綱領就沒有，即有的話，也不能有大的價值。

列寧就：『所謂土地綱領，我們是指決定社會民主黨在土地問題中政策底基本原則，換言之，對於農村經濟，對於鄉村居民之各階級、階層、集團、要抱何種態度』。(列寧全集第五卷八七頁) 所有這些，在勞動解放社綱領中是完全沒有的。列寧指出這個綱領中只有一個具體的要求——拒絕份地和退出村社之權，而這個要求又不能令人滿意；這個要求已為斯託雷平所完全實現了。除此之外，綱領所涉「激進修改土地關係的那一部份，也不能令人滿意，因為這種只限於修改『贖買土地和份地分給農民村社的條件』。這種要求在俄國找出了，例如在立憲民主黨綱領中載有用贖買方法去增加農民份地這一條。

(七七) 在斯託阿爾姆聯合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土地綱領』是孟塞維克的綱領。這個綱領中基本的要求就是沒收地主的、廟宇的、諸侯和大臣封土，將這些官產和國產土地轉給城市和鄉村聯合地方自治機關處理，這就叫做土地市有。但是在這個綱領中，各個要求是很不一致的。除了上述各種土地歸為市有以外，在綱領中又要求將『可以殖民的土地以及具有全國意義的森林和水溢收歸國有，至於農民的土地，該綱領既不主張國有，亦不主張市有。此外，在壞的結局中（『在不良條件之下』），該綱領又承認農民去分配一種地主土地，即實際上是經營小經濟和為農民圍圍田宅所必需的土地。這個綱領最後有特殊的一條，說明策略問題，該條完全由列寧的土地綱領草案中引來的。這一條說道：『在任何條件之下』，在民主和土地改造任何情形之下，黨要提出自己的任務來堅決地建立鄉村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的組織；向他們解釋，使他們明白自己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的農民意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警戒他們不要被小經濟制度所迷惑，這個制度在商品生產存在之下，永遠不能消滅羣衆底貧困，最後要指出有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這個革命是消滅一切貧困和一切剝削的唯一手段。

列寧在聯合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土地綱領草案，也把沒收地主、廟宇及諸侯和大臣封土等土地作為土地革命第一步；但是它又提出下列各點以與孟塞維克底市有主張對抗：

(一) 要求『建立農民委員會以便立即澈底消滅一切地主政權及其特權，並由農民委員會實行處理沒收的土地，一直



到全民立憲會議規定新的土地制度時為止】；（二）如果【俄國現時的革命堅決的勝利能完全保證人民之專制，則本黨必須使一切土地歸爲國有】。

在大會上表決這兩個土地綱領草案時，通過了孟塞維克的草案，因爲孟塞維克——與（泥坑）一起——在代表大會上佔了多數。

（七八）此地列寧是指普列漢諾夫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土地綱領問題的報告中下列一段話：『我們同志中有許多人是贊成割地的，因爲他們害怕農民的土地革命。這個革命似乎可以停止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我們的錯誤，就是在於我們的綱領當時已經落在農民自己的要求之後。在一九〇三年夏天舉行第二次大會代會的時候，阿保連斯基已經在俄國南部拷問了農民，因爲農民已經提出了激進的土地綱領了。現在我們應當明瞭，我們不應害怕在土地問題中農民的土地要求底激進主義。』

（七九）所謂凡台，馬斯洛夫是指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時在法國凡台省所起的反對革命政府的農民暴動。在當時，凡台是法國最落後的地方，該地以農業佔優勢，而工業幾乎完全沒有。在凡台居民中農民佔絕對的大多數，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小私有者和佃農。此地絕對大多數的貴族都是小領地的貴族。在這裏，農民和小貴族並沒有嚴厲的差別。此地，封建殘餘比法國其他各區域，更爲薄弱。因此土地問題在凡台也沒有有像法國其他地方這樣嚴重。所以該地的農民沒有從革命中得到任何實在的利益。剛剛相反，革命政府種種的設施，尤其城市資產階

級之購買被徵發的教堂土地、賦稅之增加、義務徵兵制之採用——所有這些都是引起凡台農民運動來反對革命。一七九三年三月爆發了暴動。暴動領導權轉入牧師及由別地逃來的白黨貴族之手。在開始暴動時，反革命得了勝利，佔領了許多城市；並大舉進攻巴黎以圖恢復被推倒了的君主制度，但在同年十二月他們就被革命軍打敗了。至於單個的黨徒還存在了很久，直至一七九六年纔完全肅清。

(八〇) 所謂衣克斯初次市有草案，列寧是指馬斯洛夫底土地綱領草案，該草案是馬斯洛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夜寫成的，並且附錄於他的論土地綱領一文上。

『馬斯洛夫底市有草案』——這是馬斯洛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之前發表的草案。

在第一次草案中關於市有一條這樣說道：『社會民主黨要在最近期間把一部分私有土地（大地產）——如果可能，則把全部土地——轉為大的自治的社會團體（地方自治局）所領有。』

在第二次草案中，這一條已經有些不同了：那裏說道，黨要達到『把私有土地（大地產）轉為大的自治的社會組織所領有』。這裏刪去了『如果可能——把全部土地』這些字句。同時又刪去了『地方自治局』數字。

(八一) 『全俄農民協會』，它在一個短時間內，曾包含有廣大的農民階層，它是在一九〇五年組織了的。是年八月十四日（一日至二日）該農會舉行了成立大會，到會者有代表二十二省的農民代表一百餘人和二十五個知識分子。在此次大會上，成立了全俄農民協會。大會又選舉

出農民協會底執行機體——總委員會。是年十二月二日至六日（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有一百五十人。

在該會領導機關中，在該會會員中，都以小私有者占絕對多數，所以使該會底一切言論中，都帶有小資產階級不澈底、動搖和不堅決性底色彩，該會除了要求政治自由（出版、集會、罷工等等），解放政治犯以外，又提出自己的基本要求：根據普遍的、平均的、直接不記名投票的原則立即召集立憲會議。一般說來，協會對於政治問題比較少注意。協會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問題。該會要求：（一）廢除土地私有制度；（二）把廟宇的、諸侯的、大臣的、國家的等等土地無報酬地轉交農民。從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起，該會為要實現以上的要求，乃提議：（一）不要購買地主底土地；（二）如果不執人民底要求，就不要租借土地；（三）宣佈農務罷工——剝奪地主所有的勞動力；（四）不繳納貢稅，而在絕對必要時，則舉行全民總暴動。協會贊成抵制國會，宣佈一切參加選舉者為國民底仇敵，協會又聲明，當人民奪取政權時，取消十一月十三日（十日）以後政府所借的一切債款。<sup>⑤</sup>可是，當協會提出這些要求時，曾表現出它對地主所持態度底不澈底。顯著的表現，就是協會通過了這樣的條文：在奪取某一部分私有土地時，應給報酬，而另一部分則不要報酬。此外在代表大會上又有認為不能陷地主於飢寒死亡之境等等言論。還有一種足以令人注意的事實，就是協會對於雇農並沒有加以絲毫的注意。至一九〇六年末，協會已失了自己的意義，而它的作用已轉

到勞動派方面去了。還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那時候，農民協會整個委員會都被破獲，一部分委員已被拘捕。而其餘各委員，或則逃亡國外，或則繼續進行秘密工作。

農民協會雖然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底幻想和農民底動搖，尤其是農民私有制度的情緒，可是該協會畢竟還是羣衆的組織，能規劃農民反對農奴主的鬥爭。

(八二) 此地——馬斯洛夫是指法國大多數農民之擁護拿破崙第三。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拿破崙第三因得了這種擁護，故能首先被選爲法蘭西共和國底總統，然後又變爲法蘭西底皇帝。馬斯洛夫援引拿破崙第三這個歷史例子——如孟塞維克援引其他一切的歷史事實一樣——來反對列寧底土地國有綱領，是無異於無的放矢的；因爲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法蘭西和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羅斯，農民底地位和一切歷史環境都是全不同的。在俄羅斯，是以地主的大地產佔優勢，而在法蘭西，則農民的小地產佔優勢。在俄羅斯，農民首先受農奴制殘餘所壓迫，受半農奴主和地主所壓迫，他們剛才起來鬥爭爲消滅這種壓迫。在法蘭西，農奴制殘餘已經被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所消滅了，半農奴主和地主在鄉村中的壓迫，已經完全由資本家、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國家之壓迫所代替了。法國小農沒有和無產階級聯繫，沒有得到無產階級政治的領導，所以他們不能從這個壓迫中去找到出路，不知道與無產階級共同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當時大多數小農（與實行反對拿破崙的少數農民相反）希望在拿破崙的君主制度找到反對資產階級的助力。這些農民沒有想到，其實這個

君主制度只是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最惡劣的統治，這些分子想藉拿破崙第三底國家權力，來鎮壓法國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已經第一次企圖過把國家奪到自己手裏來。不消說，小農對於拿破崙第三君主制度所抱的希望是變成可憐的絕望了的。

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後產生拿破崙第三的君主制度的歷史環境，在這時期中階級力量底對比以及法國農民對拿破崙第三所抱的態度——這些都在馬克思底拿破崙第三政變一書內盡量描寫出來了。

(八三) 【土地草案】。此草案曾由第一國會內一百零四個勞動派簽字擬成。曾於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八日(五日)提交國會，而定名為基本條例草案。

草案基本內容如下：一切土地應歸於全體人民，因此，必須以國家的、諸侯大臣的、廟宇等土地構成全民的土地基金；而地主的和其他私有的土地，如果超過原定的勞動標準時，也應強迫他們讓渡出來，歸併於這個土地基金之內。凡份地和私有土地，如果沒有超過勞動標準時則仍歸原主，但無論何人不得把持超過原定標準以上的土地。而對於讓渡的土地之報酬，則由國家支出之。

這個草案不主張完全消滅土地私有制度，但它要消滅大地主的土地佔有制。草案也允許贖買，但是贖買條件須由人民決定之。

根據此草案之規定，為準備和施行一切改良起見，應成立一種委員會，此等委員會應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記名的投票法選舉。

——這個草案（除最後的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不計外）在第二國會中又再度提出；在這一次，對本草案簽名者，共九十九個國會議員，皆為勞動派人。

（八四）提交第一國會的『三十三人底草案』是在一九〇六七月四日（六月二十一日）由勞動派提出的。在三十三人聲明書中說道，他們是贊成一百零四人底草案只認為要把幾條加以發揮。

草案第一條直接說道：『從此以後，俄羅斯國家範圍內一切土地私有制度，要完全消滅』。其次，這個草案關於贖買問題比一百零四人底草案是更為進步一些。在這草案中，沒有提到支付地主交出來的土地以報酬。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聲明：『土地法只有由全權的人民的國會（這國會是在選舉自由條件之下，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記名的投票法選舉的）才能頒佈；而在頒佈以前，必須經過各地方民衆代表組織之討論，此種代表組織之選舉與表決條件與國會選舉表決條件同。』因此三十三人草案起草人是不認為當時的國會有解決土地問題的能力。

在這個草案中特別著重指出平分的原則，即按定標準以平均分配一切土地。

他們這種平分的趨向是反映出他們一種『消滅富貧差別』的願望。列寧說：『這個願望是社會主義的願望。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想到這一點。但是世上曾有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有牧師式的社會主義，有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小私產者底幻想，幻想消滅貧富間的差別。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認為可以使一切人都成為『平均的』小業主，無貧人亦無富戶。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寫出關於土地普遍平均使用的法律草案。實際上，如小業主那樣夢想一樣去消滅貧乏和窮困是不可能的。當世界上還有金錢勢力、資本勢力時，就不會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當交換經濟還存在着時，當金錢勢力和資本勢力還保存着時，世界上無論什麼法律也不能消滅不平和剝削。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偉大的、有計劃的經濟組織之下，只有在把一切土地、工廠、生產工具私產轉交工人階級之後，纔能消滅任何的剝削。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揭破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一切無根據的幻想，揭露他們幻想在資本主義下面有小經濟『平均原則』以及有保全小經濟之可能，覺悟的無產階級竭力幫助農民去爭得土地和完全的自由，但是無產階級告戒農民不要有任何虛偽的希望。』（列寧全集第九卷二六九——二七一頁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

（八五）圈佔村社土地律，在英國剝奪農民土地時，起了特殊的作用。這些法律是在十八世紀時由國會頒佈的。其內容如下：宣佈農民所利用的村社土地為大地主底私產，大地主得自由圈佔這些土地而收歸自己去利用。這種『圈佔』，即直接從農民手裏劫掠土地（實際上不按任何的法律），從十三世紀起就已經由地主開始進行了；而在十五世紀末葉，正當英國毛織工業開始發展，羊毛需求特別增加的時候，大地主就需要土地以為牧羊之用，所以土地之『圈佔』也開始加緊了。而在十八世紀公布『圈佔』律之後，這種劫掠就更是特別厲害起來。比方只在一八〇一年

至一八三六年這個時期內，地主就從農民手裏奪來的村社土地，就有三、五一一、七七〇英畝之多。而這些土地上的農民，則由地主公然驅逐殆盡了，羊羣代替了農民。

關於『剝削鄉村居民土地』的詳細記載，可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章第二節。

(八六)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發生一種『所謂民族改良派』運動，這派人主張宣布土地為人民的財產，禁止土地之買賣，而把土地分給農民使用，每家可得一六〇英畝（一英畝等於九〇〇俄平方尺）。有一個時候曾和馬克思共同作工而僑居美國的克里紀關於這個問題寫了許多論文登在他創辦的國民論壇雜誌上。克里紀在這些論文中不僅沒有揭破民族改良派解決土地問題草案之資產階級的本質，却反而用『激烈語句』把這個本質蒙蔽起來；他說：這個草案一實現，則『美國國內一切貧困的現象說可以一舉而消滅』。（參看列寧所著的馬克思論美國的『土地平分』，本選集第十八卷）。

(八七) 『農民銀行』是在一八八二年創辦的。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農民銀行』與斯託雷平之土地政策，共同盡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曾為實現政府土地政策的工具。斯託雷平政策之基本用意，就是要在農村中給專制制度造下社會的柱石——富裕私產者階層。農民銀行底活動就是與這個任務相適應的。第一，銀行從地主手裏購買土地，然後將這些土地零售給農民；第二，在農民直接向地主購買土地時，銀行給農民以借款；第三，銀行發行借債，允許以未由銀行經手而購得之土地或份地作抵押（按斯託雷平



法律，份地能出買和典押）。

(八八) 列寧此地應用這個字眼是要更明顯地表示出，農民受村社份地之束縛，如猶太受黑島的束縛一樣。吉託是在中世紀歐洲各城市中之猶太人居留地，這是猶太唯一可住的地方。『黑島』周圍建築以高厚的牆壁，並沒有大門，此大門在日光下時便關閉起來，而在星期日和節日則整日深閉不開。這樣一來，『黑島』就完全與外界隔絕了。『黑島』就是猶太人痛受民族壓迫的一種表現。在許多地方，『黑島』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紀中葉。

(八九) 這裏所謂土地分割贊助人（『分割派』），列寧是指一部分布爾塞維克，他們——尤其是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不贊成孟塞維克底土地市有，也不贊成列寧底土地國有，他們主張使土地由農民分割而成爲個人所有。據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波里索夫（蘇窩羅夫）提出的草案，一切土地，除有全國意義的森林、水道礦山及其他應當歸民主國家所佔有以及除能夠由地方自治機關用以經營社會經濟的土地而外，應當由農民分割之。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說：土地分割的主張『是錯誤的，但不是有害的辦法』，同時，在代表大會上，他又與自己的同意者表決贊成土地分割，爲的是要在舉手反對土地市有主張時，不至於分散勢力。列寧在代表大會上證明土地分割之錯誤，他當時所持的理由，在本書又再次說及，並補充了許多新的理由。在列寧看來，政治上能夠左右一切的，就是分割派用私有財產口號去引誘農民，引誘這些具有贊成土地國有的農民；分割派不去利用農民底『國有的』情

藉使國有口號變為農民作戰的口號，以為達到革命最後的勝利，即爭取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九〇) 此地是指愛爾蘭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土地的改良。在十九世紀末葉愛爾蘭土地問題非常嚴重。農民已經沒有土地了。土地握在大地主手裏，而在束縛條件下把它租給農民耕種。

愛爾蘭基本的農民羣衆是處於極困苦的条件之下。貧困交加，死亡難以數計。

於是，愛爾蘭農民土地運動爆發起來了。在此運動壓迫之下，英國政府於一八八一年公布這樣的法律：在地主和佃戶間因租金發生爭執時，則由特別委員會或法庭解決之。這個租金是固定的，地主在十五年以內既不能提高這個租金，亦不能驅逐佃戶。當然，這個法律離土地問題之解決，還是很遠的。此外這個法律在愛爾蘭只在少部分地方才能發生效力。以後，把此法律之適用範圍擴大了。同時，政府又設法造成大的法麥私有主階層，在購買土地等方面給他們以幫助。最後，在一九〇三年又公布一種關於收買大地主大地及轉交土地給法麥的法律。為進行這個設施，國家拿出了十二萬萬元，以支付給地主。此外，這些大地主買賣手續上不要擔負任何用費。這些用費完全由法麥負擔，他們須在六十八年以內付清地價和利息。

(九一) 缺少『避免復辟的保障』，即不能防止沙皇制度之復活——這就是普列漢諾夫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反對土地國有的基本理由。普列漢諾夫說：『我的立場底關鍵，在於指出復辟之可能。』

普列漢諾夫解釋自己的立場如下：一切的歷史指示出，在每次革命之後就跟着有復辟。『在俄國也有這樣的可能；所以我們的綱領應當使其實現之時復辟能夠發生的害處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的綱領應當消滅沙皇制度底經濟基礎；在革命的期時中土地國有是不能消滅這個基礎的。因此我認爲國有底要求不是革命的要求。按列寧底議論，似乎他所趨向的共和國一經建立起來是永遠可以保留下去，這裏就是他的錯誤之處。』普列漢諾夫鄭重聲明道，國有是有害的，『要使國有不至有害，必須找到避免復辟的保障，但是這種保障是沒有、並且也不會有。』

對於這個問題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這樣回答普列漢諾夫：『如果說到真正的、完全實在的經濟的保障，使不致有復辟，即是這樣的保障，它能造成經濟條件使復辟沒有可能，那末就應該說，使不至復辟的唯一保障就是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此外，再沒有其他的真正的完滿的保障了。』（列寧全集第九卷一四九——一五〇）。『如果從另一方面來提出關於避免復辟的條件問題，那末就要這樣說：避免復辟的有條件的和相對的保障就是——只有革命能夠更堅決地實現起來，使革命由革命階級直接去進行，使參加這個革命的中間人、妥協派以及一切調和派要儘量的少，使這個革命能真正進行到底。』（同上一五〇 一五一頁）列寧在論第四次聯合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於這個問題說道：『我說過，我們避免復辟的保障就是把革命進行到底，而不是與反動勢力妥協。我們土地綱領也只是要說到這一點，這個綱領完全是農民暴動及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達到完全勝利的

綱領。」(同上一九三頁)

最後，列寧認為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唯一的絕對的保障，它使復辟完全沒有可能，同時他又認為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又是推動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

列寧在這本論土地綱領著作底本節內，補充了許多新的反對普列漢諾夫立場的理由，這些新的理由，是以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所發生的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經驗為根據。

(九二) 蔡雷特利是第二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委員，是孟塞維克，他在一九〇七年六月八日(五月二十六日)在國會討論土地問題時所發表的言論中，嚴厲地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廢除私有制度的要求，並公開表現出他在這個問題上接近立憲民主黨人。蔡雷特利恐嚇社會革命黨人說，消滅土地私有制會引起『可怕的反革命的運動，可以引起農民中間自相殘殺的戰爭，大家反對大家的戰爭』等等。同時，蔡雷特利堅決聲明道，土地國有觀念是為社會民主黨黨團所不容的。

(九三) 列寧大概是指在國會中的狗兒這篇論文，該文登載於《派報紙俄羅斯國家》上，該報是政府通訊底晚刊。作者在這篇論文上(一九〇六年三月三十日)，一方面對於許多農民之加入國會，表示滿意；並希望律師和教授(作者是指立憲民主黨人)之儘量的減少。作者自信『狗兒』(統治階級代表們給農民的名稱)將為地主制度之柱石，他們『首先就是思想健全的人，具有明瞭鄉村生活的、優秀的、光明的頭腦』，同時『他們是不會使俄國社會丟臉

的。』

(九四)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十一日)的法律』——這是國會選舉法，它剛剛在莫斯科暴動時候公布的，它是代替八月所公布的關於所謂布里根國會的律。關於這二種法律的詳情可參看本書註第十一和第十二條。

(九五)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六日(三日)的法律——這是新的國會選舉法，它是由斯託雷平政府所公布的，這法律與第二國會解散令同時發表。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四日(一日)斯託雷平向第二國會要求，取消五十五個社會民主黨黨團委員和拘捕其中十三人。政府在未得國會答覆之前，就宣佈解散國會，而拘捕了一切居留於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委員，公布了新的、比以前更加反動的選舉法。亞洲俄羅斯很大部分被遞奪了選舉權，而波蘭和高加索底代表權也受了限制。因選舉制度之改變，使地主和大資產階級能在國會中佔充分的統治，而工農選舉權則縮小了。結果，在一九〇七年十月新選集合的第三國會中，大多數都是黑幫派和十月黨人(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底政權)，它的行動完全本着沙皇政府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所施行的政策，即由地主和地主專制制度與上層資產階級分子聯盟起來，共同反對資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第二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委員，於國會解放之前夜被捕。政府以捏造的罪狀說他們與秘密軍事組織和暴動準備機關有連帶關係，將他們轉送法庭，判決他們以苛刑。其中有八人被處爲五年的苦工，四人被處四年的苦工，而其餘十人則被放逐於西伯利亞。

(九六) 『囊中人』——這是柴霍夫一種小說底題目，這是描寫革命前中學校內一個希臘文教員白力可夫。

『他的出色處，即在於無論何時，甚至當着晴明的天氣，他一出門就要穿起套鞋和攜帶雨傘，同時必定把棉大衣拿在手裏。雨傘呀、時錶呀、叉刀呀、——所有這些他都放在袋裏，而且他自己也似藏在囊中一般。』

『……白力可夫把自己的思念也努力藏在囊中。他所能了解的只是戒人不要作惡的命令和報章論文。』如果某人決定幹什麼事情的時候，那末這個『囊中人』就搖頭擺腦地說道：『這個事情當然是要這樣，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而所怕的，就是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呀。』

列寧拿『囊中人』去形容普列漢諾夫、馬斯洛夫及其他孟塞維克，這真是致命的批評，這些孟塞維克恰如希臘文教員白力可夫一樣斷定道：『農民的土地革命當然是很好的，而所怕的，就是發生意外的事情呀。』

(九七) 『複本位制』——這是金幣和銀幣之同時存在。所謂『土地複本位制』，列寧是指第四次代表會所通過之土地綱領底兩重性，在這個綱領中同時有兩個制度存在：一種（農民的）土地作為私有財產，而另一種（地主的、廟宇的等等）土地歸為市有，即廢除私有財產。這裏就是孟塞維克的『土地市有綱領底土地複本位制』。

(九八) 此地所謂反猶太主義者，列寧主要地是指奧、德及其他各國地主和牧師所領導下的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黨。此等大人先生冒充社會主義者同時又實行毒害猶太人，激動對猶太人起一種民族的仇視，把資本主義一切

的壞處却堆在他們頭上，說是他們的罪惡。此等先生們其實對於資本主義盡了莫大的功勞，因為他們總是把城市和鄉村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底落後羣衆以及一部分無產階級落後分子，拉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以外。

(九九) 此地列寧引證齊納舍夫斯基著的戈果里時期俄國文化概論第二章底一段話，齊氏在這一段話中譏笑仙可夫斯基（伯爵白蘭比斯）批評底態度。

(一〇〇) 列寧是指斯託阿爾姆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綱領最後關於策略的一部分，這部分完全從列寧草案中拿來的。參看本卷註第七十八條條在那裏，已經把這部分綱領逐條逐句地引出來了。

(一〇一) 列寧所提到的考茨基俄國革命底動力和前途這篇論文，最充分的發揮了當時考茨基對於俄國第一次革命的見解。該論文是回答普列漢諾夫向西歐最有名的社會民主黨人所指出的問題。在普列漢諾夫向他指出了三個問題：（一）俄國革命底性質如何？資產階級性呢，還是社會主義性呢？（二）社會民主黨對於那種按其自己方式以爭取政治自由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應抱何種態度？（三）在國會選舉方面，在由社會民主黨幫助各在野黨問題方面，社會民主黨應採取怎樣的政策？普列漢諾夫提出這三個問題，其實是希望證實孟塞維克和立憲民主黨謀妥協的政治是正確的。可是他的希望却沒有達到，因為在論革命性質及動力問題中，考茨基站了與布爾塞維克很接近的立場。考茨基寫道：

『資產階級革命——即以資產階級爲革命動力的革命底

時期，已經過去了，在俄國也是如此。目前在俄國，無產階級已不像以前資產階級革命時一樣只為資產階級簡單的附屬品和工具了，它已成了一個獨立的抱有獨立的革命目的的階級了。凡在無產階級如此奮鬥的地方，資產階級再不能為一個革命的階級了。俄國的資產階級一般說來既是自由派的，既是希望政治自由，並進行獨立的階級政策，那末無疑義地它會仇視君主專制，但是，它之仇視革命却更為厲害。資產階級之所以仇視君主專制，主要地是因為它認為君主專制是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它之所以希望政治自由，主要地也是因為它以為政治自由是消滅革命的唯一的手段。這樣看來，資產階級就不屬於現時俄國革命運動底動力了，因此這種運動也就不能稱為資產階級的運動。（考茨基著，俄國革命底動力和前途）』

往後，考茨基又指出，俄國革命又不能稱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為俄國的無產階級還薄弱，還不發展，不能建立地己的無產階級的專政。此外，革命底勝利只有在農民幫助無產階級時才有保證，但是不能期等農民會成為社會主義者。然而革命畢竟能使無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成為勝利的人民底領導者，因此應該『鼓起自己同志們之取得勝利之自信心：誰如果事先拒絕勝利，誰就不能順利進行鬥爭。』

（同上）考茨基這兩句話恰恰針對普列漢諾夫而發的。最後考茨基得出結論說：俄國第一次革命應視為『不是尋常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又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是一個完全特殊的過程，這種過程是處在資產階級過程和社會主義社會底邊界上，它能消滅資本主義社會，而準備建立社會主義社



會所必要的條件，無論如何，它將能給資本主義文明各國一切進步的發展一個強有力的推動。」（同上）

（一〇二）考茨基在其社會革命（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是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暴動以前完稿）一書中，寫道：『我們沒有絲毫根據來預先斷定，武裝暴動、巷戰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軍事行動，現在還能夠起一種左右一切的作用。』（見考茨基社會革命）但是在一九〇六年該書第二版序言上，考茨基却聲稱道：『此刻，我再不能像以前那樣肯定說武裝暴動與巷戰在將來革命中不能起一種左右一切的作用。莫斯科巷戰底經驗已經在大聲疾呼地反對這種肯定，在此次巷戰中，很少一部分人能與整個軍團對敵作戰，相持至一週之久；假使不因其他城市革命運動之失利，使政府軍隊因獲得援兵大大超過暴動羣衆力量之上，則莫斯科暴動就會要取得勝利。這次巷戰之所以能得相對的勝利，只是因為城市民衆竭力幫助了革命者，而軍隊呢，却又完全渙散了。但是誰能確信，說這樣的情形在西歐不會發現呢。』考茨基這種對莫斯科十月暴動經驗的估計與普列漢諾夫的估計不同，普列漢諾夫說：『當時，本來連使用武器都是不要的。』（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十二頁）

（一〇三）在一八九三年正月十八日恩格斯在其致給左爾加（他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由德國僑居美洲）的信中，稱『市區社會主義者』費邊派（美國的「費邊社」）為『野心家幫』，他這樣寫道：『他們的社會主義是市區社會主義，城市公社——而不是民族——應當（至少是在第一個時期）成為生產資料底佔有者。他

們又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描寫成爲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極端的而又自然的結論。由此，他們這樣的策略：——不要進行堅決的鬥爭去反對自由派，如反對敵人一樣，而是要推動他們得出社會主義的結論，即是欺騙他們——以社會主義去貫注自由主義；不把社會主義的候補人與自由派對立起來，而是要他們去附和自由派，即用欺騙的方法去實現他們……。

既是這樣，則他們不是自欺，就是欺騙社會主義了，這一點當然他們是不懂的』。

(一〇四) 考茨基這封信是回答孟塞維克質問考氏對於土地市有所取的态度問題。考茨基寫道：『無論在什麼地方我也沒有發表自己關於目前俄國土地市有問題的意見。我不知道，這個要求在俄國現在情形之下，一般說來究竟有多少實現的可能，究竟有無它的成分存在。如果這個要能夠實現，那末，我就認爲沒有什麼理由反對這個要求。』

此地應當特別指出列寧提到的那一點，即是考茨基所說的市有與馬斯洛夫所說的並不一樣。考茨基說的市有，是指由自治機關在沒收來的大地主土地上設立大的社會的經濟。這已經完全不是馬斯洛夫所主張的市有了（參看第四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本書註第七十八條）。考茨基在自己的信中，甚至連這樣的市有，也說得非常謹慎，他說這個問題要以農民之願望爲轉移。當然，問題就在於農民自己是不是願意市有。

---

\* 此地所謂城市公社是指市政府或經營城市經濟的地方自治機關——編者。

(一〇五) 在一九〇〇年曙光雜誌第一期上，馬爾託夫用那爾齊士杜普里洛夫假名發表了一篇散文詩，其標題爲俄國最新社會主義者讚詩，他在這篇詩內很刻薄地譏笑了「經濟派」底尾巴主義。這個讚詩底每一段，都用這幾句合唱句作結束：

工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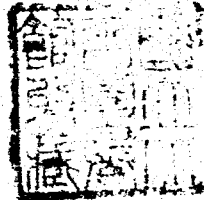
不要勇往直前，

也不要高聲；

請沿着一條彎曲道兒，

輕巧地，小心地；

慢步前進！



# 中西專門名詞索引

